

目录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四）	1
長阿含經大本經.....	6
增一阿含經力品（七）	33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	36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未曾有法經.....	37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一名神通遊戲）	42
序品第一.....	42
兜率天宮品第二.....	45
勝族品第三.....	49
法門品第四.....	55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二.....	60
降生品第五.....	60
處胎品第六.....	68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	76
誕生品第七.....	76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92
入天祠品第八.....	92
示書品第十.....	95
觀農務品第十一.....	98
現藝品第十二.....	100
感夢品第十四.....	123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129
出家品第十五.....	129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146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第十六.....	146
苦行品第十七.....	150
往尼連河品第十八.....	156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161
詣菩提場品第十九.....	161
嚴菩提場品第二十.....	171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177
降魔品第二十一.....	177
成正覺品第二十二.....	190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	195
讚歎品第二十三.....	195
商人蒙記品第二十四.....	202
大梵天王勸請品第二十五.....	212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219
轉法輪品第二十六之一.....	219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	233
轉法輪品之二.....	233
囑累品第二十七.....	246
中本起經卷上（次名四部僧，出長阿含）.....	249

轉法輪品第一.....	249
現變（一作善來）品第二.....	253
化迦葉品第三.....	255
度瓶沙王品第四.....	261
舍利弗大目犍連來學品第五.....	265
還至父國品第六.....	267
中本起經卷下.....	272
須達品第七.....	272
本起該容品第八.....	275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	277
度波斯匿王品第十.....	281
自愛品第十一.....	284
大迦葉始來品第十二.....	286
度奈女品第十三.....	287
尼犍問疑品第十四.....	288
佛食馬麥品第十三.....	290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一）.....	293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八）.....	294
雜阿含經（一〇九二）.....	295
雜阿含經（一〇九三）.....	299
雜阿含經（一〇九四）.....	299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羅摩經.....	300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頻鞞娑邏王迎佛經.....	308
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	313
佛說十二遊經.....	320
佛說義足經之子父共會經.....	325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三）	328
中阿含經心品瞿曇彌經.....	329
中阿含經林品瞿曇彌經.....	332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八）	339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集普會講堂，各生此念：「今如來甚奇！甚特！過去取般涅槃者，亦復知彼姓名、種族、持戒、翼從，皆悉分明，三昧、智慧、解脫、解脫見慧，身壽有長短，皆悉知之。云何，諸賢！為是如來分別法處，極為清淨，知彼諸佛姓字所出之處乎？為是諸天來至佛所而告此耶？」

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聞眾多比丘各興此論，便往至諸比丘所，在中央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集此為何等論？欲說何法？」

諸比丘白佛言：「我等集此，論正法之要。諸人各興此論議：『如來甚奇！甚特！乃能知過去諸佛世尊名字姓號，智慧多少，靡不貫博，甚可奇雅。云何，諸賢！為是如來分別法界，極為清淨，知彼諸佛姓字所出之處乎？為是諸天來至佛所而告此耶？』」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欲得聞過去諸佛神智之力乎？姓字名號、壽命長短耶？」

諸比丘對曰：「今正是時，唯願世尊敷演其義。」

佛告諸比丘：「汝等善思念之，吾當與汝廣演其義。」爾時，眾多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比丘當知，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復次，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式誥如來、至真、等正覺。復於彼三十一劫內有佛，名毘舍羅婆如來出世。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屢孫如來。復於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那含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復於賢劫中有佛出

世，名曰迦葉。復於賢劫中，我出現世，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九十一劫中， 有佛毘婆尸，
三十一劫中， 式誥如來出。
復於彼劫中， 毘舍如來現，
今日賢劫中， 四佛復出世。
拘孫那迦葉， 如日照世間，
欲知名字者， 其號悉如是。

「毘婆尸如來者出刹利種，式誥如來亦出刹利種，毘舍羅婆如來亦出刹利種，拘屢孫如來出婆羅門種，拘那含牟尼如來出婆羅門種，迦葉如來出婆羅門種，如我今出刹利種。」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前佛有現者， 皆出刹利種，
拘孫至迦葉， 出於婆羅門。
最尊無能及， 我今天人師，
諸根而淡泊， 出於刹利姓。

「毘婆尸如來姓瞿曇，式誥如來亦出瞿曇，毘舍羅婆亦出瞿曇，迦葉如來出迦葉姓，拘樓孫、拘那含牟尼亦出迦葉姓，同上而無異，我今如來姓瞿曇。」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如初諸三佛， 出於瞿曇種，
後三至迦葉， 出於迦葉姓。
如我今現在， 天人所奉敬，
諸根而淡泊， 出於瞿曇姓。

「比丘當知，毘婆尸如來姓拘鄰若，式誥如來亦出拘鄰若，毘舍羅婆如來亦出拘鄰若，拘屢孫如來出婆羅墮，拘那含牟尼

如來亦出婆羅墮，迦葉如來亦出婆羅墮，如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出於拘鄰若。」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如初諸三佛， 出於拘鄰若，
後三至迦葉， 出於婆羅墮。
如我今現在， 天人所奉敬，
諸根而淡泊， 出於拘鄰若。」

「毘婆尸如來坐波羅利華樹下而成佛道，式誥如來坐分陀利樹下而成佛道，毘舍羅婆如來坐波羅樹下而成佛道，拘屢孫如來坐尸利沙樹下而成佛道，拘那含牟尼如來坐優頭跋羅樹下而成佛道，迦葉如來坐尼拘留樹下而成道果，如我今日如來坐吉祥樹下而成佛道。」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初一成佛道， 波羅利樹下，
式坐分陀利， 毘舍坐波羅。
拘孫坐尸利， 拘那跋羅下，
迦葉拘留樹， 吉祥我成道。
七佛天中天， 照明於世間，
因緣坐諸樹， 各成其道果。」

「毘婆尸如來弟子有十六萬八千之眾，式誥如來弟子之眾有十六萬，毘舍羅婆如來弟子之眾十萬，拘屢孫如來弟子之眾有八萬人，拘那含牟尼如來弟子之眾有七萬人，迦葉如來弟子之眾有六萬眾，如我今日弟子之眾有千二百五十人，皆是阿羅漢，諸漏永盡，無復諸縛。」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百千六萬八， 毘婆尸弟子，
百千及六萬， 式誥弟子眾。」

百千比丘眾， 毘舍婆弟子，
拘孫八萬眾， 拘那含七萬。
迦葉六萬眾， 皆是阿羅漢，
我今釋迦文， 千二百五十。
皆是真人行， 布現於法教，
遺法餘弟子， 其數不可計。

「毘婆尸如來侍者，名曰大導師；式誥如來侍者，名曰善覺；毘舍羅婆如來侍者，名曰勝眾；拘屢孫如來侍者，名曰吉祥；拘那含牟尼如來侍者，名曰毘羅先；迦葉如來侍者，名曰導師；我今侍者，名曰阿難。」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大道及善覺， 勝眾與吉祥，
 毘羅先導師， 阿難第七侍。
此人供養聖， 無有不得時，
諷誦又受持， 不失其義理。」

「毘婆尸如來壽八萬四千歲，式誥如來壽七萬歲，毘舍羅婆如來壽六萬歲，拘屢孫如來壽五萬歲，拘那含如來壽四萬歲，迦葉如來壽二萬歲，如我今日壽極減少，極壽不過百歲。」

爾時，世尊便說斯偈：

「初佛八萬四， 次佛七萬歲，
 毘舍婆六萬， 拘留壽五萬、
 一萬二萬年， 是拘那含壽，
 迦葉壽二萬， 唯我壽百年。」

「如是，諸比丘！如來觀知諸佛姓名號字，皆悉分明，種類出處靡不貫練，持戒、智慧、禪定、解脫皆悉了知。」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亦說，過去恒沙諸佛取滅度者，如來亦知；當來恒沙諸佛方當來者，如來亦知。如來何故

不記爾許佛所造？今但說七佛本末。」

佛告阿難：「皆有因緣本末故，如來說七佛之本末；過去恒沙諸佛，亦說七佛本末；將來彌勒出現世時，亦當記七佛之本末；若師子應如來出時，亦當記七佛之本末；若承柔順佛出世時，亦當記七佛之本末；若光焰佛出現世時，亦當記七佛之名號；若無垢佛出現世時，亦當記迦葉之本末；若寶光佛出現世時，亦當記釋迦文之本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師子柔順光，	無垢及寶光，
彌勒之次第，	皆當成佛道。
彌勒記式佛，	師子記毘舍，
柔順記拘孫，	光焰記牟尼，
無垢記迦葉，	皆說曩所緣，
寶光成三佛，	亦當記我號。
過去諸三佛，	及以將來者，
皆當記七佛，	曩所之本末。

「由此因緣故，如來記七佛名號耳。」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此經名何等？當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此經名曰記佛名號，當念奉行。」

爾時，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經大本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花林窟，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時，諸比丘於乞食後集花林堂，各共議言：「諸賢比丘！唯無上尊為最奇特，神通遠達，威力弘大，乃知過去無數諸佛，入於涅槃，斷諸結使，消滅戲論。又知彼佛劫數多少，名號、姓字，所生種族，其所飲食，壽命脩短，所更苦樂。又知彼佛有如是戒，有如是法，有如是慧，有如是解，有如是住。云何，諸賢！如來為善別法性，知如是事，為諸天來語，乃知此事？」

爾時，世尊在閑靜處，天耳清淨，聞諸比丘作如是議，即從座起，詣花林堂，就座而坐。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謂：「諸比丘！汝等集此，何所語議？」時，諸比丘具以事答。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以平等信，出家修道，諸所應行，凡有二業：一曰賢聖講法，二曰賢聖默然。汝等所論，正應如是。如來神通，威力弘大，盡知過去無數劫事，以能善解法性故知，亦以諸天來語故知。」佛時頌曰：

「比丘集法堂，	講說賢聖論；
如來處靜室，	天耳盡聞知。
佛日光普照，	分別法界義；
亦知過去事，	三佛般泥洹。
名號、姓、種族，	受生分亦知；
隨彼之處所，	淨眼皆記之。
諸天大威力，	容貌甚端嚴；
亦來啟告我，	三佛般泥洹。

記生、名號、姓， 哀鸞音盡知；
無上天人尊， 記於過去佛。」

又告諸比丘：「汝等欲聞如來識宿命智，知於過去諸佛因緣不？我當說之。」

時，諸比丘白言：「世尊！今正是時，願樂欲聞。善哉！世尊！以時講說，當奉行之。」

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毘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比丘！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婆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佛時頌曰：

「過九十一劫， 有毘婆尸佛；
次三十一劫， 有佛名尸棄；
即於彼劫中， 毘舍如來出。
今此賢劫中， 無數那維歲；
有四大仙人， 愍眾生故出：
拘樓孫、那含、 迦葉、釋迦文。

「汝等當知，毘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尸棄佛時，人壽七萬歲。毘舍婆佛時，人壽六萬歲。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減。」佛時頌曰：

「毘婆尸時人， 壽八萬四千；
尸棄佛時人， 壽命七萬歲；
毘舍婆時人， 壽命六萬歲；

拘樓孫時人，	壽命四萬歲；
拘那含時人，	壽命三萬歲；
迦葉佛時人，	壽命二萬歲；
如我今時人，	壽命不過百。

「毘婆尸佛，出刹利種，姓拘利若；尸棄佛、毘舍婆佛，種、姓亦爾。拘樓孫佛，出婆羅門種，姓迦葉；拘那含佛、迦葉佛，種、姓亦爾。我今如來、至真，出刹利種，姓名曰瞿曇。」佛時頌曰：

「毘婆尸如來，	尸棄、毘舍婆，
此三等正覺，	出拘利若姓。
自餘三如來，	出于迦葉姓。
我今無上尊，	導御諸眾生；
天人中第一，	勇猛姓瞿曇。
前三等正覺，	出於刹利種；
其後三如來，	出婆羅門種；
我今無上尊，	勇猛出刹利。

「毘婆尸佛坐波波羅樹下成最正覺，尸棄佛坐分陀利樹下成最正覺，毘舍婆佛坐娑羅樹下成最正覺，拘樓孫佛坐尸利沙樹下成最正覺，拘那含佛坐烏暫婆羅門樹下成最正覺，迦葉佛坐尼拘律樹下成最正覺。我今如來、至真，坐鉢多樹下成最正覺。」佛時頌曰：

「毘婆尸如來，	往詣波羅樹；
即於彼處所，	得成最正覺。
尸棄分陀樹，	成道滅有原。
毘舍婆如來，	坐娑羅樹下；
獲解脫知見，	神足無所礙。
拘樓孫如來，	坐尸利沙樹；

一切智清淨，	無染無所著。
拘那含牟尼，	坐烏暫樹下；
即於彼處所，	滅諸貪憂惱。
迦葉如來坐，	尼拘樓樹下；
即於彼處所，	除滅諸有本。
我今釋迦文，	坐於鉢多樹。
如來十力尊，	斷滅諸結使；
摧伏眾魔怨，	在眾演大明。
七佛精進力，	放光滅闇冥；
各各坐諸樹，	於中成正覺。

「毘婆尸如來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六萬八千人，二會弟子有十萬人，三會弟子有八萬人。尸棄如來亦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萬人，二會弟子有八萬人，三會弟子有七萬人。毘舍婆如來二會說法，初會弟子有七萬人，次會弟子有六萬人。拘樓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四萬人。拘那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三萬人。迦葉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二萬人。我今一會說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佛時頌曰：

「毘婆尸名觀，	智慧不可量；
遍見無所畏，	三會弟子眾。
尸棄光無動，	能滅諸結使；
無量大威德，	無能測量者；
彼佛亦三會，	弟子普共集。
毘舍婆斷結，	大仙人要集；
名聞於諸方，	妙法大名稱；
二會弟子眾，	普演深奧義。
拘樓孫一會，	哀愍療諸苦；
導師化眾生，	一會弟子眾。

拘那含如來，	無上亦如是；
紫磨金色身，	容貌悉具足；
一會弟子眾，	普演微妙法。
迦葉一一毛，	一心無亂想；
一語不煩重，	一會弟子眾。
能仁意寂滅，	釋種沙門上；
天中天最尊，	我一會弟子。
彼會我現義，	演布清淨教；
心常懷歡喜，	漏盡盡後有。
毘婆、尸棄三，	毘舍婆佛二，
四佛各各一，	仙人會演說。

「時，毘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騫茶，二名提舍，諸弟子中最為第一。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毘浮，二名三婆婆，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毘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遊，二名鬱多摩，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名薩尼，二名毘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槃那，二名鬱多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羅婆，諸弟子中最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連，諸弟子中最為第一。」佛時頌曰：

「騫茶、提舍等，	毗婆尸弟子；
阿毗浮、三婆，	尸棄佛弟子。
扶遊、鬱多摩，	弟子中第一，
二俱降魔怨，	毗舍婆弟子。
薩尼、毗樓等，	拘樓孫弟子；
舒槃、鬱多樓，	拘那含弟子；
提舍、婆羅婆，	迦葉佛弟子；
舍利弗、目連，	是我第一子。

「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曰無憂。尸棄佛執事弟子，名曰忍行。毗舍婆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覺。拘那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友。我執事弟子，名曰阿難。」佛時頌曰：

「無憂與忍行， 寂滅及善覺，
安和、善友等， 阿難為第七。
此為佛侍者， 具足諸義趣；
晝夜無放逸， 自利亦利他。
此七賢弟子， 侍七佛左右；
歡喜而供養， 寂然歸滅度。」

「毗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棄佛有子，名曰無量。毗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覺。拘樓孫佛有子，名曰上勝。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導師。迦葉佛有子，名曰集軍。今我有子，名曰羅睺羅。」佛時頌曰：

「方膺、無量子， 妙覺及上勝，
導師、集軍等， 羅睺羅第七，
此諸豪貴子， 紹繼諸佛種；
愛法好施惠， 於聖法無畏。」

「毗婆尸佛父名槃頭，刹利王種，母名槃頭婆提，王所治城名曰槃頭婆提。」佛時頌曰：

「遍眼父槃頭， 母槃頭婆提；
槃頭婆提城， 佛於中說法。」

「尸棄佛父名曰明相，刹利王種，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佛時頌曰：

「尸棄父明相， 母名曰光曜，
於明相城中， 威德降外敵。」

「毗舍婆佛父名善燈，刹利王種，母名稱戒，王所治城名

曰無喻。」佛時頌曰：

「毗舍婆佛父， 善燈刹利種；
母名曰稱戒， 城名曰無喻。

「拘樓孫佛父名祀得，婆羅門種，母名善枝，王名安和，
隨王名故城名安和。」佛時頌曰：

「祀得婆羅門， 母名曰善枝；
王名曰安和， 居在安和城。

「拘那含佛父名大德，婆羅門種，母名善勝，是時王名清淨，
隨王名故城名清淨。」佛時頌曰：

「大德婆羅門， 母名曰善勝；
王名曰清淨， 居在清淨城。

「迦葉佛父名曰梵德，婆羅門種，母名曰財主，時王名汲毗，
王所治城名波羅[木*奈]。」佛時頌曰：

「梵德婆羅門， 母名曰財主；
時王名汲毗， 在波羅[木*奈]城。

「我父名淨飯，刹利王種，母名大清淨妙，王所治城名迦毗羅衛。」佛時頌曰：

「父刹利淨飯， 母名大清淨，
土廣民豐饒， 我從彼而生。

「此是諸佛因緣、名號、種族、所出生處，何有智者聞此因緣而不歡喜，起愛樂心？」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吾今欲以宿命智說過去佛事，汝欲聞不？」

諸比丘對曰：「今正是時，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比丘！當知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從右脇入，正念不亂。當於爾時，地為震動，放大光明，普照世

界，日月所不及處皆蒙大明，幽冥眾生，各相覩見，知其所趣。時，此光明復照魔宮，諸天、釋、梵、沙門、婆羅門及餘眾生普蒙大明，諸天光明自然不現。」佛時頌曰：

「密雲聚虛空， 電光照天下，
毗婆尸降胎， 光明照亦然；
日月所不及， 莫不蒙大明，
處胎淨無穢， 諸佛法皆然。

「諸比丘！當知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在母胎時，專念不亂，有四天子，執戈矛侍護其人，人與非人不得侵嬈，此是常法。」佛時頌曰：

「四方四天子， 有名稱威德，
天帝釋所遣， 善守護菩薩。
手常執戈矛， 衛護不去離，
人非人不嬈， 此諸佛常法。
天神所擁護， 如天女衛天，
眷屬懷歡喜， 此諸佛常法。」

又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母身安隱，無眾惱患，智慧增益。母自觀胎，見菩薩身諸根具足，如紫磨金，無有瑕穢。猶如有目之士觀淨琉璃，內外清徹，無眾障翳。諸比丘！此是諸佛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如淨琉璃珠， 其明如日月；
仁尊處母胎， 其母無惱患。
智慧為增益， 觀胎如金像；
母懷妊安樂， 此諸佛常法。」

佛告比丘：「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母心清淨，無眾欲想，不為姪火之所燒然，此是諸佛常法。」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住母胎， 天終天福成；
其母心清淨， 無有眾欲想。
捨離諸姪欲， 不染不親近；
不為欲火燃， 諸佛母常淨。」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其母奉持五戒，梵行清淨，篤信仁愛，諸善成就，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持人中尊身， 精進、戒具足，
後必受天身， 此緣名佛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地為震動，光明普照。始入胎時，闇冥之處，無不蒙明，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太子生地動， 大光靡不照，
此界及餘界， 上下與諸方，
放光施淨目， 具足於天身，
以歡喜淨音， 轉稱菩薩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時，菩薩母手攀樹枝，不坐不臥。時，四天子手奉香水，於母前立言：『唯然，天母！今生聖子，勿懷憂感。』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佛母不坐臥， 住戒修梵行，
生尊不懈怠， 天人所奉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其身清淨，不為穢惡之所汙染。猶如有目之士，以淨明珠投白繒上，兩不相汙，二俱淨故。菩薩出胎亦復如是，

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猶如淨明珠， 投繒不染汙；
菩薩出胎時， 清淨無染汙。」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從右脇出，墮地行七步，無人扶侍，遍觀四方，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要度眾生老病死。』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猶如師子步， 遍觀於四方；
墮地行七步， 人師子亦然。
又如大龍行， 遍觀於四方；
墮地行七步， 人龍亦復然。
兩足尊生時， 安行於七步；
觀四方舉聲， 當盡生死苦。
當其初生時， 無等等與等，
自觀生死本， 此身最後邊。」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二泉湧出一溫一冷，以供澡浴，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兩足尊生時， 二泉自涌出；
以供菩薩用， 遍眼浴清淨。
二泉自涌出， 其水甚清淨；
一溫二清冷， 以浴一切智。」

「太子初生，父王槃頭召集相師及諸道術，令觀太子，知其吉凶。時，諸相師受命而觀，即前披衣，見有具相，占曰：『有此相者，當趣二處，必然無疑。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四兵具足，以正法治，無有偏枉，恩及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勇健，能伏外敵，兵杖不用，天下太平；若出家學

道，當成正覺，十號具足。』時，諸相師即白王言：『王所生子，有三十二相，當趣二處，必然無疑。在家當為轉輪聖王；若其出家，當成正覺，十號具足。』」佛時頌曰：

「百福太子生，	相師之所記，
如典記所載，	趣二處無疑。
若其樂家者，	當為轉輪王，
七寶難可獲，	為王寶自至。
真金千輻具，	周匝金輞持，
轉能飛遍行，	故名為天輪。
善調七牙住，	高廣白如雪，
能善飛虛空，	名第二象寶。
馬行周天下，	朝去暮還食，
朱髦孔雀咽，	名為第三寶。
清淨琉璃珠，	光照一由旬，
照夜明如晝，	名為第四寶。
色聲香味觸，	無有與等者，
諸女中第一，	名為第五寶。
獻王琉璃寶，	珠玉及眾珍，
歡喜而貢奉，	名為第六寶。
如轉輪王念，	軍眾速來去，
健疾如王意，	名為第七寶。
此名為七寶，	輪、象、馬純白，
居士、珠、女寶，	典兵寶為七。
觀此無有厭，	五欲自娛樂，
如象斷羈絆，	出家成正覺。
王有如是子，	二足人中尊，
處世轉法輪，	道成無懈怠。

「是時，父王慙慙再三，重問相師：『汝等更觀太子三十二相，斯名何等？』時諸相師即披太子衣，說三十二相：『一者足安平，足下平滿，蹈地安隱。二者足下相輪，千輻成就，光光相照。三者手足網縵，猶如鵝王。四者手足柔軟，猶如天衣。五者手足指纖，長無能及者。六者足跟充滿，觀視無厭。七者鹿膊腸，上下傭直。八者鈎鎖骨，骨節相鈎，猶如鎖連。九者陰馬藏。十者平立垂手過膝。十一、一一孔一毛生，其毛右旋，紺琉璃色。十二、毛生右旋，紺色仰摩。十三、身黃金色。十四、皮膚細軟，不受塵穢。十五、兩肩齊亭，充滿圓好。十六、胸有萬字。十七、身長倍人。十八、七處平滿。十九、身長廣等，如尼拘盧樹。二十、頰車如師子。二十一、胸膺方整如師子。二十二、口四十齒。二十三、方整齊平。二十四、齒密無間。二十五、齒白鮮明。二十六、咽喉清淨，所食眾味，無不稱適。二十七、廣長舌，左右舐耳。二十八、梵音清徹。二十九、眼紺青色。三十、眼如牛王，眼上下俱眇。三十一、眉間白毫柔軟細澤，引長一尋，放則右旋螺如真珠。三十二、頂有肉髻，是為三十二相。』」即說頌曰：

「善住柔軟足，	不蹈地跡現，
千輻相莊嚴，	光色靡不具。
如尼俱類樹，	縱廣正平等。
如來未曾有，	祕密馬陰藏。
金寶莊嚴身，	眾相互相映，
雖順俗流行，	塵土亦不汙。
天色極柔軟，	天蓋自然覆，
梵音、身紫金，	如華始出池。
王以問相師，	相師敬報王。
稱讚菩薩相，	舉身光明具。

手足諸支節，	中外靡不現。
食味盡具足，	身正不傾斜。
足下輪相現，	其音如哀鸞。
傭髀形相具，	宿業之所成。
臂肘圓滿好，	眉目甚端嚴。
人中師子尊，	威力最第一。
其頰車方整，	臥脇如師子。
齒方整四十，	齊密中無間。
梵音未曾有，	遠近隨緣到。
平立不傾身，	二手摩捫膝。
毛齊整柔軟，	人尊美相具。
一孔一毛生，	手足網縵相。
肉髻、目紺青，	眼上下俱眇。
兩肩圓充滿，	三十二相具。
足跟無高下，	鹿膊腸纖傭。
天中天來此，	如象絕羈絆；
解脫眾生苦，	處生老病死。
以慈悲心故，	為說四真諦；
開演法句義，	令眾奉至尊。」

佛告比丘：「毗婆尸菩薩生時，諸天在上，於虛空中手執白蓋寶扇，以障寒暑、風雨、塵土。」佛時頌曰：

「人中未曾有，	生於二足尊；
諸天懷敬養，	奉寶蓋寶扇。

「爾時，父王給四乳母：一者乳哺，二者澡浴，三者塗香，四者娛樂。歡喜養育，無有懈倦。」於是頌曰：

「乳母有慈愛，	子生即付養；
一乳哺一浴，	二塗香娛樂。

世間最妙香， 以塗人中尊。

「為童子時，舉國士女視無厭足。」於是頌曰：

「多人所敬愛， 如金像始成，

男女共諦觀， 視之無厭足。

「為童子時，舉國士女眾共傳抱，如觀寶華。」於是頌曰：

「二足尊生時， 多人所敬愛；

展轉共傳抱， 如觀寶花香。

「菩薩生時，其目不眴，如忉利天。以不眴故，名毗婆尸。」

於是頌曰：

「天中天不眴， 猶如忉利天；

見色而正觀， 故號毗婆尸。

「菩薩生時，其聲清徹，柔軟和雅，如迦羅頻伽鳥聲。」

於是頌曰：

「猶如雪山鳥， 飲華汁而鳴；

其彼二足尊， 聲清徹亦然。

「菩薩生時，眼能徹視見一由旬。」於是頌曰：

「清淨業行報， 受天妙光明；

菩薩目所見， 周遍一由旬。

「菩薩生時，年漸長大，在天正堂，以道開化，恩及庶民，名德遠聞。」於是頌曰：

「童幼處正堂， 以道化天下；

決斷眾事務， 故號毗婆尸。

清淨智廣博， 甚深猶大海；

悅可於群生， 使智慧增廣。

「於時，菩薩欲出遊觀，告勅御者嚴駕寶車，詣彼園林，巡行遊觀。御者即便嚴駕訖已，還白：『今正是時。』太子即乘寶車詣彼園觀。於其中路見一老人，頭白齒落，面皺身僂，

拄杖羸步，喘息而行。太子顧問侍者：『此為何人？』答曰：『此是老人。』又問：『何如為老？』答曰：『夫老者生壽向盡，餘命無幾，故謂之老。』太子又問：『吾亦當爾，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老，無有豪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侍者迴駕還宮，靜默思惟：『念此老苦，吾亦當有。』」佛於是頌曰：

「見老命將盡， 拄杖而羸步；
菩薩自思惟， 吾未免此難。

「爾時，父王問彼侍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答曰：『不樂。』又問其故，答曰：『道逢老人，是以不樂。』爾時，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今者不悅，得無爾乎？當設方便，使處深宮，五欲娛樂，以悅其心，令不出家。』即便嚴飾宮館，簡擇嫖女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

「父王聞此言， 方便嚴宮館；
增益以五欲， 欲使不出家。

「又於後時，太子復命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黧黑，獨臥糞除，無人瞻視，病甚苦毒，口不能言。顧問御者：『此為何人？』答曰：『此是病人。』問曰：『何如為病？』答曰：『病者，眾痛迫切，存亡無期，故曰病也。』又曰：『吾亦當爾，未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則有病，無有貴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念此病苦，吾亦當爾。』」佛於是頌曰：

「見彼久病人， 顏色為衰損；
靜默自思惟， 吾未免此患。

「爾時，父王復問御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答曰：『不樂。』又問其故，答曰：『道逢病人，是以不樂。』於是父王默然思惟：『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今日不悅，

得無爾乎？吾當更設方便，增諸伎樂，以悅其心，使不出家。』即復嚴飾宮館，簡擇婣女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

「色聲香味觸， 微妙可悅樂，
菩薩福所致， 故娛樂其中。

「又於異時，太子復勅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死人，雜色繒幡前後導引，宗族親里悲號哭泣，送之出城。太子復問：『此為何人？』答曰：『此是死人。』問曰：『何如為死？』答曰：『死者，盡也。風先火次，諸根壞敗，存亡異趣，室家離別，故謂之死。』太子又問御者：『吾亦當爾，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死，無有貴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念此死苦，吾亦當然。』」佛時頌曰：

「始見有人死， 知其復更生；
靜默自思惟， 吾未免此患。

「爾時，父王復問御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答曰：『不樂。』又問其故，答曰：『道逢死人，是故不樂。』於是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今日不悅，得無爾乎？吾當更設方便，增諸伎樂以悅其心，使不出家。』即復嚴飾宮館，簡擇婣女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

「童子有名稱， 婣女眾圍遶；
五欲以自娛， 如彼天帝釋。

「又於異時，復勅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沙門，法服持鉢，視地而行。即問御者：『此為何人？』御者答曰：『此是沙門。』又問：『何謂沙門？』答曰：『沙門者，捨離恩愛，出家修道，攝御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逢苦不感，遇樂不欣，能忍如地，故號沙門。』太子曰：『善哉！此道真正永絕塵累，微妙清虛，惟是為快。』即勅御者迴車就

之。

「爾時，太子問沙門曰：『剃除鬚髮，法服持鉢，何所志求？』沙門答曰：『夫出家者，欲調伏心意，永離塵垢，慈育群生，無所侵憊，虛心靜寞，唯道是務。』太子曰：『善哉！此道最真。』尋勅御者：『賁吾寶衣并及乘輦，還白大王，我即於此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所以然者？欲調伏心意，捨離塵垢，清淨自居，以求道術。』於是，御者即以太子所乘寶車及與衣服還歸父王。太子於後即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佛告比丘：「太子見老、病人，知世苦惱，又見死人，戀世情滅；及見沙門，廓然大悟。下寶車時，步步中間轉遠縛著，是真出家，是真遠離。時，彼國人聞太子剃除鬚髮，法服持鉢，出家修道，咸相謂言：『此道必真，乃令太子捨國榮位，捐棄所重。』于時，國中八萬四千人往就太子，求為弟子，出家修道。」佛時頌曰：

「撰擇深妙法， 彼聞隨出家；

離於恩愛獄， 無有眾結縛。

「于時，太子即便納受，與之遊行，在在教化。從村至村，從國至國，所至之處，無不恭敬四事供養。菩薩念言：『吾與大眾，遊行諸國，人間憤鬧，此非我宜。何時當得離此群眾，閑靜之處以求道真，尋獲志願，於閑靜處專精修道？』復作是念：『眾生可愍，常處闇冥，受身危脆，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眾苦所集，死此生彼，從彼生此，緣此苦陰，流轉無窮，我當何時曉了苦陰，滅生、老、死？』

「復作是念：『生死何從？何緣而有？』即以智慧觀察所由，從生有老死，生是老死緣；生從有起，有是生緣；有從取起，取是有緣；取從愛起，愛是取緣；愛從受起，受是愛緣；

受從觸起，觸是受緣；觸從六入起，六入是觸緣；六入從名色起，名色是六入緣；名色從識起，識是名色緣；識從行起，行是識緣；行從癡起，癡是行緣。是為緣癡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病、死、憂、悲、苦惱，此苦盛陰，緣生而有，是為苦集。菩薩思惟：苦集陰時，生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生證。

「於時，菩薩復自思惟：『何等無故老死無？何等滅故老死滅？』即以智慧觀察所由，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有無故生無，有滅故生滅；取無故有無，取滅故有滅；愛無故取無，愛滅故取滅；受無故愛無，受滅故愛滅；觸無故受無，觸滅故受滅；六入無故觸無，六入滅故觸滅；名色無故六入無，名色滅故六入滅；識無故名色無，識滅故名色滅；行無故識無，行滅故識滅；癡無故行無，癡滅故行滅。是為癡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滅，六入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菩薩思惟：『苦陰滅時，生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生證。』爾時，菩薩逆順觀十二因緣，如實知，如實見已，即於座上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時頌曰：

「此言眾中說，	汝等當善聽，
過去菩薩觀，	本所未聞法。
老死從何緣？	因何等而有？
如是正觀已，	知其本由生。
生本由何緣？	因何事而有？
如是思惟已，	知生從有起。
取彼取彼已，	展轉更增有；

是故如來說，	取是有因緣。
如眾穢惡聚，	風吹惡流演；
如是取相因，	因愛而廣普。
愛由於受生，	起苦羅網本；
以染著因緣，	苦樂共相應。
受本由何緣？	因何而有受？
以是思惟已，	知受由觸生。
觸本由何緣？	因何而有觸？
如是思惟已，	觸由六入生。
六入本何緣？	因何有六入？
如是思惟已，	六入名色生。
名色本何緣？	因何有名色？
如是思惟已，	名色從識生。
識本由何緣？	因何而有識？
如是思惟已，	知識從行生。
行本由何緣？	因何而有行？
如是思惟已，	知行從癡生。
如是因緣者，	名為實義因，
智慧方便觀，	能見因緣根。
苦非賢聖造，	亦非無緣有，
是故變易苦，	智者所斷除。
若無明滅盡，	是時則無行；
若無有行者，	則亦無有識；
若識永滅者，	亦無有名色；
名色既已滅，	即無有諸入；
若諸入永滅，	則亦無有觸；
若觸永滅者，	則亦無有受；

若受永滅者，	則亦無有愛；
若愛永滅者，	則亦無有取；
若取永滅者，	則亦無有有；
若有永滅者，	則亦無有生；
若生永滅者，	無老病苦陰；
一切都永盡，	智者之所說。
十二緣甚深，	難見難識知；
唯佛能善覺，	因是有是無。
若能自觀察，	則無有諸入；
深見因緣者，	更不外求師。
能於陰界入，	離欲無染者；
堪受一切施，	淨報施者恩。
若得四辯才，	獲得決定證；
能解眾結縛，	斷除無放逸。
色受想行識，	猶如朽故車；
能諦觀此法，	則成等正覺。
如鳥遊虛空，	東西隨風逝；
菩薩斷眾結，	如風靡輕衣。
毗婆尸閑靜，	觀察於諸法；
老死何緣有？	從何而得滅？
彼作是觀已，	生清淨智慧；
知老死由生，	生滅老死滅。

「毗婆尸佛初成道時，多修二觀，一曰安隱觀，二曰出離觀。」佛於是頌曰：

「如來無等等，	多修於二觀；
安隱及出離，	仙人度彼岸。
其心得自在，	斷除眾結使；

登山觀四方， 故號毘婆尸。
大智光除冥， 如以鏡自照；
為世除憂惱， 盡生老死苦。

「毗婆尸佛於閑靜處復作是念：『我今已得此無上法，甚深微妙，難解難見，息滅、清淨，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也。斯由眾生異忍、異見、異受、異學，依彼異見，各樂所求，各務所習。是故於此甚深因緣，不能解了，然愛盡涅槃，倍復難知，我若為說，彼必不解，更生觸擾。』作是念已，即便默然不復說法。

「時，梵天王知毗婆尸如來所念，即自思惟：『念此世間便為敗壞，甚可哀愍。毗婆尸佛乃得知此深妙之法，而不欲說。』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宮忽然來下，立於佛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時，梵天王右膝著地，叉手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以時說法！今此眾生塵垢微薄，諸根猛利，有恭敬心，易可開化，畏怖後世無救之罪，能滅惡法，出生善道。』

「佛告梵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但我於閑靜處默自思念：所得正法甚深微妙，若為彼說，彼必不解，更生觸擾，故我默然不欲說法。我從無數阿僧祇劫，勤苦不懈，修無上行，今始獲此難得之法，若為姪、怒、癡眾生說者，必不承用，徒自勞疲。此法微妙，與世相反，眾生染欲，愚冥所覆，不能信解。梵王！我觀如此，是以默然不欲說法。』

「時，梵天王復重勸請，慇懃懇惻，至于再三：『世尊！若不說法，今此世間便為壞敗，甚可哀愍。唯願世尊以時敷演，勿使眾生墜落餘趣！』爾時，世尊三聞梵王慇懃勸請，即以佛眼觀視世界，眾生垢有厚薄，根有利鈍，教有難易。易受教者畏後世罪，能滅惡法，出生善道。譬如優鉢羅花、鉢頭摩華、鳩勿頭華、分陀利華，或有始出汙泥未至水者，或有已出與水

平者，或有出水未敷開者，然皆不為水所染著，易可開敷。世界眾生，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告梵王曰：『吾愍汝等，今當開演甘露法門，是法深妙，難可解知，今為信受樂聽者說，不為觸擾無益者說。』

「爾時，梵王知佛受請，歡喜踊躍，遶佛三匝，頭面禮足，忽然不現。其去未久，是時如來靜默自思：『我今先當為誰說法？』即自念言：『當入槃頭城內，先為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開甘露法門。』於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頃，於道樹忽然不現，至槃頭城槃頭王鹿野苑中，敷座而坐。」佛於是頌曰：

「如師子在林， 自恣而遊行；
彼佛亦如是， 遊行無罣礙。

「毘婆尸佛告守苑人曰：『汝可入城，語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寧欲知不？毘婆尸佛今在鹿野苑中，欲見卿等，宜知是時。』時，彼守苑人受教而行，至彼二人所，具宣佛教。二人聞已，即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惡不淨，上漏為患，讚歎出離為最微妙清淨第一。爾時，世尊見此二人心意柔軟，歡喜信樂，堪受正法，於是即為說苦聖諦，敷演開解，分布宣釋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

「爾時，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即於座上遠離塵垢，得法眼淨，猶若素質易為受染。是時，地神即唱斯言：『毗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人所不能轉。』如是展轉，聲徹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須臾之頃，聲至梵天。」佛時頌曰：

「歡喜心踊躍， 稱讚於如來，
毘婆尸成佛， 轉無上法輪。
初從樹王起， 往詣槃頭城，

為齋茶、提舍，	轉四諦法輪。
時齋茶、提舍，	受佛教化已，
於淨法輪中，	梵行無有上。
彼忉利天眾，	及以天帝釋，
歡喜轉相告，	諸天無不聞。
佛出於世間，	轉無上法輪；
增益諸天眾，	減損阿須倫。
昇仙名普聞，	善智離世邊；
於諸法自在，	智慧轉法輪。
觀察平等法，	息心無垢穢；
以離生死扼，	智慧轉法輪。
滅苦離諸惡，	出欲得自在；
離於恩愛獄，	智慧轉法輪。
正覺人中尊，	二足尊調御；
一切縛得解，	智慧轉法輪。
教化善導師，	能降伏魔怨；
彼離於諸惡，	智慧轉法輪。
無漏力降魔，	諸根定不懈；
盡漏離魔縛，	智慧轉法輪。
若學決定法，	知諸法無我；
此為法中上，	智慧轉法輪。
不以利養故，	亦不求名譽；
愍彼眾生故，	智慧轉法輪。
見眾生苦厄，	老病死逼迫；
為此三惡趣，	智慧轉法輪。
斷貪瞋恚癡，	拔愛之根原；
不動而解脫，	智慧轉法輪。

難勝我已勝， 勝已自降伏；
已勝難勝魔， 智慧轉法輪。
此無上法輪， 唯佛乃能轉；
諸天魔釋梵， 無有能轉者。
親近轉法輪， 饒益天人眾；
此等天人師， 得度于彼岸。

「是時，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荼，見法得果，真實無欺，成就無畏，即白毘婆尸佛言：『我等欲於如來法中淨修梵行。』佛言：『善來，比丘！吾法清淨自在，修行以盡苦際。』爾時，二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如來又以三事示現：一曰神足，二曰觀他心，三曰教誡，即得無漏、心解脫、生死無疑智。

「爾時，槃頭城內眾多人民，聞二人出家學道，法服持鉢，淨修梵行，皆相謂曰：『其道必真，乃使此等捨世榮位，捐棄所重。』時，城內八萬四千人往詣鹿野苑中毘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惡不淨，上漏為患，讚歎出離為最微妙清淨第一。爾時，世尊見此大眾心意柔輒，歡喜信樂，堪受正法，於是即為說苦聖諦，敷演開解，分布宣釋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

「時，八萬四千人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素質易為受色，見法得果，真實無欺，成就無畏，即白佛言：『我等欲於如來法中淨修梵行。』佛言：『善來，比丘！吾法清淨自在，修行以盡苦際。』時，八萬四千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世尊以三事教化：一曰神足，二曰觀他心，三曰教誡，即得無漏、心解脫、生死無疑智現前。八萬四千人聞佛於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人所不能轉，即詣槃頭城毘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時頌曰：

「如人救頭燃， 速疾求滅處；
 彼人亦如是， 速詣於如來。

「時，佛為說法亦復如是。爾時，槃頭城有十六萬八千大比丘眾，提舍比丘、騫茶比丘於大眾中上昇虛空，身出水火，現諸神變，而為大眾說微妙法。爾時，如來默自念言：『今此城內乃有十六萬八千大比丘眾，宜遣遊行，各二人俱在在處處，至於六年，還來城內說具足戒。』

「時，首陀會天知如來心，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彼天沒，忽然至此，於世尊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須臾白佛言：『如是，世尊！此槃頭城內比丘眾多，宜各分布，處處遊行，至於六年，乃還此城，說具足戒，我當擁護，令無伺求得其便者。』爾時，如來聞此天語，默然可之。

「時，首陀會天見佛默然許可，即禮佛足，忽然不現，還至天上。其去未久，佛告諸比丘：『今此城內，比丘眾多，宜各分布，遊行教化，至六年已，還集說戒。』時，諸比丘受佛教已，執持衣鉢，禮佛而去。」佛時頌曰：

「佛悉無亂眾， 無欲無戀著；
 威如金翅鳥， 如鶴捨空池。

「時，首陀會天於一年後告諸比丘：『汝等遊行已過一年，餘有五年。汝等當知，訖六年已，還城說戒。』如是至于六年，天復告言：『六年已滿，當還說戒。』時，諸比丘聞天語已，攝持衣鉢，還槃頭城，至鹿野苑毘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時頌曰：

「如象善調， 隨意所之；
 大眾如是， 隨教而還。

「爾時，如來於大眾前上昇虛空，結加趺坐，講說戒經：忍辱為第一，佛說涅槃最，不以除鬚髮害他為沙門。時，首陀

會天去佛不遠，以偈頌曰：

「『如來大智， 微妙獨尊，
止觀具足， 成最正覺。
愍群生故， 在世成道，
以四真諦， 為聲聞說。
苦與苦因， 滅苦之諦，
賢聖八道， 到安隱處。
毘婆尸佛， 出現于世，
在大眾中， 如日光曜。』

「說此偈已，忽然不現。」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自思念：『昔一時於羅閱城耆闍崛山，時，生是念：我所生處，無所不遍，唯除首陀會天，設生彼天，則不還此。』我時，比丘！復生是念：『我欲至無造天上。』時，我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此間沒，現於彼天。時，彼諸天見我至彼，頭面作禮，於一面立，而白我言：『我等皆是毘婆尸如來弟子，從彼佛化，故來生此，具說彼佛因緣本末。又尸棄佛、毘沙婆佛、拘樓孫佛、拘那含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皆是我師，我從受化，故來生此。』亦說諸佛因緣本末，至生阿迦尼吒諸天，亦復如是。」佛時頌曰：

「譬如力士， 屈伸臂頃，
我以神足， 至無造天。
第七大仙， 降伏二魔，
無熱無見， 叉手敬禮。
如晝度樹， 釋師遠聞，
相好具足， 到善見天。
猶如蓮華， 水所不著，
世尊無染， 至大善見。」

如日初出，淨無塵翳，
明若秋月，詣一究竟。
此五居處，眾生所淨，
心淨故來，詣無煩惱。
淨心而來，為佛弟子，
捨離染取，樂於無取。
見法決定，毘婆尸子，
淨心善來，詣大仙人，
尸棄佛子，無垢無為，
以淨心來，詣離有尊。
毘沙婆子，諸根具足，
淨心詣我，如日照空。
拘樓孫子，捨離諸欲，
淨心詣我，妙光焰盛。
拘那含子，無垢無為，
淨心詣我，光如月滿。
迦葉弟子，諸根具足，
淨心詣我，如北天念，不亂大仙，
神足第一，以堅固心，
為佛弟子。淨心而來，
為佛弟子，禮敬如來，
具啟人尊。所生成道，
名、姓、種族，知見深法，
成無上道。比丘靜處，
離于塵垢，精勤不懈，
斷諸有結。此是諸佛，
本末因緣，釋迦如來，

之所演說。」

佛說此大因緣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力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見此靈鷲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卿等當知，過去久遠世時，此山更有異名。汝等復見此廣普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汝等當知，過去久遠，此山更有異名，不與今同。汝等見白善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過去久遠，此山更有異名，不與今同。汝等頗見此負重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汝等頗見此仙人掘山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見之。」

「此山過去久遠，亦同此名，更無異名。所以然者，此仙人山，恒有神通菩薩、得道羅漢、諸仙人所居之處；又辟支佛亦在中遊戲。我今當說辟支佛名號，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有辟支佛，名阿利吒、婆利吒，審諦重辟支佛、善觀辟支佛、究竟辟支佛、聰明辟支佛、無垢辟支佛、帝奢念觀辟支佛，無滅、無形、勝、最勝、極大、極雷電光明辟支佛。此，比丘！諸辟支佛若如來不出世時，爾時此山中有此五百辟支佛，居此仙人

山中。如來在兜術天上欲來生時，淨居天子自來在此，相告：
『普勅世間，當淨佛土，却後二歲，如來當出現於世。』

「是諸辟支佛聞天人語已，皆騰在虛空，而說此偈：

「『諸佛未出時， 此處賢聖居，
 自悟辟支佛， 恒居此山中。
 此名仙人山， 辟支佛所居，
 仙人及羅漢， 終無空缺時。』

「是時，諸辟支佛即於空中燒身取般涅槃。所以然者，世無二佛之號，故取滅度耳。一商客中終無二導師，一國之中亦無二王，一佛境界無二尊號。所以然者，過去久遠，此羅閱城中有王名喜益，彼恒念地獄苦痛，亦念餓鬼、畜生之痛。爾時，彼王便作是念：『我今恒憶地獄、畜生、餓鬼之苦痛，我今不宜更入此三惡道中。今宜盡捨國王正位、妻子、僕從，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爾時，大王喜益，厭此酸苦，即捨王位，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在空閑之處，而自剋己，觀五盛陰，觀了無常。所謂此色，此色習，此色盡，痛、想、行、識，亦復如是，皆悉無常。當觀此五盛陰時，諸可習法，盡是滅法；觀此法已，然後成辟支佛道。

「是時，喜益辟支佛已成道果，便說此偈：

「『我憶地獄苦， 畜生五道中，
 捨之今學道， 獨逝而無憂。』

「是時，此辟支佛在彼仙人山中。比丘當知，以此方便，知此山中恒有神通菩薩、得道真人、學仙道者而居其中，是故名曰仙人之山，更無異名。若如來不出現於世時，此仙人山中諸天恒來恭敬。所以然者，斯山中純是真人，無有雜錯者。若彌勒佛降神世時，此諸山名各各別異，此仙人山更無異名。此

賢劫之中，此山名亦不異。汝等，比丘！當親近此山，承事恭敬，便當增益諸功德。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

臣法賢奉 詔譯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我今稱揚八大靈塔名號。汝等諦聽，當為汝說。何等為八？所謂第一迦毘羅城龍彌憐園是佛生處，第二摩伽陀國泥連河邊菩提樹下佛證道果處，第三迦尸國波羅柰城轉大法輪處，第四舍衛國祇陀園現大神通處，第五曲女城從忉利天下降處，第六王舍城聲聞分別佛為化度處，第七廣嚴城靈塔思念壽量處，第八拘尸那城娑羅林內大雙樹間入涅槃處。如是八大靈塔。」重說頌曰：

「淨飯王都迦毘城，	龍彌憐園佛生處；
摩伽陀泥連河側，	菩提樹下成正覺；
迦尸國波羅柰城，	轉大法輪十二行；
舍衛大城祇園內，	遍滿三界現神通；
桑迦尸國曲女城，	忉利天宮而降下；
王舍大城僧分別，	如來善化行慈悲；
廣嚴大城靈塔中，	如來思念壽量處；
拘尸那城大力地，	娑羅雙樹入涅槃。

「如是八大靈塔，若有婆羅門及善男子善女人等，發大信心修建塔廟、承事供養，是人得大利益、獲大果報、具大稱讚，名聞普遍甚深廣大，乃至諸苾芻亦應當學。

「復次諸苾芻，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八大靈塔，向此生中至誠供養，是人命終速生天界。」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我今當說，遊止國城及於住世。」而說頌曰：

「二十九載處王宮，	六年雪山修苦行，
-----------	----------

五歲王舍城化度， 四年在於毘沙林，
二年惹里巖安居， 二十三載止舍衛，
廣嚴城及鹿野苑， 摩拘梨與忉利天，
尸輸那及憍睒彌， 寶塔山頂并大野，
尾努聚落吠蘭帝， 淨飯王都迦毘城，
此等聖境各一年， 釋迦如來而行住，
如是八十年住也， 然後牟尼入涅槃。」

佛說八大靈塔名號經

中阿含未曾有法品未曾有法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聞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若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若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世尊後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壽、天色、天譽，以此故，諸兜瑟哆天歡喜踊躍，歎此天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彼後來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壽、天色、天譽。若世尊迦葉佛時始願佛道，行梵行，生兜瑟哆天，世尊後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壽、天色、天譽。以此故，諸兜瑟哆天歡喜踊躍，

歎此天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彼後來生以三事勝於前生兜瑟哆天者，天壽、天色、天譽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在兜瑟哆天，於彼命終，知入母胎，是時震動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間，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耀，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眾生生，有奇特眾生生。若世尊在兜瑟哆天，於彼命終，知入母胎，是時震動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間，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耀，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眾生生，有奇特眾生生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知住母胎，依倚右脇，若世尊知住母胎依倚右脇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舒體住母胎，若世尊舒體住母胎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覆藏住母胎，不為血所污，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若世尊覆藏住母胎，不為血所污，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知出母胎，是時震動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間，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耀，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眾生生，有奇特眾生生。若世尊知出母胎，是時震動一切天地，以大妙光普照世間，乃至幽隱諸闇冥處無有障蔽，謂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光所不照者，彼盡蒙耀，彼眾生者因此妙光各各生知，有奇特眾生生，有奇特眾生生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舒體出母胎，若世尊舒體出母胎者，我受持是

世尊未曾有法。我聞世尊覆藏出母胎，不為血所污，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若世尊覆藏出母胎，不為血所污，亦不為精及諸不淨所污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初生之時，有四天子手執極細衣，住於母前，令母歡喜，歎此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若世尊初生之時，有四天子手執細衣，住於母前，令母歡喜，歎此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初生之時，即行七步，不恐不怖，亦不畏懼，觀察諸方，若世尊初生之時，即行七步，不恐不怖，亦不畏懼，觀察諸方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初生之時，則於母前而生大池，其水滿岸，令母於此得用清淨，若世尊初生之時，則於母前而生大池，其水滿岸，令母於此得用清淨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初生之時，上虛空中雨水注下，一冷一暖，灌世尊身，若世尊初生之時，上虛空中雨水注下，一冷一暖，灌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初生之時，諸天於上鼓天妓樂，天青蓮華、紅蓮華、赤蓮華、白蓮華、天文陀羅花及細末栴檀香散世尊上。若世尊初生之時，諸天於上鼓天妓樂，天青蓮華、紅蓮華、赤蓮華、白蓮華、天文陀羅華及細末栴檀香散世尊上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一時在父白淨王家，晝監田作，坐閭浮樹下，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爾時中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閭浮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於是釋白淨往觀田作，至作人所，問曰：『作人！童子何處？』作人答曰：『天童子今在閭浮樹下。』於是釋白淨往詣閭浮樹。

時，釋白淨日中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閻浮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便作是念：『今此童子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日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閻浮樹其影不移，蔭童子身。』若世尊日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閻浮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大林之中。於是，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鞞舍離城而行乞食，乞食已竟，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入林中，至一哆羅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是時中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於是釋摩訶男中後仿佯，往至大林，釋摩訶男日中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便作是念：『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日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沙門瞿曇身。』若世尊日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哆羅樹其影不移，蔭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大林之中，爾時，諸比丘置鉢露地。時，世尊鉢亦在其中，有一獼猴持佛鉢去，諸比丘訶：『恐破佛鉢。』佛告諸比丘：『止！止！莫訶！不破鉢也。』時，彼獼猴持佛鉢去，至一娑羅樹，徐徐上樹，於娑羅樹上取蜜滿鉢，徐徐下樹，還詣佛所，即以蜜鉢奉上世尊，世尊不受。時，彼獼猴却在一面，取斫去蟲，既去蟲已，還持上佛，佛復不受。獼猴復却在於一面，取水著蜜中，持還上佛，世尊便受。獼猴見佛取蜜鉢已，歡喜踊躍，却行弄舞，迴旋而去。若世尊令彼獼猴見世尊取蜜鉢已，歡喜踊躍，却行弄舞，迴旋去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一時遊鞞舍離獼猴水邊高樓臺觀，爾時，世尊曝曬坐具，抖擻拂拭。是時，大非時雲來，普覆虛空，欲雨而住，須待世尊。世尊曝曬坐具，抖擻拂拭，舉著一處已，攝持掃帚住屋基上。於是大雲已見世尊收舉坐具，便下大雨，於卑、高地滂霈平滿。若世尊令彼大雲已見世尊收舉坐具，便下大雨，於卑、高地滂霈滿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一時遊跋耆中，在溫泉林娑羅樹王下坐。爾時中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蔭世尊身。於是羅摩園主行視園時，日中後，見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蔭世尊身，便作是念：『沙門瞿曇甚奇！甚特！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所以者何？日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蔭沙門瞿曇身。』若世尊日中之後，一切餘樹影皆轉移，唯娑羅樹王其影不移，蔭世尊身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一時在阿浮神室中。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阿浮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入神室燕坐。爾時，天大雷雨雹，殺四牛、耕者二人，彼送葬時，大眾喧鬧，其聲高大，音響震動。於是，世尊則於晡時燕坐而起，從神室出，露地經行。時，彼大眾中，有一人見世尊則於晡時燕坐而起，從神室出，露地經行，即往詣佛，稽首作禮，隨佛經行。佛見在後，問彼人曰：『以何等故，大眾喧鬧，其聲高大，音響震動耶？』彼人白曰：『世尊！今日天大雷雨雹，殺四牛、耕者二人，彼送葬時，大眾喧鬧，其聲高大，音響震動。世尊！向者不聞聲耶？』世尊答曰：『我不聞聲。』復問：『世尊！向為眠耶？』答曰：『不也。』復問：『世尊！時寤不聞此大聲耶？』答曰：『如是。』爾時，彼人便作是念：『甚奇！甚特！極息至寂，如來、無所著、等

正覺之所行。所以者何？寤而不聞此大音聲。』若世尊寤而不聞此大音聲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一時在鬱鞞羅尼連然河邊，阿闍瑟羅尼拘類樹下初得佛道。爾時大雨，至于七日，高下悉滿，潢澇橫流，世尊於中露地經行，其處塵起。若世尊潢澇橫流，世尊於中露地經行，其處塵起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魔王六年逐佛，求其長短，不能得便，厭已而還。若世尊魔王六年隨逐世尊，求其長短，不能得便，厭已而還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我聞世尊七年念身，常念不斷。若世尊七年念身，常念不斷者，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

於是，世尊告曰：「阿難！汝從如來更受持此未曾有法。阿難！如來知覺生，知住、知滅，常知，無不知時。阿難！如來知思想生，知住、知滅，常知，無不知時。是故，阿難！汝從如來更受持此未曾有法。」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未曾有法經第一竟(二千九百十七字)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一名神通遊戲）

大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奉 詔譯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大阿羅漢，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舍利弗、摩訶目乾連、摩訶迦旃延、富婁那彌多羅尼子、摩訶南、阿[少/兔]婁駄、劫賓那、跋提羅、優波離、難陀、娑伽陀、阿難、

羅睺羅，如是眾所知識大阿羅漢等。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人，皆是一生補處，遊戲神通三昧自在，大願滿足入無礙慧獲諸法忍，具陀羅尼辯才無滯，一切皆從波羅蜜生，已能圓滿菩薩諸地，已得一切菩薩自在，其名曰：彌勒菩薩、陀羅尼自在菩薩、師子王菩薩、成就義菩薩、寂戒慧菩薩、常精進菩薩、無礙慧菩薩、大悲思惟菩薩，與如是等菩薩眾俱。

爾時世尊，為諸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官屬、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及諸外道無央數眾，常以四事恭敬施安，於供養中最为殊勝。佛心無染，猶如蓮華不著於水，名稱高遠遍於十方，所謂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成就五眼、具足六通，於此世間及餘國土，為諸天人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言巧妙純一圓滿，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爾時如來於中夜分，入佛莊嚴三昧，從於頂髻放大光明，其光名為憶念過去諸佛無著智，上照淨居天宮，為欲開發諸天子故，光明網中而說偈言：

「牟尼身口意清淨，	智慧光明照世間，
此光最勝除冥暗，	於釋師子應歸命。
智慧大海勝威德，	知法自在為法王，
世間應供天中天，	覺悟自在應歸命。
所有難調心已調，	意淨超出諸魔網，
其所見聞不空過，	解脫彼岸應歸命。
佛無體性無與等，	所作無邊常寂然，
知淨妙理除疑惑，	一切深信應歸命。
施甘露藥大醫王，	辯才雄猛摧邪道，
法為眷屬知勝義，	導師演說無上法。」

爾時淨居天子，聞如是偈從禪定起，即時憶念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諸佛如來，及佛國土功德莊嚴，說法眾會皆悉明了。時摩醯首羅、難陀、蘇難陀等，無數淨居天眾，光明赫奕威神巍巍，照祇樹給孤獨園，來詣佛所頂禮佛足，一心合掌恭敬而立，白佛言：「世尊！有經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莊嚴法門』，顯示菩薩眾德之本，處於兜率微妙天宮，思惟降生示現勝種，具諸功德行童子事，藝業伎術工巧書算掬力騁武，而於世間皆悉最勝，示受五欲具菩薩道降伏魔軍，出生如來力無畏等一切佛法。此經如是，過去無量諸佛世尊皆已宣說，所謂波頭摩勝佛、法幢佛、為照明佛、功德幢佛、功德性佛、大性佛、仙天佛、勝光明佛、真幢佛、金剛堅固佛、降伏一切佛、真金色佛、極高行佛、珊瑚海佛、花幢佛、最勝色佛、善明佛、仙護佛、勝輪佛、高勝佛、開敷蓮花佛、眉間光明佛、蓮花臺佛、善光明佛、吉祥佛、善見佛師子光佛、堅牢惠施佛、香春佛、廣大名稱佛、底沙佛、弗沙佛、世間端嚴佛、普光明佛、寶稱佛、最勝光明佛、梵光佛、善聲佛、妙花佛、美音佛、上色行佛、微笑目佛、功德聚佛、大雲聲佛、善色佛、壽光佛、象王遊步佛、世間欣樂佛、降伏魔怨佛、正應供佛、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葉浮佛、迦羅孫佛、俱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如是等過去無量諸佛如來皆說此經。唯願世尊！還如過去諸佛，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悲愍世間令得義利，令諸天人於大乘中而得增益，降伏異道摧滅魔怨，顯發菩薩所行功德，而於上乘勸勉精進，攝受正法紹三寶種使不斷絕，示現成佛事業圓滿故，亦說是經。」

如來爾時哀愍諸天默然受請。是時諸天蒙佛垂許，歡喜踊躍生清淨心，稽首作禮右遶三匝，散天曼陀羅花，供養於佛忽然不現。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詣迦羅道場敷座而坐，諸大菩薩及聲

聞眾恭敬圍遶，告諸比丘：「昨於中夜，摩醯首羅及難陀，蘇難陀等，無數淨居天眾，稽首我足合掌恭敬，而白我言：『唯願如來演說神通遊戲大嚴經典，憐愍一切世間天人，令諸菩薩現在未來而得增益。』我時默然可其所請。汝等諦聽！我今宣說。」

兜率天宮品第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嚴經典？所謂顯於菩薩住兜率宮，常為無量威德諸天之所供養，逮得灌頂，百千梵眾之所稱揚，願力圓滿，能正了知諸佛法藏。慧眼清淨其心普洽，慚愧知足正念慧行，熾然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善巧勝波羅蜜，大慈大悲大喜大捨。梵行明達得大神通，知見現前無著無礙，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支、正道，菩提分法皆盡邊際。具足相好莊嚴其身，利益眾生無時暫替，如說而作無虛妄語，演說正法無所貪求。心淨質直離諸邪諂，無有怖畏亦無憍慢，於一切眾生其心平等，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如來，恒為無量百千那由他諸大菩薩恭敬尊重，又為梵釋四王、摩醯首羅、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聞名稱讚生歡喜心。入無礙解方便善巧，一切文句差別之相，皆悉能知，凡有宣說曾無所著。如大商主乘大法船遊生死海，得三十七菩提之分無量珍寶，而於佛法得陀羅尼。憶念修行終不錯謬，如大導師越四瀑流誓願滿足，降伏魔怨摧諸異學，以金剛慧及大悲軍能破煩惱。譬如蓮華出於功德廣大池中，增上願力之所生起，大菩提心而為其根，潤以甚深清淨法水，方便善巧以為其臺，菩提為莖，禪定為藥，離諸熱惱清淨廣大以為其葉，多聞持戒及不

放逸無所罣礙以為其香，非世八法之所能染。如師子王，福智為體，神通為足，聖諦為爪，梵住為牙，四攝為頭，覺十二緣以生其軀，三十七品菩提分法明了之智以為其頂，三解脫門以為頻申，禪定智慧以為其目，以諸三昧為其巖穴，毘奈耶林四威儀路怡悅其身，十力、四無所畏慣習所成而為其力，離諸貪欲為其行步，自在無畏無我無法以為其吼，摧伏外道如制群鹿。無上丈夫人中之日，禪定解脫智慧為光，外道螢燭皆悉掩蔽，無明昏翳破之無餘，於天人中廓然大照。譬如明月白分圓滿，世間樂見清涼無雲，眾星之中皎然最勝，示解脫路照菩提道，開敷天人拘物頭花。譬如輪王於四天下法化平等，七菩提分以為其寶，於一切眾生心行平等以為十善，大願成就無礙之法以為其輪。譬如巨海深廣難入，無量眾寶充滿其中潮不過限，緣起智慧深廣難入，一切法寶充滿其中，應眾生機為不過限。其心平等離諸憎愛如地水火風，其量高妙堅固難動如須彌山，智慧廣大不為諸垢之所染著猶如虛空。意樂清淨能行惠施，久積淨業無虛妄語。已能具足一切善根，自在熏修七阿僧祇，所習善根皆已迴向，弘五福德施七淨財，行十善道增長五十二種善根。已能修習正行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誓願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意樂相應四十分位，已能修習正直解脫四十分位。曾於四百億那由他拘胝佛所，隨佛出家，曾於五百億那由他拘胝佛所，而行大施，已曾親近三百五十拘胝諸辟支佛，已曾教化無量阿僧祇諸聲聞眾，皆令住於正方便中。為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趣一生補處，從此命終生兜率天，為彼天子名曰淨幢，恒為諸天之所供養，當於彼沒後生人中，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諸比丘：「彼天宮中有三萬二千微妙安樂所住之處，高閣重門層樓大殿，軒檻窓牖花蓋繒幡，寶鈴垂飾珠網交絡，

散以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處處盈滿。諸天嫖女百千拘胝那由他，奏天伎樂。其諸寶樹生眾天花，所謂阿提目多花、俱毘羅花、詹波迦花、波吒羅花、目真隣陀花、阿輸迦花、鎮頭迦花、阿娑那花、建尼迦花、堅固花、大堅固花，處處開敷以為嚴飾，真金線網彌覆其上，周匝間廁種種莊嚴。諸寶池中生摩利迦花、蘇曼那花、跋羅花、婆利師迦花、拘旦羅花、蘇建提花、天妙意花、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芬陀利花、妙香花，如是等花，成大花帳處處莊嚴。無量羽族，鸚鵡、舍利、拘拏羅鳥、鵝、鴈、鴛鴦、孔雀、翡翠、迦陵頻伽、命命等鳥，雜類形色出微妙音。

「諸天子等百千拘胝那由他數，大集法堂圍遶菩薩，聽受所說無上大法，除斷貪瞋憍慢結使一切煩惱，生廣大心踊躍歡喜住安隱樂。菩薩久修淨業所感，諸天伎樂八萬四千，皆出種種微妙音聲。其音聲中，而說頌曰：

「『尊憶然燈記，	積集無邊福，
超越於生死，	智慧發光明。
長時修惠施，	其心常離染，
三垢憍慢盡，	語業無諸過。
憶昔無邊劫，	種姓恒處尊，
戒忍及精進，	定慧久修習。
又念無邊劫，	供養諸如來，
既超生老死，	當度所應度。
眾生可悲愍，	惟尊勿捨之，
諸天龍鬼神，	皆悉共瞻待。
眾生久渴欲，	如海納群流，
惟尊智充足，	當救諸渴者。
遠於世譏嫌，	樂法捨貪欲，

離垢清淨眼，
菩薩宿福德，
天眾百千億，
當下閻浮提，
已過於欲界，
亦復共希望，
必壞於魔業，
佛道如觀掌，
煩惱火增盛，
普雨於法雨，
前佛已過去，
當以三脫門，
令彼諸含識，
如來大法音，
譬如師子吼，
智慧以為手，
無量諸魔軍，
梵釋百千數，
四王當奉鉢，
尊今應豫觀，
當往閻浮界，
如器成珍寶，
智慧淨摩尼，
諸天樂器中，
勸請於菩薩，
哀愍諸世間。
處於兜率宮，
聞法曾無倦。
垂慈灑甘露，
無數億諸天。
菩薩當下生，
能摧諸異學。
至時宜勿住，
願為布慈雲。
滅除諸猛焰，
今佛作醫王。
為藥除眾病，
得至於涅槃。
外道悉摧伏，
百獸咸驚怖。
從於精進生，
自在能摧伏。
敬心祈見佛，
唯憐速下生。
欲依何種族，
示行菩薩道。
其器自嚴潔，
於彼雨甘露。』
演出如是偈，
大悲救眾生。」

勝族品第三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聞如是偈即從座起，出於自宮詣法集堂坐師子座。復有無量無邊同乘同行大菩薩眾，皆昇法堂坐師子座，各有六十八拘胝眷屬前後圍遶。菩薩將欲降生，十二年前有淨居天，下閻浮地作婆羅門，說圍陀論。彼論所載，十二年後，有一勝人現白象形入於母胎。其人具足三十二種大人之相，有二決定：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復有天子，下閻浮提，告辟支佛作如是言：『仁者！應捨此土。何以故？十二年後當有菩薩降神入胎。』是時王舍城尾盤山中，有辟支佛名曰摩燈。聞是語已，自見其身猶如委土，從座而起，踊在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焚身入於涅槃，唯餘舍利從空而下。是故此地名仙人墮處。諸比丘！是時波羅奈國五百辟支聞天語已，亦復如是，化火焚身入於涅槃，唯餘舍利從空而下。復以過去有仁慈王，施於群鹿無畏之處，是故彼地亦名仙人鹿苑。

「爾時菩薩處於天宮，以四種心而遍觀察：一者觀時，二者觀方，三者觀國，四者觀族。比丘！何故觀時？菩薩不於劫初而入母胎，唯於劫減，世間眾生明了知有老病死苦，菩薩是時方入母胎。何故觀方？菩薩不於東弗婆提、西瞿耶尼、北鬱單越及餘邊地，唯現閻浮。所以者何？閻浮提人有智慧故。何故觀國？菩薩不生邊地，以其邊地人多頑鈍無有根器，猶如羶羊而不能知善與不善言說之義，是故菩薩但生中國。何故觀族？菩薩不生旃陀羅、毘舍、首陀家，四姓之中唯於二族，刹帝利種及婆羅門，於今世間重刹帝利，是故菩薩生刹利家。如是觀已默然而住。爾時會中諸菩薩眾，及諸天子各相謂言：『菩薩今者當於何國、依何種姓而託生耶？』

「或有天言：『摩伽陀國毘提訶王，豪貴甚盛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父母俱不真正，憍慢卒暴善根微少，無大福德，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憍薩羅王種望殊勝，多有財寶象馬車乘吏民僮僕，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本是摩燈伽種，父母宗親悉皆鄙劣少信薄福，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彼犢子王種姓豪強，富樂熾盛好行惠施，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凡劣無大威德，暴戾可畏，母族卑下篡竊君位，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毘耶離王尊貴富盛安隱快樂，無諸怨敵人民眾多，宮室苑園林泉花果，莊嚴綺麗猶若天宮，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國土中諸離車子，不相敬順，各自稱尊，是故菩薩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勝光王有大威力，統御兵眾能破怨敵，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剛強不修善業，是故菩薩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摩偷羅城王名善臂，勇猛安樂富貴自在，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本是邪見種族，殘害無道，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般茶婆王都在象城，勤事勇健支體圓滿，人相具足能制怨敵，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閹官之人室家壞亂，雖有五男皆非其胤，不宜生彼。』」

「或有天言：『彌梯羅城莊嚴綺麗，王名善友，威伏諸王，象馬四兵皆悉具足，珍寶無量樂聞正法，可生於彼。』復有說言：『菩薩不生於彼。何以故？其王雖有如是美事，年時衰暮無有力勢，復多子息，不宜生彼。』」

佛告諸比丘：「無量菩薩及諸天子，於閻浮提十六大國，所有威德勝望王種周遍觀察，皆悉不堪菩薩往生。相與籌議，竟不能知菩薩生處。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智幢，善入大乘心不退轉，告眾天子言：『汝等宜應往問菩薩，當生何處？』諸天子等咸共合掌，詣菩薩所而前問言：『閻浮提中何等種姓、具何功德，補處菩薩當生其家？』」

「爾時菩薩告諸天子：『閻浮提中若有勝望種族，成就六十四種功德者，最後身菩薩當生其家。何等名為六十四德？一者國土寬廣種姓真正。二者眾所宗仰。三者不生雜姓。四者人相端嚴。五者族類圓滿。六者內外無嫌。七者心無下劣。八者二族高貴。九者二族可敬。十者二族有望。十一者二族有德。十二者其家多男。十三者所生無畏。十四者無有瑕疵。十五者貪愛微薄。十六者遵奉禁戒。十七者皆有智慧。十八者凡是所用要令群下先觀試之。十九者人皆工巧。二十者與朋友善終始如一。二十一者不害眾生。二十二者不忘恩義。二十三者知行儀式。二十四者依教行事。二十五者疑即無成。二十六者不愚於業。二十七者不恣於物。二十八者不作罪惡。二十九者功不唐捐。三十者施心殷重。三十一者志性決定。三十二者善於取捨。三十三者於施信樂。三十四者丈夫作用。三十五者所為成辦。三十六者勤勇自在。三十七者勇猛增上。三十八者供養仙人。三十九者供養諸天。四十者供養論師。四十一者供養先靈。四十二者常無怨恨。四十三者名振十方。四十四者有大眷屬。四十五者不阻善友。四十六者有多眷屬。四十七者有強眷屬。四十八者無亂眷屬。四十九者威德自在。五十者孝順父母。五十一者敬事沙門。五十二者遵婆羅門。五十三者七珍具足。五十四者五穀豐盈。五十五者象馬無數。五十六者多諸僕從。五十七者不為他侵。五十八者所作成就。五十九者轉輪王種。六

十者宿世善根而為資糧。六十一者其家一切所有，皆由菩薩善根增長。六十二者無諸過失。六十三者無諸譏嫌。六十四者家法和順。如是名為六十四德。若有成就如上功德，補處菩薩當生其家。』

「『若有女人成就三十二種功德，當為菩薩之母。何等名為三十二德？一者名稱高遠。二者眾所咨嗟。三者威儀無失。四者諸相具足。五者種姓高貴。六者端正絕倫。七者名德相稱。八者不長不短不龐不細。九者未曾孕育。十者性戒成就。十一者心無執著。十二者顏色和悅。十三者運動順右。十四者識用明悟。十五者姿性柔和。十六者常無怖懼。十七者多聞不忘。十八者智慧莊嚴。十九者心無諂曲。二十者無所欺誑。二十一者未嘗忿恚。二十二者恒無慳吝。二十三性不嫉妬。二十四者性無躁動。二十五者容色滋潤。二十六者口無惡言。二十七者於事能忍。二十八者具足慚愧。二十九者三毒皆薄。三十者遠離一切女人過失。三十一者奉夫如戒。三十二者眾相圓滿。如是名為三十二德。若有成就如上功德，方乃堪任為菩薩母。菩薩不於黑月入胎，要以白月弗沙星合，其母受持清淨齋戒，菩薩於是方現入胎。』

「彼諸菩薩及諸天子，聞說如是種族清淨父母功德，各自思惟：『誰有具此諸功德者？』復作是念：『唯有釋氏輪頭檀王，族望殊勝，轉輪王種，所都國邑人民眾多，安隱豐饒甚可愛樂。其輪檀王，人相圓滿，顏容端正微妙第一，威德光大福智莊嚴，所為必善，以善化俗。其家豪貴富有財寶，象馬七珍皆悉盈滿，深達業果離諸惡見，於釋種中唯此為主，四方歸伏見者歡喜，閑習伎藝，不老不少，知教知時，世間軌式無不解了，以法為王，依法御物。又其國土所有人民宿植善根，咸以一心承事其主。

「『王之聖后名曰摩耶，善覺王女，年少盛滿具足相好，未嘗孕育。端正無雙姿色妍美猶如彩畫，無諸過惡，所言誠諦出妙音詞，身心恬和無罪離惱，亦無嫉妬。語必應時，樂行惠施，性戒成就，常於己夫而生知足。心不輕動情無外染，支節相稱眉高而長，額廣平正髮彩紺黑，猶如玄蜂。含笑而言美聲柔軟，所作順右質直無曲，無諂無誑有慚有愧，心性安靜顏容清淨。三毒皆薄溫和能忍，而於面目及以手足，善自防閑。身體柔軟如迦隣陀衣，目淨脩廣如青蓮花，脣色赤好如頻婆果，頸如螺旋，美若虹蜺，脩短合度容儀可法。其肩端好其臂傭長，支體圓滿膚彩潤澤，猶如金剛不可沮壞。善解眾藝故號摩耶，常處王宮猶如寶女亦如化女，又似天女住歡喜園，具斯眾德，乃能堪任為菩薩母。如是功德唯釋種有，非餘有之。』於是頌曰：

「『菩薩在兜率，	處於法集堂，
同乘及天眾，	皆恭敬圍遶。
共觀於勝族，	菩薩何處生？
見此閻浮提，	刹利王大姓，
釋氏最清淨，	於彼應降神。
城號迦毘羅，	積代輪王種，
安隱無怨敵，	善化眾所歸。
其國甚嚴好，	萬姓皆歡喜，
奉法而從善，	咸同王者心。
親屬多勝能，	力將巨象比。
或與二三象，	其力共齊等，
勇武多伎藝，	不傷害眾生。
其王之聖后，	千妃中第一，
端正無倫匹，	故號為摩耶。

容貌過天女，
天人阿修羅，
清淨離諸過，
言詞甚微妙，
身體常香潔，
含笑不嚙蹙，
無憍慢諂曲，
離邪淨諸業，
世間女人過，
一切諸天人，
具足諸功德，
曾於五百生，
其王亦如是，
母請持禁戒，
梵行積威德，
聖后所遊履，
天人阿修羅，
一切咸親敬，
以此清淨業，
令王擅名譽，
功德兩相稱，
更無諸女人，
威德眾天子，
咸歎斯母德，
支節皆相稱，
覩之無厭足。
而無穢欲心，
質直復柔軟。
一切無可惡，
知法具慚愧。
及以嫉妬心，
行慈好惠施。
其身悉超越，
無有能踰者。
宜應懷大聖，
恒為菩薩母。
多生以為父，
經三十二月。
其身常光明，
斯處自嚴飾。
無能欲心視，
如母如姊妹。
威儀比聖賢，
粟散咸歸伏。
是為菩薩母，
堪為佛母者。
大智諸菩薩，
菩薩應降生。』」

法門品第四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如是觀種姓已，彼兜率天宮有一大殿，名曰高幢，縱廣正等六十四由旬。菩薩爾時昇此大殿，告天眾言：『汝當盡集聽我最後所說法門，如是法門，名為教誡思惟遷沒方便下生之相。』是時一切兜率天子及諸天女，聞是語已皆悉雲集。菩薩神力即於此殿化作道場，其量正等如四天下，復以種種珍寶而嚴飾之，凡所見者莫不歡喜。是時欲界、色界諸天子等，見此道場如是嚴麗，顧己所居如塚墓想。菩薩福德自善根力，成就勝妙師子之座，飾以金銀眾妙珍寶，覆以輕軟無價天衣，燒眾天香散眾天花。其中無量百千珍寶光明照耀，以大寶網彌覆其上，寶鈴搖動出和雅音，無量寶蓋雜色繒綵，殊妙幡[糸*畏]周匝間列，無量百千花鬘綺帶而以嚴飾，無量百千諸天婁女，種種歌舞以為供養。是諸天樂演微妙音，稱揚菩薩無量功德。無量百千四大天王之所擁護，無量百千釋提桓因之所圍遶，無量百千大梵天王之所讚歎，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菩薩捧師子座，復為十方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諸佛如來之所護念。其師子座，從於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劫諸波羅蜜福德資糧之所生起。」

佛告諸比丘：「菩薩坐此功德成就師子之座，告天眾言：『汝且觀我百千福聚相好嚴身。』是時大眾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乃見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周遍十方超過數量兜率天宮，各有最後身菩薩將欲下生，無量諸天恭敬圍遶，皆悉演說將沒之相諸法明門。爾時大眾既見如是，深生悲喜恭敬稽首，讚言：『善哉！我觀尊者，得見如是無量菩薩，皆由尊者神通之力。』菩薩告言：『汝等諦聽！如諸菩薩各為天眾，說將沒相諸法明門，安慰天人；我今亦當為汝等說諸法明門，有一百八。何等名為

百八法門？信是法門，意樂不斷故；淨心是法門，除亂濁故；喜是法門，安隱心故；愛樂是法門，心清淨故；身戒是法門，除三惡故；語戒是法門，離四過故；意戒是法門，斷三毒故；念佛是法門，見佛清淨故；念法是法門，說法清淨故；念僧是法門，證獲聖道故；念捨是法門，棄一切事故；念戒是法門，諸願滿足故；念天是法門，起廣大心故；慈是法門，超映一切諸福事業故；悲是法門，增上不害故；喜是法門，離一切憂惱故；捨是法門，自離五欲及教他離故；無常是法門，息諸貪愛故；苦是法門，願求永斷故；無我是法門，不著我故；寂滅是法門，不令貪愛增長故；慚是法門，內清淨故；愧是法門，外清淨故；諦是法門，不誑人天故；實是法門，不自欺誑故；法行是法門，依於法故；三歸是法門，超三惡趣故；知所作是法門，已立善根不令失壞故；解所作是法門，不因他悟故；自知是法門，不自矜高故；知眾生是法門，不輕毀他故；知法是法門，隨法修行故；知時是法門，無癡暗見故；破壞憍慢是法門，智慧滿足故；無障礙心是法門，防護自他故；不恨是法門，由不悔故；勝解是法門，無疑滯故；不淨觀是法門，斷諸欲覺故；不瞋是法門，斷恚覺故；無癡是法門，破壞無智故；求法是法門，依止於義故；樂法是法門，證契明法故；多聞是法門，如理觀察故；方便是法門，正勤修行故；遍知名色是法門，超過一切和合愛著故；拔除因見是法門，證得解脫故；斷貪瞋是法門，不著癡垢故；妙巧是法門，遍知苦故；界性平等是法門，由永斷集故；不取是法門，勤修正道故；無生忍是法門，於滅作證故；身念住是法門，分析觀身故；受念住是法門，離一切受故；心念住是法門，智出障翳故；四正勤是法門，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故；四神足是法門，身心輕利故；信是法門，非邪所引故；精進是法門，善思察故；念根是法門，善業所作故；定

根是法門，由心解脫故；慧根是法門，智現前證故；信力是法門，能遍超魔力故；精進力是法門，不退轉故；念力是法門，不遺忘故；定力是法門，斷一切覺故；慧力是法門，無能損壞故；念覺分是法門，如實住法故；擇法覺分是法門，圓滿一切法故；精進覺分是法門，智決定故；喜覺分是法門，三昧安樂故；輕安覺分是法門，所作成辦故；定覺分是法門，平等覺悟一切法故；捨覺分是法門，厭離一切受故；正見是法門，超證聖道故；正思惟是法門，永斷一切分別故；正語是法門，一切文字平等覺悟故；正業是法門，無業果報故；正命是法門，離一切希求故；正精進是法門，專趣彼岸故；正念是法門，無念無作無意故；正定是法門，證得三昧不傾動故；菩提心是法門，紹三寶種使不斷故；大意樂是法門，不求下乘故；增上意樂是法門，緣無上廣大法故；方便正行是法門，圓滿一切善根故；檀波羅蜜是法門，成就相好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除慳慳故；尸波羅蜜是法門，超過一切惡道難處，教化眾生守禁戒故；羼提波羅蜜是法門，永離憍慢瞋恚等一切煩惱，教化眾生斷諸結故；毘離耶波羅蜜是法門，成就引發一切善法，教化眾生除懶惰故；禪波羅蜜是法門，出生一切禪定神通，教化亂意眾生故；般若波羅蜜是法門，永斷無明有所得見，教化愚癡暗蔽惡慧眾生故；方便善巧是法門，隨諸眾生種種意解，現諸威儀及示一切佛法安立故；四攝事是法門，攝諸群生令求趣證大菩提法故；成熟眾生是法門，不著己樂利他無倦故；受持正法是法門，斷一切眾生雜染故；福德資糧是法門，饒益一切眾生故；智慧資糧是法門，圓滿十力故；奢摩他資糧是法門，證得如來三昧故；毘鉢舍那資糧是法門，獲得慧眼故；無碍解是法門，獲得法眼故；決擇是法門，佛眼清淨故；陀羅尼是法門，能持一切佛法故；辯才是法門，巧說言詞令一切眾生歡喜滿足故；順法忍是法門，

隨順一切佛法故；無生法忍是法門，得授記莵故；不退轉地是法門，圓滿一切佛法故；諸地增進是法門，受一切智位故；灌頂是法門，從兜率天下生，入胎初生出家苦行，詣菩提場降魔成佛，轉正法輪起大神通，從忉利天下現入涅槃故。』是故菩薩將下生時，於天眾中說如斯法。

「諸比丘！菩薩說是諸法明門之時，於彼會中，八萬四千天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三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三萬六千那由他天子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兜率諸天皆散妙花積至于膝。諸比丘！菩薩又欲令諸天眾深心歡喜而說頌曰：

「『菩薩將下生，	處於兜率宮，
誠彼諸天眾，	唯當莫放逸。
今汝心所樂，	微妙寶莊嚴，
從於淨業因，	致斯眾妙果。
是故應思報，	無令業消歇，
沈淪惡趣中，	備受無邊苦。
我所示汝法，	應生尊重心，
自勵勤修行，	當獲無為樂。
貪欲皆無常，	虛假猶如夢，
如幻如陽炎，	如電如聚沫。
貪欲無厭足，	如渴飲鹹水，
若得出世智，	乃可為知足。
天女共相娛，	譬如集戲場，
同會城邑中，	暫聚便離散。
有為非常伴，	亦非親善友，
唯除離垢行，	無有恒隨逐。
汝應共和合，	慈悲利益心，
精求諸善法，	終當除熱惱。

常念佛法僧，勤心莫放逸，
施戒多聞忍，一切皆圓滿。
如理觀諸法，因緣和合生，
無常及苦空，無主亦無我。
觀我有神力，辯才智慧等，
淨業不放逸，多聞持戒成。
我修多聞戒，汝等應隨學，
施戒及調伏，慈心莫放逸。
依義勿著言，如言而奉行，
堅固勤修習，利益諸群生。
常宜自知罪，勿復觀他過，
不作非自成，彼作非我受。
當思過去劫，流轉生死苦，
常行邪妄道，生死乖涅槃。
汝今離眾難，生天遇善友，
又聞最勝法，滅除諸貪妄。
棄憍慢貢高，調柔行質直，
應勤修正道，決定證涅槃。
當以智慧燈，銷滅愚癡暗，
以勝金剛智，破煩惱隨眠。
我得無邊法，當為汝宣說，
如是無邊法，汝豈能盡行？
我當證菩提，方灑甘露雨，
汝心若清淨，我當授勝法。』」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一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二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降生品第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為諸天人演說正法，勸勉開曉令其悅豫。告天眾言：『我當以何形像下閻浮提？』或有說言：『為童子形。』或有說言：『釋梵之形。』或有說言：『神妙天形。』或有說言：『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形。』或有說言：『日月天形。』或有說言：『金翅鳥形。』說如是等種種形像。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勝光，昔在閻浮提中為婆羅門，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作如是言：『圍陀論說，下生菩薩當作象形而入母胎。』即說偈言：

「『菩薩降神， 應為象形，
 端正姝好， 頂上紅色。
 皎潔鮮淨， 如白玻瓈，
 具足六牙， 飾以金勒。
 無不吉祥， 圍陀先記，
 三十二相， 當下閻浮。』」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兜率天宮，周遍觀察將下生時，輪檀王宮先現八種瑞相。何等為八？一者王宮忽然清淨，不加掃灑，無諸穢惡、塵土、瓦礫、蚊虻、蚰蜒、百足之類，周匝布散種種妙花香氣芬馥。二者從雪山中眾鳥來集，異類雜色毛羽光鮮，於王宮中樓閣殿堂棟梁軒牖，哀鳴相和遨遊自樂。三者於王宮中，草木花葉一時敷榮。四者王宮池沼皆生蓮花大如車輪，有百千葉覆映水上。五者王宮珍器自然而有蘇油、石蜜，種種美味，食而無盡。六者王宮樂器簫笛、箜篌、琴瑟之屬，非因擊奏，皆出種種微妙之音。七者王宮金銀、琉璃、車璫、

馬瑙、摩尼、珊瑚，一切珍藏悉皆盈滿。八者王宮有大光明映蔽日月，遇斯光者身心安樂得未曾有。如是名為八種瑞相。

「是時，摩耶聖后，澡浴莊飾，塗諸天香、著妙衣服、眾寶自嚴，歡喜悅豫身心清淨，以一萬婇女圍遶侍從，遊音樂殿中詣輪檀王，於王右邊，昇妙寶網莊嚴之座。坐已容貌熙怡開顏微笑，於是頌曰：

「『善哉大王幸哀許，	我今欲陳微妙願，
從是恒起仁慈心，	當持八關清淨戒。
不害眾生如愛己，	三業十善常修習，
遠離嫉妬諂曲心，	願王於我莫生染。
聞此禁戒非隨喜，	恐王長夜嬰苦報，
惟願令我得別居，	宮殿香花自嚴飾。
諸善婇女常圍遶，	鼓樂絃歌演法音，
凡鄙惡人令離我，	姪穢香花皆不御。
一切囚徒悉寬宥，	要當遣彼囹圄空，
七日七夜廣行檀，	給濟貧乏令充足。
必使正化輕徭役，	盡令公庭無諍訟，
各各慈心互相向，	如昇忉利歡喜園。
憐愍世間同一子，	法教如斯甚安樂。』
王聞此言大歡悅，	如所願者皆相許。
即勅諸臣淨宮殿，	幡蓋香花恣嚴飾，
復以二萬勇健軍，	操持劍戟令防護。
婇女絃歌相娛樂，	復以瓔珞莊嚴身，
珍床寶座敷綰綖，	處在勝殿如天女。」

佛告諸比丘：「爾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梵眾天、梵輔天、妙光天、少光天、光嚴天、淨居天、阿迦尼吒天、摩

醯首羅天，及餘無量百千天眾，悉皆雲集互相謂言：『菩薩將欲下生，我等諸天不往侍從，墮無反復不知恩養。誰能堪任侍衛菩薩下閻浮提，從初入胎及以出胎，童子盛年，遊戲受欲，出家苦行，詣菩提座，降伏魔軍，轉正法輪現大神力，下忉利天入般涅槃，常能奉事終不捨離？』爾時，諸天子等而說頌曰：

「『汝等誰堪任，	歡喜隨菩薩，
當得福增長，	亦獲大名譽。
若求忉利宮，	勝妙常安樂，
婁女眾圍遶，	應隨清淨月。
若求妙園林，	勝處常遊戲，
寶地金花飾，	應隨離垢光。
若求象馬車，	遊處歡喜園，
婁女眾圍遶，	應隨大丈夫。
若求夜摩天，	及以兜率宮，
所生常見敬，	應隨大名稱。
若求化樂天，	自在諸宮室，
遊戲變化樂，	應隨功德者。
若求作魔王，	遠離諸毒心，
神變窮邊際，	應隨利益者。
若求超欲界，	住勝妙梵宮，
修行四等心，	應隨禪定者。
若求生人間，	受輪王勝報，
七寶從心至，	應隨離欲尊。
若求人王位，	長者及居士，
財富無怨敵，	應隨無上士。
若求大富貴，	端正及名譽，
教令有威德，	應隨梵音者。

若求人天報，	并致三界安，
無漏慧及禪，	應隨法自在。
若求斷貪欲，	及去瞋癡等，
淡泊志寂然，	應隨調心者。
若求一切智，	緣覺及聲聞，
十方師子吼，	應隨功德海。
若求閉惡趣，	開諸甘露門，
方昇八正道，	應隨遠險路。
若求見諸佛，	聽受甚深法，
及冀眾福祐，	應隨功德藏。
若求出纏縛，	生老病死苦，
清淨如虛空，	應隨離垢人。
若求一切敬，	相好莊嚴德，
及能拯自他，	應隨可欣樂。
若求戒定慧，	甚深難可證，
智者速解脫，	應隨大醫王。
若求無量德，	究竟皆圓滿，
及生涅槃樂，	應隨智成就。』

「爾時，諸天眾會聞此偈已，八萬四千四天王天、百千忉利天、百千夜摩天、百千兜率天、百千化樂天、百千他化自在天、六萬魔天、前世積德六萬八千梵眾天，乃至阿迦尼吒天與無央數百千諸天，如是等天先來在會，復有他方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量百千諸天眾等，皆悉來集。時大會中上首天子，而說頌曰：

「『汝等今應聽，	我起決定心，
捨欲及神通，	諸禪三昧樂。
隨從最勝者，	降生處母胎，

不令諸惡侵， 常當為擁護。
以諸妙音樂， 讚誦功德海，
令天人歡喜， 發無上道心。』
人天聞是已， 歡喜消眾患，
散以曼陀花， 月花勝月等，
及熏沈水香， 供養淨福者。
『菩薩處胎中， 不為三垢染，
越於生老死， 得導窮邊際，
我等持淨心， 隨從智慧者。
釋梵天王等， 見行七步時，
以手捧香水， 浴是無垢聖，
順世諸所為， 人天獲大福。
處欲常無染， 踰城棄寶位，
我等願隨逐。 敷草坐道場，
降魔成正覺， 勸說微妙法，
佛事遍三界， 甘露洽群生，
乃至歸涅槃， 常隨無暫捨。』」

佛告諸比丘：「欲界無量天女，見菩薩身形相微妙，將欲下生，各作是言：『何等女人應生菩薩？必有勝德堪懷尊者。』咸皆慕羨懷敬愛心，以己福報獲彼神通，得意生身，自彼天宮於剎那頃至迦毘羅城。其迦毘羅城周匝百千，園林池沼莊嚴殊勝，如帝釋宮，於其宮內有一大殿，名曰持國，摩耶聖后住在其中，種種莊嚴敷置綺麗，清淨無垢光明威神。聖后身佩瓔珞被以天衣，種種妙寶莊嚴其體。時諸天女至此殿已，住在虛空瞻於聖后。而有偈言：

「欲界諸天女， 觀菩薩妙身，
咸作是思惟： 『菩薩母何類？』

競持花鬘等，
歡喜詣王宮，
袿服麗容貌，
見坐勝寶床，
『人間斯妙質，
我等常自謂，
今覩斯人已，
勝功德莊嚴，
若非此勝德，
譬如無價珠，
如是菩薩母，
見者生歡喜，
面目甚端正，
如月在虛空，
如日盛暉耀，
見彼菩薩母，
髮香且柔澤，
皓齒如空星，
支節善隨轉，
天中尚無匹，
如是審觀察，
稱名歎佛母，
爾時四護世，
并餘八部眾，
諸天咸已見，
齎持妙香花，
合掌稽首請，
塗香及末香，
合掌而恭敬。
舒手咸共指，
善心諦觀察。
天上未曾有，
天女中殊勝。
自生輕賤心，
顏容甚端正。
誰堪菩薩母？
置於淨寶器。
堪懷勝德人，
其心無厭倦。
身相極光明，
覩之而意淨。
如真金百鍊，
光明亦如是。
紺黑類玄蜂，
目若青蓮葉。
手足皆平正，
人間誰與比？』
右遶散香花，
還返於天上。
釋梵及欲天，
皆來衛佛母。
菩薩將下生，
歡喜詣前住。
下生時已至，

辯才師子王， 哀愍生世間。」

佛告諸比丘：「菩薩將下生時，東方有無量百千菩薩，皆是一生補處，來詣兜率天宮供養菩薩，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生補處，皆至兜率天宮供養菩薩；十方世界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如是等各與八萬四千天女，前後圍遶至兜率宮，鼓樂絃歌供養菩薩。爾時，菩薩處大樓閣，坐於眾德所生勝藏師子之座，彼諸菩薩及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諸天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即於兜率最勝天宮而便降生。

「將下生時，放未曾有身相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世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咸作是言：『云何此中忽生眾生？』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有十八相，所謂搖動、極搖動、遍搖動，扣擊、極扣擊、遍扣擊，移轉、極移轉、遍移轉，涌覆、極涌覆、遍涌覆，出聲、極出聲、遍出聲，邊涌中沒，中涌邊沒，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是時，一切眾生歡喜踊躍，愛樂清淨快樂無極，稱揚讚美。聞諸聲時，無一眾生恐畏驚悸，梵釋護世、日月威光皆悉不現，一切地獄、畜生、餓鬼，及諸眾生皆蒙安隱。無一眾生於此時中為貪瞋癡等，一切煩惱之所逼迫，互相慈愍起利益心，如父如母如兄如弟。人天樂器不鼓自鳴，無量諸天頂戴擎捧是妙樓閣，無量百千天女，前後圍遶奏天伎樂。其樂音中出是妙偈，歎菩薩曰：

「『尊者長夜積修習，	所有淨業皆圓滿，
住於真正勝理中，	今致天人上供養。
往昔無量拘胝劫，	能施所愛妻子等，
由彼行檀獲勝報，	故得諸天妙花香。
自割身肉而秤之，	慈心救彼垂死鴿，

復以行檀獲勝報，
尊者過去無邊劫，
由彼尸羅獲勝報，
尊者過去無邊劫，
由彼羼提獲勝報，
尊者過去無邊劫，
由彼勤劬獲勝報，
尊者過去無邊劫，
由彼禪那獲勝報，
尊者過去無邊劫，
由彼般若獲勝報，
被慈甲冑除煩惱，
證得第一妙喜捨，
照以智慧光明炬，
三千大千以為主，
勝慧神足得諸通，
自既得濟能拯物，
隨順世法示同凡，
一切眾生若聞見，
況復聽聞尊妙法，
兜率天宮行暗冥，
煩惱昏睡諸群生，
迦毘羅城益興盛，
諸天寶女奏天樂，
佛母妙色以莊嚴，
聖子端正甚奇特，
其國所有諸眾生，

能令餓鬼得充足。
堅持淨戒未嘗毀，
能令惡趣息眾患。
求菩提故行忍辱，
能令人天互慈愍。
勝修精進無休已，
身相端嚴如須彌。
為斷結使修諸定，
能令今世無煩惱。
修習智慧斷諸結，
能使光明甚清淨。
由愍世間今現生，
尊獲梵住歸命禮。
淨除癡冥諸過失，
歸命牟尼大導師。
見真實義能示現，
歸命船師能渡者。
不為世法之所染，
獲不思議勝利益，
信樂當生廣大善。
閻浮提中日將出，
尊者皆當令覺悟。
無量諸天眾圍遶，
周遍王城演妙音。
福德威容乘淨業，
光明遍照三千界。
皆離諍論諸煩惱，

一切慈心相敬順， 悉由菩薩之威力。
輪檀王種當興盛， 由斯應紹轉輪王，
其城所有諸珍藏， 一切眾寶皆盈滿。
夜叉羅刹鳩槃荼， 修羅密跡諸天眾，
守護菩薩所居處， 不久皆當證解脫，
悉以迴向菩提道， 願速如尊成正覺。』』

處胎品第六

佛告諸比丘：「冬節過已，於春分中毘舍佉月，叢林花葉鮮澤可愛，不寒不熱，氐宿合時三界勝人，觀察天下白月圓淨，而弗沙星正與月合。菩薩是時從兜率天宮沒，入於母胎，為白象形，六牙具足，其牙金色首有紅光，形相諸根悉皆圓滿，正念了知，於母右脇降神而入。聖后是時安隱睡眠，即於夢中見如斯事。」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勝人託生為白象， 皎潔如雪具六牙，
鼻足殊妙首紅光， 支節相狀皆圓滿。
降身右脇如遊戲， 佛母因斯極歡喜，
未曾得見及未聞， 身心安隱如禪定。」

「爾時，聖后身心遍喜，即於座上以眾妙寶莊嚴其身，無數婁女恭敬圍遶，下於勝殿詣無憂園。到彼園已，遣信白輪檀王言：『要欲相見，王宜暫來。』王聞是信心甚歡喜，從寶座起，與諸臣佐及諸眷屬，前後翊從詣無憂園。既至園門舉體皆重，不能前進，而說偈言：

「『憶昔赴強敵， 身猶不為重，
今者忽如是， 此變當問誰？』」

「時，淨居天子於虛空中現其半身，為輪檀王而說頌曰：

「『菩薩大威德， 下於兜率宮，
託在聖后胎， 為王之太子。
眾行皆圓滿， 人天所恭敬，
具慈悲福慧， 灌頂當受職。』

「時，輪檀王聞是偈已，合掌稽首作如是言：『我今見此希有之事。』於是入見聖后，自除憍慢，前問聖后：『欲何所求？惟願為說。』爾時，聖后以偈答曰：

「『我於睡夢中， 見象如白銀，
光色超日月， 身相甚嚴淨。
六牙有威勢， 難壞如金剛，
支體甚堅好， 來入於我腹。
爾後多瑞相， 願王今善聽。
我見三千界， 弘敞廣嚴飾，
每於寢寐時， 諸天來讚我。
貪瞋等煩惱， 結使皆銷滅，
我心寂靜樂， 如在禪定中。
宜喚占夢人， 明解圍陀論，
善閑八耀法， 能辨吉凶者，
速召彼人來， 為我解斯夢。』
時王聞此語， 即召占夢人，
而語彼人言： 『宜占聖后夢。』
聖后時告彼， 己所夢因緣。
『汝既稱善占， 吾今為汝說。
我夢象如雪， 踰於日月光，
威勢有六牙， 支體甚嚴好。
妙色極光淨， 堅密如金剛，

來入我腹中， 我夢如是事。』
其人聞聖后， 說所夢因緣，
皆曰：『無不利， 斯夢甚為吉。
種族當興盛， 必生勝相子，
在家作輪王， 威力統所化。
出家成佛道， 哀愍諸世間，
當灑甘露法， 為人天所敬。』

「時，輪檀王聞婆羅門解夢因緣，心甚歡喜，即以上妙衣服種種美食，而賜與之令歸本處。」

佛告諸比丘：「時，輪檀王於四城門四衢道中，為菩薩故設大施會，須食與食，須衣與衣，乃至香花臥具、田宅騎乘一切所求，皆悉給與。王時念言：『於何宮殿安置聖后，令得無憂歡樂而住？』時四天王來至王所，作如是言：『惟願大王善自安隱勿思此事，我與菩薩取妙宮殿。』時天帝釋即來王所，而說偈言：

「『護世宮為劣， 不堪聖后居；
 忉利有勝殿， 持來奉菩薩。』

「時，夜摩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勝妙殿， 超過忉利宮，
 在彼夜摩天， 今持奉菩薩。』

「兜率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兜率妙天宮， 菩薩本居止，
 是為最殊勝， 還持奉菩薩。』

「化樂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寶宮殿， 隨心所化生，
 莊嚴甚奇妙， 願以奉菩薩。』

「他化自在天子復來王所，而說偈言：

「『我有妙宮殿， 超過諸欲天，
 眾寶所莊嚴， 清淨悅心意。
 光明甚奇耀， 周匝散香花，
 願以安聖后， 持來奉菩薩。』」

佛告諸比丘：「是時，欲界諸天子等，為供養故，各各齎彼所有宮殿來至輸檀王宮。其王亦為菩薩造妙宮殿，綺飾精麗人間所無。爾時，菩薩以大嚴三昧威神力故，令彼一切諸宮殿中，悉現摩耶聖后之身，皆有菩薩，於母右脇結加趺坐。諸天子等各各自謂：『菩薩之母惟住我宮。』」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大嚴三昧， 神化難思，
 諸天悅豫， 父王歡喜。」

說是經時，會中有諸天子生如是念：「四天王天聞此人間污穢不淨，況乎此上三十三天乃至兜率諸大天耶？云何菩薩世間之寶，最勝清淨殊妙香潔，乃捨兜率處在人間，於母胎中經於十月？」

爾時，阿難承佛威神，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女人之身多諸欲惡，云何如來為菩薩時，乃捨兜率處於母胎右脇而住？」

佛告阿難：「菩薩昔在母胎，不為不淨之所染污，恒處寶殿嚴淨第一。如是寶殿為欲見不？當示於汝。」

阿難白佛言：「世尊！願垂顯示，令諸見者皆生歡喜。」

爾時，如來即以神力，令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與六十百千億梵天，下閻浮提來詣佛所，恭敬稽首，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知而故問梵天王言：「我昔為菩薩時，在胎十月，所居寶殿今為所在？汝可持來。」

梵天王言：「今在梵世。」時娑婆世界主稽首作禮忽然不

現，於剎那頃昇于梵宮，告妙梵天子言：「汝宜次第下至三十三天，高聲唱言：『今日梵王，欲將如來處胎之時所居寶殿還至佛所，若欲見者宜可速來。』」爾時，梵王即持菩薩之殿置梵殿中，其梵殿量縱廣正等三百由旬，而與八萬四千拘胝梵天恭敬圍遶，從於梵世下閻浮提。是時欲界無量諸天，皆悉雲集於如來所，以天妙衣、種種伎樂、花鬘、妙香、天莊嚴具而為供養。

時，天帝釋乃至他化自在，永不能覩菩薩之殿，雖審觀之亦不能見。時，四天王問帝釋言：「我等作何方便能覩斯殿？」帝釋報言：「當請如來乃得見耳。」時，天帝釋與四天王，稽首請佛。

是時，大梵天王先與諸梵，捧菩薩殿置於佛前。其殿三重周匝瑩飾，皆以牛頭栴檀天香所成，其香一分價直三千大千世界，光明照耀，以天眾寶而嚴飾之，床座器物皆稱菩薩，微妙綺麗人天所無，惟除菩薩旋螺之相。大梵天王所著天服，至菩薩座猶如水漬欽婆羅衣。其三殿內周匝皆有淨妙天花，其殿堅牢不可沮壞。凡所觸近皆生妙樂，如迦隣陀衣。欲界一切諸天宮殿，悉現菩薩寶殿之中。

佛告諸比丘：「菩薩入胎之夜，下從水際涌出蓮花，穿過地輪上至梵世，縱廣正等六十八洛叉由旬，如此蓮花無能見者，除諸如來并諸菩薩及大梵天王。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所有清淨殊勝美味，猶如甘露現此花中，大梵天王以毘瑠璃器，盛此淨妙甘露之味，奉上菩薩，菩薩於是受而食之。比丘！當知世間眾生，無有能食如是甘露之味，惟除十地究竟最後身菩薩方能食耳。諸比丘！菩薩以何善根而感斯味？由昔長夜行菩薩道時，能以醫藥救濟病苦，所有欲願皆令滿足，一切恐懼能施無畏。又以上妙花果供養如來及佛塔廟，一切聖眾父母尊長，如

是施已然後自受。由斯福報，感大梵王每持甘露之味而以奉獻於寶殿內，上妙衣服諸莊嚴具種種器物，菩薩本願力故隨意能現。阿難！一切菩薩將入胎時，於母右脇先有如是寶莊嚴殿，然後從兜率天宮降神入胎，於此殿中結加趺坐。阿難！十方世界一切摩耶聖后，皆於夢中見白象來，釋提桓因及四天王，二十八夜叉大將，皆悉隨從而衛護之。復有四天女：一名鄔佉梨，二名侔佉梨，三名幢至，四名有光，亦與眷屬常來衛護。

「爾時，菩薩處母胎中，身相光明，猶如夜暗於山頂上然大火炬，亦如真金在琉璃中，光明洞照普遍世界。四大天王、二十八夜叉大將與其眷屬，每於晨朝恭敬供養，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釋提桓因與三十三天，每於中時恭敬供養，為聽法故，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每於申時與無量百千梵眾天子恭敬供養，為聽法故，皆見菩薩安慰問訊，徐舉右手指座令坐，為其說法示教利喜，生歡喜心得未曾有。若欲去時，菩薩徐舉右手使之而去，頂禮圍遶辭退而去。

「阿難！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周遍十方無量百千諸菩薩眾，於日入時恭敬供養，為聽法故而來至此。爾時，菩薩化作莊嚴師子之座，令諸菩薩各坐其上，互相問答辯析上乘。此等諸來大菩薩眾，惟是同行同乘之所能覩，摩耶聖后亦不能見。

「阿難！菩薩處胎之時，不令聖后身覺沈重及諸苦逼，柔軟輕安怡懌歡暢，無有貪欲、瞋恚、愚癡、熱惱之患；亦無欲覺、恚覺、害覺；亦無冷熱、飢渴、惛惑、罪垢、散亂；亦無不可意色，及聲香味觸一切惡境；亦無惡夢；亦無女人貪誑、

諂曲、嫉妬、諸煩惱過。具足受持清淨禁戒行十善道，不於他人而生欲心；亦無他人能於聖后而生欲想。於迦毘羅城及諸聚落并餘國土，所有男女若童男若童女，或為鬼神之所著者，見菩薩母皆自痊愈。或有眾生得種種病，風黃痰氣、盲聾啞痺、牙齒齟痛、癰癰白癰、疥渴癰眩、癰癰瘡[病-丙+盤]，種種諸病，見菩薩母舒手摩頂，自然銷除。設有眾生得如是病，不獲親來見菩薩母；聖后爾時，折草為籌而以賜之，纔執籌時所有病苦皆得銷散平復如本。聖后若觀菩薩之時，見於腹中右脇而住，如明鏡中觀諸色像，歡喜和悅身心泰然。

「阿難！菩薩處胎之時，諸天常奏天樂、雨眾天花，供養菩薩。是時國界寧靜景候調和，人民安樂好行恩惠，諸釋種子皆悉棄惡修習善事，於諸節會遊戲園林，受勝妙樂歡娛怡暢。時輪檀王隨順法行不樂世榮，捐棄國務如苦行者。阿難！菩薩處母胎中，神力現化成就如是。」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等當觀佛在胎時所居寶莊嚴殿。」

阿難言：「唯然，世尊！願為顯示。」

世尊爾時即為阿難、釋提桓因，及四護世并餘天人，顯示如來處胎之時寶莊之殿；皆大歡喜，得未曾有生清淨心。作是現已，大梵天王還持寶殿歸於梵世。佛告諸比丘：「菩薩處胎之時，已能化導三十六那由他天人令住三乘。」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最上勝人初入胎，	大地山林皆震動，
金色淨光銷惡趣，	一切天人咸喜悅。
為欲成此大法王，	示現胎中寶嚴殿，
導師所居之寶殿，	栴檀妙香極嚴飾。
此香一分之價直，	等彼三千界珍寶，
下方涌出大蓮花，	其花高至于梵世。

花中所承甘露味，
世間一切諸群生，
惟除最後身菩薩，
積劫所集福威力，
帝釋梵王四護世，
奉事頂禮聞妙法，
如是十方菩薩眾，
坐於光明眾寶床，
各恣言談兩相顧，
四方男子及女人，
露首袒體心狂亂，
所有黃痰與癩癰，
佛母舒手摩其頂，
或有困篤在遠方，
籌至病者尋平復，
由法醫王在腹中，
聖后自觀菩薩體，
形相微妙甚端嚴，
無復貪瞋癡所擾，
不為飢渴寒熱侵，
人天上下更相見，
國土清寧甚安隱，
龍天由斯降時澤，
惠施一切之所須，
是時無有貧乏者，
王修法行持淨戒，
由此聖后懷菩薩，

梵王持以獻菩薩，
無有能銷一滴味。
方能致斯甘露食，
服者身心得清淨。
稽首供養於導師，
歡喜右遶而辭去。
亦復因斯樂法來，
聞大乘法生歡喜，
無量稱揚還本國。
為彼鬼魅所纏縛，
若見佛母皆除愈。
盲聾瘡癰種種疾，
眾病應時得銷散。
折草作籌而惠之，
世間無不蒙眾祐。
苦惱眾生盡安樂，
猶如空中見明月。
歡喜悅樂心安住，
亦無愛欲嫉妬害。
身心靜然離眾惱，
音樂不鼓而自鳴。
眷屬欣豫同無患，
草木花果盡敷榮。
王宮七日雨珍寶，
猶如帝釋歡喜園。
雖處堂殿如林野，
每入後宮親慰問。」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三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誕生品第七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處胎滿足十月將欲生時，輪檀王宮先現三十二種瑞相：一者一切大樹含花將發。二者諸池沼中優鉢羅花、拘物頭華、波頭摩華、芬陀利華，皆悉含蘂。三者諸小華叢吐而未舒。四者自然而有八行寶樹。五者二萬寶藏從地踊出。六者於王宮內自生寶牙。七者地中復出無量寶瓶，滿中香油。八者從雪山中無量師子之子來遶迦毘羅城，歡躍震吼各守城門。九者彼諸師子亦不燒害一切人民。十者五百白象之子，來自雪山至王殿前。十一者有無量天諸嬰孩忽然而現，姝女懷抱婉轉遊戲。十二者有諸龍女出現半身，手持微妙諸寶瓔珞於空而住。十三者有十千天女，各持孔雀羽扇現於空中。十四者有十千寶瓶，盛滿香水泛以眾華，現於虛空旋遶迦毘羅城。十五者有十千天女，各捧寶瓶現虛空中。十六者有十千天女，各各執持幢幡寶蓋現虛空中。十七者無量天諸姝女持天樂器，現虛空中而未擊奏。十八者一切香風皆未飄拂藹然而住。十九者江河諸水湛而不流。二十者日月宮殿及諸星辰皆不運行。二十一者弗沙之星將與月合。二十二者王宮殿堂自然寶網彌覆其上。二十三者一切燈炬皆悉無色。二十四者一切樓閣殿堂臺榭之上，忽然皆有摩尼珠寶嚴飾垂懸。二十五者眾寶庫藏忽然自開。二十六者惡禽怪獸皆不出聲。二十七者於虛空中，演妙音詞唱言善生善生。二十八者一切人間所作事業皆悉停息。二十九者高下之地悉皆平正。三十者所有街衢巷陌遊從道路，自然

柔軟散花嚴飾。三十一者一切孕婦產生無難皆獲安隱。三十二者娑羅樹神出現半身合掌恭敬。先現如此三十二種瑞相。

「爾時摩耶聖后，以菩薩威神力故，即知菩薩將欲誕生。於夜初分詣輪檀王，而說偈言：

「『大王聽我今所請，	久思詣彼龍毘園，
於我不懷嫌妬心，	願得速往暫遊觀。
大王精勤思惟法，	修諸苦行多疲倦，
自我懷此清淨人，	處在宮中亦已久。
樹木蓊鬱初榮茂，	今時正可翫園林，
節物方春甚佳美，	與諸嫔女相娛樂。
眾鳥和鳴似歌頌，	飛花處處皆盈滿，
惟願大王速垂勅，	及時遊彼好園苑。』
王聞聖后斯語已，	欣然即勅諸臣佐：
『速嚴妙好諸輦輿，	龍毘尼園亦莊嚴。
又宜駕被二萬象，	色類白雪形似山，
摩尼珠寶耀其體，	真金線網彌其上。
象王皆悉六牙備，	兩邊交垂以珍鐸，
又取二萬駿捷馬，	朱驄白質如銀雪。
勒以金鞍寶鈴網，	其馬迅疾如風馳，
二萬勝兵皆勇健，	能伏怨敵堪營衛。
各擐甲冑及干戈，	并執鬪輪將絹索，
聖后所乘諸輦輿，	摩尼雜寶間莊嚴。
又以車載眾珍饌，	於上覆之微妙帑，
又部車兵勇健者，	被甲執持諸器仗。
又駕無量諸車乘，	載以珍琦眾雜寶，
又以無邊諸妙寶，	周匝彫瑩龍毘園。
又以珠寶并綺繒，	校飾園中好林樹，

處處皆以名華散，猶如帝釋歡喜園。
汝等種種嚴辦訖，即宜速疾來報我。』
群臣既承王勅已，尋時具物皆營辦。
奏言：『福壽最勝王，如所教勅皆已集。』
王聞是事心歡喜，尋便入閣勅內人：
『若能愛樂隨我者，汝等應當盡嚴飾，
香熏繒綵袷衣服，柔軟微妙令心喜。
珠珮瓔珞自嚴身，各持百千眾樂器，
琴瑟簫笛箏篴等，鼓吹當令出妙音。
天人男女若聞者，皆使愛樂生歡喜，
聖后所坐寶車輿，無令異人得親近。』
諸嫔女等為執御，一切惡相皆除屏，
四兵總集王門首，隱隱如聞海浪聲。
聖后初出宮門已，咸唱吉祥微妙頌，
輦輿王宮自彫飾，寶鈴寶鐸振和音。
然後百千諸天人，於上安施師子座，
車中傍羅四寶樹，枝葉花果皆榮茂。
復有瑞鳥聲和雅，繽紛翻舞而翔集，
幢幡蓋網天衣服，高聳圍遶遍莊嚴。
諸天嫔女在虛空，以歡喜心而讚歎，
聖后是時昇寶乘，三千世界六種動。
帝釋淨除於道路，護世四王來御車，
大梵天王為前導，而以屏除諸惡相。
無量百千諸天眾，恭敬頂禮而瞻仰，
見是天眾來營從，父王心生大欣喜。
念言：『聖后所懷妊，必定應是天中天，
既為護世四天王，帝釋梵王諸天眾。』

廣設無邊大供養， 由此定當得成佛，
無有三界諸眾生， 堪受如斯供養者。
設令釋梵及諸龍， 四護世等受斯供，
不堪任故當首碎， 或因斯供便命終。
唯有最勝天中天， 堪受人天妙供養。』」

佛告諸比丘：「時有八萬四千象兵馬兵車兵步兵，皆悉端正勇健無敵，被以甲冑種種莊嚴，執持器仗護衛聖后。六萬釋種婁女翊從圍遶，王之眷屬若長若幼恭敬衛護。又有六萬王之婁女，作倡伎樂種種歌舞，又有八萬四千諸天童女，八萬四千龍女，八萬四千乾闥婆女，八萬四千緊那羅女，八萬四千阿修羅女，如是等皆以眾寶而自莊嚴，作眾伎樂歌舞讚詠，翊從佛母往龍毘尼園，以好香水遍灑其地，散以天花，園中草木若時非時，枝葉花果悉皆榮熟，莊嚴殊勝猶如帝釋歡喜之園。

「爾時聖后既到園已，遊歷詳觀至波叉寶樹，其樹枝葉蓊鬱鮮潤，天花人花周匝開敷，微風吹動香氣芬馥，又以雜彩摩尼珠寶而嚴飾之。樹下周遍地平如掌，所出眾草其色青紺如孔雀尾，能生樂觸如迦隣陀衣，過去無量諸佛之母，亦皆來坐此寶樹下。是時百千淨居天子其心寂靜，或垂辮髮，或著寶冠，至此樹下圍遶聖后，歡喜頂禮奏天伎樂而讚歎之，即以菩薩威神，其樹枝幹風靡而下，於是稽首禮聖后足。

「爾時聖后放身光明，如空中電，仰觀於樹，即以右手攀樹東枝，頻申欠呿，端嚴而立。是時欲界六萬百千諸天婁女，至聖后所承事供養。比丘當知！菩薩住胎成就如上種種功德神通變現，滿足十月，從母右脇安詳而生，正念正知而無染著。」

佛告諸比丘：「是時帝釋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恭敬尊重曲躬而前，一心正念，即以兩手覆憍奢耶衣，承捧菩薩。其事已畢，即將菩薩處胎之時所居寶殿還於梵宮。

「爾時菩薩既誕生已，觀察四方，猶如師子及大丈夫，安詳瞻顧。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是時即得清淨天眼，觀見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國土城邑及諸眾生，所有心行皆悉了知。如是知己，而復觀察是諸眾生，所有戒定智慧及諸善根與我等不？乃見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無一眾生與我等者。」

「爾時菩薩善自思惟稱量正念，不假扶持即便自能東行七步，所下足處皆生蓮華。菩薩是時無有怖畏，亦無謬訥，作如是言：『我得一切善法，當為眾生說之。』」

「又於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天人應受供養。』」

「又於西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於世間最尊最勝，此即是我最後邊身，盡生老病死。』」

「又於北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於一切眾生中，為無上上。』」

「又於下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降伏一切魔軍，又滅地獄諸猛火等所有苦具，施大法雲雨大法雨，當令眾生盡受安樂。』」

「又於上方而行七步，作如是言：『我當為一切眾生之所瞻仰。』菩薩說是語時，其聲普聞一切三千大千世界。比丘當知！菩薩於多生中積集善根，於最後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爾如是神通變化。」

「比丘當知！是時一切眾生歡喜踊躍，大地震動，而諸眾生無有恐怖，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非時藥木，皆悉榮茂。於虛空中出妙音聲，降微細雨，及雨種種天諸花香，真珠瓔珞上妙衣服繽紛徐墜。又扇和暢微妙香風，能生清淨柔軟樂觸，無雲無霧、無煙無塵及以暗冥，於虛空中而聞清徹和雅梵音，稱歎菩薩諸功德法。爾時菩薩放大光明，無量百千種種異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遇斯光者，身心安隱快樂無極。一切日

月、諸大梵王、帝釋護世及餘天人，所有光明皆悉不現。

「是時一切眾生，遠貪恚癡憂悲驚恐，亦離不善諸惡罪障，所有病苦眾生皆得痊除，飢渴眾生皆得飽滿，顛狂醉亂皆得惺悟，諸根缺減皆得圓滿。貧者得財，繫者解脫，地獄眾生皆蒙休息，畜生眾生無相害心，餓鬼眾生皆得飽滿。」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阿僧祇百千拘胝那由他劫，修諸善行精進力故，初生之時即能十方各行七步，一切諸佛如來威加，此地化為金剛，菩薩遊踐得無陷裂。是時世界中間幽冥之處，悉皆大明，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又於此時，諸天音樂出微妙聲，雨眾天花末香熏香，花鬘珍寶諸莊嚴具上妙衣服，如雲而下，一切眾生皆得上妙安隱快樂。菩薩出現世間最尊最勝，所有功德入不思議，若欲廣說窮劫不盡。」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為菩薩時，尚能成就如是勝希有事，何況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難：「未來世中有諸比丘，不能修習身戒心慧，愚癡無智憍慢貢高，掉舉心亂不遵法律，多所貪求不信正法，具沙門垢相似沙門，如是比丘，若聞菩薩清淨入胎，不能信受，乃復共聚橫生誹謗，作如是言：『菩薩處胎居母右脇，雖不為彼膿血所污，何能有此大功德耶？』如是愚人，既不能知菩薩積集功德，亦不能知菩薩示現入胎，而有如是殊勝清淨無量功德，哀愍眾生出現於世。阿難！諸佛如來出現於世，不於天上而成正覺轉妙法輪，但於人間示現成佛。何以故？若於天上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人中眾生咸作是念：『我既非天，何能堪任修習佛道？』便生退屈。由是義故，但於人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彼愚癡法賊之輩，而於菩薩不思議事不能了知，橫生誹謗妄為憶度。阿難！愚癡之人尚不信佛有無量德，

何況能信菩薩神通？如是比丘耽著利養及以名聞，沈溺罪垢。」

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來之世，若有如是愚癡下劣之人，誹謗此經，得幾所罪？當生何處？」

佛告阿難：「若未來世有如是等諸惡比丘，誹謗此經，積集眾罪離沙門法。阿難！譬如有人滅佛菩提，毀咎十方三世諸佛，其所獲罪寧為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誹謗如斯大乘經典，其所獲罪與此人等。」

爾時阿難聞是語已，身毛為豎，唱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聞彼人行如是惡，身心迷悶。」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滅佛菩提，其人由此惡行因故，當墮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於未來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誹謗如斯大乘經典，其人命終定墮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汝於如來功德不應限量。所以者何？如來功德甚深廣大難可測故。阿難！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受愛樂生歡喜心，如是等人即得淨命獲大利益，其人一生為不唐捐，已修善行已得真實，離三惡道當成佛子，已得深信堪受供養，於諸聖賢心生清淨，亦當決除一切魔網，而能出於生死曠野，拔憂惱箭，善知歸依獲勝妙樂。如是等人甚為希有，堪作世間無上福田。何以故？諸佛之法甚深難信而能信故。阿難當知！是人非少善根而得成就如是之信。何以故？諸佛如來曾與彼人，於多生中為善知識。阿難！若有眾生，於佛世尊雖未得見，但聞名字即生信喜；或復有人不聞佛名，得見如來便生信喜；或復有人雖得見聞不生信喜；或復有人若聞若見皆生信喜。阿難！除不信喜，當知是人於多生中，皆蒙如來為善知識，其人功德與如來等，即為如來成就度脫而攝受之。阿難！我昔修菩薩道時，諸有眾

生來至我所，我皆攝受施其無畏。汝等今者，應生淨信精勤修習。汝所應作悉已開顯，亦為汝等拔憍慢箭。阿難！譬如有人久別親友，過百由旬冒遠尋之，得與相見暫解離念尚生歡喜，何況曾得值佛種諸善根，今復覲佛得為親友，而不喜耶？阿難當知！未來諸佛皆作是念：『此諸人等，已得過去如來為善知識，今復值我。我與是人亦為親友，心生歡喜。』譬如有人見親友時心生歡喜，見友之友亦生歡喜。阿難！若有眾生於此經典少分生信，我以是人付未來佛。彼佛亦當作如是念：『此等眾生是我親友，如其所願當令滿足。』譬如有人多諸親友，唯生一子心甚憐念，其人不久病欲命終，喚其所親付是愛子，其友受付念如己子。佛亦如是。未來諸佛皆是親友，以是眾生付未來佛。阿難！我今開悟於汝，汝應於此深生淨信，當勤修習。」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時，無量百千拘胝那由他天諸婁女，以天妙花、塗香末香、花鬘衣服、眾莊嚴具，散聖后上如雲而下。」

爾時世尊說是偈言：

「將生離垢光，	天女有六萬，
咸出妙歌頌，	讚歎菩薩母。
皆於聖后前，	歡喜作是言：
『願勿懷憂惱，	我等堪供養。
尊生出三界，	無上大醫王，
草木花葉敷，	人天盡恭敬。
大地六種動，	名聞遍十方，
如是最勝人，	聖后今生彼。
虛空諸樂器，	不鼓而自鳴，
百千淨居天，	歸命生歡喜。
今者聖人出，	為世作津梁，

四王釋梵等，
曲躬盡圍遶，
彼人中師子，
光明極清淨，
釋梵手承捧，
三惡趣眾生，
天衣及天花，
諸佛精進力，
導師所下足，
周行七步時，
『我為大醫王，
我於世間中，
梵釋諸天等，
以手捧香水，
龍王下二水，
諸天以香水，
三千大千界，
諸天持白蓋，
遍覆於虛空，
持種種供具，
有報輪檀王：
增長於王族，
當作轉輪王，
應知釋種中，
一切皆勇健，
復有報王言：
馬生二萬駒，
及餘諸天眾，
咸生歡喜心。
當出母右脇，
暉耀如金山。』
震動百千界，
離苦皆安樂，
遍滿於虛空。
此地為金剛，
瑞蓮隨步起。
演妙梵音聲：
能除生死病。
為最尊最勝。』
在於虛空中，
灌灑於菩薩。
冷煖極調和；
洗浴於菩薩。
一切皆震動。
并執素瓔紉，
皆以寶莊嚴，
供養人師子。
『王生眾相子，
從王種姓生，
統領四天下。
時生五百子，
力如那羅延。』
『婢僕各八百，
牛生六萬犢。

象子有二萬。 四方諸國王，
同時皆慶賀， 其數亦二萬。
諸王咸欵附， 稽首而白言：
「善哉最勝王， 我願為僮僕。」
象王金網飾， 歡躍至王宮，
牛有種種色， 端正甚可愛。
駿馬如珂雪， 驄尾皆金色，
增顯大王族， 王應自往觀。』
所有眾吉祥， 皆因菩薩力，
天人見功德， 咸生歡喜心，
發願求菩提， 速登無上果。」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輪檀王倍復增上而行法行，見來求者一切施與。諸族姓中同於是時生二萬女。諸女之中，耶輸陀羅而為上首。又諸僕使及青衣等，所生男女數各八百，於諸男中車匿為最。駿馬生駒其數二萬，於諸馬中乾陟為上。生白象子數亦二萬。四百拘胝類洲之中，菩提樹牙是時初生名阿說他。於四洲中生栴檀林。於迦毘羅城四邊，自然出現五百園苑，五千寶藏從地踊出。如上所說一切事物，所司部錄擬供菩薩。是時輪檀王與諸眷屬聚會，作是念言：『我子生已，一切事物皆悉增長成就，我當與子名薩婆悉達多。』即以種種衣服飲食，慶賀菩薩此名。」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聖母右脇平復如故。於一井中出三種泉，浴菩薩母，又於池中出妙香油，聖后塗身。有五百千天諸婁女，各執寶餅持好香油，至聖后所而慰問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諸婁女，各各執持上妙塗香，塗聖后身，而慰問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女，各各執持上妙天衣，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

生子，願無上損。』復有五百千天諸婁女，各各執持寶莊嚴具，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又有五百千天諸婁女，各各執持上妙音樂鼓吹絃歌，為供養菩薩故，問聖后言：『安隱生子，願無上損。』此閻浮提一切外道五通神仙，乘空至於輪檀王所，而白王言：『王生福德之子，吉祥無量種族增盛。』」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於龍毘尼園七日七夜，人天擊奏種種微妙音樂，而以供養尊重讚歎，復以種種上妙飲食，施設一切。釋種親族，皆悉集會讚言吉祥，悉行惠施作諸功德，供養三萬二千名聞勝智諸婆羅門，隨其所須皆令滿足。梵王帝釋化作端正摩那婆身，於眾會中坐第一座，而演吉祥微妙讚歎。」

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摩醯首羅告淨居天子言：『菩薩已於百千阿僧祇拘胝那由他劫，修習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多聞，成就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心常希求利益一切，已於過去諸佛深種善根，從彼而生，以百福相而自嚴飾，勇猛決定，習諸善行降伏魔怨，已能成就清淨妙願，名大智幢，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為大導師，天人供養積集福德，增長意樂，遠離生老病死，能盡邊際，能於甘蔗上族中生，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悟世間。我與汝等可共往彼，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及為斷除諸餘天子憍慢掉舉故，令彼諸天於長夜中獲利益故，得安樂故，證菩提故。又欲見輪檀王，讚歎吉祥慶賀種族，宣說菩薩定當成佛。』

「爾時摩醯首羅天子，與十二百千天眾圍遶，光明赫奕照迦毘羅城，詣輪檀王宮，頂禮菩薩遶百千匝，恭敬捧持。慶賀輪檀王言：『大王應大歡喜。何以故？王之太子相好莊嚴，於一切世間天人之中，色相光明道德名稱悉皆殊勝。大王！如是

菩薩，決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諸比丘！摩醯首羅與淨居天子，設大供養，宣說菩薩定得作佛，還歸本處。」

佛告諸比丘：「菩薩初生滿七日已，摩耶聖后，即便命終，生三十三天。過七日已，菩薩還迦毘羅城，所有儀式莊嚴殊勝，倍過聖后，往龍毘尼園。百千拘胝有五百千天女，皆捧寶餅盛以香水；五百千婁女，持孔雀羽扇次第而行；五百千婁女，香水灑地導前而行；五百千天女，於前執簪掃地而行；五百千婁女，以種種瓔珞莊嚴其身次第而行；五百千天女，執寶花鬘次第而行；五百千婁女，持眾寶具次第而行；五百千婆羅門，執諸寶鈴詠吉祥音次第而行；二萬大象種種莊嚴次第而行，八萬寶車幢幡蓋莊嚴微妙翊從而行；四萬步兵悉被甲冑，皆操儀仗陪列而行；又有色界尊勝諸天，執持拘胝百千那由他寶幢幡蓋，於虛空中供養而行；又有欲界諸天，執持拘胝百千那由他寶幢幡蓋，於虛空中供養而行；又有欲界諸天，以種種天諸寶具，莊嚴菩薩之車，又有二萬諸天婁女，為菩薩御。是時人天婁女羅列而行。天無所嫌人無所羨，此由菩薩威神力故。」

佛告諸比丘：「是時迦毘羅城五百釋種，各造宮殿合掌恭敬，稽首請輪檀王言：『善哉善哉！一切成利，願天中天幸我宮殿，願最上導師幸我宮殿，願歡喜悅樂者幸我宮殿，願好名稱幸我宮殿，願普遍眼幸我宮殿，願無等等幸我宮殿，願功德光明具相莊嚴者幸我宮殿。』由是讚歎成利因緣故，名菩薩為薩婆悉達多。

「於是輪檀王愍諸釋意，即將菩薩入諸釋宮，經於四月，方得周遍，然後乃將菩薩歸於自宮。於自宮中有一大殿，名寶莊嚴。菩薩居彼殿已，時輪檀王召諸親族長德耆年，凡預國姻皆悉來集，而告之言：『我子嬰孩早喪其母，乳哺之寄今當付誰？誰能影護使得存活？誰能慈心為我瞻視？誰能養育令漸

長大？誰能憐撫如愛己子？』時有五百釋氏之婦，前白王言：『我能養育王之太子。』諸釋耆舊咸作是言：『汝等年少色盛心舉，不堪依時養育太子。摩訶波闍波提，親則姨母有慈有惠，唯此一人堪能養育。』是諸釋種皆共和合，請摩訶波闍波提為養育主。時輸檀王躬抱菩薩，付於姨母而告之言：『善來夫人！當為其母。』摩訶波闍波提奉王勅已，命三十二養育之母，八母抱持、八母乳哺、八母洗浴、八母遊戲，養育菩薩。譬如白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清淨圓滿，亦如尼拘陀樹植彼膏腴沃壤之地，漸漸增長。」

佛告諸比丘：「時輸檀王又與釋種共集議論：『我此太子為作轉輪聖王？為當出家成佛道也？』時有五通神仙名阿斯陀，與外族那羅童子，居雪山中，見菩薩生時有無量希奇之瑞，又聞虛空諸天讚言：『佛出於世。』又見空中雨種種香花種種衣服，人天往來歡喜踊躍，即以天眼周遍觀察，見迦毘羅城輸檀王太子，福德光明照曜世間，成就三十二大人相。見此事已，告那羅童子言：『汝應當知！閻浮提內迦毘羅城，輸檀王太子福德光明，普照十方世間之中，此為大寶，三十二相莊嚴其身。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成就七寶具足千子，統領大地盡海邊際，以法御物，不假刀兵自然降伏；若出家者，當得成佛不由他悟，為天人師，名稱普聞利益一切。我今與汝當往瞻禮。』

「時阿斯陀仙與那羅童子，猶如鴈王翔空而至，攝其神足步入王城，詣輸檀王宮立於門下，告守門者：『汝可入通，有阿斯陀來造於王。』時守門人往到王所，而白王言：『大王！門有仙人名阿斯陀，願得親謁。』王聞是已，掃拭宮殿安施妙座，引仙人入。仙人既至呪願王言：『吉祥尊貴，願增壽命，以法為王。』王於是時，以種種香花供養仙人，延其就座。仙

人坐已，王言：『大仙！恒思頂禮未果所願，不審今者從何而至？』仙言：『大王！聞有聖子，我欲見之，故來此耳。』王言：『我子適睡請待須臾。』仙言：『如是正士自性覺悟本無眠睡。』

「比丘當知！菩薩是時念仙人故，從睡而寤。王自抱持授與仙人，仙人跪捧周遍觀察，見菩薩身，具足相好超過梵王、釋提桓因、護世四王，光明照曜踰百千日。既見是已，即起合掌恭敬頂禮，種種稱揚歎未曾有：『斯大丈夫出現於世。』右遶三匝捧持菩薩，作是思惟：『今當有佛出興於世，自恨衰老不值如來，常處長夜恒迷正法。』於是悲啼懊惱歔歔哽咽。時輸檀王見阿斯陀仙如是哀感，不能自勝，王及姨母一切眷屬皆悉啼泣，白仙人言：『我子初生之時已召相師占問善否，皆大歡喜以為奇特。今者大仙，悲淚如是，我等眷屬非無疑心，吉凶之事願為我說。』時阿斯陀仙捫淚而言：『惟願大王勿懷憂慮。我今哀歎無有異情，自傷年老死時將至，不聞正法不覩佛興。大王當知，無量眾生被煩惱火之所燒害，佛當能灑甘露法雨為滅除之；無量眾生行於邪見曠野之中，佛當能示涅槃清淨之道；無量眾生繫在煩惱牢獄，佛當能宥使得解脫；無量眾生閉於生死不能自出，佛當能與開方便門；無量眾生為煩惱箭之所中傷，佛當能拔令免斯苦。大王！如優曇花時時一現，諸佛如來出興於世亦復如是。我今所恨不見此時，自惟失祐是故悲耳。大王！若人值佛坐菩提座，降伏魔怨轉于法輪，當知是人必獲勝果。大王！乃有無量眾生，值佛出世奉持正教，得阿羅漢。我恨彼時不預斯事，是故悲耳。大王！如韋陀論中所記，王之太子必定不作轉輪聖王。何以故？三十二大人相極明了故。』

「王言：『何等名為三十二相？』仙言：『三十二相者：

一者、頂有肉髻。二者、螺髮右旋其色青紺。三者、額廣平正。四者、眉間毫相白如珂雪。五者、睫如牛王。六者、目紺青色。七者、有四十齒齊而光潔。八者、齒密而不踈。九者、齒白如軍圖花。十者、梵音聲。十一、味中得上味。十二、舌軟薄。十三、頰如師子。十四、兩肩圓滿。十五、身量七肘。十六、前分如師子王臆。十七、四牙皎白。十八、膚體柔軟細滑紫磨金色。十九、身體正直。二十、垂手過膝。二十一、身分圓滿如尼拘陀樹。二十二、一一毛孔皆生一毛。二十三、身毛右旋上靡。二十四、陰藏隱密。二十五、髀傭長。二十六、臚如伊尼鹿王。二十七、足跟圓正足指纖長。二十八、足趺隆起。二十九、手足柔軟細滑。三十、手足指皆網鞞。三十一、手足掌中各有輪相轂輞圓備，千輻具足光明照耀。三十二、足下平正周遍案地。大王！王之聖子具此三十二大人之相，分明顯著，如是之相唯諸佛有，非輪王有。大王聖子！復有八十種好，不合在家作轉輪王，必當出家得成佛道。』

「王言：『大仙！何者名為八十種好？』仙言：『八十種好者：一者、手足指甲皆悉高起。二者、指甲如赤銅。三者、指甲潤澤。四者、手文潤澤。五者、手文理深。六者、手文分明顯著。七者、手文端細。八者、手足不曲。九者、手指纖長。十者、手指圓滿。十一者、手指端漸細。十二、手指不曲。十三、筋脈不露。十四、踝不現。十五、足下平。十六、足跟圓正。十七、脣色赤好如頻婆果。十八、聲不麤獷。十九、舌柔軟色如赤銅。二十、聲如雷音清暢和雅。二十一、諸根具足。二十二、臂纖長。二十三、身清淨嚴好。二十四、身體柔軟。二十五、身體平正。二十六、身無缺減。二十七、身漸纖直。二十八、身不動搖。二十九、身分相稱。三十、膝輪圓滿。三十一、身輕妙。三十二、身有光明。三十三、身無斜曲。三十

四、臍深。三十五、臍不偏。三十六、齊稱位。三十七、齊清淨。三十八、身端嚴。三十九、身極淨遍發光明破諸冥暝。四十者、行如象王。四十一、遊步如師子王。四十二、行如牛王。四十三、行如鵝王。四十四、行順右。四十五、腹圓滿。四十六、腹妙好。四十七、腹不偏曲。四十八、腹相不現。四十九、身無黑子。五十者、牙圓正。五十一、齒白齊密。五十二、四牙均等。五十三、鼻高修直。五十四、兩目明淨。五十五、目無垢穢。五十六、目美妙。五十七、目脩廣。五十八、目端正。五十九、目如青蓮。六十者、眉纖而長。六十一、見者皆生喜。六十二、眉色青紺。六十三、眉端漸細。六十四、兩眉頭微相接連。六十五、頰相平滿。六十六、頰無缺減。六十七、頰無過惡。六十八、身不缺減無所譏嫌。六十九、諸根寂然。七十者、眉間毫相光白鮮潔。七十一、額廣平正。七十二、頭頂圓滿。七十三、髮美黑。七十四、髮細軟。七十五、髮不亂。七十六、髮香潔。七十七、髮潤澤。七十八、髮有五卍字。七十九、髮彩螺旋。八十者、髮有難陀越多吉輪魚相。大王！此是聖子八十種好，若人成就如是八十種好，不應在家，必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輸檀王聞阿斯陀仙如是語已，身心泰然歡喜踊躍，從座而起頂禮菩薩，而說偈言：

「『汝為帝釋諸天人， 一切恭敬稽首禮，
 及為一切諸神仙， 皆來恭敬而尊重，
 為諸世間之塔廟， 故我頂禮自在王。』

「諸比丘！輸檀王為阿斯陀仙及那羅童子，施設種種飲食上妙衣服，右遶頂禮。時阿斯陀仙撫那羅童子左肩，乘虛而去。是時仙人語童子言：『不久有佛出興於世，汝當往詣求請出家，於長夜中得大利益。』」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入天祠品第八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生已，諸刹帝利、婆羅門、居士長者，豪富之家二萬童女，皆悉擬為菩薩婁女，王及大臣亦各有二萬童女，擬為菩薩婁女，此等諸女皆與菩薩同日而生。是時釋種耆舊詣輪檀王所，白言：『大王！今者可將太子謁於天廟以祈終吉。』王時許之，即遣所司，淨諸城郭鄽肆巷陌，所有盲聾瘡癰諸根不具，瓦礫糞穢諸不吉祥皆悉除屏，擊福德鼓，扣善相磬，所由之門皆令藻飾。又諸福王、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克期同集，無量婁女車徒騎從，諸吉祥餅香油香水悉令盈滿，婆羅門子夾於衢路，詠吉祥音，諸天祠廟皆悉嚴好，如是等事一切成辦。時輪檀王入於後宮，告摩訶波闍波提言：『欲將太子往於天廟。』并勅宮人並須嚴飾。摩訶波闍波提以諸寶服莊嚴菩薩，是時菩薩熙怡微笑，而作是言：『今者見將欲往何處？』姨母告言：『將太子出，謁於天廟。』爾時菩薩，而說偈言：

「『自我初生時，	震動三千界，
日月及護世，	梵釋諸天龍，
皆悉下閻浮，	俱來頂禮我，
何有天相及？	將吾造其所。
我是天中天，	於天中最勝，
天無與等者，	誰復有能過？
隨順世俗故，	所以來生此，

見我威神力， 一切皆欣喜。
是故應知我， 獨為天中天。』」

佛告諸比丘：「如是集會軍眾吉祥讚歎，莊嚴城闕，街衢巷陌鄽肆諸門悉已清淨。時輸檀王自將菩薩乘車而出，與諸婆羅門、刹利、大富長者、居士大臣，及諸國王、釋氏眷屬，前後翊從，燒香散花滿於衢路，象馬車乘軍眾無量，皆悉執持寶幢幡蓋，種種鼓樂歌舞作倡，百千諸天御菩薩車，無量百千那由他天子并天婁女，於虛空中，散眾天花、鼓樂絃歌。時輸檀王威力如是詣於天廟。至天廟已，王自抱持菩薩入天廟中，足踰門闕，所有天像皆從座起，迎逆菩薩恭敬禮拜。時眾會中百千天人，皆大歡笑踊躍無量，唱言：『善哉，善哉！甚為希有。』迦毘羅國六種震動，諸天形像各現本身，而說頌曰：

「『芥子並須彌， 牛跡方溟海，
日月對螢火， 豈足以為倫？
我今如芥子， 而復同牛跡，
亦與螢火等， 故我應敬彼。
菩薩如日月， 亦復同溟海，
而與須彌等， 不宜恭敬我。
福慧及威力， 禮者獲大利，
若人去憍慢， 生天證涅槃。』」

佛告諸比丘：「菩薩示現入天廟時，三萬二千天子及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諸比丘！以是因緣，我時忍可入於天廟。」

寶莊嚴具品第九

佛告諸比丘：「時有大臣名優陀延，其人善閑星曆，與五百眷屬，月離于軫、角宿合時，來至王所，而白王言：『請為

太子造寶莊嚴具。』時王報言：『宜令速造。』五百釋種大臣亦各奉為菩薩造莊嚴具，所謂指環首飾，寶頸耳璫，寶帶瓔珞，寶屐寶鈴，寶鐸金網，如是等莊嚴之具既成就已，而弗沙星正與月合。是時諸釋眷屬持此寶具，詣於王所，各言：『大王！我等所造莊嚴之具，願上太子。』王言：『且待，汝等先以種種供養，我今亦為太子造莊嚴具。』諸釋眷屬重白王言：『我等所獻豈異，常得莊嚴。太子但許各為七日御用，是所願耳。』至於明旦，摩訶波闍波提往無垢光明園，以諸寶具嚴飾菩薩，懷抱捧接至於園中。時有八萬四千婁女迎候菩薩，有一萬童女觀瞻菩薩，有一萬釋種童女敬仰菩薩，有五千婆羅門讚歎菩薩，如是等欽望之心皆無厭倦。時有釋種名跋陀羅，以諸所造寶莊嚴具，衣著菩薩。當爾之時菩薩身光，暎奪眾寶所有光彩悉不復現，譬如聚墨對閻浮檀金。爾時園中有神，名曰離垢，即現其形，於輪檀王及諸釋種前，說偈讚曰：

「『假使三千界，	滿中盛真金，
閻浮金一銖，	暎之即無色。
假使閻浮金，	充滿三千界，
菩薩一毛光，	暎之亦無色。
光明甚圓滿，	百福相莊嚴，
如是清淨身，	豈資於外好？
日月星珠彩，	梵釋諸天光，
若對菩薩身，	皆悉不能現。
由先淨業感，	眾相自莊嚴，
不待下劣人，	所奉莊嚴具。
應屏汝所獻，	莊嚴眾珍寶，
汝自以為美；	菩薩無所求，
非菩薩所須，	宜持賜車匿。』

天神說偈已， 忽然而不現。
王及諸釋種， 深生希有心，
踊躍歡喜言： 『釋氏當興盛。』」

示書品第十

佛告諸比丘：「菩薩年始七歲，是時以備百千吉祥威儀之事，欲將菩薩往詣學堂，十千童男、一萬童女圍遶翊從，車一萬乘載以珍羞并諸寶物，於迦毘羅城四衢道中及諸鄼里，處處散施，復有百千音樂同時俱作雨眾天花，復有無量百千婇女，眾寶瓔珞莊嚴其身。或在樓閣軒檻，或處殿堂窓牖瞻望菩薩，以眾妙花，而遙散之。復有百千天諸婇女，莊嚴其身，各執寶餅盛以香水，於前灑道。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各於虛空出現半身，手執花鬘瓔珞珠寶，垂懸其上。一切釋種前後圍遶，隨輪檀王，而將菩薩詣於學堂。

「爾時菩薩將昇學堂，博士毘奢蜜多，見菩薩來，威德無上，自顧不任為菩薩師，生大慚懼迷悶躡地。時兜率天子名曰妙身，扶之令起安置座上，身昇虛空，而說頌曰：

「『所有世間眾伎藝， 於無量劫已修習，
為欲成熟諸童子， 隨順俗法昇學堂。
復欲調伏諸眾生， 令入大乘真實法，
善解因緣知四諦， 能滅諸有得清涼。
天中之天為最尊， 施甘露者無能勝，
一切眾生心行異， 於一念中悉能知。
寂滅之法猶能悟， 況復文字而須學？』

「爾時天子說此偈已，即以天妙香花供養菩薩，忽然不現。

時輸檀王勅諸童子及諸保母，瞻侍菩薩，王還本宮。菩薩爾時手執天書栴檀之簡，塗以天香摩尼明璣以為嚴飾，而問師言：『有：

「『梵寐書、佉盧虱底書、布沙迦羅書、央伽羅書、摩訶底書、央瞿書、葉半尼書、婆履迦書、阿波盧沙書、沓毘羅書、罽羅多書、多瑳那書、郁伽羅書、僧祇書阿跋牟書、阿奴盧書、達羅陀書、可索書支那書、護那書、末提惡刹羅書、蜜怛羅書、弗沙書、提婆書、那伽書、夜叉書、乾闥婆書、摩睺羅書、阿修羅書、迦婁羅書、緊那羅書、密履伽書、摩瑜書、暴磨提婆書、安多力叉提婆書、拘耶尼書、鬱單越書、弗婆提書、沃怱婆書、匿怱波書、般羅怱波書、婆竭羅書、跋闍羅書、戾佉鉢羅底隸書、毘怱波書、安奴鉢度多書、舍薩多婆書、竭膩那書、鳴差波書、匿差波書、波陀戾佉書、地烏怛散地書、夜婆達書、鉢陀散地書、末提訶履尼書、薩婆多增伽訶書、婆尸書、比陀阿奴路摩書、尼師答多書、乎盧支磨那書、陀羅尼閉瑳書、伽伽那必利綺那書、薩婆沃殺地儼產陀書、娑竭羅僧伽訶書、薩婆部多睺婁多書。

「『如上所說六十四書，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是時毘奢蜜多聞所未聞，歡喜踊躍自去貢高，而說頌曰：

「『希有清淨勝智人，	已自該通一切法，
示入學堂從下問，	所說書名昔未聞。
無見頂相極尊高，	面貌威嚴莫能視，
智慧神力最第一，	當以善巧教詔我。
顧己微淺焉能學，	徒聽書名實未知，
是為最上天中天，	於世間中無有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有十千童子，而與菩薩俱在師前，同學字母唱阿字時，出一切諸行無常聲；唱長阿字時，出自利利

他聲；唱伊字時，出諸根本廣大聲；唱伊字時，出一切世間眾多病聲；唱烏(上聲)字時，出世間諸惱亂事聲；唱烏字時，出諸世間一切眾生智慧狹劣聲；唱翳字時，出所希求諸過患事聲；唱愛字時，出勝威儀聲；唱烏字時，出死曝流到彼岸聲；唱懊字時，出皆化生聲；唱唵字時，出一切物皆無我我所聲；唱阿字時，出一切法皆滅沒聲；唱迦(上聲)字時，出入業果聲；唱佉字時，出一切諸法如虛空聲；唱伽(上聲)字時，出甚深法入緣起聲；唱伽字時，出除滅一切無明黑暗厚重瞖膜聲；唱哦字時，出銷滅眾生十二支聲；唱者字時，出觀四諦聲；唱車(上聲)字時，出永斷貪欲聲；唱社字時，出度一切生死彼岸聲；唱闍字時，出降一切魔軍眾聲；唱壤字時，出覺悟一切眾生聲；唱吒(上聲)字時，出永斷一切道聲；唱吒字時，出置答聲；唱荼(上聲)字時，出斷一切魔惱亂聲；唱荼字時，出一切境界皆是不淨聲；唱拏(上聲)字時，出永拔微細煩惱聲；唱多(上聲)字時，出一切法真如無別異聲；唱他(上聲)字時，出勢力無畏聲；唱陀(上聲)字時，出施戒質直聲；唱陀字時，出希求七聖財聲；唱那(上聲)字時，出遍知名色聲；唱波(上聲)字時，出證第一義諦聲；唱頗字時，出得果入現證聲；唱婆(上聲)字時，出解脫一切繫縛聲；唱婆字時，出斷一切有聲；唱摩(上聲)字時，出銷滅一切憍慢聲；唱也字時，出通達一切法聲；唱羅字時，出厭離生死欣第一義諦聲；唱羅(上聲)字時，出斷一切生死枝條聲；唱婆(上聲)字時，出最勝乘聲；唱捨字時，出一切奢摩他毘鉢舍那聲；唱沙(上聲)字時，出制伏六處得六神通聲；唱娑字時，出現證一切智聲；唱呵字時，出永害一切業煩惱聲；唱差字時，出諸文字不能詮表一切法聲。」佛告諸比丘：「菩薩與諸童子居學堂時，同唱字母，演出無量百千法門之聲，令三萬二千童男三萬二千童女，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

是因緣，示現入於學堂。」

觀農務品第十一

佛告諸比丘：「菩薩年漸長大，便於一時，共諸釋子出城遊觀行至園中，見諸農夫勤勞執役。菩薩見已，起慈悲心，哀嗟世間有如斯苦！即作是念：『何處空閑？我當於彼思惟離苦。』乃見園中有閻浮樹，枝葉蓊鬱鮮榮可愛，菩薩爾時，於彼樹下結加趺坐，離諸欲惡，有覺有觀離生喜樂住初禪，內淨一心滅覺觀離生喜樂住二禪，離喜受聖說住捨有念有想身證樂住三禪，斷除苦樂滅憂喜，不苦不樂，念清淨住四禪。時有外五通仙人，乘虛而行從南往北，至閻浮樹不能飛過，共相謂言：『我今何為不能飛過此閻浮樹？』心驚毛豎，而說偈言：

「『我等昔能過，	須彌及金剛，
如是堅固山，	去來無罣礙。
猶如有大象，	衝度小林叢，
於彼無留難，	其事亦如是。
又亦曾飛過，	諸天龍神宮，
皆悉不為難，	一切無所障。
今者是誰力，	來制我神通，
於此閻浮林，	遲迴不能過？』

「爾時林中有神，說偈答言：

「『輪頭檀王之太子，	圓滿猶如清淨月，
身相猶如日初出，	面貌猶如蓮花敷。
於此閻浮樹陰下，	端坐思惟甚深定，
積劫已曾修善行，	故能除熱得清涼。
由是大士之威神，	令汝不能於此過。』

「爾時諸仙聞是偈已，遙見菩薩威光赫然相好無比，各生希有奇特之心，咸作是言：『此為何人，威容乃爾？為是帝釋，為是四王，為是魔王，為是龍王，為是摩醯首羅天，為是毘紐天，為是轉輪聖王？』時諸仙人以偈讚曰：

「『身色超過四護世， 釋梵日月自在天，
 福德相好無能踰， 清淨離垢應是佛。』

「爾時林神，以偈答仙人曰：

「『釋提桓因及護世， 梵王毘紐與自在，
 若比菩薩之威光， 百千萬分不及一。』

「爾時諸仙聞是偈已，從空而下至菩薩前，乃見菩薩入深禪定身心不動，以偈讚曰：

「『世間煩惱火， 尊是清涼池，
 當以無上法， 令其除熱惱。』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無明覆， 尊為智慧燈，
 當以勝淨法， 為彼除冥暗。』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憂惱海， 尊為大船筏，
 當以最勝法， 濟之登彼岸。』

「復有一仙，說偈讚曰：

「『世間老病苦， 尊為大醫王，
 當以微妙法， 救之令得愈。』」

佛告諸比丘：「時諸仙人讚菩薩已，頂禮圍遶昇空而去。爾時輪檀王於少時間不見菩薩，悵然不樂，作如是言：『太子今者為在何許？』即遣群臣處處求覓。有一大臣至閻浮樹，乃見菩薩在彼樹下端坐思惟，諸樹光陰逐日而轉，唯閻浮之影湛然不移。時彼大臣見如是事，心生希有，歸白王言：

「『太子宴坐閻浮樹，其樹經時影不移，
種種相好以莊嚴，威德光明超釋梵。』

「爾時輪檀王聞是語已，往閻浮樹下，見菩薩身相好莊嚴
威光赫奕，以偈歎曰：

「『譬如山峯夜然炬，亦如明月在虛空，
太子安隱入深禪，我今見之喜且懼。』」

現藝品第十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年既長大，復於一時，輪檀王共諸釋種長德耆年，相與談議。時諸釋種白大王言：『太子年漸長大，無量諸仙善占相者皆云：「太子若得出家必定成佛，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十善御物以法為王，成就七寶。何謂為七？一者輪寶，二者象寶，三者馬寶，四者珠寶，五者女寶，六者主兵臣寶，七者主藏臣寶。具足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大王！若令太子不出家者，轉輪聖王必有繼嗣，諸粟散王咸當歸伏。應為求婚令生染著，由是自當不出家也。』時輪檀王告諸釋言：『誰女有德堪為其妃？』時有五百大臣，各白王言：『我女有德堪為太子之妃。』輪檀王言：『太子之妃固難為選，不知誰女能稱其意？宜問太子何等之女可以為妃？』是諸釋種往菩薩所，各各問言：『太子娶何等女而以為妃？』是時菩薩報諸釋言：『却後七日當述斯意。』菩薩思惟，而說偈言：

「『欲有無邊過，為諸苦惱因，
猶如毒樹林，亦如猛火聚。
今處深宮內，嫖女共相娛，
此處甚難居，猶如履霜刃；

未若住禪定，獨在於山林。』

「爾時菩薩過七日已，起大悲心思惟方便欲度眾生，告諸大臣而說頌曰：

「『蓮花生長淤泥中，	不為淤泥之所染，
王者德感於眾庶，	方為一切之所宗。
世間無量諸眾生，	當於我所證甘露，
是故示有妻子等，	非為五欲之所染。
我今隨順過去佛，	而不退失諸禪定，
婚娉宜應選仇偶，	勿娶凡女以為妃。
具足相好清淨人，	諦語稱心無放逸，
我今為書陳所好，	汝宜依書善求覓。
若有少盛好威儀，	不恃麗容而起慢，
無憍無恚無嫉妬，	無諂無誑無諸病。
恒常質直起慈心，	憐愍眾生如愛子，
好行惠施無諸過，	供養沙門婆羅門。
乃至夢寐無邪心，	未曾懷孕至貞潔，
恒為心師不高舉，	執意卑慙猶如賤。
不貪滋味及欲樂，	有慚有耻而無害，
未嘗歸依諸外道，	恒與真正理相應。
身語意業常清淨，	惛沈睡眠皆遠離，
所作無不善思惟，	恒行善行未曾捨。
承事舅姑如父母，	愛念左右如自身，
夫睡方眠復先起，	善能解了諸義理。
如是之女我方取，	豈得凡劣以為妃！』」

佛告諸比丘：「是時大臣乃傳此書，至輸檀王所，王見書已告諸臣言：『汝宜齎書於迦毘羅城，觀諸族姓，若刹帝利、若婆羅門，乃至毘舍、首陀種族之中，必有令女具斯眾德，當

娶是女為太子妃。』即說偈言：

「『刹利婆羅門， 毘舍及首陀，
有女具斯德， 宜速來報我。
太子心所好， 以奉法為先，
汝今應審觀， 無論於種族。』」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臣奉王勅已，於迦毘羅城求訪如是令德之女。有一大臣名為執杖，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相好端嚴姝妙第一，不長不短不麤不細，非白非黑具足婦容，猶如寶女。於是大臣詣執杖家，見耶輸陀羅。爾時耶輸陀羅拜於大臣，而問之言：『以何緣故而來至此？』大臣以菩薩書授耶輸陀羅，而說頌曰：

「『釋氏大王之太子， 顏容端正甚可愛，
大人之相三十二， 八十種好皆圓滿，
太子書中述婦德， 如是之女可為妃。』

「爾時耶輸陀羅，見菩薩書取而讀之，怡然微笑報大臣曰：

「『書載德行今悉備， 唯應太子為我夫。
當以斯意速啟知， 無令不肖而共居。』

「爾時大臣見是事已，歸白王言：『大王！我於迦毘羅城，處處求訪覩一賢女，堪為太子之妃，端正姝妙色相第一，不長不短不麤不細，非白非黑具足婦容，猶如寶女。』王曰：『汝所稱者誰之女耶？』白言：『執杖大臣之女，名耶輸陀羅。』王自惟念：『太子相好超過世間；德貌備足，方可以充太子妃耳。汝所稱者，何必具美？我當造無憂寶器，隨太子意來者遺之，竊使伺候觀其所好，其所好者即聘為妃。』乃遣金師多造無憂之器，復以七寶而為嚴飾，擊鼓宣令告迦毘羅城，自知女有德貌堪為太子妃者，至第七日總集王宮。七日滿已，諸女皆集。菩薩爾時處于大殿，據仁賢床採女圍遶。時輸檀王密使內

人：『觀察菩薩意之所向，當速報我。』

「時迦毘羅城一切美女，皆以瓔珞莊嚴其身，至菩薩前，暫覩威光不能仰視。爾時菩薩以無憂寶器次第付之，皆蒙厚禮低顏而去。爾時耶輸陀羅，侍從圍遶最後而至，姿容端正色相無雙，諦觀菩薩目不暫捨，怡然微笑而作是言：『獨不垂賜無憂之寶，將非我身不足採耶？』菩薩報言：『我今於汝誠無所嫌，汝自後來寶器盡耳。』即脫指環而以與之，其環價直百千兩金。耶輸陀羅受指環已，復作是言：『所賜之物何太少乎？我身雖劣止直爾耶？』是時菩薩盡脫所著眾寶瓔珞而以贈之。耶輸陀羅言：『我今何為奪於太子嚴身之寶？自當以諸寶飾奉上太子。』作是語已，不肯受之還歸本處。

「時王使者具以上事而白王言：『大王當知！太子意在執杖大臣之女耶輸陀羅。』王聞是語，即遣國師詣執杖家作如是言：『聞卿有女堪為太子之妃，故遣相求，宜知此意。』爾時國師奉王勅已，到執杖家具陳是事。爾時執杖報國師言：『自我家法積代相承，若有伎能過於人者，以女妻之。太子生長深宮，未曾習學文武書算、圖象兵機、權捷[打-丁+(企-止+衣)]力世間眾藝，何為我女適無藝人？應會諸釋簡選伎能，誰最優長當得是女。』爾時國師聞此語已，歸白於王。

「王聞此言，愁憂不樂，竊作是念：『我先勅諸釋種親侍太子，皆白我言：「太子不勇。」執杖此辭，或因是也。』

「爾時菩薩詣父王所，白言：『大王何以憂愁？』王時默然，乃至三問。王遣餘人為說斯意。於是菩薩熙怡微笑，來白王言：『世間寧有殊能妙伎與我等者？』王便歡喜，更審問言：『汝今能與他人掄伎藝耶？』如是三問，菩薩答言：『大王！但當速召有異術人，我能於前現眾伎藝。』時輪檀王於迦毘羅城外，為一試場，遍告天下：『過七日後，若有善於伎術，皆

集此場，共觀太子現諸伎藝。』至第七日，五百釋子菩薩為首，當共出城往試場所。是時執杖大臣莊飾其女，載以寶車侍從圍遶，來觀伎藝，立表號令，若有伎藝出於人者，以女妻之。

「時輸檀王遣將最勝白象以迎菩薩，提婆達多先至城門，見此勝象莊嚴第一，問：『是誰象？』答言：『大王遣將此象以迎太子。』提婆達多聞是語已，生嫉妬心，恃力憍慢，前執象鼻以手搏之，於是而死。難陀續到欲出城門，見彼白象當路而斃，問：『誰殺乎？』答言：『提婆達多！』難陀于時以手倒曳，致於路側。菩薩尋至，問：『誰殺象？』御者答言：『提婆達多左手執鼻右手搏之，其象爾時應手而死。』菩薩歎曰：『提婆達多甚為不善！』復問御者：『誰能移之？』答言：『難陀以手倒曳致于路側。』菩薩歎曰：『善哉難陀！』

「爾時菩薩坐於寶輅，以左足指持彼白象，徐擲虛空越七重城，過一拘盧舍，其象墮處便為大坑，爾後眾人號為象坑。是時虛空諸天皆大歡喜，歎未曾有，而說頌曰：

「『菩薩車中垂左足， 以指擲象重城外，
 決定當能以智力， 運諸眾生超死城。』」

佛告諸比丘：「爾時輸檀王，與諸釋種長德耆年國師大臣無量眾會，集藝場所，五百釋種童子皆至此場。時諸釋種，請毘奢蜜多為試藝師，語毘奢蜜多言：『應觀我等諸童子中，誰最工書、誰學優贍？』而毘奢蜜多，先知菩薩解一切書無能踰者，於是微笑向諸童子，而說頌曰：

「『天上人間， 所有文字，
 太子究之， 盡窮其底，
 吾與汝等， 誰能及者。
 為我說書， 靡識其名，
 適曾校量， 人天最勝。』

「爾時五百釋種，前白王言：『我等先知太子通達書藝無能及者，而於算術或未過人。』時有大臣名頽順那，極閑算術，輪檀王語頽順那言：『汝宜觀諸童子，於算數中誰最為優？』爾時菩薩自與唱數，令諸童子次第下籌，隨菩薩唱計不能及，一一童子乃至五百皆悉錯亂。菩薩是時語諸童子：『汝等唱數我當算之。』諸童子等次第舉數，菩薩運籌唱不能及，都無錯謬，乃至五百童子一時俱唱，亦不雜亂。時頽順那心生希有，以偈讚曰：

「『善哉心智奇敏捷， 五百釋種無能及，
 彼昔皆稱我能算， 今知太子不可量。』

「時諸釋種及一切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太子於算計中亦復第一。』皆從座起合掌頂禮，白大王言：『善哉，大王！快得善利！今者太子辯才智慧皆悉第一。』

「時輪檀王告菩薩言：『頗復能與頽順那校量算不？』菩薩言：『大王！此事可耳。』時彼算師問菩薩言：『頗有了知百拘胝外數名以不？』菩薩報言：『我甚知之！』頽順那言：『太子能知，請為我說。』菩薩答言：『百拘胝名阿由多，百阿由多名尼由多，百尼由多名更割羅，百更割羅名頻婆羅，百頻婆羅名阿芻婆，百阿芻婆名毘婆訶，百毘婆訶名鬱僧迦，百鬱僧迦名婆呼羅，百婆呼羅名那迦婆羅，百那迦婆羅名底致婆羅，百底致婆羅名卑波婆他般若帝，百卑波婆他般若帝名醯兜奚羅，百醯兜奚羅名迦羅頗，百迦羅頗名醯都因陀利，百醯都因陀利名僧合怛覽婆，百僧合怛覽婆名伽那那伽致，百伽那那伽致名尼羅闍，百尼羅闍名目陀羅婆羅，百目陀羅婆羅名薩婆婆羅，百薩婆婆羅名毘僧以若跋致，百毘僧以若跋致名薩婆僧以若，百薩婆僧以若名毘浮登伽摩，百毘浮登伽摩名怛羅絡叉。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一須彌山微塵數量。過此有數，名度

闍阿伽羅摩尼，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恒河沙絡叉數量。過此數已，有數名度闍阿伽摩尼舍梨，若有解此數者，即能算知恒河沙拘胝。過此數已，有數名婆訶那婆若爾炎致。過此復有數名伊吒，過此復有數名古盧鼻，過此復有數名古吒鼻那，過此復有數名娑婆尼叉，若有解此數者，能知恒河沙拘胝絡叉。過此復有數名阿伽羅娑羅，若有解此數者，能知百拘胝恒河沙絡叉。過此復有數名隨入極微塵波羅摩呬羅闍，至此數已，一切眾生皆不能知，唯除如來及最後身菩薩，方能解爾。』

「頹順那言：『太子！云何能解極微塵數？』菩薩答言：『凡七極微塵成一阿耨塵，七阿耨塵成一都致塵，七都致塵成一牖中眼所見塵，七眼所見塵成一兔毛上塵，七兔毛上塵成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成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芥子，七芥子成一麥，七麥成一指節，十二指節成一揲手，兩揲手成一肘，四肘成一弓，千弓成一拘盧舍，四拘盧舍成一由旬。今此眾中誰能了知一由旬內微塵數量？』頹順那曰：『我聞太子所說猶尚迷悶，何況諸餘淺識寡聞？惟願太子為我宣說，一由旬內有幾微塵。』

「菩薩答曰：『由旬微塵數量，盡阿芻婆一那由多，復有三十拘胝那由多百千，復有六萬拘胝，復有三十二拘胝，復有五絡叉，復有萬二千絡叉；如是算計成一由旬塵數。如是南閼浮提七千由旬，西拘耶尼八千由旬，東弗婆提九千由旬，北鬱單越十千由旬；如是四天下成一世界。百億四天下成一三千大千世界，其中百億四大海，百億須彌山，百億鐵圍山，百億四天王天，百億忉利天，百億夜摩天，百億兜率陀天，百億化樂天，百億他化自在天，百億梵身天，百億梵輔天，百億梵眾天，百億大梵天，百億少光天，百億無量光天，百億遍光天，百億少淨天，百億無量淨天，百億遍淨天，百億無雲天，百億福生

天，百億廣果天，百億無想眾天，百億無煩天，百億無熱天，百億善見天，百億善現天，百億阿迦尼吒天；如是名為三千大千世界。縱廣之量乃至百由旬，千由旬，百千由旬，拘胝由旬，百拘胝由旬，尼由多由旬，如是次第由旬數量，可得知之。微塵之量，非諸名數所能及也，以是三千大千世界微塵不可算計，是故名為阿僧祇耳。』菩薩說此數時，頽順那及諸釋種，皆大歡喜生希有心踊躍無量，悉解上妙衣服眾寶瓔珞，奉上菩薩。讚言：『善哉，善哉！』頽順那即說偈言：

「『拘胝室哆阿由多， 如是復有尼由多，
 更割羅及毘婆羅， 數名極至阿芻婆。
 而復超過無量數， 此等太子皆能知，
 諸釋汝今悉應聽， 太子世間無與等。
 三千大千眾草木， 折以為籌作智人，
 如是不足為校量， 況復五百釋童子。』」

佛告諸比丘：「時有百千天人，悉唱：『善哉，善哉！』虛空諸天，以偈讚曰：

「『過現及未來， 若干眾生心，
 上中下品類， 一念悉皆知，
 何況此算數， 而不能明了。』」

佛告諸比丘：「菩薩降伏諸釋童子，掄試伎藝跳躑奔走皆悉最勝。爾時虛空諸天，復說偈言：

「『菩薩多劫行施戒， 忍辱精進慈悲力，
 感得如是輕身心， 周旋捷疾汝當聽。
 汝見大士常居此， 不知一念往十方，
 遊歷佛國遍親承， 未曾知彼有來去；
 於是釋子得殊勝， 此事不足為希有。』」

佛告諸比丘：「是時五百童子角力相撲，分為三十二朋。

難陀就前騁其剛勇，菩薩舉手纔觸其身，威力所加應時而倒。提婆達多常懷我慢陵侮菩薩，謂己威力與菩薩等，挺然出眾巡彼試場，疾走而來欲挫菩薩。爾時菩薩不急不緩，亦無瞋忿安詳待之，右手徐捉飄然擎舉，摧其我慢，三擲空中，以慈悲故使無傷損，告諸釋種：『汝宜盡來與我相撲。』俱生瞋忿銳意齊奔，菩薩指之悉皆顛仆。時諸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虛空諸天雨眾天花，以偈讚曰：

「『假使十方諸眾生， 皆具大力如那延，
最上智人於一念， 纔指之時悉顛仆。
假使須彌鐵圍山， 大士手摩盡為末，
何況世間不堅人， 而與太子較優劣。
當以大慈坐道樹， 降伏欲界天魔軍，
復以甘露洽群生， 定知菩薩無能勝。』

「爾時執杖大臣告諸釋子言：『我已觀見種種伎藝，今可試射，誰最為優？』於是共射鐵鼓。阿難陀曰：『可置鐵鼓二拘盧舍。』提婆達多曰：『可置鐵鼓四拘盧舍。』孫陀羅難陀曰：『可置鐵鼓六拘盧舍。』執杖大臣曰：『可置鐵鼓八拘盧舍。』菩薩言：『可將鐵鼓置十拘盧舍，并七鐵猪及七鐵多羅樹置十拘盧舍外。』爾時阿難陀射及二拘盧舍，過二鐵鼓；提婆達多射及四拘盧舍，過四鐵鼓；孫陀羅難陀射及六拘盧舍，過六鐵鼓；執杖大臣射及八拘盧舍，過八鐵鼓；自此為限，皆不能越。

「爾時菩薩引弓將射，其弓及弦一時俱斷，菩薩顧視更覓良弓。時輸檀王心甚歡喜，報菩薩言：『先王有弓在於天廟，常以香花供養。其弓勁強無人能張。』菩薩言：『試遣將來。』王即遣使取先王弓箭，持授與諸釋種子，是諸釋種皆不能張，然後將弓授與菩薩。爾時菩薩安隱而坐，左手執弓右指上弦，

忽然而張似不加力，彈弓之響遍迦毘羅城。城中居人咸皆驚怖，各各相問：『此為何聲？』時諸人天同時唱言：『善哉，善哉！』虛空諸天說偈讚曰：

「『菩薩張弓時， 安然不動搖，
 意樂當圓滿， 降魔成正覺。』」

佛告諸比丘：「是時菩薩身心安隱進止閑詳，然後控弦射諸鐵鼓悉皆穿過，鐵猪、鐵樹無不貫達，箭沒於地因而成井，爾後眾人號為箭井。時諸人天同聲唱言：『善哉，善哉！太子生年未曾習學，乃能具有如斯伎藝。』虛空諸天而說偈曰：

「『今觀菩薩射， 未足為希有，
 當坐先佛座， 而證大菩提。
 禪定以為弓， 空無我為箭，
 決除諸見網， 射破煩惱怨。』」

佛告諸比丘：「如是權捷騰跳，競走越逸，相掬相撲，書印算數，射御履水，騎乘巧便，勇健鈎索，皆妙能辦。末摩博戲占相畫工雕鏤，管絃歌舞，俳譴按摩，變諸珍寶幻術占夢，相諸六畜，種種雜藝，無不通達。善雞吒論、尼建圖論、布羅那論、伊致訶娑論、韋陀論、尼盧致論、式叉論、尸伽論、毘尸伽論、阿他論、王論、阿毘梨論、諸鳥獸論、聲明論、因明論，人間一切伎能，及過人上諸天伎藝，皆悉通達。於是執杖大臣白輪檀王及諸釋種一切眾會言：『我今以女為太子妃。』」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隨順世法現處宮中，八萬四千嫀女娛樂而住，耶輸陀羅為第一妃。初至宮中，不修婦人淺近儀式，俄然露首未曾覆面。時輪檀王及優陀夷竊怪是事，後宮嫀女咸悉宣言：『妃今初來應示羞耻，何為顯異無有愧容？輕慢淺薄乃至如是。』耶輸陀羅聞此語已，為諸宮女，而說頌曰：

「『但無瑕疵， 何用覆藏？

行住坐臥， 皆悉清淨。
如摩尼寶， 置於高幢，
光彩照曜， 一切表見。
若默若語， 常無私匿，
以諸功德， 而自莊嚴。
雖衣草衣， 故弊之服，
無累其體， 唯增美麗。
若人懷惡， 外飾其容，
猶如毒餅， 塗之以蜜。
如是等人， 甚可怖畏，
譬如毒蛇， 不可附近。
若復有人， 棄惡知識，
親於善友， 除眾生罪。
建立三寶， 功不唐捐，
身口意業， 皆悉清淨。
諸大仙人， 能知他心，
自當明鑒， 無假覆蔽。』」

佛告諸比丘：「爾時輪檀王，聞耶輪陀羅能有如是智慧辯才，心大歡喜，即以上妙衣服寶珠瓔珞價直無量，賜耶輪陀羅，以偈讚曰：

「『太子具眾德， 而汝甚相稱，
 今二清淨者， 如蘇及醍醐。』」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四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五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音樂發悟品第十三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處在深宮將欲出家，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梵釋四王，常以種種供具供養菩薩，歡喜讚歎。又於異時，諸天龍神乾闥婆等，各自思惟：『菩薩長夜成就眾生，以四攝法而攝受之，是諸眾生根器已熟，菩薩何故久處深宮，而不出家成道度彼？若不及時，恐致遷移善心難保，後成正覺而無可度。』作是念已，至菩薩前，頂禮希望，作如是言：『云何當見菩薩出家學道，坐菩提座降伏眾魔，成等正覺，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三轉十二行無上法輪，現大神通，隨諸眾生所有意樂，皆令滿足？』」

佛告諸比丘：「菩薩長夜不由他悟，常自為師，了知世間及出世間，一切善法所行之行，知時非時，遊戲神通未嘗退失，應眾生根。猶如海潮無時錯謬，以神通智知諸眾生，可攝益時，可摧伏時，可度脫時，可棄捨時，可說法時，可默然時，可修智時，可誦念時，可思惟時，可獨處時，可往刹利眾會，可往婆羅門眾會，可往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梵護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眾會之時。」

佛告諸比丘：「一切最後身菩薩將欲出家，法爾有十方無邊阿僧祇世界諸佛如來神通之力，令其宮內鼓樂絃歌，出微妙音勸請菩薩，而說偈言：

「『宮中婁女絃歌聲，	以欲而惑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	變此音聲為法言。
尊昔見諸苦眾生，	發願與彼為依怙，
善哉若記昔諸行，	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憶昔為眾生故，	身肉手足而無惱，
持戒忍辱及精進，	禪定智慧皆修行，
為求菩提勝福故，	一切世間無能及，

是諸眾生瞋恚癡，尊以慈悲皆攝伏。
尊於愚癡邪見者，而能廣起大悲心，
積集福智已無邊，禪定神通極清淨。
身光能至於十方，如月無雲而普照，
無數音樂聲微妙，勸請菩薩速出家。』」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住於最勝微妙宮中，一切所須皆悉備具，殿堂樓閣眾寶莊嚴，幢幡寶蓋處處羅列，寶鈴寶網而嚴飾之，垂懸無量百千繒綵眾寶瓔珞。一切橋道以眾寶板之所合成，處處皆有眾寶香爐燒眾名香，珠交露幔張施其上。有諸池沼其水清冷，時非時華周遍開發，其池之中鳬鴈鴛鴦、孔雀翡翠、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出和雅音。其地純以瑠璃所成，光明可愛猶如明鏡，莊嚴綺麗無以為喻，人天見者莫不歡喜。復於一時，諸婁女等樂器之音，由十方佛威神力故，而說頌曰：

「『尊憶往昔發弘願，愍諸眾生無依怙，
若證甘露大菩提，救濟令之離苦惱。
如昔諸佛所行行，獨處空山林野間，
證得如來一切智，見諸貧乏施財寶。
尊昔已行於大施，一切財寶皆能捨，
為諸眾生雨法雨，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於淨戒無缺減，自昔多劫常修習，
解脫眾生諸煩惱，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修百千諸忍辱，世間惡言皆忍受，
常以忍辱而調伏，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行精進極堅強，長時修習摧魔眾，
滅除一切三惡趣，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以勝定除諸垢，灑甘露雨洽群生，
充滿世間諸渴乏，今正是時宜出家。』

尊以無邊大智慧，
尊應思惟昔弘願，
尊昔已行無量億，
以此一切諸勝行，
娑女絃歌甚微妙，
十方諸佛威神力，
尊憶往昔為國王，
與我王位及國土，
尊昔曾為婆羅門，
慈孝供養於父母，
及餘眾生歸善道，
尊憶往昔作仙人，
起大慈心無惱恨，
昔作奢摩仙子時，
王以毒箭誤而中，
尊憶昔為金色鹿，
因起慈心以救之，
尊憶昔者為仙人，
起精進心抒彼海，
尊於昔者為大仙，
有人從尊索是鵠，
與鵠輕重乃齊等，
又尊昔為奢摩仙，
善知多少而酬答，
尊昔曾為鸚鵡鳥，
所依之樹既枯折，
答云依此而成長，

斷除邪見愚癡惑，
今正是時速出家。
慈悲喜捨諸勝行，
分布世間諸眾生。
以欲而感於菩薩，
一切皆令為法音。
有人於前而從乞，
歡喜捨之無悔恨。
名曰輸迦極精進，
成熟無量婆羅門，
捨是身已生天上。
歌利王瞋斷支節，
所傷之處皆流乳。
父母居山同苦行，
抱慈無恨歡喜死。
見人渡河而被漂，
後反加害無瞋恨。
寶珠誤墮於大海，
龍王驚怖還寶珠。
慈心護彼歸命鵠，
自割身肉而稱之，
畢至命終為擁護。
人來問樹有幾葉，
其人不信天來證。
釋化為人來詰問，
何為守之而不離？
帝釋便生希有心，

即令枯樹重榮茂。
安處世間諸眾生，
如是十方佛威神，
變諸姝女絃歌曲，
尊昔長劫發弘願，
請憶往昔所行行，
尊憶往昔無邊劫，
頭目王位及妻子，
昔為首鞞幢牙王，
堅猛妙目諸王等，
尊於多劫能持戒，
堅持守護無纖過，
尊憶曾為大象王，
而起慈心無所報，
尊憶多劫修諸忍，
請憶昔日為熊身，
彼歸路逢畋獵者，
尊以精進堅固力，
當伏魔王及軍眾，
尊憶昔為駿逸馬，
於夜叉國濟眾生，
如是精進無邊劫，
心極調柔坐寂定，
尊於昔者為國王，
是諸眾生行善故，
尊智能知善不善，
智慧能入諸理趣，

尊是受持功德者，
置佛無邊功德海。
讚歎菩薩諸功德，
勸請菩薩速出家。
拔諸眾生生死苦，
今正是時宜出家。
以金銀等眾珍寶，
見來求者歡喜施。
月燈珠髻及大悲，
皆有威力能行施。
其戒清淨如明珠，
亦如犍牛自愛尾。
獵師以箭中其身，
捐彼六牙而守戒。
因修忍故受眾苦，
見人凍餓而溫養，
將來共屠心不恨。
為菩提故修諸行，
今正是時宜出家。
騰空利益諸世間，
安置之於無畏處。
神通智力除煩惱，
以此利益諸眾生。
普使眾生行十善，
命終皆得生梵世。
及了眾生諸根性，
今正是時速出家。

尊愍眾生墮邪見，	生老病死苦海中，
淨除生死險惡道，	示現涅槃真實路。
如是一切十方佛，	讚歎菩薩諸功德，
皆變姝女絃歌曲，	勸請菩薩速出家。
尊昔為王名勝福，	尸利尼彌訖瑟吒，
及雞薩梨千耶若，	法思光明堅強弓，
戒月光明進德光，	知恩能捨大威德。
王仙月形及猛實，	增長菩提求妙法，
善住月光殊勝行，	地塵勇施諸方主，
惠施寶髮清淨身，	作是及餘無量王，
皆悉能捨於難捨，	為諸如來雨法雨。
尊昔值遇恒沙佛，	悉皆承事無空過，
為求菩提度眾生，	今正是時速出家。
初事不空見，	值堅固花佛，
以一念清淨，	見毘盧舍那，
又遇栴檀佛，	以草炬供養，
又佛入城時，	以金末散地，
逢法自在佛，	說法讚善哉，
值普光如來，	一稱南無佛，
見大聚光佛，	供養以金花，
值光幢如來，	奉獻以掬豆，
又見智幢佛，	無憂花如來，
持粥以供養，	於彼發弘願。
又值寶髮佛，	供養以明燈，
見花光如來，	供養以良藥，
又值無畏佛，	施以寶瓔珞，
婆胝伽羅佛，	施波頭摩寶，

見娑羅王佛，	供養以純乳，
施名稱如來，	奉以師子座，
又見真實佛，	及高智如來，
曾頂禮圍遶。	又見龍施佛，
供養以衣服，	見增上行佛，
施以栴檀香，	又見致沙佛，
供養以妙鉢，	又見大嚴佛，
施優鉢羅花，	又值光王佛，
以妙寶供養，	又見釋迦佛，
施以金蓮華，	又值宿王佛，
讚歎如來德，	又見日面佛，
施以莊耳花，	又值妙意佛，
散以真頭花，	又見降龍佛，
施以摩尼寶，	又值增益佛，
奉上眾寶蓋，	又見藥師佛，
奉以勝妙座，	值師子幢佛，
奉以眾寶網，	又見持德佛，
以音樂供養，	又值迦葉佛，
奉以眾末香，	又見放光佛，
以妙花供養，	又值阿鞞佛，
奉以妙勝臺，	又見世供佛，
奉以妙花鬘，	又值多伽佛，
曾捨天王位，	又見難降佛，
施以眾妙香，	又值大光佛，
捨身而供養，	又見尚花佛，
獻寶莊嚴具，	又值法幢佛，
散以眾妙華，	又見作光佛，

奉優鉢羅花， 盡心而供養。
如是及餘無量佛， 一一皆以諸供具，
供養承事無空過， 願尊憶念過去佛，
及憶供養諸如來。 眾生苦惱無依怙，
請尊憶念速出家， 尊憶昔值然燈佛，
獲得清淨無生忍， 及五神通無退失，
從此即能往諸刹， 一念遍事諸如來。
有為諸法悉無常， 五欲王位皆不定，
為苦所逼諸眾生， 願速出家救濟之。
婁女絃歌奏清音， 以欲將惑於菩薩，
十方諸佛威神力， 所出眾聲演法言。
三界煩惱， 猶如猛火，
迷惑不離， 恒為所燒。
猶如浮雲， 須臾而滅，
合已還散， 如聚戲場。
念念不住， 如空中電，
遷滅迅速， 如水瀑流。
由愛無明， 輪轉五道，
循環不已， 如陶家輪。
染著五欲， 如被網禽，
欲如怨賊， 甚可怖畏。
處五欲者， 猶如履刃，
著五欲者， 如抱毒樹。
智者棄欲， 猶如糞坑，
五欲昏冥， 能令失念。
常為可怖， 諸苦之因，
能令生死， 枝條增長。

由彼漂溺，	生死河中，
聖人捨之，	如棄涕唾。
如見狂犬，	疾走而避，
如蜜塗刀，	如毒蛇首。
如戈戟刃，	如糞穢瓶，
不能捨離，	猶如餓狗，
嚙其枯骨。	五欲不實，
妄見而生，	如水中月，
如谷中響，	如焰如幻，
如水上泡，	從分別生，
無有實法。	年在盛時，
愚癡愛著，	謂為常有，
不能厭捨。	老病死至，
壞其少壯，	一切惡之。
有財寶者，	不知遠離，
五家散失，	便生苦惱。
猶如樹木，	花果茂盛，
眾人愛之，	枝葉彫零。
棄而不顧，	老弱貧病，
亦復如是。	亦如鷲鳥，
世間惡之，	如霹靂火，
焚燒大樹，	亦如朽屋，
不久崩壞。	有法能離，
生老病死，	願尊出家。
為諸眾生，	說如斯法。
生老病死，	纏縛眾生。
如摩婁迦，	遶尼拘樹，

能奪勢力，	損壞諸根。
猶如嚴霜，	彫諸叢林，
盛年妙色，	因而變壞。
譬如山火，	四面俱至，
野獸在中，	周樟苦惱。
處生死者，	亦復如是，
願速出家，	而救脫之。
尊觀病苦，	損惱眾生，
猶如花林，	為霜所彫。
尊觀死苦，	恩愛永絕，
眷屬分離，	無復重覩。
猶如逝川，	亦如花落，
能害有力，	令不自在。
獨行無伴，	隨業而去，
一切壽命，	為死所吞。
如金翅鳥，	能食諸龍，
亦如象王，	為師子食。
如摩竭魚，	能吞一切，
亦如猛火，	焚燒叢林。
願尊憶昔，	發弘誓願，
今正是時，	宜速出家。
娼女伎樂，	欲惑菩薩，
諸佛神力，	變為法音。
是諸有為，	皆當壞滅，
如空中電，	無暫停息。
亦如坏器，	如假借物，
如腐草牆，	亦如砂岸。

依止因緣，	無有堅實，
如風中燈，	如水聚沫，
如水上泡，	猶如芭蕉，
中無堅實，	如幻如化。
猶如空拳，	展轉相因，
愚人不了，	妄生計著。
譬如人功，	及以麻枲，
木輪和合，	以成其繩。
離是和合，	即不成繩，
十二因緣，	一一分析，
過現未來，	無有體性，
求不可得，	亦復如是。
譬如種子，	能生於牙，
牙與種子，	不即不離。
從於無明，	能生諸行，
無明與行，	亦復如是。
不即不離，	體性空寂，
於因緣中，	求不可得。
譬如印泥，	泥中無印，
印中無泥，	要因泥印。
文像可觀，	依止根境，
有眼識生，	三事和合。
說為能見，	境不在識，
識不在境，	根境識中，
本無有見，	分別妄計，
境界相生。	智者觀察。
曾無相狀，	如幻夢等。

譬如鑽火，	木鑽人功，
三種和合，	得有火生，
於三法中，	本無有火。
和合暫有，	名曰眾生，
第一義中，	都不可得。
譬如咽喉，	及以脣舌，
擊動出聲，	一一分中，
聲不可得，	眾緣和合，
有此聲耳。	智者觀聲，
念念相續，	無有實法，
猶如谷響，	聲不可得。
譬如箜篌，	絃器及手，
和合發聲，	本無去來。
於諸緣中，	求聲不得，
離緣求聲，	亦不可得。
內外諸蘊，	皆悉空寂，
無我無人，	無壽命者。
尊於往昔，	值然燈佛，
已證最勝，	真實妙法。
願尊於今，	為眾生故，
雨甘露法，	使得充足。』』

佛告諸比丘：「菩薩聞是偈已，專趣菩提正念不惰。何以故？菩薩於長夜時，尊重恭敬供養正法及說法師，深生淨信求於正法，好樂正法住於正法，隨所聽聞心無厭足，開悟眾生。於法施主深生尊重，為他演說無所希望，亦不因法而求財寶，為眾說法未曾慳吝。勇猛精進一心勤求，法為依止守護法藏，住於忍辱修行波若通達方便。」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多劫來，遠離世間五欲之過，為成就眾生，示現處於貪欲境界，積集增長一切善根殊勝福德資糧之力，示現受用廣大微妙五欲境界，而於其中心得自在。菩薩是時憶念往昔所發誓願，由是昔願思惟佛法皆悉現前，而起大悲觀察世間，富貴熾盛會歸磨滅，又觀生死多諸煩惱險惡怖畏，欲速除斷入大涅槃。」

佛告諸比丘：「菩薩久已了知生死過患，不取不著，樂求如來真實功德，依阿蘭若寂靜之處，其心常樂利益自他，於無上道勇猛精進，令一切眾生得安樂故、得利益故、得寂靜故、得涅槃故，常起大慈大悲，能以四攝攝諸眾生無有厭倦，觀諸眾生猶如一子。於諸境界心無所著，設大施會增長福德，遠離慳貪施不望報，於長夜中勇猛精進，善能降伏貪瞋憍慢慳嫉煩惱，未曾暫忘一切智心。著大施甲被精進鎧，以大悲心度脫眾生，智力堅強恒無退失，等心眾生隨其意樂皆令滿足。知時非時悟法非法，迴向菩提。於惠施中三事清淨，以金剛智除斷四魔，戒行成就善能守護身語意業，乃至小罪而懷大懼心常清淨，於諸垢濁，惡言毀訾、輕弄誹謗、打辱繫縛，曾無濁亂。具足忍辱心性調柔，所作事業常能堅固，於一切善心無退轉。念智具足恒修正定，獲智慧明能破諸暗。心常觀見苦空無常不淨之法，已善修習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又常安住奢摩他、毘鉢舍那，深入緣起覺悟真實，恒自了知不因他解，遊三脫門，了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

佛告諸比丘：「菩薩從多劫來，於四威儀恒住如是智慧、如是功德、如是精進、如是利益。十方諸佛復令宮中婁女樂器出微妙聲勸發菩薩。又欲化諸宮中婁女，即時證得四種法門。何等為四？一者方便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而攝取之。二者紹三

寶種能使不絕，不壞一切智性不退願力。三者智力堅固，大慈大悲不捨眾生。四者有殊勝智慧資糧之力，分別一切菩提分法。大嚴法門得現前故，以此四種為欲成就宮中諸婁女故，即於是時作大神通，令諸婁女解悟樂音所出言詞百千法門，所謂廣大心，愍眾生心，求菩提心，發起深心，而於佛法令生淨信，遠離憍慢尊重正法，知善不善，憶念諸佛，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神通，四攝法，四無量，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一一分別奢摩他、毘鉢舍那。無常苦空無我不淨，無貪寂滅，無生盡智，乃至涅槃。菩薩神通令音樂中出如是聲。諸婁女等聞是聲已，生希有心歡喜踊躍得未曾有。」

佛告諸比丘：「菩薩處王宮時，能令八萬四千諸婁女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無量百千諸天聞如是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說微妙偈，勸請菩薩速疾出家。」

感夢品第十四

爾時佛告諸比丘：「諸天勸發菩薩已，菩薩是時現夢於輪檀王，王於夢中乃見菩薩，剃除鬚髮行出宮門，無量諸天圍遶而去。時王從夢寤已問內人言：『太子今者為在宮耶？為出遊觀？』內人答言：『太子在宮無所遊觀。』王心尚疑菩薩已去，悵然憂惱如箭入心，作是思惟：『如我所夢事相既爾，定知太子必當出家。』復作是念：『從今以往更勿復許太子遊觀，令諸婁女誘以五欲生其愛著。』

「時輪檀王為菩薩故造三時殿：一者溫暖以御隆冬，二者清涼以當炎暑，三者適中不寒不熱。更造重門使難開閉，開閉之時須五百人，開閉之聲聞四十里。所有善知天文極閑相法及

五通仙，皆悉窮問遣其先記，如是等人皆云：『太子於吉祥門踰城而出。』王聞是已轉增憂惱。諸比丘！後於一時菩薩即便欲出遊觀，乃命馭者：『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奏王：『今日太子欲出遊觀。』王聞是已，即時遣使掃飾園林，復勅所司平除道路，香水灑地散眾名花，於寶樹間懸繒幡蓋，真珠瓔珞次第莊嚴，金銀寶鈴處處垂下，和風搖動出微妙音，從城至園周匝瑩飾，精麗清淨猶若天宮。復使路邊無諸可惡衰老疾病及以死屍，聾盲瘡癰六根不具，非吉祥事並令驅逐。

「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髮白體羸膚色枯槁，扶杖偃僂喘息低頭，皮骨相連筋肉銷耗，牙齒缺落涕唾交流，或住或行乍伏乍偃。菩薩見已問馭者言：『此曰何人？形狀如是。』」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此老人也。』又問：『何謂為老？』答曰：『凡言老者，曾經少年漸至衰朽，諸根萎熟氣力綿微，飲食不銷形體枯竭，無復威勢為人所輕，動止苦劇餘命無幾，以是因緣故名為老。』又問：『此人獨爾，一切皆然？』馭者答言：『一切世間皆悉如是。』菩薩又問：『如我此身亦當爾耶？』馭者答言：『凡是有生，若貴若賤皆有此苦。』爾時菩薩愁憂不樂，謂馭者曰：『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縱逸遊戲？當思方便免離斯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時輪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園林遊戲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行至中路，忽於道上有一老人，氣力衰微身體困極，太子見已即便還宮。』

「時輪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所言殆實。』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菩薩還處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更為菩薩示現事相，使得覺悟令速出家。』」

「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我今欲往園林遊觀，汝速為我啟奏大王，嚴辦車從，我當暫出。』王聞是已召集諸臣而告之曰：『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道逢老人中路而反愁憂不樂。今復求出欲詣園林，宜應從城至園悉令清淨，懸繒幡蓋燒香散花，勿使糞穢不淨及老病死諸不吉祥在於衢路。』所司受勅嚴麗過前。爾時菩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困篤萎黃上氣喘息，骨肉枯竭形貌虛羸，處於糞穢之中受大苦惱，二人瞻侍在於路側。又問馭者：『此為何人？』報菩薩言：『此病人也。』又問：『何謂為病？』答曰：『所謂病者，皆由飲食不節嗜欲無度，四大乖張百一病生，坐臥不安動止危殆，氣息綿惓命在須臾，以是因緣故名為病。』又問：『此人獨爾，一切當然？』馭者答言：『一切世間皆悉如是。』又言：『如我此身亦當爾耶？』馭者答言：『凡是有生，若貴若賤皆有此苦。』爾時菩薩愁憂不樂，謂馭者曰：『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縱逸遊戲？當思方便免離斯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時輪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出城遊觀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行至中路，忽於道側見一病人，氣力綿惓受大苦惱，太子見已即便還宮。』

「時輪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言不虛也。』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太子還受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更為菩薩示現事相，使得覺悟令速出家。』

「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我今欲往園林遊觀，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又奏大王，王聞是已謂馭者曰：『太子前出東南二門，見老病已還來憂愁，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不喜悅，宜遣內外莊嚴道路，香花幡蓋倍勝於前，勿使老病死等不祥之事在於道側。』所司受勅嚴飾倍前。爾時菩

薩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化作死人，臥於輿上香花布散，室家號哭而隨送之。菩薩見已心懷慘惻，問馭者曰：『此是何人，而以香花莊嚴其上？復有眾多眷屬而哀泣之？』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此死人也。』又問：『何謂為死？』答曰：『夫言死者，神識去身命根已謝，長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恩愛別離永無重覩。命終之後，精神獨行歸於異趣，恩愛好惡非復相知。如此死者誠可悲也。』又問：『唯此人死，一切當然？』報菩薩言：『凡是有生必歸於死。』菩薩聞已轉不自安而作是言：『世間乃有如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我今何暇詣於園林，當思方便求離此苦。』即便迴駕還入宮中。

「時輪檀王問馭者言：『今日太子出遊園苑歡樂以不？』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出城，忽於路側有一死人，臥於床上四人舉輿，眷屬悲號，太子見已慘然不樂，遂於中路即便還宮。』時輪檀王作是思惟：『此是我子出家之相，阿斯陀仙無虛謬也。』於是更增五欲而娛樂之。諸比丘！復於一時淨居諸天，既見太子還於宮內處在五欲，作是思惟：『我今應為菩薩更現事相，令速出家。』爾時菩薩復召馭者而告之言：『今日欲往園林遊觀，汝可嚴駕，我當暫出。』馭者又奏父王，王聞是已謂馭者曰：『太子前出三門，見老病死愁憂不樂，今者宜令從北門出，嚴飾道路香花幡蓋使勝於前，勿得更有老病死等非吉祥事在於路側。』所司受勅嚴好過前。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時淨居天化作比丘，著壞色衣剃除鬚髮，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形貌端嚴威儀庠序。太子遙見問：『是何人？』

「時淨居天以神通力，令彼馭者報菩薩言：『如是名為出

家人也。』太子即便下車作禮因而問之：『夫出家者何所利益？』比丘答言：『我見在家生老病死一切無常，皆是敗壞不安之法，故捨親族處於空閑，勤求方便得免斯苦。我所修習無漏聖道，行於正法調伏諸根，起大慈悲能施無畏，心行平等護念眾生，不染世間永得解脫，是故名為出家之法。』於是菩薩深生欣喜讚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上，我當決定修學此道。』既見是已登車而還。時輸檀王問馭者言：『太子出遊寧有樂不？』答言：『大王當知！太子向出至於中路，皆悉嚴好無諸不祥。忽有一人著壞色衣剃除鬚髮，執持應器杖錫而行，容止端嚴威儀詳審。太子即便下車作禮，言語既畢嚴駕而歸，竟亦不知何所論說。』時輸檀王聞此語已，心自念言：『阿斯陀仙言無虛謬。』於是更增微妙五欲而娛樂之。」

佛告諸比丘：「時淨居天欲令菩薩速疾出家，重與父王作七種夢：一者夢見有帝釋幢眾多人舁，從迦毘羅城東門而出。二者夢見太子乘大香象徒馭侍衛從迦毘羅城南門而出。三者夢見太子乘駟馬車，從迦毘羅城西門而出。四者夢見有一寶輪，從迦毘羅城北門而出。五者夢見太子在四衢道中揚桴擊鼓。六者夢見迦毘羅城中有一高樓，太子於上四面棄擲種種珍寶，無數眾生競持而去。七者夢見離城不遠忽有六人舉聲號哭。時輸檀王作是夢已，心大恐懼忽然而覺，命諸大臣而告之曰：『我於夜中作如是夢，汝宜為我喚占夢人令解斯事。』

「時淨居天化作一婆羅門，著鹿皮衣立在宮門之外，唱如是言：『我能善解大王之夢。』諸臣聞奏召入宮中。時輸檀王具陳所夢，語婆羅門：『如此之夢是何祥也？』婆羅門言：

「『大王當知！所夢帝幢眾人舁出城東門者，此是太子當為無量百千諸天圍遶出家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乘大香象徒馭侍衛從城南門出者，

此是太子既出家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以十力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乘駟馬車從城西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四無畏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寶輪從城北門出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太子在四衢道中揚桴擊鼓者，此是太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諸天傳聞乃至梵世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高樓太子於上棄擲寶物，無數眾生競持而去者，此是太子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諸天人八部之中當雨法寶，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種種諸法之像。

「『大王當知！所夢去城不遠忽有六人舉聲號哭者，此是太子既出家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外道六師心生憂惱之像。』

「爾時化人為輪檀王解彼夢已，白言：『大王！宜應欣慶，勿生愁惱。所以者何？此夢吉祥獲大果報。』作是語已忽然不現。

「時輪檀王聞婆羅門解夢因緣，恐畏太子出家學道，於是更增五欲之具。

「是時耶輸陀羅亦夢二十種可畏之事，忽然覺悟，中心驚悸惶怖自失。菩薩問言：『何所恐懼？』耶輸陀羅啼哭而言：『太子！我向夢見一切大地周遍震動；復見一鮮白大蓋常庇蔭者車匿輒來奪我將去；復見有帝釋幢崩壞在地；復見身上瓔珞為水所漂；復見日月星宿悉皆隕墜；復見我髮為執寶刀者割截而去；復見自身微妙端正忽成醜陋；復見自身手足皆折；復見形容無故赤露；復見所坐之床陷入於地；復見恒時共太子坐臥之床四足俱折；復見一寶山四面高峻，為火所燒崩摧在地；復

見大王宮內有一寶樹被風吹臥；復見白日隱蔽天地黑暗；復見明月在空眾星環拱，於此宮中忽然而沒；復見有大明燭出迦毘羅城；復見此護城神端正可憐住，立門下悲號大哭；復見此城變為墟野；復見城中林木泉池悉皆枯竭；復見壯士手執器仗四方馳走。太子！我夢如是心甚不安，將非我身欲有殞喪？將非恩愛與我別離？此是何徵，為凶為吉？』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心自思惟：『出家時到表是徵祥，乃令此妃見如斯夢。』慰喻耶輸陀羅言：『妃今不應懷此恐懼。所以者何？夢想顛倒無有實法，設令夢見帝幢崩倒日月隕落，於妃之身何所傷損？車匿持蓋將去，既曰夢奪，皆為虛妄，但自安寢不假憂愁。』其夜菩薩自得五夢：一者夢見身席大地、頭枕須彌、手擎大海、足踐渤澥。二者夢見有草名曰建立，從臍而出，其杪上至阿迦膩吒天。三者夢見四鳥從四方來，毛羽斑駁，承菩薩足化為白色。四者夢見白獸頭皆黑色，咸來屈膝舐太子身。五者夢見有一糞山狀勢高大，菩薩身在其上周匝遊踐不為所汙。」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五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出家品第十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於靜夜中作是思惟：『我若不啟父王私自出家，有二種過：一者違於法教，二者不順俗理。』既思惟已，從其所住詣父王宮，放大光明，一切臺殿、樓閣、園林，倍增嚴飾光明照曜。王遇光已尋便覺悟，謂侍者曰：『此為何光？夜分未盡，豈日光乎？』侍者答曰：『非日光也。』重以偈頌而白於王：

「『臺亭及樓閣，
眾影悉不生，
鴛鴦及翡翠，
群鳥未翔鳴，
此光甚希有，
能令心喜悅，
應是勝德人，
時王從臥起，
乃見菩薩身，
深心極尊重，
菩薩以神力，
長跪而合掌，
『大王莫愁惱，
今者願出家，
王時聞此言，
涕泣向菩薩，
『大位及國財，
除去出家事，
菩薩以妙音，
『竊有四種願，
大王若賜者，
一願不衰老，
三願常無病，
王聞是語已，
『此事甚為難，
諸仙雖劫壽，
誰離生老死，
牆壁與園林，
故非日出光。
孔雀迦陵伽，
故非日出光。
昔所未曾見，
除熱得清涼。
垂光照於此。』
詳觀於十方，
威德無有上。
將欲申恭敬，
固不令王起。
前白父王言：
勿與我為障，
唯垂見哀許。』
思惟設何計，
而作如是言：
一切悉能捨，
餘皆無所惜。』
重白父王言：
未稱於本心，
當斷出家望。
二願恒少壯，
四願恒不死。』
而告菩薩言：
非我力能辦，
終歸於壞滅。
獨求常住身？』

菩薩答王言：『四願若難得，
今但求一願，更不受後身。』
王聞菩薩言，愛心稍微薄。
而作如是說：『我今亦隨喜，
利益諸眾生，令汝願滿足。』
雖發如是語，心猶懷熱惱。

「爾時，菩薩聞是語已歡喜而退，雖復往來人無知者。既至明旦，王召親族及諸釋種，作如是言：『太子昨於中夜來請出家，我若許之國無繼嗣。汝等今者作何方便令其息心？』時諸釋種白大王言：『我等當共守護太子，太子何力能強出家？』是時，父王勅諸親族，於迦毘羅城東門之外，置五百釋種童子，英威勇健制勝無前，一一童子有五百兩鬪戰之車以為嚴衛，一一車側五百力士執戟於前；南西北門各有五百，如上所說。於其城上，周匝分布持刀杖人，復有宿舊諸釋大臣，列坐四衢咸悉營備，王自簡練五百壯士，擐甲持矛皆乘象馬，於城四面晝夜巡警無暫休息。是時，國大夫人摩訶波闍波提，於王宮內集諸嫪女，而說偈言：

「『汝等於今夜，無令著睡眠，
當建妙高幢，燭以摩尼寶。
四面珠瓔珞，亦發大光明，
照曜宮殿中，如日咸覩見。
奏彼天伎樂，絃出微妙音，
花髻半月垂，寶鬘師子飾，
臂璫及環玕，種種以嚴身。
戶牖設重關，堅牢持管鑰，
出入咸親覲，進止悉當知。
汝等侍奉人，宜應執兵器，

鬪輪將絹索， 矛戟及戈鋌，
莫生慢怠心， 周衛於階闥。
汝等守太子， 如人護白眼，
勿使棄世間， 猶如象王去，
寶位絕繼嗣， 國土無威光。』」

佛告諸比丘：「時有二十八夜叉大將，般遮迦王而為上首，先住在彼毘沙門宮共相議言：『菩薩今欲出家，我與汝等作何供養？』時，四天王告夜叉眾言：『菩薩將欲出家，汝等應當捧承馬足。』」

「時，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眾言：『菩薩今夜將欲出家，汝等宜應營護佐助。』時，彼眾中有一天子，名曰靜慧，作如是言：『我當於迦毘羅城，所有一切軍士嫗女守菩薩者，悉令惛睡無所覺知。』」

「復有莊嚴遊戲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令彼城內外，所有象馬及諸雜類寂然無聲。』」

「復有嚴慧天子，作如是言：『我當從彼於虛空中化為寶路，皆以金銀、瑠璃、砮璫、馬瑙、真珠、玫瑰，眾寶廁填，散諸名花彌布其上，懸繒幡蓋羅列道側。』」

「復有諸大象王，伊鉢羅王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我於鼻端化為樓閣，其中則有天諸嫗女，鼓舞絃歌而為翊從。』」

「復有諸大龍王，婆婁那王而為上首，作如是言：『我等當吐栴檀香雲及沈水香雲，雨栴檀末及沈水末，妙香芬馥遍滿虛空。』」

「復有法行天子，作如是言：『我今當遣宮中所有端正女人，形貌變壞不可附近。』」

「復有開發天子，作如是言：『我當於中夜時覺悟菩薩。』」

「釋提桓因作如是言：『我今亦當為彼菩薩開示道路。』」

「如是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那、緊陀羅、摩睺羅伽等，盡其所應護助菩薩。

「爾時，菩薩於音樂殿中端坐思惟：『過去諸佛皆發四種微妙大願。何等為四？

「『一者願我未來自證法性，於法自在得為法王，以精進智救拔一切牢獄愛縛苦惱眾生，皆令解脫。

「『二者有諸眾生墮此生死黑暗稠林，患彼愚癡無明翳目，以空、無相、無願為燈為藥，破諸暗惑除其重障，成就如是方便智門。

「『三者有諸眾生豎憍慢幢起我我所，心想見倒虛妄執著，為說法令其解悟。

「『四者見諸眾生處不寂靜，三世流轉如旋火輪，亦如團絲自纏自繞，為彼說法令其縛解。』如是四種廣大誓願正念現前。

「爾時，法行天子及淨居天眾，以神通力，令諸婁女形體姿容悉皆變壞，所處宮殿猶如塚間。作是現已，於虛空中告菩薩言：

「『面貌清淨如蓮華， 功德智慧無能比，
 觀察女人當遠離， 云何於此生著心？』

「爾時，菩薩以偈答曰：

「『我今觀此姪欲境， 一切變壞如臭屍，
 願得永出諸愛纏， 不復於中生執著。』

「爾時，菩薩見於宮內所有美女形相變壞，或有衣服墜落醜露形體，或有頭髮蓬亂花冠毀裂，或有容貌枯槁瓔珞散壞，或有脣口喎斜，或有眼目角眦，或呀喘將絕，或涕唾交流，或欬嗽不止，或揮手擲足，或有面色青白怪狀恐人，或皮膚坼裂膿血穢污，或有悲啼，或有大笑，或復[齒*吉]齒，或復譌語，

或傍壁倚立，或憑床危坐，或枕鼓而臥，或抱箏而寢，或有睡含簫管齧以作聲，或取諸樂器撩亂委擲，或[舂*見]然而睡，或覆面在地，或有張口，或有閉目，或失便痢臭氣燄[火*孛]，或有蓋頭，或有露首顛倒狼藉縱橫而臥。先時所有端正美容，天諸神力悉皆變壞。

「見如是等種種相已靜念思惟：『女人身形不淨弊惡，凡夫於此妄生貪愛。』起大悲心發如是言：『咄哉！世間。苦哉！世間。甚可怖畏，凡夫無知不求解脫；此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劇苦，猶如屠肆能斷諸命；此處不淨，猶如群豕在溷廁中；此處無味妄生味想，猶如餓狗嚙其空骨；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困竭，猶如水族曝於乾地；此處窮迫，猶如乏鹿為火所害；此處可怖，猶如死囚詣於都市；此處沈沒，猶如涉海船舫破壞；此處危懼，猶如盲人墜於深谷；此處無利，猶如蒲博財物都盡；此處無潤，猶如大旱草木乾焦；此處能傷，猶如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損耗，猶如黑月漸漸將盡；此處滅諸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作如是說，種種譬喻審諦籌量，次於己身從頭至足，循環觀察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愛潤業田，	從緣受生死，
積集眾不淨，	和合成此身。
脾腎肝肺心，	腸胃生熟藏，
皮肉將骨髓，	毛髮及爪牙。
運動如機關，	諸虫之窟穴，
糞穢常盈滿，	膿血恒流注，
生死憂惱侵，	老病飢渴逼。
智者觀是苦，	一切如怨讐，

當棄虛妄身，云何生取著？』

「菩薩如是觀自身已，繫念現前寂然久默。於虛空中有諸天眾，告法行天子言：『菩薩將欲出家，今者遲迴似生疑悔。所以者何？我見菩薩觀視姝女，或熙怡微笑，或嘖慘不樂，將非菩薩生戀著耶？然彼之心猶如大海，我等凡淺不能測量。』法行天言：『菩薩於無量劫，捐捨一切頭目髓腦國城妻子，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何況今者是最後身，而於弊欲生戀著耶？』

「爾時，菩薩即從座起，褰七寶所成羅網帷帳，安詳徐出合掌而立，正念十方一切諸佛。作是念已，即見天主釋提桓因，及四大天王、日月天子，各率所統，東方提頭賴吒天王，領乾闥婆主從東而來，將無量百千乾闥婆眾，奏諸伎樂鼓舞絃歌，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南方毘婁勒叉天王，領鳩槃荼主從南而來，將無量百千鳩槃荼眾，各執寶瓶盛滿香水，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西方毘婁博叉天王，領諸龍神主從西而來，將無量百千諸大龍眾，各各手持諸雜珍寶、真珠、瓔珞，種種花香，復散香雲、花雲及諸寶雲；亦動微妙輕靡香風，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北方毘沙門天王，領夜叉主從北而來，將無量百千大夜叉眾，手捧寶珠其光照曜過於世間百千燈炬，身著鎧甲手執弓刀矛戟干戈輪稍叉弩，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爾時，天主釋提桓因，從三十三天與其眷屬一切諸天百千萬眾，持天花鬘、末香、塗香、衣服、寶蓋、無數幢幡及以瓔珞，至迦毘羅城，圍遶三匝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日月天子左右而至，亦齋種種供養之具依空而住，合掌低頭向菩薩禮。

「爾時，菩薩觀見十方，仰瞻虛空及諸星宿，并覩護世四大天王、乾闥婆、鳩槃荼、諸天、龍神并夜叉等，復見天主釋提桓因，各領百千自部眷屬，前後導從遍滿虛空，弗沙之星正與月合。時，諸天等發大聲言：『菩薩欲求勝法今正是時，宜速出家，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

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於今夜靜，出家時到。』即就車匿，而語之言：『車匿！汝宜為我被乾陟來。』爾時，車匿既聞此言，竊自思念：『今始夜半，何用乾陟？』白菩薩言：『內外甚安，無有急難好惡之事，不審太子何用乾陟？』爾時，菩薩告於車匿，而說偈言：

「『我身已具足， 一切吉祥事，
 當欲出家去， 汝今莫違我。』

「於是，車匿復聞菩薩如是偈已，舉身戰掉不能自持。爾時，菩薩重語車匿：『我今欲為一切眾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須彼乾陟。莫違我意，速被將來。』車匿是時故發大語，望使宮內皆悉聞知，白菩薩言：『太子恒常無有錯謬，諸所作事必擇其時，今者何為而索乾陟？』虛空諸天以神通力，令彼一切都不覺知。爾時，菩薩密以偈頌，語車匿言：

「『車匿汝當知， 我今觀此處，
 一切可怖畏， 猶如塚墓間。
 如共羅剎居， 亦似疽蟲穴，
 又類受胎水， 縱橫狼藉眠。
 我見五欲苦， 心意至不安，
 不願處此宮， 於園林遊觀。
 覩彼老病苦， 并見於死屍，

我定欲出家， 汝速取乾陟。』

「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昔在嬰孩，相師占已而白王曰：「王之太子相好具足當作轉輪聖王。」我又曾聞世間智人修諸苦行，或不剪爪，或有倒懸，或衣以樹皮，或自拔頭髮，或受牛鹿等禁，或五熱炙身，修此苦因願求樂報，況復太子當為轉輪聖王統四天下、七寶具足。一切世間咸謂，太子必當得此轉輪王位。仙人所記應無虛妄，如是寶位云何棄之？』爾時，菩薩語車匿言：『昔日仙人但記為轉輪王，亦復有記當成佛道，於二記中何者為定？慎勿妄語。』車匿言：『昔日阿斯陀仙合掌而言：「大王當知，王之太子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在家作輪王也。何以故？佛相明了，轉輪聖王相不明了。」但諸釋種隱而勿傳，恐畏太子出家學道，不謂太子猶憶斯事。』菩薩語言：『車匿！我昔從彼兜率下生之時，在胎之時乃至出時，所有諸事悉皆不忘，況復仙人授我記莈而得忘耶？車匿！諸天復勸我言：「菩薩速疾出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轉法輪。」是故應知，必得成佛。車匿！我今寧被割截肢體、食雜毒食、入大火聚、投彼高巖，不能在家受五欲事，如是世間五欲境界，皆悉無常甚可怖畏。』即說偈言：

「『我昔受五欲，	今實畏苦因，
無始積愛流，	猶如海難滿。
逐焰轉增渴，	處夢未覺知，
坏器不堅牢，	盛饌和諸毒。
浮雲必銷散，	沬露無久停，
幻事惑彼心，	水泡暫起滅，
芭蕉不堅實，	虛拳誑小兒，
蛇首不可親，	毒蔓終難觸。
智者當遠離，	猶如避深坑。』」

佛告諸比丘：「菩薩說此偈已又告車匿：『我亦曾作四天王天乃至六欲諸天，亦曾生彼色究竟天、非想非非想處。我憶往昔無量生中，愚癡惑亂為麤弊欲，備受眾苦打罵繫縛，損害身命死入惡道。今者於此深生厭離，正使諸天勝妙境界尚無貪染，何況耽此人間五欲生戀著耶？轉輪聖王雖得自在，終未免於生死之患。我觀世間煩惱曠野甚可怖畏，無有歸依無所恃怙，又常淪沒生死河中，憂悲險溜瞋忿奔浪，嗜欲驚洄悲恨旋湍，諸見羅刹常伺候人，我於是中繕修六度以為船筏，智為舟楫，信作堅牢，自既濟已，復當攝取一切眾生令到彼岸。』是時，車匿白菩薩言：『太子今者心決定耶？』菩薩報於車匿，而說偈言：

「『車匿汝當知， 我今已決定，
 自利利他故， 起於精進心。
 不動若須彌， 終無能退轉，
 假使金剛雹， 刀劍及干戈，
 電火熱鐵團， 墜在我頂上，
 終不於俗境， 而生戀著心。』」

「爾時，無量百千諸天，於虛空中歡喜踊躍，雨眾天華，而說頌曰：

「『最勝清淨如虛空， 煙雲塵霧不能染，
 一切境界無所著， 具足善利成菩提。』

「於是，靜慧天子及莊嚴遊戲天子，於迦毘羅城令一切人民皆悉惛睡。爾時，菩薩告車匿言：『車匿！汝今莫令我生憂憤，宜應速疾被乾陟來。』是時，車匿白菩薩言：『今始中夜未是行時，一切宮城悉皆防衛，誰應於此開諸關鑰？』時，釋提桓因以神通力令諸門戶皆自然開。車匿既覩宮城開已，傍徨愁戀轉復悲啼，作如是言：『我無伴侶，此城內外所有四兵，

釋種群臣王及王子，耶輸陀羅後宮嫫女，一切惛睡無有知覺。今欲何去？當復語誰？太子之心決定如是，我今懇切啟請莫從，自惟無力豈能遮止。』是諸天眾於虛空中告車匿言：『車匿！速疾嚴被乾陟將來，勿令菩薩心生憂惱。所以者何？汝豈不見無量百千大菩薩眾，釋提桓因及四天王、諸天龍神、乾闥婆等，各與其眾恭敬供養，光明赫奕遍照虛空。』車匿聞此語已，告乾陟言：『乾陟！太子今者當乘汝出。』即取最上金勒寶鞍諸莊嚴具用被馬王，悲泣流淚持以奉進，讚菩薩言：『伏願太子有所悌求悉皆成滿，一切障礙咸得銷除，當令世間獲安隱樂。』

「菩薩於此乘馬王已，初舉步時，十方大地六種震動，昇虛而行，四天大王捧承馬足，梵王帝釋開示寶路。爾時，菩薩放大光明，照燭一切無邊世界，所可度者皆得度脫，有苦眾生皆得離苦。

「爾時，菩薩迴眄俯視迦毘羅城作如是言：『若我從今不得盡於生死邊際，終不再見迦毘羅城，況復於中行住坐臥，爾後眾人於此起塔。』」

「諸比丘！是時菩薩既出宮已，宮中嫫女皆悉覺悟，處處求覓不見菩薩。耶輸陀羅發聲大哭，婉轉于地，自拔頭髮絕身瓔珞，悲哭而言：『一何痛哉！一何苦哉！我於今者何所依怙？太子棄我而去用復活為！』悲啼懊惱不能自勝。宮女總集號叫哀戀，如魚失水，如樹斷根，悲哭之聲聞於宮外。是時宮女奏於父王，今夜睡寤不見太子。其當廐臣亦言：『今者失彼乾陟。』王聞此已發聲大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今何所去？』作是語已悶絕躡地，傍臣即以冷水灑面良久醒悟，即喚所有防衛之臣而勅之曰：『汝等諸將已自不謹致失我子，汝當為我內外分行速疾求覓，若得見者善言誘喻迎將還宮。』是

時，群臣奉王勅已，展轉相告銜命而行訪覓菩薩，諸天神力永不得見。

「爾時，菩薩去迦毘羅城，至彌尼國其夜已曉，所行道路過六由旬，彼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扈從至此，所為事畢忽然不現。菩薩既行至彼往古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慰喻車匿：『善哉！車匿！世間之人，或有心從而形不隨，或有形隨而心不從，汝今心形皆悉隨我。世間之人見富貴者競來奉事，覩貧賤者棄而遠之，我今捨國來至於此，唯汝一人獨能隨我。善哉！車匿！甚為希有，我今既得至閑曠處，汝便可將乾陟俱還。』即自解髻取摩尼寶以付車匿，告言：『車匿！汝持此寶還於宮內，奉上大王作如是言：「太子今者於世間法無復希求，不為生天受五欲樂，亦非不孝，亦無瞋忿嫌恨之心，又亦不求財位封祿，但見一切眾生迷於正路沒在生死，為欲拔濟故出家耳，唯願大王勿生憂慮。大王！若謂我今年少未應出家，汝以我言方便諮啟，生老病死豈有定時，人雖少盛誰能獨免？往古有諸轉輪聖王，捨國求道詣於山林，無有中途還受五欲；我今私心亦復如是，若未獲得無上菩提終不還也。」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我意善為開解。』又復脫身所著瓔珞以授車匿：『汝可持此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為欲斷諸苦本，今故出家求滿此願，勿生憂念。」』又脫諸餘嚴身之具：『與耶輸陀羅，語言：「人生於世愛必別離，我今為斷此諸苦故出家學道，勿以戀著橫生憂愁。」』及語宮中諸嫔女等，并告釋種時年童子：『我今欲破無明網故方得智明，所為事畢還當相見。』是時，車匿既聞菩薩苦切之語，悲泣懊惱自投於地，作如是言：『我既無力能令太子還於王宮，若我從此獨自歸者，王及姨母并諸釋種，會當瞋忿笞撻於我，詰責我言：「汝將太子棄在何處？」我必無辭，將何酬答？』菩薩報言：『車匿！

勿為此慮。所以者何？世間若有持所愛人言語，委曲向彼陳說，克蒙眷念，或當賞錫，但莫憂也。車匿！汝疾還宮無令大王生於愁惱。』於是，車匿從地而起，舉聲大哭，乾陟低頭前屈雙腳，舐菩薩足淚下悲鳴。

「爾時，菩薩以手摩乾陟頂而語之言：『乾陟！汝所作已畢，莫復啼哭，當大報汝。』

「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若不剃除鬚髮，非出家法。』乃從車匿取摩尼劍，即自剃髮，既剃髮已擲置空中，時天帝釋見希有事，心大歡喜，即以天衣於空承取，還三十三天禮事供養。

「爾時，菩薩剃鬚髮已，自觀身上猶著寶衣，即復念言：『出家之服不當如是。』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著袈裟手持弓箭，於菩薩前默然而住。菩薩語獵師言：『汝所著者乃是往古諸佛之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耶？』獵者言：『我著袈裟以誘群鹿，鹿見此服便來近我，我因此故方得殺之。』菩薩言：『汝著袈裟專為殺害，我今若得唯求解脫。汝能與我此袈裟不？汝若與我我當與汝憍奢耶衣，汝何惜彼麤弊之服？』獵師報言：『善哉！仁者！如是弊衣實無所惜。』即取袈裟授與菩薩。菩薩于時心生歡喜，即便與彼憍奢耶衣。時，淨居天以神通力，忽復本形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菩薩見已，於此袈裟倍生殷重。爾後，眾人在此起塔。于時，菩薩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儀容改變，作如是言：『我今始名真出家也。』於是發遣車匿將乾陟還，流淚盈目以別車匿。別車匿已，安詳徐步，經彼跋渠仙人苦行林中。」

佛告諸比丘：「車匿既見菩薩志意不迴，牽彼乾陟悲哀而返，爾後眾人於此起塔。於是車匿既辭別已，遙望菩薩，頭無天冠、身無瓔珞，種種寶服一切都無，舉手椎胸悲哀啼哭，無

復冀望哽咽徘徊；乾陟悲鳴驤首局顧，瞻望躑躅淚下交流。車匿于時漸到城已，譬如有人入於空宅，其城內外苑園泉林，以菩薩去皆悉枯竭。城中所有大小居人，不覩菩薩唯見車匿，並隨其後而問之言：『悉達太子今在何處？』車匿報言：『太子今者，棄捨五欲獨處山林。』眾人聞已怪未曾有，人人各各相視流淚，共相謂言：『我等當隨太子而去，住彼山林。所以者何？離聖太子何所存活，城闕蕭條無可愛樂。』

「是時，車匿牽彼乾陟，并齎瓔珞及無價寶冠諸莊嚴具，將入王宮，其馬嘶聲聞於宮內。是時，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及後宮嫔女，皆來集聚共相謂言：『乾陟之聲今乃不遠，將非太子迴還宮耶？』是時車匿入宮門已，姨母及妃并諸嫔女，渴望欲見爭趣宮門，唯覩車匿不見菩薩，同時啼哭問於車匿：『太子今在何處，汝獨歸來？』車匿答言：『太子棄捨五欲為求道故，在彼山林著壞色衣剃除鬚髮。』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悲泣懊惱不能自勝，發聲大哭，責車匿言：『我今何負於汝，取我聖子送彼山林，猛獸毒蟲甚可怖畏，而今獨往將何所依？』車匿言：『太子付我馬王及諸寶具，逼促於我令我速還，恐畏夫人橫生愁惱。』是時，宮中諸嫔女等，染欲因緣故深於愛著，苦惱身心悲涕哽咽。

「摩訶波闍波提銜淚而言：『嗚呼太子！汝身本以栴檀塗拭威德光大，今者云何顛顛山野，蚊虻咬膚能安斯苦？嗚呼太子！在家之時，衣以憍奢耶衣，今者云何著麤弊服？嗚呼太子！在家之時，百品調和香潔之膳，今者云何能噉無味麤澁之食？嗚呼太子！在家之時，坐臥茵褥無非細軟，今者云何藉履荊棘能忍受之？嗚呼太子！在家之時，富貴之人盡心事汝，猶恐有失，今日云何貧賤之人或能欺汝？嗚呼太子！在家之時，端正嫔女恒常娛樂恣於五欲，今者云何自放山林獨行獨住？』摩訶

波闍波提種種言詞悲哭懊惱，從地而起，重問車匿：『我子當去之時，向汝何囑？我子頭髮今在誰邊，復誰剃也？』車匿啼哭不能自勝，報夫人言：『太子囑我，汝至宮時，再拜我母慇懃勸請，莫生憂念，道：「我不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還當相見。」即執寶劍自剃頭髮，擲置虛空，諸天接取將還供養。』摩訶波闍波提重復悲泣作如是言：『嗚呼太子！頭髮甚長柔軟青紺，於一毛孔一毛旋生，堪冠王冠受於王位，汝今何為割截棄擲？嗚呼太子！兩臂傭長踝不露現，行步詳雅如師子王，目如青蓮，身真金色，言音隱隱如鼓如雷，如此之人何堪修道？審其是地當有聖王，此盛德人應為其主。』即說偈言：

「『若言此地非福處， 不應生是勝德人，
 既現希有功德身， 自當為世作聖王。』

「爾時，耶輸陀羅發聲哀哭，責車匿言：『車匿！太子去時，我於彼夜睡眠惛重，不覺不知。汝將太子送在何處，今去近遠汝獨歸來？車匿！汝無利益，是我怨讐損害於我，汝作惡業今已備足，不假虛啼。車匿！此馬常時嘶聲聞於數里，當爾之夜何以寂然，今日悲鳴但增哀感？汝與乾陟俱為不善，令我無主，城邑空虛，由此乾陟及汝車匿。』於是，車匿悲哀啼哭，報耶輸陀羅言：『妃今不應瞋罵乾陟，亦復不當責及於我，我與乾陟初無過罪。所以者何？乾陟去時非無疑難，悲鳴蹋地前却不行，嘶聲徹半由旬，蹄聲聞一拘盧舍，但以諸天神力不令妃悟耳。我與乾陟有何愆過？大王先有嚴勅，一切左右善加用心守護太子，諸城門禁兵衛之人，咸著睡眠無所覺了。太子初出如日昇天，放大光明普照世界，行路之際我最引前，初出之時，我反贊助，諸城門戶自然而開，乾陟是時足不踐地，剃髮擲空貿易衣服，種種事業皆是諸天神力所為。』爾時，耶輸陀羅苦惱逼切忽然蹣地，流淚而言：『苦哉苦哉！何故太子棄我

而去，豈可不聞韋陀論說，古昔有王入於深山，携其妃后同修聖行。何故今日獨捨我去？車匿！太子若為生天修諸苦行，求諸天女；然彼天女何必可求，乃捨王位及棄我等。車匿！我實不願獨自生天，亦不自求人間妙樂，願與我主生生之處，恒作夫妻，還如向時受勝果報。』作此語已，悲哀啼哭，又言：『車匿！我主今在何處，使我無端遂同孤寡，於今已往，不衣好衣不食美食，香華瓔珞我身永絕，雖復居家恒常作於山林之想。』耶輸陀羅以無數千言責於車匿，車匿前進諫言：『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惱。所以者何？太子出時諸天翊從，東方天王及乾闥婆主，南方天王及鳩槃荼主，西方天王及大龍主，北方天王及夜叉主，其身悉被金剛鎧甲，或執弓刀，或持矛戟，或復導前，或復隨後，梵王帝釋及日月天，皆將眷屬，欲界天子，化作摩那婆身，天人寶女無數千億皆大歡喜，將天妙華散太子上。太子觀見，不取不捨不貪不高，猶如虛空無所罣礙，我今難可一一具說。』

「爾時，輪檀王遙聞宮內哀哭之聲，便從自宮蒼忙而出。是時，車匿齋菩薩寶冠珠瓔繖蓋，牽彼乾陟來至王前，一一具陳頭面作禮。

「時，輪檀王既見菩薩諸莊嚴具，兼聞車匿所說言詞，失聲大喚作如是言：『嗚呼嗚呼！我之愛子，一旦背我今何所去？』自絕宛轉號咷而哭。是時，迦毘羅城所有居人，悉皆哀哭聲震天地，諸釋眷屬各各悲戀，不能自持，相視流淚，咸來諫喻扶王令坐。王雖暫穌，少時還絕，良久醒悟，責車匿言：『汝將我子棄擲何處？』車匿惶怖，白言：『大王！太子棄捨五欲不染世間，慙慙切諫都無迴意，即語我言：「汝莫諫我，我今不須一切欲樂，願捨國位樂此山林。」』

「時，輪檀王重聞車匿如是語已，流淚懊惱，語車匿言：

『我今窮矣，無復氣勢，手足悉折，猶如朽株，亦如大樹無有枝葉，敵境或當輕侮於我，我今單己無所能為。嗚呼我子！最勝丈夫，何故棄家違離我願？嗚呼我子！諸相滿足百福莊嚴，一一相中皆悉備具，伺諸姝女睡眠不覺，忽然而出。嗚呼我子！善巧多智，昔在宮內我無憂愁，今捨我去無復依倚。嗚呼我子！上族中生，恒為眾人之所尊重，棄捨寶位及以四方一切眷屬，單己而去，譬如白象摧折大木。我子去時，所有城門難開難閉，開閉之時其聲遠徹，云何此夜人皆不聞？必是天神令無聲響。嗚呼我子！捐捨寶位如棄涕唾，我先為汝造三時殿，調適寒暄，云何一朝棄之而去，娛樂曠野遊處山林，甘與禽獸而為伴侶？於今已往，護城諸神皆悉棄捨此城而去。嗚呼我子！愛念之心徹我骨髓，何故棄我入於山林？』

「爾時，輪檀王憶念菩薩不捨晝夜，欲抑令還，復思仙人昔日有記：『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七寶自然主四天下，千子具足端正勇健，能伏怨敵；若令出家，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開化十方。』定知我子必不肯還。普召大臣而告之曰：『卿等在家皆有子息，共相娛樂目前有慰，不念吾憂，吾有一子奇相聖達，當為轉輪聖王主四天下，一旦離別入於深山窮谷絕險無人之處，飢渴寒熱令誰所悉？卿等子弟宜擇五人追而侍之，若中道還者滅卿五族。』大臣奉勅即簡五人，入山求侍。是時，五人追不能及，心自念言：『是為逸人，行不擇路何道之有？我若歸還必滅吾族，不如選可住處隨意而住。』於是五跋陀羅遁於山林。」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六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第十六

爾時佛告諸比丘：「車匿奉菩薩教，安慰大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諸釋種等，令離憂惱。為欲饒益諸眾生故，剃除鬚髮，向獵師邊，以僑奢耶衣貿易袈裟清淨法服，於是詣鞞留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奉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次往波頭摩梵志苦行女人所。時彼女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利婆陀梵行仙人所。時彼仙人，亦請菩薩明日設齋。既受請已，復往光明調伏二仙人所，其仙亦請菩薩明日設齋。諸比丘！菩薩次第至毘舍離城。城傍有仙，名阿羅邏，與三百弟子俱，常為弟子說無所有處定。時彼仙人遙見菩薩心生希有，告諸弟子：『汝等應觀是勝上人。』諸弟子等白仙人言：『我見是人形貌端正，昔所未有，為從何來？』比丘！我於爾時問阿羅邏言：『汝所證法可得聞乎？今欲修行願為我說。』仙言：『瞿曇！我所證法甚深微妙，若能學者當為宣說令得修習。若有清信善男子，受我教者，皆得成就無所有處微妙之定。』

「諸比丘！我聞仙人所說，作是念言：『我今自有精進念定樂欲信慧，獨在一處常勤修習心無放逸，必證彼仙所得之法。』於是精勤修習心不厭倦，經於少時皆已得證。既得定已往仙人所作如是言：『大仙！汝唯證此，更有餘法？』仙言：『瞿曇！我唯得此，更無餘法。』菩薩報言：『如是之法我已現證。』仙言：『以我所證汝亦能證，我之與汝宜應共住教授弟子。』諸比丘！是時仙人甚相尊重，即以最上微妙供具供養於我，諸學徒中以我一人為其等侶。

「比丘！我時思惟：『仙人所說非能盡苦，何法能為離苦之因？』即於彼時出毘舍離城漸次遊行，往摩伽陀國王舍大城，入靈鷲山獨住一處，常為無量百千諸天之所守護，晨旦著衣執持應器，從溫泉門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行步詳雅諸根寂然，觀前五肘心無散亂，城中諸人見菩薩來心生希有，咸作是言：『此是何人？為是山神，為是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耶？』」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清淨身，	光明無有量，
威儀悉具足，	心靜極調柔。
處在靈鷲山，	自守出家法，
於彼晨朝時，	著衣持鉢已，
調伏身心故，	入城而乞食。
身如融金聚，	相好以莊嚴，
路傍若男女，	觀者無厭足。
城中居民輩，	見是勝人來，
皆生希有心，	奔馳競瞻仰，
斯人甚奇特，	今從何所來？
有諸婬女等，	咸昇妙樓閣，
於彼窓牖間，	[門@視]望不暫捨。
街衢盡充滿，	闐闐悉空虛，
棄捨所作業，	俱來候菩薩。
有人遽往告，	頻婆娑羅王：
『今有梵天來，	入城而乞食。』
復有作是言：	『或是天帝釋，
夜摩兜率天，	化樂他化主。
四天及日月，	或是羅睺等，
鞞留質多羅，	薄離諸天眾。』

復有白王言：『此是靈山神，
大王應當知，王今獲大利。』
時王聞此語，心生大喜悅，
自陟高樓上，遙觀菩薩身。
相好甚端嚴，譬如真金聚，
王因勅左右，奉獻菩薩食，
并遣尋所住，隨逐而觀之，
使者隨菩薩，見往靈鷲山，
歸來白大王，具陳所見事。
王聞是事已，益增希有心，
於彼晨朝時，嚴駕躬親謁。
遙覩巖石中，光相極清淨，
威容甚嚴好，不動若須彌，
屏除諸侍從，徒步而前進。
頂禮菩薩足，種種慰問已，
而白菩薩言：『大士從何來？
鄉邑在何處？父母為是誰？
為是婆羅門？為是刹帝利？
或是諸仙聖？仁者如實說。』
菩薩答王言：『我父輸檀王。
居住雪山下，城名迦毗羅，
人民甚安樂，為求無上道，
是故今出家。』王重稽首言：
『仁今盛少年，容顏甚端正，
應受五欲樂，何為乃行乞？
我當捨此國，與汝共治之。
今者幸相見，中心甚欣喜，

願得作親友，
何為樂獨處，
菩薩於是時，
徐答大王言：
世間諸榮位，
捨之而出家，
而復生貪羨？
大海為宮室，
而生愛著心？
五欲無邊過，
餓鬼及畜生，
棄捨如涕唾。
將墜自不久，
須臾而變滅，
無時而暫停。
即失解脫樂。
而求大苦因？
貪火極熾然，
轉復無厭足。
便生大苦惱。
人中殊勝果，
盡受二種報，
得此更求餘。
渴逼飲鹹水，
悵求無息時，
輪轉恒無際。
必淨攝諸根，

共莅於王位。
空山林野中？』
以柔軟音句，
『我今甚不戀，
欲求寂滅故，
況乃於王國，
譬如娑竭龍，
豈復於牛跡，
大王應當知，
能令墮地獄，
智者當遠之，
欲如果熟已，
又如空中雲，
如風駛飄鼓，
若著五欲者，
誰有智慧士，
若人未得欲，
若已得之者，
得已愛別離，
天上微妙樂，
假使世間人，
心亦未知足，
譬如熱乏人，
五欲亦如是，
常在生死中，
若有智慧者，
證無漏聖道，

爾乃名知足。	王今應觀身，
無常不堅固，	九孔恒流溢，
眾苦作機關。	我雖受五欲，
而不生貪著，	為求寂滅樂，
是故今出家。』	頻婆娑羅言：
『善哉大導師！	我本臣事汝，
汝是帝王子，	能棄五欲榮。
我今勸俗利，	必獲無量罪，
唯願大慈悲，	哀愍捨我過。
當於此境界，	證得佛菩提，
願使不我遺，	我當獲大利。
於是從座起，	頂禮菩薩足，
百千眾圍遶，	還返於自宮。
菩薩調伏心，	為世間依止，
隨益而去住，	當往尼連河。』」

苦行品第十七

佛告諸比丘：「王舍城邊有一仙人，摩羅之子名烏特迦，與七百弟子俱，常說非想非非想定。爾時菩薩見彼仙人，於大會中多聞聰慧眾所宗仰，作是思惟：『我若不至其所同其苦行，云何能顯彼所修行諸定過失？我今方便令彼自知，其所修習非為究竟；又欲開顯我之定慧利益一切，令彼眾會生希有心。』發是念已至仙人所，作如是言『仁者！誰為汝師？汝所修行復是何法？』仙人答言：『我本無師自然而悟。』菩薩告言：『我今故來求汝所證，願為演說，我當行之。』仙言：『隨意所欲當為宣說。』」

「爾時菩薩受彼教已，於一靜處專精修學，由昔慣習定慧因緣，即得世間百千三昧，隨彼諸定，所有差別種種行相皆現在前。是時菩薩，復從定起謂仙人言：『過此定已更有何法？』仙言：『此最為勝，更無餘法。』菩薩作是思惟：『我有信、進、念、定、慧，速能證得彼仙之法，其所得者非為正路、非厭離法、非沙門法、非菩提法、非涅槃法。』」

佛告諸比丘：「菩薩為欲令彼諸仙捨其邪道，說如上事。時五跋陀羅先於彼所修行梵行，竊相議言：『我等久學尚未能測彼定淺深，云何太子於少時間，已能證得大仙之法，嫌未究竟更求勝者？由斯義故，必當證獲無上菩提。彼得道時，我等五人亦應有分。』作是念已，即捨仙人還從菩薩。

「爾時菩薩出王舍城，與五跋陀羅次第遊歷，向尼連河次伽耶山，於山頂上在一樹下敷草而坐。作是思惟：『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放逸身心住於貪欲隨於熱惱，雖行苦行去道甚遠；譬如有人為求火故，便取濕木置之水中，鑽燧索火，是人能有求得火不？若人住貪欲等，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制御於身不行貪欲，於境界中心猶愛著，雖修苦行去道尚遠；譬如有人為求火故，猶取濕木置之陸地，鑽燧責火，是人能有求得火不？若復有人起貪愛等心未寂靜，雖行苦行不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若婆羅門，攝衛身心離於貪欲除諸熱惱，最上寂靜修行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譬如有人為求火故，取彼燥木置於乾地而鑽燧之，當知是人定求得火；若復有人不處貪欲，身心寂靜勤修苦行，即能證得出世勝智，亦復如是。』」

佛告諸比丘：「菩薩出伽耶山已，次第巡行至優樓頻螺池側東面，而視見尼連河，其水清冷湍洄皎潔，涯岸平正林木扶疎，種種花果鮮榮可愛，河邊村邑處處豐饒，棟宇相接人民殷盛。爾時菩薩漸至一處，寂靜閑曠無有丘墟，非近非遠不高不下，即作是念：『今止此地易可安神，往古已來修聖行者多於此住。』」

「復作是念：『我今出於五濁惡世，見彼下劣眾生諸外道等，著我見者修諸苦行，無明所覆虛妄推求，自苦身心用求解脫。所謂或有執器巡乞行而食之；或有唯一掬食以濟一日；或不乞食任彼來施；或有不受來請須自往乞以求解脫。或有恒食草木根莖、枝葉花果、蓮藕狩糞、糠汁米泔油滓；或有不食沙糖、蘇油石蜜、淳酒甜酢種種美味以求解脫。或有乞一家食，若二若三乃至七家；或有一日一食、二日一食，乃至半月一月一度而食以求解脫。或有所食漸頓多少隨月增減；或有日食一撮乃至七撮；或有日食一麥一麻一米；或有唯飲淨水以求解脫。或有名稱神所自餓而死，謂隨己意生天人中；或有紡績鵠鷄毛羽以為衣服，或著樹皮，或著牛羊皮革糞掃毳毼，或著一衣乃至七衣，或黑或赤以為衣服，或復露形；或手提三杖，或貫髑髏以求解脫。或一日一浴、一日二浴，乃至七浴或常不浴；或有塗灰或有塗墨；或坌糞土或帶萎花；或五熱炙身以煙熏鼻自墜高巖，常翹一足仰觀日月；或臥編椶棘刺、灰糞瓦石、板杵之上以求解脫、或作唵聲、娑娑聲、蘇陀聲、娑婆訶聲，受持呪術諷誦韋陀以求解脫。或依諸梵王、帝釋、摩醯首羅、突伽、那羅延、拘摩羅、迦旃延、摩致履伽、八婆蘇二阿水那、毘沙門、婆婁那、阿履致、旃陀羅、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夜叉、步多、鳩槃荼、諸天鬼神以求解脫。或有歸依地水火風空，山川河池溪壑大海，林樹蔓草塚墓四衢，養牛之

處及[土*厘]肆間，或事刀劍輪稍一切兵器以求解脫。是諸外道怖生死故，勤求出離修習苦行都無利益。非歸依處而作歸依，非吉祥事生吉祥想。』」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復作是念：『我今為欲摧伏外道現希有事，令諸天人生清淨心；又欲令彼壞因緣者知業果報；又欲示現功德智慧有大威神，分拊諸定差別之相；又欲示現有大勇猛精進之力。』便於是處結加趺坐，身口意業靜然不動，初攝心時專精一境，制出入息熱氣遍體，腋下流汗額上津出譬如雨滴，忍受斯苦不生疲極，便起勇猛精進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制出入息，於兩耳中發大音響，譬如引風吹鼓鞞囊，受是苦事不生疲倦。諸比丘！我於爾時耳鼻口中斷出入息，內風衝頂發大音聲，譬如壯士揮彼利刃，上破腦骨，受是苦事，不生疲極退轉之心。」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諸出入息一切皆止，內風強盛於兩肋間，旋迴婉轉發大聲響，譬如屠人以刀解牛，受是苦事都無懈怠。」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內風動故遍身熱惱，譬如有人力弱，受制於大火聚，舉身被炙。受斯苦極，更增勇猛精進之心，作是念言：『我今住彼不動三昧，身口意業皆得正受，入第四禪遠離喜樂，遣於分別無有飄動，猶如虛空遍於一切無能變異，此定名為阿娑婆那。』菩薩爾時修如是等最極苦行。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世間若沙門婆羅門，以斷食法而為苦者，我今復欲降伏彼故日食一麥。比丘當知！我昔唯食一麥之時，身體羸瘦如阿斯樹，肉盡肋現如壞屋椽，脊骨連露如筇竹節，眼目欠陷如井底星，頭頂銷枯如暴乾瓠，所坐之地如馬蹄跡，皮膚皺[起-巳+叟]如割胸形，舉手拂塵身毛焦落，以手摩腹乃觸脊梁。又食一米乃至一麻，身體羸瘦過前十倍，色如聚墨又若死

灰，四方聚落人來見者咸歎恨言：『釋種太子寧自苦為？端正美色今何所在？』」

佛告諸比丘：「菩薩六年苦行之時，於四威儀曾不失壞，盛夏暑熱不就清涼，隆冬嚴寒不求厚煖，蚊虻咬體亦不拂除，結加趺坐身心不動，亦不頻申亦不洩唾。放牧童豎常來覩見，戲以草[這-言+(什/手)]而刺我鼻，或刺我口或刺我耳，我於爾時身心不動，常為天龍鬼神之所供養，能令十二絡叉天人住三乘路。」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菩薩於往昔，	捨位出家已，
為利眾生故，	思惟諸方便：
『我出濁惡世，	生此閻浮提，
多諸邪見人，	破法行異道。
愚者求解脫，	自苦其身心，
雖怖生死因，	恒迷出離果。
或有赴火聚，	自墜於高巖，
五熱以炙身，	塗灰而自毀。
日常一掬食，	劣以濟身命，
乞食於他門，	主喜而方受，
顏色少懷悵，	終朝而不食。
或時聞杵臼，	及以狗吠聲，
即止不行乞，	乃喚亦不受。
蘇油及美味，	乳酪沙糖等，
一切皆不御，	唯食麤惡食。
糠汁及油滓，	狩糞并藕根，
草木諸花葉，	以求於解脫。
或有服淨水，	或日食一麻，

或止進一米，
以求於解脫。
糞掃及鳥羽，
種種弊衣服。
乃至著七衣，
以求於解脫。
棘刺灰土中，
以求於解脫。
或有翹一足，
逐日而迴轉，
或常禮日月，
高原諸樹林，
此諸外道等，
執著虛妄業，
如是邪見人，
我為如是等，
示現摧伏彼，
有諸無智人，
竊以為真法，
亦為成熟彼，
乃擇空閑地，
當是節食時，
履寒不就煖，
亦不逐蚊虻，
童牧來觀看，
通於耳鼻口，
打擲於我身，
或有自餓死，
或有著皮革，
樹皮毛毳等，
或有著一衣，
或有常露形，
坐臥編椽上，
板杵瓦石間，
或常舉兩手，
散髮及髻髻，
以求於解脫。
河海及山川，
以求於解脫。
勤修無利苦，
堅受未嘗捨，
死當墮惡趣。
昔於六年中，
勤修大苦行。
見外道邪苦，
便生隨喜心，
勤行大苦行。
加趺坐三昧，
日食一麻米。
處熱不求涼，
亦不避風雨。
戲以草[這-言+(𠂔/手)]刺，
以草木瓦石，
亦不能致損，

一切皆忍受。身亦不低昂，
亦不生疲極，涕唾便痢等，
諸穢皆已絕，唯餘皮骨在。
血肉盡乾枯，形體極羸瘦，
如阿斯迦樹，住阿那婆定。
身心寂不動，亦不味禪樂，
而起大悲心，普為諸眾生，
修行如是定。以修此定故，
速疾得成佛，滅除外道眾。
摧伏諸異學。亦以迦葉等，
不信有菩提，如是大菩提，
無量劫難得。為是諸人等，
入阿那婆定。』當坐此定時，
有十二洛叉，諸天人眾等，
住於三乘路。諸天龍神等，
恒於日夜中，供養菩薩身，
各自發弘願，願住那婆定，
利益諸眾生，其心如虛空。」

往尼連河品第十八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六年苦行，魔王波旬常隨菩薩，伺求其過而不能得，生厭倦心悵然而退。」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菩薩之所居，林野甚清淨，
東望尼連水，西據頻螺池。
初起精進心，來求寂靜地，

見彼極閑曠，
時魔王波旬，
詐以柔軟語，
『世間諸眾生，
汝今體枯竭，
當修事火法，
無宜徒捨命，
心性本難伏，
菩提誰能證，
菩薩告波旬，
『惛醉貪瞋癡，
將汝至於此，
我不求世福，
我今無所畏，
志願求解脫，
雖有諸痛惱，
住斯堅固定，
我寧守智死，
譬如義勇人，
非如怯弱者，
是故我於今，
第一貪欲軍，
第三飢渴軍，
第五惛睡軍，
第七疑悔軍，
第九悲惱軍，
邪稱供養等。

止此除煩惱。
到於菩薩所，
而向菩薩言：
皆悉愛壽命，
千死無一全。
必獲大果報，
為人所憐愍。
煩惱不可斷，
自苦欲何為？』
而作如是言：
與汝為眷屬，
共汝壞善根。
勿以此相擾，
以死為邊際。
決無退轉心，
我心恒寂靜。
精進樂欲等，
不以無智生。
寧為決勝沒，
求活為人制。
當摧汝軍眾，
第二憂愁軍，
第四愛染軍，
第六恐怖軍，
第八忿覆軍，
及自讚毀他，
如是諸軍眾，

是汝之眷屬， 能摧伏天人。
我今恒住彼， 正念正知等，
銷滅汝波旬， 如水漬坏器。』
菩薩作是言， 魔王便退屈。」

佛告諸比丘：「菩薩作是思惟：『過現未來所有沙門、若婆羅門，修苦行時，逼迫身心受痛惱者，應知是等但自苦己都無利益。』復作是念：『我今行此最極之苦，而不能證出世勝智，即知苦行非菩提因，亦非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必有餘法當得斷除生老病死。』復作是念：『我昔於父王園中閻浮樹下修得初禪，我於爾時身心悅樂，如是乃至證得四禪，思惟往昔曾證得者，是菩提因，必能除滅生老病死。』菩薩復作是念：『我今將此羸瘦之身不堪受道，若我即以神力及智慧力，令身平復向菩提場，豈不能辦如是之事，即非哀愍一切眾生，非是諸佛證菩提法；是故我今應受美食令身有力，方能往詣菩提之場。』時有諸天心常愛樂修苦行者，已知菩薩欲食美食，白菩薩言：『尊者莫受美食，我今方便以神通力令尊氣力平復如本，與食無異。』菩薩思惟：『我實不食已經多時，四輩人民亦皆知我修行苦行。若我因彼天神之力而不食者，便成妄語。』時五跋陀羅既聞菩薩欲受美食，咸作是念：『沙門瞿曇如是苦行，尚不能得出世勝智，況復今者欲食美食受樂而住，是無智人退失禪定。』便捨菩薩詣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中。」

佛告諸比丘：「菩薩苦行已來，優婁頻螺聚落主名曰斯那鉢底，有十童女，昔與五跋陀羅常以麻麥供養菩薩。爾時諸女既知菩薩捨置苦行，即作種種飲食奉獻，未經多日色相光悅，於是眾人復相謂言：『沙門瞿曇形貌威嚴有大福德。』十童女中其最小者，名曰善生，昔於菩薩苦行之時，恒以飲食供養八百梵志，願因供養梵志之福資益菩薩，令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

佛告諸比丘：「菩薩復作是念：『六年勤苦衣服弊壞。』於屍陀林下見有故破糞掃之衣，將欲取之，於時地神告虛空神作如是言：『奇哉奇哉！釋種太子捨輪王位，拾是所棄糞掃之衣。』虛空之神聞此語已，告三十三天，如是展轉，於一念中乃至傳聞阿迦尼吒天。爾時菩薩手持故衣作如是言：『何處有水洗浣是衣？』時有一天於菩薩前，以手指地便成一池。爾時菩薩復更思惟：『何處有石可以洗是糞掃之衣？』時釋提桓因即以方石安處池中，菩薩見石持用浣衣。爾時帝釋白菩薩言：『我當為尊洗此故衣，惟願聽許。』然菩薩欲使將來諸比丘眾不令他人洗浣故衣，即便自洗不與帝釋。浣衣已訖入池澡浴。是時魔王波旬變其池岸極令高峻。池邊有樹名阿斯那，是時樹神按樹令低，菩薩攀枝得上池岸，於彼樹下自納故衣。時淨居天子名無垢光，將沙門應量、袈裟供養菩薩。

「爾時菩薩受袈裟已，於晨朝時著僧伽梨入村乞食，其聚落神於昨夜中告善生言：『汝常為彼清淨之人設大施食，彼人今者捨苦行已，現食美食。汝先發願：「彼人受我食已，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正是時，速宜營辦。』時善生女聞神語已，即取千頭犍牛而[(殼-一)/牛]其乳七度煎煮，唯取其上極精純者置新器內，用香粳米煮以為糜。當煮之時，於乳糜上現千輻輪波頭摩等吉祥之相。時善生女見此相已即自思惟：『是何瑞應？』時有仙人語善生言：『如此乳糜若有食者，必當得成無上菩提。』是時善生煮乳糜已，灑掃所居極令清淨，安置妙座種種施設，告優多羅女言：『汝宜往請梵志偕來。』優多羅女既奉命已向東而行，唯見菩薩不覩梵志，南西北行但覩菩薩不見梵志，亦復如是。由淨居天隱梵志身，令優多羅女永不得見。優多羅女歸白善生言：『我所去處，唯見沙門瞿曇，不

復見有諸餘梵志。』善生女言：『此為最勝，我故為彼辦是乳糜，汝宜速往為我延請。』優多羅女至菩薩所，頭面禮足作如是言：『善生使我來請聖者。』菩薩聞已往詣其所坐殊勝座，時善生女即以金鉢盛滿乳糜持以奉獻。菩薩受已作是思惟：『食此乳糜必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告善生：『我若食已，如是金鉢當付與誰？』善生女言：『願以此鉢奉上尊者隨意所用。』爾時菩薩擎彼乳糜，出優婁頻螺聚落，往尼連河置鉢岸上，剃除鬚髮入河而浴。」

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之時，百千諸天散天香花遍滿河中。菩薩浴竟，競收此水將還天宮，所剃鬚髮善生得已起塔供養。菩薩既出河岸，作是思惟：『當以何座食此美味？』河中龍妃即持賢座從地涌出，敷置淨處請菩薩坐。菩薩坐已食彼乳糜，身體相好平復如本，即以金鉢擲置河中，是時龍王生大歡喜，收取金鉢宮中供養。時釋提桓因即變其形為金翅鳥，從彼龍王奪取金鉢，將還本宮起塔供養。爾時菩薩從座而起，龍妃還持所獻賢座，歸於本宮起塔供養。諸比丘！由菩薩福慧力故，食乳糜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轉增赫奕」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六年苦行時，	身體極羸瘦，
不以天神力，	往彼菩提場。
為愍眾生故，	還依諸佛法，
須食於美食，	方證大菩提。
有女於往昔，	行善名善生，
為佛六年苦，	廣施八百眾。
夜半聞天語，	晨朝[(穀-一)/牛]乳牛，
練彼千牛乳，	作糜持奉獻。
菩薩著衣已，	巡行至其舍，

受彼乳糜取， 往詣尼連河。
菩薩無量劫， 廣修諸善行，
身心俱寂靜， 進止極調柔。
至彼連河岸， 天龍悉圍遶，
菩薩入河浴， 諸天散香花。
將欲昇河岸， 神來低寶樹，
善女施金鉢， 龍妃奉妙床。
行步如師子， 往詣菩提座。」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七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詣菩提場品第十九

爾時佛告諸比丘：「菩薩澡浴身體，復食乳糜氣力平全，方欲往詣十六功德之地菩提樹下，為欲降伏彼魔怨故，以大人相西面而行。所謂徐徐安隱而行，容止美好如虹蜺而行，雅步閑詳如須彌山巍巍而行，不忽遽行，不遲慢行，不沈重行，不輕躁行，不濁亂行，離垢而行，清淨而行，無過失行，無愚癡行，無染著行，如師子王行，如龍王行，如那羅延行，不觸地行，千輻輪相印文而行，足指網鞞甲如赤銅照地而行，震動大地而行，如山相擊出大音聲而行，坑坎堆阜自然平正而行，足下光明照罪眾生歸於善趣而行，所踐之地皆生蓮花而行，隨順過去諸佛就師子座而行，心如金剛不可沮壞而行，閉諸惡趣開諸善門而行，安樂一切眾生而行，銷滅魔力而行，摧諸邪論而行，除斷無明翳障而行，絕生死翅羽而行，暎蔽釋梵護世自在天王而行，於三千大千世界唯我獨尊而行，自證聖道不由他悟

而行，將證一切智而行，念慧相應而行，欲除生老病死而行，方趣寂滅離垢不死無畏向涅槃城而行。

「爾時菩薩正念向彼菩提之樹直視行，時便有如是無量威儀。時有風天雨天，從尼連河至菩提樹，周遍掃灑盡令嚴淨，又雨無量殊勝香華遍覆其地。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小諸樹皆悉低枝向菩提樹，三千大千世界須彌山等大小諸山，皆悉低峯向菩提樹。欲界諸天子等，各散種種微妙香花，一一妙花縱廣一拘盧舍以為花臺，復現廣路脩遠無際，於路左右七寶欄楯皆悉嚴好，其量高下如七多羅樹，眾寶幡蓋處處莊嚴。復化七寶多羅之樹，一一樹間絡以金繩，於其繩上皆懸珍鐸，明珠琉璃間廁其中。其樹兩間有七寶池，於彼池內金沙遍布香水盈滿，優鉢羅花、拘勿頭花、波頭摩花、芬陀利花，如是等花充滿池中。其池四邊七寶階道，周匝莊嚴，於其階道則有迦陵頻伽、鳧鴈鴛鴦、命命諸鳥出和雅音。有八萬四千天諸婁女，以眾香水灑於前路，復有八萬四千天諸婁女散眾天花。一一樹下復有眾寶妙臺，是諸臺上各有八萬四千天諸婁女，皆捧寶器盛妙栴檀沈水之香，復有五千天諸婁女，奏天伎樂歌舞頌歎出和雅音。」

佛告諸比丘：「菩薩詣菩提樹時，其身普放無量光明，又遍震動無邊剎土，復有無量百千諸天奏天伎樂，於虛空中雨眾天花，又雨無量百千天妙衣服。復有無量象馬牛等圍繞菩薩，發聲哮吼其音和暢。又有無量鸚鵡舍利、拘攢羅鳥、迦陵頻伽、鳧鴈鴛鴦、孔雀翡翠、共命諸鳥，翻翔圍繞出和雅音。菩薩往菩提場時，有如是等無量希有吉祥之相。」

佛告諸比丘：「菩薩將欲坐菩提座，其夜三千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王，告諸梵眾作如是言：『仁者當知！菩薩摩訶薩被精進甲，智慧堅固心不劬勞，成就一切菩薩之行，通達一切波羅

蜜門，於一切菩薩地得大自在，獲諸菩薩清淨意樂。一切眾生諸根利鈍皆悉了知，住於如來祕密之藏超諸魔境，一切善法皆能自覺，不由他人而得覺悟，為諸如來大神通力之所護念，當為眾生說解脫道，亦為眾生作大商主，摧伏一切諸魔軍眾。於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唯佛獨尊為大醫王，調和法藥救眾生苦；為大法王，以智慧明照於十方建大法幢。不為世間八法所染，猶如蓮花不著於水；能積無量真實法寶，猶如大海蘊諸奇珍。怨親平等，如須彌山安住不動，心意清淨，如摩尼珠離諸垢穢，於三千大千世界得大自在。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無量功德詣菩提場，為欲降伏眾魔怨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欲圓滿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佛法故，轉正法輪故，為欲震大師子吼故，施大法雨令諸眾生得滿足故，令諸眾生得清淨法眼故，令諸外道息諍論故，欲使本願得圓滿故，於一切法得自在故。仁者！汝等應當發心往詣親近供養。』即說偈言：

「『無量百千劫，	具慈悲喜捨，
禪定智慧通，	於今證涅槃。
若欲遠三惡，	及離於八難，
受天妙樂報，	乃至得涅槃。
應持上供具，	供養於菩薩，
六年修苦行，	欲詣菩提場。
三千世界主，	釋梵及日月，
一切無與等，	見者咸歡悅。
降伏諸魔軍，	必當成正覺，
身相三十二，	最勝自莊嚴，
梵音甚清徹，	心淨離諸過。
或有人樂欲，	上生於梵世，
或有人樂欲，	證得聲聞果，

或有人樂欲， 得成辟支佛，
或有人樂欲， 當獲無上果，
如是諸人等， 應供養導師。』」

佛告諸比丘：「時大梵天王為供養菩薩故，以神通力令三千大千世界皆悉清淨，除諸砂鹵瓦礫荊棘，地平如掌無有丘墟，以金銀琉璃、硨磲馬瑙、珊瑚虎魄、真珠等寶而嚴飾之。又遍三千大千世界生諸瑞草，青綠右旋柔軟可愛如迦陵陀衣，又諸巨海變為平地，亦不饒彼魚鼈黿鼉水性之屬，所有十方剎土梵王、帝釋、護世四王，咸見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嚴淨，各於本土皆悉莊嚴遙申供養。又十方無邊剎土一切菩薩為供養故，以超過人天殊勝供具，各於本國而申供養，皆見無邊世界如一佛土，諸須彌山、鐵圍山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及，咸見菩薩光明普照。

「有十六天子，守護此菩提之場，是諸天子皆證無生法忍及得阿惟越致，其名曰：轉進天子，無勝天子，施與天子，愛敬天子，勇力天子，善住天子，持地天子，作光天子，無垢天子，法自在天子，法幢天子，所行吉祥天子，無障礙天子，大莊嚴天子，清淨戒香天子，蓮花光明天子。如是等天子，各化四万八十由旬，廣設無量寶莊嚴具，其地四邊皆有七重寶路，一一寶路皆悉行列寶多羅樹，一一樹間金繩交絡，垂諸寶鈴覆以寶網。閻浮檀金以為蓮花遍滿於地，一一花上各以七寶而嚴飾之。復燒種種上妙天香，十方世界人天之中，所有妙樹悉於中現；又十方世界一切水陸勝妙香花悉於中現。又十方世界諸佛菩薩，各於本土現無量資糧廣博嚴飾福德智慧菩提道場，如是種種事業皆悉現於此道場中。」

佛告諸比丘：「十六天子見如是等神通瑞相，種種莊嚴，踊躍歡喜，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等，見此道場歎未曾有，各想自宮猶如塚墓，皆有無量讚述功德。復有四護菩提樹神：一名毘留薄瞿、二名蘇摩那、三名烏珠鉢底、四名帝珠，各以神力變菩提樹，高廣嚴好各長八十多羅之樹，根莖枝葉花果茂盛，端正可愛莊嚴無比見者歡喜，踰於帝釋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拘鞞羅樹。菩薩所坐成菩提處，則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心也，此樹下地純以金剛所成不可沮壞。」

佛告諸比丘：「菩薩欲往菩提樹時，放大光明遍照無邊無量世界，地獄眾生皆得離苦，餓鬼眾生皆得飽滿，畜生眾生慈心相向，諸根不具眾生皆得具足，病苦眾生皆得痊愈，怖畏眾生皆得安樂，獄囚眾生皆得釋然，貧窮眾生皆得財寶，煩惱眾生皆得解脫，飢渴眾生皆得飲食，懷孕眾生皆得免難，羸瘦眾生皆得充健。而於此時，無一眾生為貪恚癡之所逼惱，人天不死亦不受胎。是時一切眾生更相慈愍生利益心，如父如母如姊如妹如兄如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地獄痛苦逼，	一切皆休息，
畜生相食噉，	各各起慈心。
八難皆閉塞，	三惡悉空靜，
光明所照處，	咸受微妙樂。
眼耳鼻舌等，	諸根不完具，
皆悉得具足。	煩惱所擾者，
便得大安樂。	狂亂得正念，
貧賤得富貴，	病苦得痊愈，
禁囚得解脫。	一切無忿競，
展轉起慈心，	如父母愛子。
菩薩光明網，	遍滿於十方，

普照恒沙界，	映蔽無邊土。
鐵圍大鐵圍，	及餘諸山等，
皆悉不復現，	變為一佛刹。
以眾寶所成，	嚴飾甚微妙，
由光照燭故，	一切如觀掌。
如是等莊嚴，	為供養菩薩。
護菩提場神，	有十六天子，
面八十由旬，	現種種嚴飾。
菩薩大威力，	面八十由旬，
亦現無邊刹，	各各皆嚴淨。
天龍八部眾，	覩如是事已，
還自思本宮，	而生塚墓想，
咸起奇特心，	頌歎諸功德：
『善哉福難思，	乃感如斯果，
匪唯身語意，	起如是莊嚴。
以本願力故，	一切皆成就，
隨諸眾生業，	皆悉得滿足。』
四護菩提神，	嚴飾菩提樹，
勝過歡喜園，	帝釋殊妙林。
此神所嚴飾，	端正甚可愛，
一切天人等，	稱讚無窮已。」

佛告諸比丘：「菩薩清淨光明普照世界，滅除一切眾生煩惱，遇斯光者皆生欣喜。此光又照迦利龍王宮，時彼龍王遇斯光明，於龍眾中而說偈言：

「『過去三佛皆已現，	智慧光明真金色，
於是還覩無垢光，	由斯定有佛興世。
其光清淨踰日月，	非螢非燭星電等，

亦非梵釋阿修羅， 一切威光所能及。
我以先業行不善， 所處宮殿常昏暗，
恒雨熱沙以燒身， 自念長時受斯苦。
忽遇光明如日照， 身心清涼遍歡喜，
億劫修行眾行者， 今時定坐菩提場。
我與汝等諸親眷， 衣服香花并伎樂，
及以種種莊嚴具， 供養利益世間者。』」

佛告諸比丘：「龍王爾時與其眷屬，歡喜踊躍瞻顧四方，乃見菩薩身相巍巍如須彌山，梵釋四王、龍神八部，皆悉圍遶心大歡喜，頭面禮足恭敬尊重，即以種種香花衣服瓔珞，作眾伎樂供養菩薩，合掌曲躬以偈讚曰：

「『面淨如滿月， 世間大導師，
我昔值諸佛， 瑞相皆如是，
今尊破魔已， 行當證菩提。
曾於過去劫， 廣修內外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慧，
方便大慈悲， 願力喜捨等，
以是諸功德， 當得成佛道，
一切諸叢林， 低枝禮佛樹，
有千吉祥瓶， 圍遶在虛空，
眾鳥吐和音， 翻翔競隨逐。
身色真金光， 遍照於十方，
惡趣停苦惱， 世間蒙快樂。
尊今於三界， 定為大導師。
梵王及帝釋， 欲色諸天子，
咸捨微妙樂， 皆來申供養，
尊今於世間， 必為大醫王。』

凡是所遊踐，蓮華隨步起，
尊今於世間，必為應供者。
導師坐道場，無量拘胝數，
一切魔軍眾，皆當自摧伏。
日月可墮落，須彌可崩壞，
若未得菩提，終不可移動。
願我與眷屬，得捨此龍身，
功德自莊嚴，當往菩提座。』

「說是偈已，其龍王妃名曰金光，與無量龍女恭敬圍遶，持眾寶蓋衣服瓔珞人天妙花，復持寶器盛眾名香，奏諸伎樂說是妙偈，讚菩薩曰：

「『能斷貪瞋癡，世間諸過患，
渡生死海者，故我今頂禮。
尊為大醫王，善拔煩惱箭，
眾生未調伏，而當調伏之。
眾生處世間，恒為煩惱覆，
尊當以慧日，照之令得除。
世間無依怙，今當得依怙，
而於虛空中，雨種種衣食。
諸天龍神等，皆生歡喜心，
辯才大導師，願速坐道場。
降伏眾魔怨，當成無上道，
似昔諸如來，所證菩提法。
無量劫修習，利益諸群生，
願速坐道場，證無上菩提。』」

佛告諸比丘：「菩薩爾時作是思惟：『古昔諸佛坐於何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是念時，即知過去諸佛皆坐淨草

而成正覺。是時淨居天子知菩薩心，白菩薩言：『如是如是！過去諸佛欲證菩提皆坐淨草。』爾時菩薩復自思惟：『誰能與我如是淨草？』時釋提桓因即變其身，為刈草人在菩薩右，不近不遠持草而立，其草青紺如孔雀尾，柔軟可愛如迦尸迦衣，宛轉右旋香氣芬馥。

「爾時菩薩既見化人執斯妙草，漸向其所徐而問之：『汝名字誰？』其人答曰：『我名吉祥。』菩薩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祥，復欲令他而得吉祥，人名吉祥於我前立，我今定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菩薩欲從化人而求淨草，出是語時梵聲微妙，所謂真實聲，周正聲，清亮聲，和潤聲，流美聲，善導聲，不謬聲，不澁聲，不破聲，柔軟聲，愴雅聲，分析聲，順耳聲，合意聲，如迦陵頻伽聲，如命命鳥聲，如殷雷聲，如海波聲，如山崩聲，如天讚聲，如梵天聲，如師子聲，如龍王聲，如象王聲，不急疾聲，不遲緩聲，解脫之聲，無染著聲，依義之聲，應時之聲，宣說八千萬億法門之聲，順一切諸佛法聲。菩薩以此美妙之聲，語化人言：『仁者！汝能與我淨草以不？』於是頌曰：

「『吉祥汝今時，	宜速施淨草，
我當坐是草，	降伏彼魔軍，
若證寂滅法，	即得無上道。
我為菩提故，	無量劫修行，
施戒精進忍，	禪定智慧力，
解脫與意樂，	福德及神通，
緣彼諸行故，	今得圓滿果。
若施我淨草，	獲無量福德。
因施淨草故，	必當成導師。』
吉祥聞此言，	心生大歡喜，

手持淨妙草，住於菩薩前，
即以歡喜心，而白菩薩言：
『若以施草故，能獲大菩提，
幸先授菩提，然後受淨草。』
菩薩報吉祥：『非唯施淨草，
即獲大菩提；應修無量德，
方蒙諸佛記。吉祥汝應知，
菩提不妄授；菩提可妄授；
我當以菩提，授一切眾生。
吉祥汝應知，我證菩提已，
分布諸世間，汝當於我所，
聽受甘露法。』菩薩受淨草，
往詣菩提場，舉足欲行時，
其地大震動。諸天龍神等，
皆生歡喜心，恭敬合掌言：
『菩薩於今者，必降伏眾魔，
定獲甘露法，證於無上道。』」

佛告諸比丘：「菩薩向菩提場時，無量菩薩并諸天眾，各各莊飾菩提之樹，其菩提樹有八萬四千，一一皆願菩薩坐其樹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菩提樹，或有高顯殊特百千由旬，純花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二億由旬，純香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百千由旬，純以栴檀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五億由旬，純以繒綵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十億由旬，純以珠寶所成；或有菩提樹高顯殊特百億由旬，純以七寶所成。如是八萬四千菩提之樹，一一樹下各隨色類敷師子座，或有師子之座以花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香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栴檀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珠寶莊嚴，或有師子之座以雜寶莊

嚴。」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示現取草周遍敷設如師子王，具足勢力，精進堅固無諸過失，貴盛自在智慧覺悟有大名稱，降伏眾魔摧諸外道，具足如是種種功德，將證菩提而面向東，於淨草上結加趺坐，端身正念發大誓言：

「『我今若不證， 無上大菩提，
 寧可碎是身， 終不起此座。』

「爾時菩薩昇菩提座，即證方廣神通遊戲大嚴之定。得是定已，現身各各坐彼師子之座，一一身上皆具眾妙相好莊嚴。其餘菩薩并諸天人各各皆謂菩薩獨坐其座。又由定力，能令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及諸人天，皆見菩薩坐菩提座。」

嚴菩提場品第二十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坐菩提場，六欲諸天恐有障難，即於東面恭敬而住，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皆有無量諸天恭敬而住。是時菩薩放大光明，其光名為開發菩薩智，周遍照耀盡虛空界一切十方諸佛刹土。爾時東方世界有國名離垢，其佛號曰離垢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遊戲莊嚴，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變現十方盡虛空界一切佛刹，成一清淨琉璃道場，一切佛刹五道眾生，展轉指示各相謂言：『此是何人，神通遊戲莊嚴威德色相乃爾？』是時菩薩於一一眾生前現化菩薩，而說頌曰：

「『能斷諸垢濁， 貪瞋癡習氣，
 身照十方刹， 映蔽眾光明。
 福智及三昧， 積劫轉增長，

一切諸莊嚴，最勝牟尼力。』

「爾時南方世界，有國名寶莊嚴，其佛號曰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現寶蓋，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持一寶蓋周遍覆此菩提之場，大梵天王、釋提桓因、護世四王，更相謂言：『以何果報而現如此寶莊嚴蓋？』於寶蓋中，出妙頌曰：

「『在昔億千劫，供養三世佛，
慈心行捨施，故得相莊嚴。
成就那延力，導師感是報，
利益於一切，端坐菩提場。』

「爾時西方世界，有國名詹波，其佛號曰開敷花王智慧神通。彼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寶網，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取一勝妙寶網彌覆菩提道場，十方諸來天眾龍神八部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斯寶網？』於寶網中，出妙頌曰：

「『能為眾寶因，眾寶所依處，
三界皆歸趣，名聞遍十方。
欲證大菩提，住於清淨法，
精進力成佛，能感如斯供。』

「爾時北方世界，有國名曰轉，其佛號曰掩蔽日月光。彼有菩薩摩訶薩，名莊嚴王，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令十方無邊剎土功德莊嚴之臺，皆現於此菩提道場，諸來眾會心生奇特，一切人天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此殊勝莊嚴妙臺？』於妙臺中，出妙頌曰：

「『由昔無邊劫，福智資糧滿，
身口意清淨，慚愧及慈悲。』

無上能仁尊， 眾善無不具，
今坐菩提座， 故獲如斯福。』

「爾時東南方世界，有國名德王，佛號功德光明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功德慧，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無量功德莊嚴眾寶樓觀，諸來天龍夜叉等眾，見未曾有生奇特心，更相謂言：『以何因緣而有斯瑞？』於樓觀中，而說頌曰：

「『眾德之所生， 具足功德者，
能成就功德， 天龍咸恭敬。
德海詣道場， 功德香普熏，
今坐菩提座， 感如斯供養。』

「爾時西南方有國名出寶，其佛號寶幢。彼有菩薩摩訶薩，名出眾寶，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無量阿僧祇眾寶圓光，其中諸天見未曾有生奇特心，更相謂言：『以何威力而現如是眾寶圓光？』其圓光中，出妙頌曰：

「『以眾寶宮殿， 花果與園林，
頭目髓腦等， 身肉及手足。
如是種種施， 積習諸功德，
今現證菩提， 感如斯供養。』

「爾時西北方世界，有國名雲，其佛號曰雲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雲雷震聲，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化作沈水香雲及栴檀香雲，遍布菩提道場，諸天眾會皆生歡喜奇特之心，共相謂言：『以何因緣有斯瑞應？』其香雲中，出妙頌曰：

「『法雲覆一切， 普雨於法雨，
滅眾生煩惱， 令得於涅槃。』

神通定根力， 功德為莊嚴，
證甘露菩提， 故獲如斯供。』

「爾時東北方世界，有國名金網，其佛號寶蓋光明。彼有菩薩摩訶薩，名金網莊嚴，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彼諸來菩薩供養具中，化出無量無邊大菩薩眾，皆有殊勝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執持花鬘曲躬稽首，一一菩薩以偈頌曰：

「『由昔無邊劫， 深信極尊敬，
 以微妙音聲， 讚歎諸如來。
 今坐菩提座， 是故我頂禮，
 願以讚歎業， 當得無上果。』

「爾時下方世界，有國名普觀，其佛號曰普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寶藏，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而來詣菩提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一一菩薩前，化出廣大妙金蓮花，而於花中皆有姝女，出現半身端正姝妙，咸以寶莊嚴具嚴飾其身，手執種種金珠瓔珞曲躬稽首。而諸人天更相謂言：『以何因緣感得如是微妙姝女？』是諸姝女以偈頌曰：

「『由昔無邊劫， 頂禮諸如來，
 辟支及聲聞， 父母并尊者。
 質直無過患， 具一切功德，
 皆應恭敬禮， 清淨戒圓滿。』

「爾時上方世界，有國名殊勝功德，其佛號曰德王。彼有菩薩摩訶薩，名虛空藏，遇斯光已，與無央數菩薩圍遶來詣菩提道場，為供養故住菩薩前。爾時菩薩以神通力，於虛空中普雨十方世界諸佛刹土，昔所不見昔所未聞，眾寶花鬘、塗香末香燒香，繒綵衣服、幢幡寶蓋、摩尼眾寶，金銀琉璃、車璫馬

璫、象馬車乘輦輿兵眾、花樹果樹、童男童女。爾時梵、釋、護世、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群生，皆悉得見，生歡喜心，無有驚怖。」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利益一切世間者，	欲證無上菩提時，
十方無量諸菩薩，	皆悉如雲而集會，
彼諸菩薩所來事，	我今以喻而略說。
無量菩薩從空來，	猶如密雲震吼聲，
各各執持寶瓔珞，	明珠垂懸甚嚴飾。
無量菩薩從空來，	首飾寶冠垂辮髮，
擎捧如花妙臺觀，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猶如師子震吼聲，
說空無相及無願，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猶如牛王哮吼聲，
雨未曾有微妙花，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美聲猶如孔雀王，
身光出現千種相，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光明猶如淨滿月，
以妙音聲而讚歎，	菩薩無量諸功德。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光明照耀猶如日，
映蔽一切魔宮殿，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身色美艷如虹蜺，
福慧資糧悉圓滿，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手出摩尼眾寶網，
并散曼陀蘇曼陀，	婆利師花詹波花，
及持如是等花鬘，	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	以神通力震大地，

而諸眾生不驚怖，
無量菩薩從空來，
如持花鬘不為重，
無量菩薩從空來，
遍灑大地皆嚴淨，
無量菩薩從空來，
令諸菩薩皆覩見，
無量菩薩從空來，
一一毛孔演妙法，
無量菩薩從空來，
一切天人共圍遶，
無量菩薩從空來，
一切天人共圍遶，
以緊那羅乾闥婆，
無量菩薩從空來，
枝葉花果遍莊嚴，
其樹花臺有菩薩，
悉皆具相三十二，
拘物頭花波頭摩，
無量菩薩從空來，
其身廣大如須彌，
遍覆三千大千界，
無量菩薩從空來，
而復於此示成劫，
演出無邊諸佛法，
聞者悉斷諸貪欲，
無量菩薩從空來，

一切靡不歡喜者。
手接須彌大山王，
而至菩提道場所。
頂戴四大香水海，
而至菩提道場所。
各持殊勝眾寶蓋，
而至菩提道場所。
現為梵王住寂定，
說大慈悲及喜捨。
示為帝釋微妙形，
而至菩提道場所。
示為護世之形像，
各各散以天花香，
美妙音聲讚菩薩。
各持芬香妙花樹，
而至菩提道場所。
於彼花中出半身，
各各執持諸妙花，
優鉢羅花芬陀利。
手持清淨蓮花沼，
變為淨妙諸花鬘，
而至菩提道場所。
各於眼中現劫燒，
遍身一一支節中，
所有眾生皆得聞，
而至菩提道場所。
其身端正甚可愛，

以眾寶具而莊嚴，其聲猶如緊那羅，
一切天人修羅等，見聞皆悉無厭足。
無量菩薩從空來，其身堅固如金剛，
震動大地至水際，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光明照耀如日月，
滅除眾生煩惱苦，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其身皆是眾寶成，
遍於無邊佛刹土，普雨雜寶妙花香，
一切眾生悉歡喜，而至菩提道場所。
無量菩薩從空來，各能總持四種藏，
其身一一毛孔中，演說無數諸經典，
具足辯才大智慧，覺悟惛醉諸群生。
無量菩薩從空來，執持天鼓如須彌，
擊出美妙大音聲，遍滿拘胝億佛刹，
普告一切諸人天，娑婆世界雨甘露。」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八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降魔品第二十一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比丘當知，菩薩坐菩提座已作是思惟：『我於今者當成正覺，魔王波旬居欲界中最尊最勝，應召來此而降伏之；復有欲界諸天及魔波旬所有眷屬久積善業，當得見我師子遊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念已放眉間白毫相光，其光名為降伏魔怨，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傍耀魔宮。魔王波旬於光明中，聞如是偈：

「『世有最勝清淨人，經歷多時修行滿，
是彼釋種捨王位，今現坐於菩提場。
汝身稱有大勇猛，當往樹下共相較，
其人已達於彼岸，既自能度當度他。
應滅三惡悉無餘，令彼人天轉充滿，
若使得證菩提已，不久空虛汝境界。
愚癡黑暗瞋恚伴，悉當銷散盡無餘，
彼定廣開甘露門，汝等今者為何計？』」

佛告諸比丘：「時魔波旬聞是偈已，復於夢中見三十二不祥之相：一者見其宮殿悉皆黑暗。二者見其宮中沙礫塵土處處飛揚。三者見其宮殿破壞而生荊棘糞穢盈滿。四者自見驚怖不安東西馳走。五者自見寶冠墮落頭髮解散。六者見其園中樹木無有花果。七者自見頭破腦流於地。八者見其自心熱惱。九者見其園中樹木枝葉枯落。十者見其池井皆竭。十一者見其宮中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諸鳥羽翮摧殘。十二者見其宮中鍾鼓琴瑟、簫笛箏篴，種種樂器悉皆斷壞委擲於地。十三者見其親族憂惱舉手拍頭悵然而立。十四者自見其身墜墮床下損傷頭面。十五者見其諸子有威力者詣菩提場頂禮菩薩。十六者見其諸女悲哭懊惱。十七者自見其身衣服垢膩。十八者自見其身羸瘦顛顛頭盆塵土。十九者見其樓閣窓牖悉皆崩摧。二十者見其軍將鬼神夜叉羅剎鳩槃荼等，悉皆刎首狼藉在地。二十一者見其珠寶瓔珞為火所燒。二十二者見欲界四天大王、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諸天向菩薩前住立瞻仰。二十三者見其自身對敵鬪戰拔刀不出。二十四者見其自身可惡復出惡聲。二十五者見其左右及己眷屬皆悉背逆捨之而去。二十六者見吉祥瓶皆悉破壞。二十七者見那羅天唱不祥音。二十八者見歡喜神稱不歡喜。二十九者見虛空中黑暗煙霧處處彌滿。三十者見護宮神舉聲大

哭。三十一者見自在之處咸不自在。三十二者自見其宮震動不安。」

佛告諸比丘：「魔王波旬從夢寤已，遍體戰慄心懷恐懼，召其大臣而語之曰：『我聞空中聲言：「釋種太子，出家學道苦行六年，坐菩提座當成正覺，其道若成必空我境。」汝等軍眾宜往其所而摧伏之。』即說偈言：

「『汝當率領大兵眾，	菩提樹下制沙門，
諸君如能愛敬我，	與彼戰鬪速令去。
彼志方空我境界，	使為緣覺及聲聞，
若不滅之令永斷，	世間成佛無休已。』

「爾時魔王主兵大臣諫於波旬，而說頌曰：

「『大王所領四天主，	及以八部諸龍神，
欲色諸天隨梵釋，	皆悉頂禮歸依彼。
王之諸子勝智者，	勇力世間無等倫，
王軍滿八十由旬，	夜叉羅刹并諸鬼，
雖復近王居左右，	恒常敬彼無過人，
皆悉合掌生尊重，	私以香花而奉獻。
我覩如斯事相已，	定知菩薩勝王軍。
王之兵眾所居處，	鵲鷁野干為怪響，
菩提樹下甚清淨，	善禽瑞獸送和音。
如是吉相彼定強，	我觀菩薩誰能勝？
又王軍眾所住處，	常雨沙礫及埃塵，
菩提樹下聖所居，	天雨香花悉盈積。
王軍所處地高下，	砂礫瓦石皆充滿，
菩提樹下坦然平，	復以七寶而嚴飾。
若見如斯前相已，	有智之者定須還，
如是莊嚴悉周遍，	菩薩必當成正覺。

大王若不從臣諫，
大王不可犯仙人，
古昔有王觸仙故，
過去有王名淨德，
令彼彌年遭亢旱，
王豈不聞圍陀論，
眉間光明白毫相，
況復如王此軍眾，
無見頂相過極天，
行當成彼微妙果，
須彌及以諸山等，
施戒忍進禪定慧，
而能獨坐破王軍，
如夢所見終不虛，
宜且收兵還本處。
呪禁一國悉成灰，
違忤羅闍大仙意，
叢林稼穡咸不登。
三十二相必成佛，
普照十方諸佛國，
彼豈不能降伏之？
諸天畢竟無能覩，
世間未聞今得聞。
皆悉稽首菩提樹，
歷劫以來修習成，
皆是熏修善根力。』」

佛告諸比丘：「是時波旬聞彼大臣如是偈已，其心悶亂，復召千子，其五百子清白之部，在魔王右歸依菩薩，其五百子冥黑之部，在魔王左贊助魔王。於是波旬告語諸子：『汝等宜應一心籌量，以何方計能摧伏彼？』右面魔子名曰導師，於波旬前，而說偈言：

「『睡龍醉象師子王，
三獸暴猛猶難觸，
況復有斯禪定力，
誰能犯彼大牟尼。』
「左面魔子名曰惡慧，亦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若視人人必破，
吾今看樹樹亦摧，
怒目所向無全者，
如值伺命終難活。』
「右面魔子名曰美音，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人是不堅何足破，
樹稱危脆任能摧，
縱汝瞋目須彌崩，
何能舉眼瞻菩薩？
設使善浮過大海，
復能一氣吸滄溟，

如是之事自可為， 無能懷惡觀菩薩。』
「左面魔子名曰百臂，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一身有百臂， 一一皆能放百箭，
 大王但去不假憂， 如此沙門何足害？』
「右面魔子名曰妙覺，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縱汝一毛成一臂， 一一皆能放百箭，
 汝自以此為殊勝， 豈損菩薩之一毛？
 牟尼定力出世慈， 毒火兵刃無能害，
 執持刀杖圖為惡， 散在空中盡成花。
 雖復天人阿修羅， 夜叉羅刹有大力，
 終為忍辱之所制， 能令威勢成羸劣。』
「左面魔子名曰嚴威，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能入比丘身， 為火焚燒盡令滅，
 譬如山火焚枯木， 一切叢林悉無餘。』
「右面魔子名曰善目，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世界須彌可燒盡， 金剛之慧實難焚，
 山移海竭大地銷， 日月從空皆墮落，
 利益眾生坐道樹， 未證菩提終不移。』
「左面魔子名曰傲慢，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今住此以手摩， 日月宮殿盡令碎，
 又能吸彼四大海， 於中所有皆空竭，
 當擲沙門於海水， 大王勿以此為憂。
 不假兵眾降伏之， 我獨能令彼銷滅，
 今當摧折菩提樹， 并取沙門擲十方。』
「右面魔子名曰有信，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假使力碎三千界， 如是大力滿恒沙，
 不動菩薩之一毛， 何足能傷智慧者？』

「左面魔子名曰可怖，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如此沙門不足畏， 彼無朋黨而獨居，
 今當恐之走十方， 大王兵強何以怖？』
「右面魔子名一緣慧，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日月師子寧有兵， 輪王威勢不假眾，
 一切菩薩無軍旅， 一身一念破魔軍。』
「左面魔子名曰求惡，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惟願大王莫愁惱， 我今不持諸器仗，
 以鼻卷取彼沙門， 於是撲之令碎滅。』
「右面魔子名功德莊嚴，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其人身力甚堅固， 如那羅延不可壞，
 況持忍辱而為鎧， 勤行精進以為刃，
 以三解脫為所乘， 復以智慧為調御，
 菩薩由斯福德力， 必能摧伏我魔軍。』
「左面魔子名曰不退，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譬如激矢自不歸， 山火從風定難止，
 霹靂金剛必無反， 未摧釋子終不還。』
「右面魔子名曰樂法，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激矢中石不復前， 烈火遇水必銷滅，
 霹靂至地竟何去， 若見菩薩當自歸。
 大王乍可盡虛空， 或使眾生心作一，
 或能將繩繫日月， 如此之事皆可為，
 唯有菩薩坐菩提， 大王不可而傾動。』
「左面魔子名不寂靜，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我眼有毒若使看， 須彌崩倒渤澥竭，
 當知沙門及道樹， 纔視之時盡成灰。』
「右面魔子名一切利成，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假使以彼三千界， 其中盡成於猛毒，
 功德之藏若視之， 能令眾毒為無毒。
 諸毒豈復過三毒， 三毒無累其身心，
 菩薩本自同虛空， 大王慎勿輕而往。』」

「左面魔子名曰喜著，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莊飾萬億諸天女， 鼓奏百千妙絃歌，
 誘之將入自在宮， 恣欲令其永貪著，
 大王由是得自在， 唯願勿以此為憂。』」

「右面魔子名曰法慧，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彼所樂者非非法， 唯有解脫及諸禪，
 為眾生故樂行慈， 於爾五欲無貪著。』」

「左面魔子名旃陀羅，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大王不聞諸子言， 其聲哮吼皆摧裂，
 并有勇健迅捷力， 疾往於彼滅沙門。』」

「右面魔子名師子吼，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野干群鳴大澤中， 祇為未聞師子吼，
 若使一聞師子吼， 自當奔馳走十方。
 如是一切無智魔， 未聞人中師子吼，
 徒自競辯無休止， 若使聞已皆銷滅。』」

「左面魔子名曰惡思，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豈可不見吾軍眾， 我有惡思能速成，
 若非世間無智者， 何不速起而奔走？』」

「右面魔子名曰善思，復向波旬而說偈言：

「『彼非無知乏勢力， 汝自凡愚闕勝能，
 汝今未悉彼善權， 彼當以智降伏汝。
 我等魔子恒沙眾， 如是雄勇遍三千，
 不動菩薩之一毛， 豈獨惡思能致損？』」

無能於彼生惡念， 應當尊重起淨心，
是即三界為法王， 汝宜退還勿戰鬪。』」

佛告諸比丘：「魔王爾時又命諸女作如是言：『汝等諸女！可共往彼菩提樹下，誘此釋子壞其淨行。』於是魔女詣菩提樹，在菩薩前，綺言妖姿三十二種媚惑菩薩：一者揚眉不語。二者褰裳前進。三者低顏含笑。四者更相戲弄。五者如有戀慕。六者互相瞻視。七者掩斂脣口。八者媚眼斜眄。九者嫵媚細視。十者更相謁拜。十一以衣覆頭。十二遞相拈掐。十三側耳佯聽。十四迎前躡蹠。十五露現髀膝。十六或現胸臆。十七念憶昔時恩愛戲笑眠寢之事而示欲相。十八或如對鏡自矜姿態。十九動轉遺光。二十乍喜乍悲。二十一或起或坐。二十二或時作氣似不可干。二十三塗香芬烈。二十四手執瓔珞。二十五或覆藏項領。二十六示如幽閑。二十七前却而行瞻顧菩薩。二十八開目閉目如有所察。二十九迴步直往佯如不見。三十嗟歎欲事。三十一美目諦視。三十二顧步流眄。有如是等媚惑因緣，復以歌詠言詞嬈鼓菩薩，而說頌曰：

「『初春和暖好時節，	眾草林木盡敷榮，
丈夫為樂宜及時，	一棄盛年難可再。
仁雖端正美顏色，	世間五欲亦難求，
對斯勝境可歡娛，	何為樂彼菩提法？
我等諸女受天報，	其身微妙咸可觀，
如是天身不可求，	仁今果報宜應受。
諸仙見我猶生染，	況復人能無染心？
修彼禪定竟何為？	菩提之法甚懸遠。』

「爾時菩薩聞彼妖惑之言，心生哀愍，即以妙偈化其魔女：

「『我觀五欲多過患，	由是煩惱失神通，
譬如火坑及毒匱，	眾生赴之而不覺，

我久已離諸煩惱，	自心覺已方覺他。
世間五欲燒眾生，	猶如猛火焚乾草，
亦如焰幻無有實，	亦如泡沫不久停，
如彼嬰孩戲糞中，	如彼愚人觸蛇首，
一切皆無有實法，	是身虛妄從業生。
四大五蘊假合成，	筋骨相纏而暫有，
智者誰應耽著此？	凡夫迷故生欲心。
如是諸幻我已知，	是故於中不貪著，
欲求畢竟自在樂，	今當於此證菩提，
我已解脫於世間，	如空中風難可繫。』

「爾時菩薩身如融金，面如滿月，深心寂定如須彌山安處不動，猶如明珠無有瑕疵，如日初出照於天下，猶如蓮花不染淤泥，心無所著亦無增損。是時魔女復以柔軟言詞白菩薩言：

『仁者道德尊重，天人所敬，應有給侍，天遣我來供養仁者，我等年少色如優鉢羅花，願得晨夜興寢親暱左右。』菩薩報言：

『汝昔有福今得天身，不念無常造斯幻惑，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盛諸穢毒，行當自壞，何足可矜？汝為不善自忘其本，當墮三惡道中，欲脫甚難。汝等故來亂人善事，革囊盛糞非清淨物，而來何為？去！吾不喜。』其諸魔女媚惑菩薩既不能得，即以建尼迦花及詹波花散菩薩上，右遶三匝作禮而去。歸魔王所，告魔王言：『大王！我等昔來未曾見有如是之士，於欲界中覩我姿容而心不動。我為媚惑能竭人意，譬如旱苗見日焦枯，亦如春蘇置於日下自然銷融。今此丈夫何緣乃爾？惟願大王！莫與此人共為嫌隙。』即說偈言：

「『其身猶如蓮花藏，	其面猶如清淨月，
其光猶如猛火焰，	其色猶如紫金山。
百千生中修正行，	所有誓願皆成就，

自度生死能度他， 救濟眾生無懈倦。
善哉願王莫瞋彼， 天上人間最尊勝，
眼目清淨如蓮花， 熙怡微笑無貪著，
須彌崩壞日月落， 其人不可而傾動。』」

佛告諸比丘：「是時白部魔子導師啟其父言：『菩薩清淨超過三界，神通道力無有能當，諸天龍神咸共稱讚，必非大王所能摧屈，不煩造惡自招禍患。』於是波旬告其子言：『咄！汝愚小智慧淺劣，未曾見我神通道力。』導師復言：『大王！我實無知智慧淺劣，不願大王與彼釋子共為怨對也。所以者何？若有眾生以惡心來欲害於彼，不以為恨；復有眾生以善心來供養於彼，不以為欣，處此二間，心生平等。大王！假使有人能畫虛空作眾色像未足為難，手捧須彌而以遊行亦未為難，假使有人浮渡大海亦未為難，繫四方風亦未為難，欲令一切眾生同作一心亦未為難，欲害菩薩甚為難也。』

「是時魔王波旬不受子諫，詣菩提樹告菩薩言：『汝應速起離於此處，必定當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為大地主。汝可不憶往昔諸仙記，汝當作轉輪聖王？汝若起受轉輪王位，作自在主威德無上，如法理國統領一切。今此曠野甚可怖畏，獨無伴侶恐害汝身，速當還宮恣受五欲，菩提難得徒自勞形。』作是語已默然而住。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汝今不應作如此說。我意不樂五欲之事，故捨四方及以七寶。波旬！譬如有人既吐食已，豈復更能取而食之？我今已捨如是果報，必定證得無上菩提，盡於生老病死之患。波旬！我今已坐金剛之座，當證菩提，汝宜速去。』於是波旬瞋目發憤向菩薩言：『汝今何故獨坐於此？豈不見我夜叉軍眾？』即拔利劍來就菩薩，作如是言：『我當以劍斬截於汝，速疾起去勿復安坐。』

「爾時菩薩語波旬言：『假使世間一切眾生盡如汝身，悉持刀杖來害於我，我終不起離於此座。波旬！寧以四大海水及此大地移於餘處，日月星辰從空隕墜，須彌山王可令傾倒，而我是身終不可移。』」

「時魔波旬聞是語已，惡心轉熾發憤瞋吼，其聲如雷，語諸夜叉：『汝等速宜擎諸山石，將諸弓弩、刀劍輪稍、干戈斧鉞、矛[矛*贊]鈎戟種種器仗，喚諸毒龍，擬放黑雲雷電霹靂。』是時夜叉大將統率自部夜叉、羅刹、毘舍遮鬼、鳩槃荼等，變化其形作種種像，復嚴四兵象馬車步，或似阿修羅、迦婁羅、摩睺羅伽無量百千萬億種類，一身能現多身，或畜頭人身，或人頭畜身，或復無頭有身，或有半面，或有半身，或有二頭一身，或有一身三頭，或復一身多頭，或復無面有頭，或復有面無頭，或復無面而有三頭，或復多頭而無有面，或復多面而無有頭，或復無眼，或唯一眼二眼三眼乃至多眼，或復無耳，或唯一耳二耳三耳乃至多耳，或復無手，或唯一手二手三手乃至多手，或復無足，或唯一足二足三足，乃至多足，或有全身唯現骸骨，或頭現髑髏身肉肥滿，或唯頭有肉身是骸骨，或身體長大羸瘦無肚，或復纖長其腹橫大，或長脚大膝牙爪鋒利，或大面傍出，或頭在胸前，或脣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出黑煙，或口吐猛焰，或血肉枯竭皮骨相連，或身出膿血更相飲吮，或自截支節撩亂委擲，或眼目角睷，或口面喎斜，或舌形廣大，或縮如墮石，或持人頭，或執死人手足骨肉肝膽腸胃而噉食之，或執毒蛇而食，或以蛇纏頸，或手擎髑髏，或著髑髏之鬘，或復面色全赤全白全青全黃，或有半黃半青半白半赤，或作煙熏之色，或作死灰之色，或復身毛如針，或毛出火焰，或張目閉目，或口吐白沫。或於身上現百千面，一一面狀甚可怖畏。或從眼耳鼻口出諸黑蛇而噉食之。或飲融銅，或吞鐵丸，或刎手

足肘膝而行，或身出煙焰象頭戴山，或被髮露形，或衣青黃赤白之服，或著師子虎狼蛇豹之皮，或頭上火然瞋目奮怒，交橫衝擊遍滿虛空，及在地上形狀變異，不可勝載。

「是諸天鬼，或布黑雲雷電霹靂，或雨沙土瓦石，或擎大山，或放猛火，或吐毒蛇，或有努爪，或有揮劍，或有彎弓，或有舞稍，或有揮鉞，或有搖動脣頰，或有張口欲噬，或哭或笑，或飛或走，或隱或顯，哮吼叫呼惡聲震裂。如是兵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旻塞填咽菩提樹邊，煙焰鬱蒸狂風衝怒，震動山岳蕩覆河海，天地掩色星辰無光。魔軍集時其夜正半，是時無量淨居天眾作如是言：『菩薩今者證大菩提。』復有天言：『魔眾熾盛，由此或能損害菩薩。』爾時菩薩報彼天言：『我今不久當破魔軍悉令退散，猶如猛風吹微細花。』於是端坐正念不動，觀諸魔軍如童子戲。魔益忿怒轉增戰力。菩薩慈悲令舉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又不墮落，揮刀擲劍停在空中，或有墮地悉皆碎折，惡龍吐毒變成香風，沙礫瓦石雨雹亂下，皆悉化為拘物頭華。所有彎弓射菩薩者，其箭著絃皆不得發，或有發者停住空中，於其鏃上皆生蓮花，火勢猛熾化為五色拘物頭花。

「爾時波旬猶故瞋忿毒心不止，仗劍前趨語菩薩言：『汝釋比丘，若安此坐不速起者，吾自殺汝。』於是東西馳走欲近菩薩不能前進。是時魔王長子前抱其父作如是言：『大王！今者會自不能殺彼沙門，徒生惡念必招罪咎。』魔不受諫向菩薩走。

「是時淨居天子在虛空中語波旬言：『汝不自量，欲害菩薩終不能得，猶如猛風不能傾動須彌山王。』即向波旬，而說偈言：

「『地水火風性， 可違堅濕煖，

菩薩志牢固， 終無退轉時。
在昔發弘誓， 永離諸煩惱，
於彼生死病， 當作大醫王。
人多墮邪路， 方開正見眼，
眾生處黑暗， 將然智慧燈。
欲濟生死海， 能為作船筏，
此是大聖主， 方開解脫門。
忍辱為柯幹， 信進為花葉，
生諸大法果， 而汝不應毀。
汝今有癡縛， 彼已得解脫，
當破汝煩惱， 勿為障礙因，
莫復於此人， 而生于惡念。
無量劫習法， 今者皆圓滿，
還如昔諸佛， 於此證菩提。』」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提樹神，以十六種言詞毀訾魔王，淨居諸天以無量妙音讚歎菩薩。是時魔王瞋猶不解，作如是言：『今此比丘得度彼岸，當教無量無邊眾生遠離我境。』更勵魔眾驅逼菩薩而不能得。

「爾時菩薩語魔王言：『魔王波旬汝當諦聽！我今於此斷汝怨讎，滅汝惡業，除汝嫉妬，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宜迴心生大歡喜。』復告波旬：『汝以微善今獲天報，我於往昔無量劫來修習聖行，今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魔波旬語菩薩言：『我昔修善汝所能知，汝之累德誰信汝者？』爾時菩薩徐舉右手以指大地，而說偈言：

「『諸物依何得生長， 大地能為平等因，
 此應與我作證明， 汝今當觀如實說。』

「爾時地神形體微妙，以種種真珠瓔珞莊嚴其身，於菩薩

前從地踊出，曲躬恭敬捧七寶瓶，盛滿香花以用供養，白菩薩言：『我為證明，菩薩往昔於無量劫修習聖道，今得成佛，然我此地金剛之齊，餘方悉轉此地不動。』作是語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出大音聲有十八相。

「爾時魔眾，皆悉退散憤亂失據，顛倒狼藉縱橫而走，先時所變雜類之體不能復形，魔王是時神氣挫惡無復威勢，聞大地聲心生惶怖悶絕頓蹠。時有地神，即以冷水灑魔王上而告之言：『汝魔波旬！速疾起去，此處當有種種兵杖欲來害汝。』」

「爾時魔王長子於菩薩前，頭面禮足作如是言：『大聖！願聽我父發露懺悔，凡愚淺劣猶如嬰兒無有智慧，將諸魔眾恐怖大聖，我先諮諫不受我語。今乞大聖恕寬我父，惟願大聖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大梵天王、釋提桓因、無數天子爰塞虛空，咸見菩薩破魔軍眾，皆大歡喜作天伎樂，雨天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華、優鉢羅華、拘物頭華、波頭摩花、芬陀利花，以天栴檀細末之香散菩薩上，各以偈頌稱讚菩薩。是時魔王波旬與其眷屬退散而去，還其自宮。」

成正覺品第二十二

佛告諸比丘：「爾時菩薩降伏魔怨，滅其毒刺建立法幢，初離欲惡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內靜一心滅覺觀，定生喜樂入二禪，離喜受聖人說住於捨，有念有想身受樂入第三禪，離憂喜捨苦樂、念清淨入第四禪。」

「爾時菩薩住於正定，其心清白光明無染，離隨煩惱，柔軟調和無有搖動，至初夜分得智得明，攝持一心獲天眼通。菩薩即以天眼觀察一切眾生，死此生彼好色惡色，勝劣貴賤隨業

而往，皆悉了知。是諸眾生緣身語意，造諸惡業誹謗聖人，邪見業故身壞命終便生惡趣。菩薩復觀見諸眾生，緣身語意造諸善業，正見業故身壞命終便生天上。於中夜分攝持一心，證得憶念過去宿命智，通觀過去自他所受生事，皆悉了知一生二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萬生、億生，百億生千億生，乃至照過無量百千那由他拘胝數生，乃至成劫壞劫、無量無邊成劫壞劫，皆悉憶知。一一住處若名若姓，若色相若飲食若苦樂若受生若死沒，所有色相住處事業，若自若他，皆悉了知。

「菩薩作是念言：『一切眾生住於生老病死險惡趣中不能覺悟，云何令彼了知生老病死苦蘊邊際？』作是思惟：『此老病死從何而有？』即時能知因生故有，以有生故老病死有。如是生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有故有。『如是有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取故有。『如是取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愛故有。『如是愛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受故有。『如是受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觸故有。『如是觸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六處有。『如是六處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名色有。『如是名色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識故有。『如是識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行故有。『如是行者復因何有？』即時能知因無明有。

「爾時菩薩既知無明因行，行因識，識因名色，名色因六處，六處因觸，觸因受，受因愛，愛因取，取因有，有因生，生因老死憂悲苦惱，相因而生。復更思惟：『因何無故老死無？因何滅故老死滅？』即時能知，無明滅故即行滅，行滅故即識滅，識滅故即名色滅，名色滅故即六處滅，六處滅故即觸滅，觸滅故即受滅，受滅故即愛滅，愛滅故即取滅，取滅故即有滅，有滅故即生滅，生滅故即老死滅，老死滅故即憂悲苦惱滅。復更思惟：『此是無明，此是無明因，此是無明滅，此是滅無明

道，更無有餘；此是行，此是行因，此是行滅，此是滅行道；此是識，此是識因，此是識滅，此是滅識道；此是名色，此是名色因，此是名色滅，此是滅名色道；此是六處，此是六處因，此是六處滅，此是滅六處道；此是觸，此是觸因，此是觸滅，此是滅觸道；此是受，此是受因，此是受滅，此是滅受道；此是愛，此是愛因，此是愛滅，此是滅愛道；此是取，此是取因，此是取滅，此是滅取道；此是有，此是有因，此是有滅，此是滅有道；此是生，此是生因，此是生滅，此是滅生道；此是老死，此是老死因，此是老死滅，此是滅老死之道，此是憂悲苦惱。如是大苦蘊生乃至滅，如是應知。此是苦，此是集，此是苦集滅，此是滅苦集道，應如是知。』」

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後夜分明星出時，佛、世尊、調御丈夫聖智，所應知，所應得，所應悟，所應見，所應證，彼一切一念相應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等正覺，具足三明。諸比丘！是時諸天眾中無量天子作如是言：『我等應散香花供養如來。』復有天子，曾見先佛成正覺時，即作是言：『汝等未可散花，如來當現瑞相，往昔諸佛成正覺時皆現瑞相。』諸比丘！如來知彼天子思見瑞相，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如佛所證以偈頌曰：

「『煩惱悉已斷， 諸漏皆空竭，
 更不復受生， 是名盡苦際。』

「爾時彼諸天子心生歡喜，以微妙天花遍散佛上，當於是時香花彌布積至于膝。如來遠離無明黑暗及愛見網，竭煩惱河、拔除毒刺、解諸纏縛、摧壞魔幢建立勝幡，能善安處諸眾生界記莈眾生，觀察根性知其病本，施甘露藥為大醫王，令諸眾生皆得度脫，安置涅槃寂靜之樂，住如來藏結解脫繒入智慧城，同諸如來清淨法界。」

佛告諸比丘：「一切如來見我成道皆悉讚言：『善哉，善哉！』咸以寶蓋而覆於我。其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於寶蓋中出妙光明，其光明網遍照無量無邊世界。彼世界中，諸菩薩眾讚佛功德而說偈言：

「『如彼波頭摩， 從地而踊出，
開敷甚清淨， 不為淤泥染。
起大慈悲心， 如雲遍充滿，
當雨大法雨， 潤洽於眾生。
能令諸善牙， 一切皆增長，
堪受教法者， 成就解脫果。』

「爾時諸天，以偈頌曰：

「『人中師子降眾魔， 諸定現前證甘露，
獲得三明及十力， 威神震動遍十方。』
在昔諸來菩薩眾， 為愛法故供養佛，
即從坐起禮佛足， 讚歎如來作是言：
『世尊得無疲勞耶， 我等親見摧魔眾，
善哉丈夫三界尊， 當雨無邊大法雨。』
十方諸佛皆施蓋， 復出迦陵微妙音：
『如我所得淨菩提， 仁者所證亦如是。』」

佛告諸比丘：「欲界諸天女等，見於如來坐菩提座，獲一切智大願滿足，降伏魔怨建立勝幢，為大醫王善療眾病。如師子王無諸怖畏，清淨離垢得一切智，具足三明超越四流，持一法蓋覆護三界稱婆羅門，遠離諸垢稱為比丘，除無明藏稱為沙門，離諸不善稱知足者，斷煩惱故稱勇猛者，能壞魔幢稱大力者，猶如寶洲，一切法寶充滿其中。時諸天女即說偈言：

「『於此菩提樹王下， 降伏一切大魔軍，
安住不動如須彌， 身心堅固無驚畏。』

尊於多劫修布施，	故得一切皆圓滿，
尊於多劫修戒行，	曠蔽釋梵諸天眾，
尊於多劫行忍辱，	故得身相真金色，
尊於多劫勤精進，	故能降伏諸魔怨，
尊於多劫修禪定，	故獲如斯勝供養，
尊於歷劫習多聞，	速證無上大菩提，
尊能降伏於蘊魔，	死魔煩惱及天魔，
一切諸魔皆斷滅，	是故今者無憂惱。
天中之天為最尊，	三界人天所供養，
由是有種福田者，	所得之福無失壞。
眉間毫相極光明，	普照十方諸國土，
掩蔽世間諸日月，	一切眾生蒙饒益。
如來身色甚端嚴，	相好顏容極清淨，
堪為三界應供者，	普利一切諸群生。
目淨遍觀於十方，	普見眾生身業事，
耳淨遍聞於一切，	天人言音佛法聲。
廣長舌相演妙音，	求解脫者聞甘露，
魔軍興害不驚懼，	天人供養無喜慍。
摧壞魔怨不加力，	但以慈心降伏之，
無染無著無諸過，	身心安隱不傾動。
今有無上天人師，	一切眾生蒙善利，
逮聞正法當信受，	願速如尊成正覺。』』

佛告諸比丘：「如來於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現佛神通，遊戲自在不可勝載，若欲說者窮劫不盡。」

爾時世尊，略說偈言：

「普變一切地，	平正猶如掌，
涌出妙蓮花，	一一皆千葉。

無量諸天眾，各雨眾妙花，
復於世尊前，合掌而瞻仰。
世尊初成佛，作種種神通，
須彌諸山王，草木叢林等，
一切皆稽首，頂禮菩提座，
此是佛世尊，現神通遊戲。
身放百千種，光明照十方，
逮三惡眾生，息苦獲安樂。
是時八難處，無有一眾生，
懷貪瞋癡等，一切諸煩惱。
此是師子王，大神通遊戲。
日月摩尼火，電等諸光明，
由佛放光明，蔽之皆不現。
諸天人世間，無能見佛頂。
坐於師子座，作遊戲神通，
佛以指按地，即時六種動。
降伏魔軍眾，如制兜羅綿，
魔王懷憂惱，以杖而畫地。
此是佛世尊，遊戲大神通。」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九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

中天竺國沙門地婆訶羅奉 詔譯

讚歎品第二十三

爾時，佛告諸比丘：「時淨居天子以天妙香花遍散佛上，
如佛世尊真實功德，以偈讚曰：

「『眾生煩惱暗，智慧能銷除，
如來所以出，為世光明者。
降伏諸魔軍，功德皆圓滿，
當雨大法雨，以普洽群生。
世間最勝人，智力無踰者，
處世無染著，猶如淨蓮華。
眾生在長夜，煩惱病纏縛，
佛為大醫王，療之令得愈。
尊今出於世，八難咸空寂，
一切人天等，遇佛蒙安樂。
若有覩見此，人中勝丈夫，
經於百劫中，不墮諸惡趣。
若有得聞佛，微妙甚深法，
速除煩惱患，苦蘊亦皆盡。
當得殊勝果，解脫涅槃樂，
於諸世間中，得為應供者。
若有勸供養，亦獲大福利，
當得勝妙果，乃至於涅槃。』」

佛告諸比丘：「淨居天子讚如來已，合掌恭敬於一面立。
是時遍光天子，復以種種微妙香華，塗香末香燒香散華幢幡寶
蓋供養如來，圍遶三匝合掌向佛，以偈讚曰：

「『牟尼深智聲和美，獲得無上大菩提，
於諸聲中最第一，是故我等今敬禮。
於諸世間起慈故，為作燈明作依止，
能拔眾生諸毒箭，復為世間大醫王。
尊昔值遇然燈佛，發大慈心潤一切，
尊如世間淨蓮華，不為三界淤泥染。』」

其心堅固無能沮， 高廣難動如須彌，
又如金剛不可壞， 亦如含秋淨滿月。』」

佛告諸比丘：「遍光天子讚如來已，合掌恭敬於一面立。
是時梵眾天子以無量摩尼莊嚴寶網，覆菩提道場供養世尊，頂
禮佛足右遶三匝，以偈讚曰：

「『世尊能持明智光， 及持三十二勝相，
念慧功德皆圓滿， 離諸結使諸過惡，
清淨無垢斷三毒， 是故我等今敬禮。
名稱普聞證三明， 施諸眾生三解脫，
清諸濁穢心調伏， 起大慈悲利世間，
三業寂靜出於世， 蠲除三疑無染著。
為諸世間行苦行， 以四聖諦化眾生，
勤修善行超諸行， 自得度已當度彼。
魔王將諸魔眾來， 尊以慈悲悉降伏，
已得甘露菩提道， 是故我等咸歸命。』」

佛告諸比丘：「梵眾天子如是種種讚歎佛已，退住一面。
是時右面魔王子清白之部至世尊所，以眾妙寶蓋奉上如來，以
偈讚曰：

「『我自見如來， 端坐菩提座，
魔軍極熾盛， 超然不驚悸，
而於一念頃， 降伏悉無餘。
既有如是德， 我今稽首禮，
一切皆圓滿， 無上大牟尼。
魔眾如恒沙， 本不能傾動。
尊為菩提故， 無量劫行檀，
捨施妻子等， 身肉及手足，
一切皆無惱， 故得勝莊嚴。』

尊發廣大願， 得成無上道，
當度諸群生， 定慧為甲冑，
淨法為船筏， 意樂圓滿已，
方度諸群生。 我以歡喜心，
讚佛諸功德， 願我於來世，
得成無上道， 又以此功德，
降伏眾魔怨， 速證一切智。』」

佛告諸比丘：「清白魔子說如是偈讚歎佛已頂禮如來，恭敬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復有他化自在天王，與無數天子恭敬圍遶來至佛所，將妙閻浮檀金天花散如來上，以偈讚曰：

「『如來所說皆真實， 無有覆藏無雜亂，
遠離癡冥及罪垢， 證得甘露大菩提，
光明遍照於十方， 是故我今稽首禮。
世尊慈悲於一切， 善別諸根摧外道，
智慧殊勝十力者， 能顯眾生微妙行，
身處虛空現神變， 猶如履地無罣礙。
見彼生死廣大愛， 知惟妄苦而棄之，
當隨天人諸意業， 教化皆令得解脫。
利益十方如日光， 復於三界猶如眼，
為諸世間作依止， 其心曾不生貪著，
遊戲神通得自在， 而於世間無與等。』」

佛告諸比丘：「他化自在天王讚歎佛已，與諸天眾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化樂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至佛所，以種種花鬘珍寶繒綵，供養如來，以偈讚曰：

「『如來智慧光， 滅盡於三垢，
煩惱皆已斷， 吉祥悉成就。
世間諸眾生， 執著於邪慢，

尊今攝取之，	致於甘露道。
是故出世間，	天人所供養，
能除煩惱病，	說為大醫王。
日月摩尼火，	帝釋梵王等，
若於世尊前，	其光悉不現。
智慧所照燭，	是處咸吉祥，
一切皆希有，	故我今頂禮。
世尊知實義，	亦知虛妄法，
於此二法中，	無非如實說。
言詞甚微妙，	心意極調柔，
為天人導師，	故我今頂禮。
尊有大智慧，	覺悟諸群生，
三明八解脫，	能除彼三毒。
善識眾生根，	堪受不堪受，
各隨其意樂，	故我今頂禮。』』

佛告諸比丘：「化樂天王說是偈已，與諸天眾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是時兜率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天妙衣服珠網寶蓋，以覆佛上，說偈讚曰：

「『往昔兜率宮，	廣說清淨法，
遺教今猶在，	諸天咸戀慕。
如是功德海，	為世作明燈，
見者無厭足，	故我今頂禮。
尊於彼天沒，	八難皆銷盡，
而坐菩提場，	世間獲安樂。
佛為眾生故，	起大菩提心，
今已降魔怨，	得成無上道。
請速度未度，	轉于大法輪。』』

佛告諸比丘：「兜率天王說是偈已，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是時夜摩天王與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香花塗香末香幢幡寶蓋，供養於佛，以偈讚曰：

「『佛為無上士，	世間誰與等？
戒定慧解脫，	故我今頂禮。
我觀諸天眾，	於此菩提場，
以妙寶臺閣，	供養於尊者，
無有餘人天，	堪受如斯供。
佛為世間出，	長時苦行已，
降伏魔軍眾，	得成無上道。
滅除無明暗，	智光照十方，
與世為法眼，	利益於一切。
設於無量劫，	讚歎佛世尊，
一毛孔功德，	猶尚不能盡，
名聞遍十方，	故我今頂禮。』」

佛告諸比丘：「夜摩天王讚歎佛已，與諸天眾恭敬圍遶，頂禮佛足却住一面。是時釋提桓因與三十三天及諸天眾，恭敬圍遶來詣佛所，以種種寶幢幡蓋香花衣服供養佛已，頂禮如來，以偈讚曰：

「『如來功德甚清淨，	身心不動若須彌，
智慧光明照十方，	名稱普聞於一切。
世尊往昔於多劫，	供養無量諸如來，
故得降魔成正覺，	堪受人天勝供養。
尊是多聞定慧者，	開彼無上智法眼，
我今歸依釋勝幢，	一切世間大法主。
尊為菩提於多劫，	廣行無量諸苦行，
慈悲喜捨及方便，	精進智慧大梵福。

已得如是等功德， 今復具足十力果。
我覩佛坐菩提時， 魔王軍眾欲加害，
諸天或有憂懼者， 如來身心不驚動，
世尊以手垂下時， 魔軍於是皆退散。
在昔諸佛成正覺， 尊今得道亦如是，
福智一切皆無異， 是為人天應供者。』」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以如是等偈讚佛已，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是時四大天王與諸天婁女，皆持蒼波花、婆利師等種種香花，奏天妓樂來詣佛所，供養佛已，說偈讚曰：

「『如來美音聲， 能悅一切意，
善行精進戒， 心淨常微笑，
令眾生愛樂， 故我今頂禮。
以彼微妙言， 除眾生煩惱，
能與無量樂， 離罪心清淨，
獲得無漏智， 世間無與比。
平等而不動， 猶如須彌山，
示現於世間， 如蓮華出水。』」

佛告諸比丘：「四天王讚歎佛已，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虛空諸天，亦以種種香花寶蓋幢幡鈴網彌覆虛空，又出半身，各持種種寶珠瓔珞，供養如來，以偈讚曰：

「『我常處虛空， 善惡悉皆覩，
惟有如來身， 清淨無諸過。
又見菩薩眾， 持種種寶臺，
遍於虛空中， 其數無有量。
又見菩薩眾， 供養於如來，
散彼微妙花， 積滿大千界。
又見菩薩眾， 將無量供具，

花鬘諸瓔珞， 傘蓋及耳璫，
花香極盈滿， 悉皆無雜亂，
如流歸大海， 雲集遍虛空。
如來受彼供， 一切心平等。』」

佛告諸比丘：「虛空天眾供養佛已，頂禮圍遶却住一面。是時地神供養佛故，淨掃其地灑以香水，散以名花遍菩提場皆悉清淨，又以寶幔彌覆其上，即以偈頌讚歎如來：

「『如來坐是大千界， 此為堅固金剛座，
假使身肉盡乾銷， 未得菩提終不起。
如來不以神通力， 我此所居當碎裂，
見此諸來菩薩眾， 我等今者咸安隱。
世尊此地經行故， 三千世界並蒙光，
佛光所至皆是塔， 何況身居此成道，
我所統領諸土地， 并願世尊之所用。
是諸佛子及聲聞， 并所說法之功德，
願令一切眾生等， 皆證無上佛菩提。』」

佛告諸比丘：「地神說此偈已，頂禮佛足合掌恭敬却住一面。」

商人蒙記品第二十四

佛告諸比丘：「世尊初成正覺，無量諸天皆悉稱讚如來功德。爾時世尊觀菩提樹王目不暫捨，禪悅為食無餘食想，不起于坐經於七日。欲界無量諸天子等，捧十千寶瓶盛滿香水來詣佛所，復有色界無量諸天子，亦捧十千寶瓶盛滿香水來詣佛所，澡浴如來并洗菩提之樹。爾時如來澡浴竟，復有無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競取如來澡浴

之水以自灑身，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諸天子浴如來已俱還天宮，所將餘水香氣不滅，惟聞佛香不聞餘香，心生歡喜得未曾有，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時有天子名曰普花，從座而起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世尊住何三昧，於七日中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諸比丘！我於彼時告普花天子言：『如來以喜悅三昧為食而住，由此定力於七日中結跏趺坐。』是時普花天子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世尊足有千輻輪，	猶如蓮華甚清淨，
恒為諸天寶冠接，	是故我今稽首禮。』
爾時天子禮佛已，	重說伽他而讚揚：
『為欲除彼天人疑，	歡喜合掌而前問。
如來降生於釋氏，	令彼釋種皆歡喜，
能滅三毒一切疑，	願解天人之所惑。
何故十力成正覺，	於七日中觀樹王，
人中師子青蓮眸，	觀樹跏趺而不動？
一切諸佛皆如是，	為獨世尊觀樹王？
面貌端嚴無二言，	齒白齊密口香潔，
請為利益天人故，	令生歡喜如實說。』
爾時如來告天子：	『汝所問者今略說。
猶如世法登王位，	亦於七日忌遷移，
如是諸佛為法王，	順俗七日無移動。
又如猛將制勝已，	便即思惟所降眾，
如是諸佛降眾魔，	七日跏趺而不起。
三毒煩惱及我慢，	此等皆能損眾生，
一切煩惱有漏因，	我於是處皆除斷。
無漏智火從斯起，	焚燒三毒悉無餘，
我於此處以智力，	決除生死堅牢網。

正知蘊體皆不實，	祇由無始妄惑生，
我我所執二無明，	并及邪見皆銷滅。
諸障稠林四顛倒，	善根智火咸燒盡，
妄覺為鬘從想生，	獲得菩提悉捐棄。
六十五種無明險，	四十不善三十垢，
十六放逸十八界，	二十五有悉無餘，
二十重塵皆遠離，	二十八種世間怖，
我於此處以精進，	如是一切悉超過。
證獲如來五百吼，	并得百千圓滿法，
九十八使諸隨眠，	罪樹枝葉將根本，
我以智慧而為火，	於此焚燒悉無餘。
愛疑積集如瀑河，	諸見之水常盈滿，
我於此處以智日，	威光曝之使空竭。
邪偽諂曲慳嫉等，	如是過患煩惱林，
我今於此以智火，	焚燒一切悉令滅。
誹謗梵聖生諸罪，	根本能令墮惡趣，
我以智藥而投之，	令彼吐盡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	獲定慧眾德，
憂悲苦惱眾，	除盡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	獲得真實理，
諸結我慢箭，	拔之無有餘。
又我於此處，	以智慧利刀，
斷截我我所，	生死之根本；
亦如彼帝釋，	破壞修羅眾。
又我於此處，	得清淨智眼，
而諸眾生等，	癡翳之所覆，
我以智慧藥，	洗之令得除。

又我於此處，	以解脫冷水，
於彼境界木，	滅除貪火煙。
又我於此處，	以大精進風，
除滅煩惱雲，	及以分別電。
又我於此處，	獲得慈三昧，
諸大功德藏，	降伏眾魔軍。
又我於此處，	獲得無願定，
諸大功德藏，	斷一切煩惱。
又我於此處，	獲得於空定，
諸大功德藏，	斷一切分別。
又我於此處，	獲得無相定，
諸大功德藏，	滅除於戲論。
又我於此處，	獲得三解脫，
神通智慧力，	決除生死網。
又我永斷彼，	無常作常想，
於苦作樂想，	無我作我想。
我以精進力，	渡越生死海，
蠲壞諸愛網，	猶如摩竭魚。
我於此覺悟，	一切貪瞋等，
猶如大火聚，	燒爇諸飛蛾。
自我於長夜，	無量無邊劫，
劬勞生死中，	流轉無休已；
今者得止息，	無憂亦無懼，
我所覺悟者，	外道不能覺，
是甘露句義，	能除憂惱等。
我入無畏城，	除諸蘊界處，
愛等皆滅盡，	不復受後身。

我為菩提故，	於無量億劫，
廣行眾善行，	施身肉手足，
功德皆圓滿，	是故於此處。
獲得勝甘露，	無上大菩提，
同諸佛如來，	所證真實法。
隨諸眾生類，	分別而演說，
我今亦復然，	得如是妙法。
能於一剎那，	證知諸世間，
因緣和合生，	空寂無所有，
如乾闥婆城，	如虛空陽焰。
我所得法眼，	普見無邊刹，
猶如於掌中，	視菴摩勒果。
我所得三昧，	一切皆通達，
憶思無量劫，	如從夢中悟。
世間諸天人，	為顛倒想燒，
我今於此處，	如實而能了。
我於無量劫，	求無上菩提，
修行於大慈，	緣修慈心故，
降伏於魔眾。	我於無量劫，
修行於大悲，	緣修悲心故，
滅除諸惱患。	我於無量劫，
修行於大喜，	緣修喜心故，
證於無上道。	我於無量劫，
求無上菩提，	修行於大捨，
緣修捨心故，	證得甘露法。
我適於魔前，	發如是誓言，
若不得佛道，	終不解此坐。

我以金剛智， 滅除無明等，
獲得十種力， 今故解斯坐。
未得今悉得， 諸漏皆已盡，
魔軍悉破散， 今故解斯坐。
五蓋門盡破， 三愛牙悉除，
是故於今者， 方解跏趺坐。』
爾時勝丈夫， 從金剛座起，
復坐於寶座， 受諸天澡浴。
諸天以寶瓶， 滿中盛香水，
與佛天中天， 澡浴身體已。
於是諸天眾， 并諸婁女等，
擊奏天伎樂， 以申於供養。
『汝諸天子等， 應當如是知，
我故七日中， 不起於此座。』」

佛告諸比丘：「如來何故初成正覺，於七日中不起于座？為居此處斷除無始無終生老病死故，於七日觀樹不起。至第二七日周匝經行，三千大千世界以為邊際。至第三七日觀菩提場目不暫捨，亦為居此斷除生死，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至第四七日如來隨近經行，以大海為邊際。

「爾時魔王至世尊所，作如是言：『世尊！無量劫來精勤苦行，方得成佛；入般涅槃，今正是時。惟願如來入於涅槃，惟願善逝入於涅槃。』佛言：『波旬！我本發願為欲利益諸眾生故求大菩提，經無量劫勤苦累德，一切眾生於我法中未獲義利，云何速令我入於涅槃？又於世間，三寶未具、眾生未調，未現神通、未說妙法，無量菩薩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令我入於涅槃？』爾時魔王聞是語已退坐一面，以杖畫地作是念言：『此欲界中於今已去，非我所有。』心生憂惱。是

時魔王三女見父愁苦，白其父言：

「『大王何所為， 心生極憂苦？
 今惱大王者， 請說是何人？
 我當以欲牽， 如繩制於象，
 令其生染著， 將歸自在宮。』

「爾時魔王說偈報其女言：

「『世間離染人， 貪境不能制，
 以彼超過欲， 是故我憂惱。』

「此諸魔女，如來為菩薩時已作妖姿擾亂菩薩，種種幻惑無能得便，女人貪染煩惱深重，於是三女更變其形，一為童女之形，一為少婦之形，一為中婦之形，來至佛所。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彼三女皆成老母。於是三女還至其父所，而說偈言：

「『王說離欲人， 貪境不能染，
 我復為變化， 惑亂彼沙門。
 人有見我者， 欲盛便嘔血，
 今現微妙質， 不動於彼心，
 仍以大神通， 化我為老母。
 願王以威力， 令得如本形。』

「爾時魔王報諸女言：『我不見有若天若人能制佛者。汝可自往懺悔前罪，彼攝神力方令汝等復本形耳。』於是魔女至如來所，而說偈言：

「『我等無智慧， 幻惑於如來，
 不知田非田， 未識善不善。
 我今極生悔， 冀得罪銷滅，
 惟願慈悲力， 令復於本形。』

「爾時如來以慈悲故，即攝神通，令彼魔女還復如本。於第五七日，住目真隣陀龍王所居之處。是時寒風霖雨七日不霽，

龍王心念恐畏風雨上損如來，出其自宮前詣佛所，以身衛佛纏遶七匝，以頭為蓋蔽覆佛上。四方復有無量龍王皆來護佛，龍身委積如須彌山，是諸龍等蒙佛威光，身心安樂得未曾有。過七日已風雨止息，諸龍王等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還其本宮。

「爾時世尊於第六七日，往尼俱陀樹下近尼連河，是處多諸外道，彼外道眾皆來親覲，慰問世尊：『七日風雨，得無愁惱安樂住耶？』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寂靜而知足， 思惟而證法，
 饒益諸眾生， 慈悲於一切。
 遠離眾罪垢， 不著於世間，
 永斷我慢心， 是最為安樂。』

「爾時世尊於第七七日，至多演林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觀察眾生，為生老病死之所逼迫，高聲唱言：

「『世間諸眾生， 恒為五欲燒，
 應常思捨愛， 愛故便增盛。』」

佛告諸比丘：「時北天竺國兄弟二人為眾商之主，一名帝履富婆，一名婆履，智慧明達極閑世法，其性調柔善能將導，興販貿易息利尤多，以五百乘車載其珍寶還歸本國。是諸商侶有二調牛，一名善生，一號名稱，巧識前路能知安危，示以優鉢羅花不勞杖捶，餘牛不濟方乃用之。行至乳林，路甚平正，牛足拒地輪轅摧折。是時五百乘車嬰於路傍，二牛為導亦不得進，加諸杖捶亦不能前。時諸商人心懷恐懼，共相謂言：『二牛不行，前途必有可怖之事。』即遣馬騎執持器械前路而巡。彼使還已白商主言：『我行前路無諸險難，何為二牛亦不能前？』時護林神忽現其形語商人言：『汝諸商人勿懷恐懼。汝於長夜流轉生死，今得大利。所以者何？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初成正覺住此林中，不食已來四十九日，汝等應將種種飲食而

以上之。』時二調牛便向佛行，而諸商人隨牛而往，行路不遠遙觀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光赫然如日初出。既見佛已，咸生希有恭敬之心，皆作是言：『此為梵王，為是帝釋，為是四天王，為是日月天，為是山神，為是河神？』

「世尊爾時微舉袈裟示彼商人，商人見已即知如來是出家人，心生歡喜，各相謂言：『出家之法非時不食，宜應辦諸美味酥蜜甘蔗乳糜之屬，及時奉施。』諸商人等營辦種種飲食美味，至如來前右邊三匝却住一面，作如是言：『世尊！哀愍我故受是微供。』」

佛告諸比丘：「如來爾時將欲受彼商人之食，作是思惟：『過去諸佛皆悉持鉢，我今當以何器而受斯食？』作是念已，時四天王各持金鉢奉上如來，作如是言：『惟願世尊用我此鉢受商人食，憐愍我故，令於長夜獲大安樂。』

「爾時世尊告四天王言：『出家之法不合受汝如是金鉢，乃至展轉奉七寶鉢，皆悉不受。』

「是時北方毘沙門天王告餘天王言：『我念昔者有青身天，將四石鉢來與我等。復有一天，名曰遍光，來白我言：「慎勿用此石鉢，宜應供養而作塔想。何以故？未來有佛出興於世，名釋迦牟尼，當以此鉢奉上彼佛。」』

「爾時毘沙門天王語餘天王言：『欲施石鉢今正是時。』四天王各還自宮，與諸眷屬持彼石鉢，盛滿天花以香塗之，奏諸天樂供養石鉢，來詣佛所各各以鉢奉上如來，而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哀受我等，所獻石鉢受商人食，令我長夜獲大安樂得成法器，憐愍我故。』

「爾時世尊作是念言：『四大天王以淨信心而施我鉢，然我不合受持四鉢，若惟受一不受餘三，而彼三王必生嫌恨，是故我今總受四王所獻之鉢。』爾時世尊受北方毘沙門天王鉢，

而說偈言：

「『汝奉善逝鉢， 當得上乘器，
我今受汝施， 令汝具念惠。』

「爾時世尊，受提頭賴吒天王鉢，而說偈言：

「『以鉢施如來， 念慧得增長，
生生受快樂， 速證佛菩提。』

「爾時世尊，受毘婁博叉天王鉢，而說偈言：

「『我以清淨心， 受汝清淨鉢，
令汝得清淨， 人天所供養。』

「爾時世尊，受毘婁勒叉天王鉢而說偈言：

「『如來戒無瑕， 汝施無瑕鉢，
汝心無瑕故， 得報亦無瑕。』

「爾時世尊受四天王鉢已，如是次第相重安置，右手按之，合成一器，四際分明。如來爾時憶念過去，而說偈言：

「『我昔以花盛滿鉢， 奉施無量諸如來，
是故今者四天王， 施我堅牢清淨鉢。』」

佛告諸比丘：「時彼商眾馱大群牛循路而行，於晨朝時牧人[(殼-一)/牛]乳，凡所[(殼-一)/牛]者化為醍醐，心生希有，速將醍醐來白商主：『今所[(殼-一)/牛]乳，不知何故悉為醍醐？為是吉祥為是不祥？我今未決。』商眾之中有婆羅門，懷貪愛故云：『是不祥，應作大施。』商主遠祖已生梵世，是時現身作婆羅門，於商眾中，說是偈言：

「『汝等往昔發弘誓， 如來若證菩提已，
我當以食奉獻佛， 受我食已轉法輪。
今者如來成正覺， 汝之所願亦滿足，
世尊應受汝美食， 當轉無上大法輪。
汝今[(殼-一)/牛]乳得醍醐， 由此大仙之威力，

好辰善宿吉祥兆， 是故一切皆吉祥。』
梵天演說此偈已， 還隱其形反天上。」

佛告諸比丘：「時諸商人聞此偈已皆大歡喜，即取醍醐選上粳米煮以為糜，和好香蜜盛以栴檀之鉢，詣多演林奉上如來，白佛言：『世尊！惟願哀愍受我此食。』爾時世尊受商人食已，持彼栴檀之鉢擲置空中，其鉢栴檀一分價直百千珍寶，時有梵天，名曰善梵，接栴檀鉢還於梵宮起塔供養，其塔至今諸天香花供養不絕。爾時世尊呪願商人，而說偈言：

「『汝等所向皆吉祥， 一切財寶悉充滿，
吉祥遍汝左右手， 總汝身形是吉祥，
所求財寶自然至， 以吉祥鬘為首飾。
日月星宿諸天等， 帝釋四王皆擁護，
所去之處既吉祥， 迴還亦復獲安樂。
以此施食之功德， 當來得成無上道，
名為末度三皤佛。』 商人蒙記心歡喜。」

佛告諸比丘：「如來最初為二商主及諸商人，而授記蒞，時諸商人聞受記已得未曾有，皆悉合掌作如是言：『我從今者歸依如來。』」

大梵天王勸請品第二十五

佛告諸比丘：「如來初成正覺，住多演林中獨坐一處，入深禪定觀察世間，作是思惟：『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

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唐捐其功無所利益，是故我應默然而住。』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得甘露無為法，	甚深寂靜離塵垢，
一切眾生無能了，	是故靜處默然住。
此法遠離於言說，	猶如虛空無所染，
思惟心意皆不行，	若人能知甚希有。
此法性離於文字，	孰能悟入其義理？
於多劫中供養佛，	方能得聞生信解。
不可說有說非有，	非有非無亦復然。
我昔無量劫修行，	未得究竟無生忍，
我於今者得究竟，	常觀諸法無生滅，
一切諸法本性空。	然燈如來授我記，
汝於來世成正覺，	作佛名號釋迦文。
雖於彼時已證法，	今我所得方究竟。
見諸眾生處生死，	不知是法及非法，
世間眾生有可度，	故起大悲而度之。
梵王若來勸請我，	或當為轉微妙法。』」

佛告諸比丘：「如來說是偈已，眉間白毫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爾時娑婆世界主螺髻梵王以佛威神，即知如來默然之旨，作是思惟：『我應往彼勸請如來轉于法輪。』告諸梵眾作如是言：『仁者！世間眾生善法損減惡法增長。何以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我等宜往勸請如來。』是時梵王與六十八拘胝梵眾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世間眾生今當損減。何以故？如來為諸眾生求無上覺，今得成佛默然而住不轉法輪，以是之故眾生損減。善哉世尊！善哉善逝！願為眾生起哀愍心而轉法輪。世尊！多有眾生堪能悟入甚深之法，惟願世尊轉于

法輪。』爾時大梵天王以偈讚曰：

「『如來勝智，	最極圓滿，
放大光明，	普照世界。
當以慧日，	開於人花，
何故棄之，	默然而止？
佛以法財，	施諸眾生，
於百千劫，	已曾攝受，
世間親者，	寧捨眾生？
惟願世尊，	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	然大法燈，
雨大法雨，	建大法幢。
將諸眾生，	超生死海，
煩惱重病，	為療除之，
煩惱猛火，	令其止息，
示無憂惱，	涅槃之路。
說真實法，	開解脫門，
令諸生盲，	得淨法眼，
斷除生老，	病死之患。
非天非人，	亦非帝釋，
而能斷除，	生死煩惱。
我及天眾，	勸請如來，
轉于法輪。	以此勸請，
所生功德，	同於世尊，
轉于法輪，	度脫眾生。』」

佛告諸比丘：「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大梵天王與諸天眾俱，以天栴檀香末及沈水香末供養佛已，忽然不現。」

佛告諸比丘：「爾時如來為令世間尊重法故，為令甚深妙

法得開顯故，入深禪定觀察世間，作是念言：『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唐捐其功無所利益，是故我應默然而住。』

「爾時大梵天王以佛威神，復知如來默然之旨，往詣釋提桓因所，而語之言：『憍尸迦！汝今應知，世間眾生處在生死黑暗稠林，善法損減惡法增長。何以故？如來棄之不轉法輪。憍尸迦！我等當共往詣佛所勸請如來。何以故？諸佛如來若不勸請皆悉默然，是故今者我與汝等，往詣佛所勸請如來轉于法輪，為令世間敬重法故。』爾時大梵天王及釋提桓因、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光音天、廣果天、遍淨天、淨居天，乃至阿迦尼吒天，光明照耀，於夜分中至多演林頂禮佛已，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釋提桓因合掌向佛即以偈頌，而請如來轉于法輪：

「『世尊降伏諸魔怨， 其心清淨如滿月，
願為眾生從定起， 以智慧光照世間。』

「釋提桓因說是偈已，如來爾時猶故默然。螺髻梵王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不應如是而為勸請。』於是大梵天王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以偈請曰：

「『如來今已降魔怨， 智慧光明照一切，
世間根熟有堪度， 惟願世尊從定起。』

「爾時世尊告梵天言：『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惟之所能解，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

五蘊入第一義，無處無行體性清淨，不取不捨不可了知，非所顯示，無為無作，遠離六境，非心所計，非言能說不可聽聞，非可觀見，無所罣礙，離諸攀緣至究竟處，空無所得寂靜涅槃。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了知。然我常思念是二偈頌：

「『我證逆流道， 甚深難可見，
 盲者莫能觀， 故默而不說。
 世間諸眾生， 著彼五塵境，
 不能解我法， 是故今默然。』

「爾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聞如是偈，心大憂惱，即於是處忽然不現。」

佛告諸比丘：「復於一時大梵天王，觀摩伽陀國多諸外道等，於地水火風空橫生計度，封著邪見以為正道，而彼眾生有應度者，而知世尊于今猶固默然，復詣佛所頭面禮足，圍遶三匝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請曰：

「『摩伽陀國， 多諸異道，
 因邪見故， 種種籌量。
 惟願牟尼， 為開甘露，
 最清淨法， 令其得聞。
 佛所證法， 清淨離垢，
 到于彼岸， 無增無減。
 於三界中， 超然特尊，
 如須彌山， 顯于大海。
 當於眾生， 起哀愍心，
 而救濟之， 云何棄捨？
 如來具足， 一切功德，
 力無畏等， 惟願拔濟。
 苦惱眾生， 世間人天，

為煩惱病，之所逼迫，
請佛慈悲，而救濟之，
惟有如來，為歸依處。
自昔天人，隨逐如來，
此等純善，悉求解脫。
是若聞法，皆能領受，
惟願如來，為其敷演。
故我今者，請大精進，
開示妙法，令見正路。
譬如大雲，雨於一切，
如來法雨，亦復如是。
潤洽一切，枯槁眾生，
彼諸人等，邪見毒刺，
生死稠林，無始流轉，
未蒙拔濟，盲無慧目。
將墮深坑，惟願導師，
開於正道，施其甘露。
佛難值遇，如優曇花，
惟願度脫，無依止者。
如來往昔，發弘誓願，
自既度已，當度眾生。
幸以慧光，除諸冥暗，
惟佛大慈，勿捨本願。
如師子吼，如天雷震，
為眾生故，轉于法輪。』

「爾時世尊以佛眼觀見諸眾生上中下根，或邪定聚，或正定聚，或不定聚。比丘！譬如有人臨清淨池，見彼池中所有草

木，或未出水，或與水齊，或已出水，如是三種分明見之，如來觀諸眾生上中下根亦復如是。如來爾時作是思惟：『我若說法，若不說法，邪聚眾生畢竟不知。』復更思惟：『我若說法，若不說法，正聚眾生，皆能了知。』復更思惟：『我若說法，不定眾生亦能了知，我不說法即不了知。』諸比丘！如來爾時觀不定聚眾生，起大悲心作如是言：『我本欲為此等眾生轉于法輪故出於世。』又為大梵天王請故，即以偈頌告梵王言：

「『我今為汝請， 當雨於甘露，
 一切諸世間， 天人龍神等，
 若有淨信者， 聽受如是法。』

「爾時大梵天王聞是偈已，歡喜踊躍得未曾有，頂禮佛足遶無數匝，即於佛前忽然不現。諸比丘！爾時地神告虛空神，唱如是言：『如來今受梵王勸請欲轉法輪，哀愍無量諸眾生故，利益無量諸眾生故，安樂無量諸眾生故，增長天人損減惡趣故，為諸眾生得涅槃故，當轉法輪。』地神作是語已，於一念頃虛空神聞展轉傳至阿迦尼吒天。

「諸比丘！爾時有四護菩提樹天：一名受法，二名光明，三名樂法，四名法行。是四天子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轉于法輪？』爾時如來告彼天言：『我於波羅奈國仙人墮處鹿野苑中轉正法輪。』彼天子言：『世尊！此波羅奈鹿野苑中，文物鮮少林泉非勝，然有無量諸餘城邑土地豐饒，人民殷盛園林池沼清淨可樂，何故如來於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爾時世尊告諸天子言：『仁者不應作如是說。所以者何？我念往昔於此波羅奈城，供養六十千億那由他諸佛如來，以要言之，九萬一千拘胝諸佛，皆於是處轉正法輪，一切甚深微妙之法皆從中出，是故此地常為天、龍、夜叉、乾闥婆、羅刹等之所守護。以是義故，如來於彼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轉法輪品第二十六之一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所作已辦，棄捨重擔，拔煩惱根，淨諸塵垢，摧滅外道，降伏魔軍，入佛甚深微妙之理，已得知見，成就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一切佛法無不具足，五眼清淨觀察世間。作是思惟：『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義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彼外道羅摩之子聰明有智，雖具煩惱三垢微薄。『若聞我法速能證知，彼得非想非非想定，常為弟子演說修習，今在何處？』以佛眼觀，見其命終已經七日。時有諸天頂禮我足而白我言：『世尊！彼人命終經於七日。如來為菩薩時，已能先知如來有大智力，其人若不命終堪受正法。』」

復告諸比丘：「彼羅摩子不聞我法，遂便命終，若不命終我當最初為其說法，彼若聞已即能證知。」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彼外道阿羅邏仙人聰明有智，雖具煩惱三垢微薄。『若聞我法速能證知，今為所在？』以佛眼觀，見其命終已經三日。又於是時虛空諸天作如是言：『彼仙命終經於三日，如來為菩薩時，已能先知如來有大智力，其人若不命終堪受正法。』」

「復告諸比丘：『彼阿羅邏不聞我法遂便命終，若不命終，

我當最初為其說法，彼若聞已即能證知。』爾時世尊復作是念：『誰應最初堪受我法？根性淳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速能開悟，清淨離染薄貪瞋癡，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有所聞永無退失？』作是念已，觀見五跋陀羅，根性已熟易可調柔。『於所聞法必能開悟，清淨離染三垢微薄，於我所說而無忽忘，能令示教不生劬勞；若不於我得聞正法，復當退失。我昔苦行之時謹心事我，我當最初為彼五人轉正法輪，彼能了知，具足施戒善法圓滿，解脫現前離諸障礙。』即以佛眼觀見五跋陀羅，在波羅奈鹿野苑中。」

佛告諸比丘：「爾時如來作是念已，從菩提樹向迦尸國波羅奈城，振動三千大千世界。是時伽耶城傍有一外道，名阿字婆，遙見世尊即前問訊，在一面立而白佛言：『長老瞿曇！諸根恬靜端正可愛，身色晃耀如閻浮金及詹波花。仁者！修何梵行？師為是誰？從誰出家？進止威儀安隱乃爾。今從何來？復何所往？』」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本無有師， 世無與我等，
 於法自能覺， 證清淨無漏。』」

「阿字婆言：『瞿曇！汝自謂是阿羅漢耶？』爾時世尊，重以偈答：

「『我為世間， 無上導師，
 當度一切， 真阿羅漢。』」

「阿字婆言：『瞿曇！汝自謂為佛耶？』如來答言：『我於世間最為殊勝，滅除一切煩惱惡法，我為正覺。』阿字婆言：『長老瞿曇！汝於今者為何所往？』世尊答言：『我今欲往波羅奈鹿野苑中，為諸盲冥眾生作大光明。』而說偈言：

「『我往波羅奈， 於鹿野苑中，

為盲冥眾生， 擊甘露法鼓，
轉所未曾轉， 無上勝法輪。』

「時阿字婆辭佛南行。如來北逝經伽耶城，城中有龍名曰善見，明日設齋奉請如來。如來食訖往盧醯多婆蘇都村，次復至多羅聚落，次復經娑羅村，如是遊歷，皆為長者居士奉獻飲食，次第而行至恒河邊。是時河水瀑集平流彌岸，世尊欲渡，問彼船人，答言：『與我價直當相濟耳。』

「爾時世尊報船人言：『我無價直。』船人言：『若無價直終不相濟。』如來爾時飛騰虛空達于彼岸。船人見佛現是神通乃自責言：『我無所識，云何不渡如是聖人？』心生憂惱悶絕躡地良久乃蘇，詣頻婆娑羅王具陳所見。王聞是事即勅船人：『自今已往沙門求濟勿受價直。』

「諸比丘！如來至波羅奈，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詣鹿野苑中。時五跋陀羅遙見世尊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放逸貪著不能持戒，欲斷煩惱尋復退墮便失禪定，先修苦行尚無所能，何況今日恣受美食安樂而住？是懈怠人明非道器，我等今者不須敬問，敷置坐處給水洗足，施設飯食一切莫為，隨其自來不應為起，彼若欲坐當指卑座令其就坐。』唯阿若憍陳如不同眾心。爾時世尊漸近五人所居之處，是時五人皆自不安，如鳥在籠為火所逼。比丘當知！世間眾生無有覩佛得安坐者。是時五人皆違本要，不覺忽然俱起迎佛，或有敷置坐具，或有給水洗足，或有撰履或有持衣，皆言：『善來，長老瞿曇！請坐勝座。』爾時世尊坐彼座已，五人於前禮拜問訊，在一面立，而白佛言：『長老瞿曇！面目端正諸根寂靜，身相光明如閻浮金及詹波花，瞿曇！今者應證出世聖種智耶？』

「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不應稱喚如來為長老也，令汝長夜無所利益。』又語五人：『我已證得甘露之法，我今能

知向甘露道，我即是佛具一切智，寂靜無漏心得自在。汝等須來，當示汝法教授於汝，汝應聽受如說修行，即於現身得盡諸漏，智慧明了解脫而住，梵行成就，所作皆辦不受後有。』又告五人：『汝昔嫌我俱作是言：「長老瞿曇耽著世樂，不堅持戒欲斷煩惱便即退墮。」我適近汝各自不安，是故當知不得稱呼如來為長老也。』五跋陀羅俱白佛言：『世尊！我今願得於佛法中而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鬚髮長短如剃經七日，威儀整肅如百臘比丘，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懺悔先罪，即於如來為大師想，尊重瞻仰生歡喜心。

「爾時世尊入池澡浴，浴訖復於一處靜坐思惟：『過去諸佛當於何座而轉法輪？』作是念時，忽於是處有千寶座從地涌出，如來爾時從本座起，恭敬圍遶初三高座，至第四座結加趺坐。時五跋陀羅頂禮佛足坐於佛前。諸比丘！爾時世尊放大光明，其光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於光明網中，而說頌曰：

「『從彼兜率宮，	降生龍毘園，
梵釋咸承捧，	威猛如師子。
十方行七步，	曾無迷惑心，
即以梵音詞，	而作如是唱。
我今於一切，	為最尊最勝，
捨轉輪王位，	當利益眾生。
六年苦行已，	即詣菩提座，
降伏諸魔軍，	疾成無上道。
梵釋諸天眾，	勸請轉法輪，
哀愍諸世間，	嘿然而受請。
以堅固願力，	向於鹿苑中，
仙人所墮處，	演說無上法。

此法無數劫， 修習之所證，
汝等樂聞者， 速應來聽受。
人天身難得， 佛出世甚難，
聞法起信心， 斯人亦復難。
汝不生八難， 今獲人天身，
值佛聞正法， 而能有淨信。
汝於百千劫， 未曾聞正法，
今者得值遇， 宜應善修習。』」

佛告諸比丘：「光明網中說如是偈，覺悟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人天等眾，『汝可速來！今佛世尊轉于法輪。』諸天龍等聞是語已，從其本宮來詣佛所。爾時地神以神通力，令此道場縱廣正等七百由旬，種種莊嚴周遍清淨，虛空天神復將種種幢幡寶蓋以為嚴飾，欲界色界諸天子等，將八萬四千寶師子座置道場中，各自請言：『世尊！哀愍我故，為坐此座轉正法輪。』」

「諸比丘！爾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刹土，無量拘胝諸菩薩眾，宿植德本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恭敬勸請如來轉于法輪。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釋梵護世及餘無量諸天子眾，皆悉頂禮佛足右繞三匝合掌向佛，勸請如來轉于法輪。是諸眾會咸作是言：『唯願世尊！利益安樂愍念諸眾生故，雨大法雨，建大法幢，吹大法螺，擊大法鼓。』」

佛告諸比丘：「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轉法，持眾寶輪備有千輻，莊嚴綺麗不可稱比，放千光明。又以花鬘寶鈴微妙繒綵無量寶具以為嚴飾。由是菩薩先願力故，感此輪生，供養如來過去諸佛，皆有此輪然後轉法。時彼菩薩持是輪寶，奉獻如來而說偈言：

「『尊憶過去時， 然燈佛授記，
 當得成正覺， 號名曰牟尼。』

我亦於彼時， 發此弘誓願，
導師得成佛， 當奉此輪寶。
一切人天等， 及諸菩薩眾，
其數無有量， 皆為轉法輪。
各以己神力， 齋種種供具，
寶臺花蓋等， 窮劫說不盡。
三千大千界， 天人阿修羅，
諸龍神眾等， 咸悉一心請。』」

佛告諸比丘：「如來於初夜時默然而過，於中夜分安慰大眾令生歡喜，至後夜已喚五跋陀羅而告之言：『汝等應知！出家之人有二種障。何等為二？一者心著欲境而不能離，是下劣人無識凡愚非聖所行，不應道理，非解脫因，非離欲因，非神通因，非成佛因，非涅槃因。二者不正思惟，自苦其身而求出離，過現未來皆受苦報。比丘！汝等當捨如是二邊，我今為汝說於中道，汝應諦聽常勤修習。何謂中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為中道。』」

佛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所謂苦諦、苦集諦、苦滅諦、證苦滅道諦。比丘！何等名為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蘊苦，如是名為苦聖諦。何等名為苦集聖諦？所謂愛取有喜與貪俱惛求勝樂，如是名為苦集聖諦。何等名為苦滅聖諦？所謂愛取有喜與貪俱惛求勝樂，盡此一切，如是名為苦滅聖諦。何等名為證苦滅聖道諦？即八聖道，所謂正見乃至正定，此即名為證苦滅聖道諦。

「復告比丘：『如是苦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集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

比丘！如是苦集滅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比丘！如是苦滅證道，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復告比丘！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如是四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

「復告比丘：『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如是四法我先不從他聞，由善隨順如理思惟，生智生眼生明生遍生慧生光。』

「復告比丘：『我先未見四聖諦，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正智未生；我從證見四聖諦法輪已，心得解脫，慧得解脫，不復退失，而以正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出梵音聲，如是梵音從無量功德之所成就，無量劫來修習真實，不假於師自然而悟，發是妙聲，語憍陳如等言：『眼是無常苦空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猶如腐草，雜土為牆危脆不實，如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憍陳如！一切法從因緣生無有體性，離常離斷猶如虛空，雖無作者及以受者，善惡之法而不敗亡。憍陳如！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由愛為水潤漬因緣眾苦增長；若得聖道證見諸法體性皆空，即能永滅如是眾苦。憍陳如！由彼分別不正思惟而生無明，更無有餘為無明因，而此分別不至無明。復由無明而生諸行，而此無明不至諸行，乃至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等為世間因，更無有餘能為其因。雖生諸法而因不至，法竟無我人眾生受者，捨於此身而至彼蘊；如理思惟無所分別，即滅無明，由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

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若能如是於蘊界處了悟因緣，爾時得成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如是甚深微妙之法，非諸異道所能了悟。』

「爾時世尊為憍陳如，三轉十二行法輪已，憍陳如等皆悉了達諸法因緣，漏盡意解成阿羅漢。即於是時三寶出現，婆伽婆為佛寶，三轉十二行法輪為法寶，五跋陀羅為僧寶。佛轉法輪時，六十拘胝欲界諸天、八十拘胝色界諸天，八萬四千人，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佛告諸比丘：「如來以妙梵之音轉于法輪，其聲遍至十方佛土，彼諸如來各聞三轉十二行妙梵之聲，咸見世尊住波羅奈鹿野苑中而轉法輪。

「是時十方諸佛皆悉默然而不說法，彼土菩薩各從座起而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何故默然而不說法？』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汝等應知！釋迦如來於無量劫，勤苦累德勇猛精進行菩薩道，超過無量菩薩之行，於娑婆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利益一切起大慈悲轉于法輪。其佛梵音遍至十方無邊刹土，我今聞彼說法之聲，是故默然。』諸菩薩眾聞佛語已，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誓言：『願我當來速成佛道，以無漏法眼開悟眾生，同於彼佛。』」

爾時彌勒菩薩前白佛言：「世尊！無量諸來大菩薩眾，願聞如來轉于法輪所有功德。唯願世尊！略為宣說法輪之性。」

佛告彌勒及諸菩薩言：「善男子！法輪甚深，不可取故；法輪難見，離二邊故；法輪難悟，離作意及不作意故；法輪難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故；法輪不雜；斷除二障方能證故；法輪微妙，離諸喻故；法輪堅固，以金剛智方能入故；法輪難沮，無本際故；法輪無戲論，離攀緣故；法輪不盡，無退

失故；法輪普遍，如虛空故。

「彌勒！法輪顯示一切諸法，本性寂靜，不生不滅，無有處所，非分別非不分別，到於實相昇于彼岸，空、無相、無願、無作，體性清淨離諸貪欲，會於真如、同於法性、等于實際，不壞不斷、無著無礙，善入緣起超過二邊不在中間，無能傾動，契於諸佛無功用行，不進不退不出不入，而無所得不可言說。性唯是一而入諸法，是為不二非可安立，歸第一義入實相法，法界平等超過數量，言語路斷心行處滅，不可譬喻平等如空，不離斷常不壞緣起，究竟寂滅無有變易，降伏眾魔摧諸外道，超過生死入佛境界，聖智所行、辟支所證、菩薩所趣，諸佛咨嗟！一切如來同有如是無差別法。彌勒！所轉法輪體性如是。若有如是轉法輪者乃名為佛，名正遍知，名自然悟，名法王，名導師，名大導師，名商主，名自在，名法自在，名轉法，名法施主，名大施主，名善行圓滿，名意樂滿足，名說者，名作者，名安慰者，名安隱者，名勇猛者，名戰勝，名作光，名破暗，名持燈，名大醫王，名療世間，名拔毒刺，名離障智，名普觀見，名普觀察，名普眼，名普賢，名普光，名普門，名端嚴，名無所著。如大地故名為平等，如須彌山王故名不動，成就諸功德出過世間故名最尊，達一切法故名無見頂，出過世間煩惱黑暗故名明燈，最極甚深難窮底故名大海，一切菩提分法寶具足故名寶所，無繫無著心解脫故名無染，通達諸法故名不退轉，利益眾生不擇處故名如風，焚燒一切煩惱故名如火，滌除一切分別煩惱故名如水，平等法界無中無邊無礙神通慧所行故名如空，除一切法障故名住無障智，超過世間眼所行境故名遍一切法界，身不染世間一切境界故名最勝人。名無量智，名演說世間師，名制多，名出世間，名不染世法，名世間勝，名世間自在，名世間大，名世間依止，名到世間彼岸，名世間燈，

名世間上，名世間尊，名利益世間，名隨順世間，名一切世間了知，名世間主，名世間應供，名大福田，名最上，名無等等，名無比，名常正實，名一切法平等住，名得道，名示道者，名說道者，名超過魔境，名能摧伏魔，名出生死獲得清涼，名離無明黑暗，名無疑惑，名離煩惱，名離惴求，名除諸見惑，名解脫，名清淨，名離貪，名離瞋，名離癡，名盡漏，名心淨解脫，名智淨解脫，名宿命智，名大龍，名所作已辦，名離重擔，名逮得己利，名遠離生死結縛，名正智心善解脫，名善到一切心自在彼岸，名到施彼岸，名到戒彼岸，名到忍彼岸，名到精進彼岸，名到禪定彼岸，名到智慧彼岸，名願成就，名住大慈，名住大悲，名住大喜，名住大捨，名精勤攝眾生，名得無礙辯，名與世間作大依止，名大智，名念慧行覺成就，名得正念正斷正神足通、五根五力菩提分法、奢摩他毘鉢舍那，名渡生死大海，名住彼岸，名住寂靜，名得安隱處，名得無畏處，名摧伏煩惱魔，名丈夫師子，名離毛豎怖畏，名無垢，名知者，名得三明，名度四河。持制多故名剎利，遠離一切罪垢故名婆羅門，破壞無明藏故名比丘，超過染著故名沙門，盡諸漏故名清淨者，持十力故名大力者，修身語意故名婆伽婆，是法王故名王中之王。名轉勝法輪，名利益眾生，名不變壞說法，名受一切智位，名成就七菩提寶，名得一切法寶境界，名眾會瞻仰，名能調伏未調伏者，名善能與諸菩薩受記，名得七淨財，名成辦一切樂，名隨一切意悉捨，名與一切眾生安樂，名持金剛勝智，名普遍眼，名見一切法無障礙，名普智作大神通，名演大法，名一切世間無有厭足，名光大清淨，名一切世間親近者，名知眾生器，名大嚴，名有學無學圍遶，名普照，名大幢王，名遍光明，名大光普照，名無雜對諸問難，名無分別，名光明遍照，名甚深難知難見難解般若波羅蜜光明場，名大梵，名寂靜威儀，名成

就一切勝行，名持妙色，名見無厭足，名諸根寂靜，名資糧圓滿，名得調柔，名得勝調柔寂靜，名諸根調伏藏，名如馴象王，名如清淨池。具足三十二相故名永斷一切習氣障，具足隨好莊嚴身故名最上妙色無上，丈夫調御士故名四無畏，圓滿十八不共佛法故名天人師，成就一切事故名身口意業無譏嫌，成就一切相清淨智故名空住，善能了悟諸緣起性平等故名無相住，於一切願求無染著故名無願住，捨離一切境界故名無功用行，真如法界虛空相無相智境界故名如語不虛妄語不異語，觀如幻陽炎所夢水月谷響鏡像故名捨阿蘭若，舉足下足調伏眾生故名行步不空過，斷除一切無明煩惱愛故名法城，為涅槃因故名見聞皆益，超過欲界故名出淤泥，超過色界故名摧魔幢，超過無色界故名建智幢，是法身智身故名出過一切世間無邊功德寶，智花開發成就解脫果故名大樹，難值故名優曇華。隨心願求皆得圓滿故，名摩尼珠王。

「成就諸業行故，名手足網輓。於長夜梵行堅固護持不動故，名足下有千輻輪眾相莊嚴。於長夜如法供養衛護父母尊長及應供者，無依怙者為作依怙不殺命故，名手足長。於長夜誓不殺，演說不殺功德，勸諸眾生不殺，救護諸眾生故，名手足柔軟。於長夜供養父母承事尊上應供之人，以蘇油潤身自手塗摩歡喜無懈，名手足網輓。於長夜善能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攝受眾生故，名足下安平。於長夜恒常增長勝上法故，名身毛右旋及以上靡。於長夜如來塔所自手修營供養灑掃，聞如來法身毛為豎心生希有，復為眾生演說正法，諸聞法者心生希有故，名[蹲-酋+(十/田/厶)]如伊尼鹿王。於長夜聽聞正法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為他解說方便善知甚深句義，於老病死苦惱眾生為作依止，演說妙法不生輕慢故，名陰藏隱密。於長夜恭敬沙門婆羅門布施衣服，顯梵行德及顯十善自具慚愧，及教他堅固修行等

事故，名臂傭長。於長夜不惱害眾生，身語意業與慈相應故，名身如尼拘陀樹。於長夜飲食常自知量，不多不少，見病者施種種湯藥，於下劣眾生常生慈愍，修理壞塔及營新塔，怖畏眾生施其無畏故，名身體柔澤。於長夜供養父母師長及應供者，以蘇油塗身，適其溫清澡浴熏香，布施上妙室宅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令得安隱，以香水灑掃如來塔廟，又以香花幢幡寶蓋，莊嚴佛塔故名真金色，於長夜不惱害眾生常修慈忍，勸諸眾生修行十善，以金造如來形像及造塔廟，或以金彩圖畫如來及以塔廟，或生金末散佛形像及以塔廟，或以幢幡寶蓋莊嚴佛塔及佛形像，或以衣服飲食惠施眾生故，名一一毛孔一一毛生皆悉光澤分明顯現。於長夜常親近智者，請問何法是罪？何法非罪？何法可修？何法不可修？何法為上？何法為中？何法為下？擇其善者而修行之，及掃灑佛塔故，名七處高。於長夜父母及應供沙門婆羅門可遵崇者皆悉供養，貧窮下賤有所悌求皆隨彼意，施與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又修園池林井給彼須者故，名身上分如師子。於長夜父母及應供處常能供養恭敬，於貧窮下賤心不輕欺常生憐愍，在如是等願力堅固不捨棄故，名踝骨不現。於長夜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永離鬭諍，身語意業恒常清淨故，名兩肩平滿。於長夜在沙門婆羅門，生恭敬心迎來送去，善解諸教得無所畏，有鬭訟者教令不諍，又教諸王臣佐及一切眾生令修忠孝，修行善業增長佛法故，名師子頷。於長夜隨諸眾生所有樂欲，一切施與善言安慰，皆令歡喜願力堅固，名具四十齒。於長夜不兩舌鬭諍，有鬭諍處和其兩邊各令歡喜故，名齒不疎缺。於長夜常修善事遠離惡法，常施眾生乳酪及淨衣服，以白土為泥掃拭佛塔，以眾白花供養佛塔，具如是等功德故，名齒白齊密。於長夜所出語言，令諸眾生心生喜樂，不求他過以平等心，勸諸眾生演說正法故，名於諸味中得最上味。於長夜不

惱眾生，有病苦者隨其所應而療除之，所求美味隨意與之，心不生恚故，名梵音聲。於長夜不妄語，不麤獷語，不惡語，常住慈悲喜捨四梵住處，以柔軟音聲，為眾生說法皆生歡喜心故，名眼青紺色。於長夜在父母師長常生恭敬，觀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有來求者恒起慈悲，勸諸眾生觀於佛像塔廟故，名眼睫如牛王。於長夜心不下劣意常廣大，勸諸眾生修無上法，遠離鬻蹙恒常微笑，親近善友先言慰喻故，名舌廣大。於長夜遠離一切語過，恒常讚歎聲聞、辟支、菩薩、如來及諸法師，受持讀誦書寫經典，為人解說如法修行故，名肉髻無能見頂。於長夜頂禮父母諸尊沙門婆羅門，以香油塗其足下及為淨髮，一切來者皆以花鬘繫其頂上故，名眉間白毫右旋清淨光明。

「於長夜恒常開門大施普請眾生隨意所與，亦勸眾生行如是施，親近善友，恒不捨棄，求法重師不憚艱劬心無懈怠，於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父母師長所，以種種香油然燈，及造妙好端正如來形像，以妙寶莊嚴，又以白寶安置眉間作如來相好，勸諸眾生發菩提心，令修無量諸善行故，名得大勢，名成就那羅延力，名成就如來無畏願力，名說法不錯亂，名覺悟無言說，名願力能令一切眾生隨類各解，名無失念，名無異想，名如實了知諸眾生心，名非擇滅捨，名欲行三昧不斷，名精進不退，名念不退，名智不退，名解脫不退，名解脫知見不退，名從智出一切身語意業隨智慧行，名過現未來智障無礙，名得無礙解脫，名善入眾生之行，名如應說法，名善能超過一切音聲相彼岸，名善對答一切異類音聲，名迦陵頻伽聲，名天鼓聲，名天樂聲，名地大振動聲，名大海王聲，名大龍王聲，名大雲聲，名隨諸眾生類聲，名無著無礙令諸眾會生歡喜心，名梵釋天王之所供養，名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歡喜心瞻仰目不暫捨，名聲聞眾之所承事，名菩薩眾之所恭敬讚歎，名無怖求

說法，名說一字一句皆不唐捐，名說法以時。彌勒！我今略說如來功德，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無處無戲論，	無生亦無滅，
體性空寂靜，	轉如是法輪。
不出亦不入，	無因亦無相，
一切法平等，	轉如是法輪。
如夢幻陽炎，	水月及谷響，
皆無有自性，	轉如是法輪。
入諸因緣法，	不斷亦不常，
遠離諸惡見，	轉如是法輪。
遠離於無有，	非法非非法，
本自不生滅，	轉如是法輪。
實際非實際，	真如非真如，
示諸法體性，	轉如是法輪。
眼耳鼻舌身，	及意皆不實，
體性空無思，	轉如是法輪。
以如是法輪，	覺諸未覺者，
一切法體性，	我自己覺知。
不從他覺悟，	名曰自然人，
得於法自在，	故說為法王。
知理知非理，	故名為導師。
隨應演說法，	教化諸群生。
能到於彼岸，	故名為教主，
為諸迷路者，	演說真實法。
度之於彼岸，	故名無上師，
以四攝及智，	普攝諸世間。

越生死稠林，	故名為商主。
於法無罣礙，	故名法自在。
轉於正法輪，	故名為法王。
名師名持法，	名無上法主，
亦名大德主，	亦名戒願滿，
亦名施無畏，	亦名示涅槃，
亦名能降伏，	亦名能自解，
亦名能悟心。	智慧大光明。
普照於一切，	破無明黑暗，
為世作醫王。	能除煩惱病，
善拔諸毒箭，	名無上導師。
有三十二相，	具八十種好，
身分皆微妙，	隨順於眾生。
十力四無畏，	十八不共法，
大乘勝牟尼，	具如是威德。
無上正法輪，	如來勝功德，
若欲廣說者，	窮劫不能盡。
佛智無有邊，	廣大如虛空。」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一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

轉法輪品之二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化五人竟，作是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名稱，與五百弟子俱，國王奉事臣庶宗仰，我當詣彼教以正法。』即往尋之。迦葉見佛迎前問訊：『善安隱不？』

爾時如來報迦葉言：『無病知足寂滅清信是為安隱。』迦葉請佛：『日既將暮，惟願沙門幸留於此，隨意所處。』佛語迦葉：『欲寄石室止住一宿。』迦葉言：『吾不愛，室中有毒龍，恐相犯耳。』乃至三語，迦葉報言：『任於中止。』

「爾時如來洗手足已，前入石室敷座而坐，龍便瞋怒身中出煙，佛亦出煙；龍大瞋怒身中出火，佛亦出火，二火俱熾焚燒石室。迦葉夜起見室盡然，驚怖歎惜：『此大沙門端正尊貴，不取我語，為火所害。』遽令弟子人持一瓶汲水而救；所有瓶水悉變為火，師徒益恐皆言：『龍火殺是沙門。』如來爾時以神通力，制伏毒龍置於鉢中，明旦持鉢盛龍而出。迦葉大喜怪未曾有：『今此沙門乃復活耶？器中何有？』見是毒龍。佛告迦葉：『我已伏之，令受禁戒。』迦葉甚慚，顧謂弟子：『是大沙門雖有神力，不如我得羅漢道也。』

「爾時如來移近迦葉所住之處在一樹下，於夜分中，四天王皆來聽法，光明甚盛如大火炬，迦葉夜見謂佛事火。明旦白佛言：『沙門法中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昨夜四天下來聽法，是其光耳。』於後帝釋下來聽法，其光轉盛。迦葉明日復問：『沙門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此是帝釋來聽法耳。』於後梵王下來聽法，其光益盛。迦葉明日復問：『沙門亦事火耶？』佛言：『不也。此是梵王來聽法耳。』

「迦葉及五百弟子，人事三火，旦欲然火火終不著，怪以問師。師言：『此是沙門所為故也。』俱來問佛：『我所事火然乃不著。』佛言：『欲使然耶？當令得然。』火即然矣。既然之後，迦葉滅火復不可滅，五百弟子相助滅之亦不能滅，各自念言：『復是沙門所為故也。』共往問佛：『火既得然今不可滅。』佛言：『欲使滅耶？當令得滅。』火即滅矣。

「迦葉白佛言：『惟願沙門！恒住於此共修梵行，我當勅

家常使供養，每以日時請佛俱行詣其家食。』佛言：『汝可先去，當隨後至。』迦葉適去，佛以神力上忉利天取彼天果，東至弗婆提取菴摩勒果，南至閻浮界取閻浮果，西至拘耶尼取呵梨勒果，北至鬱單越取自然粳米，盛置鉢中飛空而還，先迦葉至坐其床上。迦葉後到，問佛：『沙門從何道來？』佛語迦葉：『汝去之後，我往四方及上忉利，取是名果及以美飯，汝可食之。』

「時摩伽陀國，國王大臣吏人官屬、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當就迦葉為七日會。迦葉念言：『彼大沙門威德巍巍相好無上，眾人見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寧此沙門七日之中不來我所。』佛知其念隱而不現。七日滿已，迦葉念言：『節會已訖餘饌甚多，彼大沙門今若來者，我當飯之。』佛知其意忽然而至。迦葉驚喜而問：『如來七日之中何為見棄？』佛言：『汝先起念是以不現，今汝相憶故復來耳。』

「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將欲祀火俱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慄而告師，師言：『是大沙門所為故耳。』即往問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佛言：『當下。』應聲即下。既下之後，斧皆著薪而不可舉。復來問佛，佛言：『可去，自當舉耳。』應時即舉。

「尼連禪河湍流箭激，佛以神力令水涌起過於人上，佛行其下步步生塵。迦葉遙望恐佛漂溺，即與弟子乘船救佛，見水涌起佛行其下步步生塵，迦葉喚佛：『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即於水中從船底入，船無穿漏。迦葉復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猶不如我羅漢道也。』

「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何為貢高自稱羅漢？』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懼稽首：『今此大聖乃知我心。惟願大聖！攝受於我在聖法中而為沙門。』佛語迦葉：『汝既耆舊多有眷屬，

又為國王臣民之所歸敬，今欲學道其可自輕，宜與弟子更熟詳議。』迦葉言：『善哉！如聖所教。然我內心非不自決，且當還與弟子論耳。』迦葉還來集諸弟子：『我已信解彼沙門法，其所得道是為真正。我今歸趣，汝意云何？』弟子答言：『我等亦願隨從歸依。』

「是時迦葉與諸弟子，釋其衣服，取事火具悉棄水中，俱詣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我及弟子，於聖法中願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皆成沙門。」

「迦葉二弟：一名難提，二名伽耶，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先住水邊，見諸梵志衣帔什物事火之具隨水下流，皆悉驚愕，恐畏其兄及諸門徒為人所害。即與五百弟子泝流而上，見兄師徒皆成沙門，怪而問曰：『兄今耆舊年百二十，智慧深遠國內遵崇，我意言兄已證羅漢，今棄淨業敦彼沙門，其道勝耶？』迦葉答言：『佛道最優其法無上，我自昔來未曾見有神通道力與佛等者，其法清淨當度無量，能以三事教化眾生：一者道力神通變化，二者智慧知他人心，三者善知煩惱應病授藥。』二弟聞已心生恭敬，顧謂弟子：『汝意云何？』五百弟子同聲發言：『願從師教。』即皆稽首求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皆成沙門。」

「爾時如來與千比丘俱，往波羅奈國在於林下，為諸弟子或時變現，或時說法或復說戒，觀佛威神莫不欣喜，盡成羅漢。」

「爾時世尊從波羅奈國，與優婁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及千羅漢，至摩伽陀國。時頻婆娑羅王久聞菩薩得成佛道，巨身丈六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號具足已得知見，成就五眼證獲六通，梵釋四王皆悉奉事。『今入我國心甚歡喜，吾本共要成佛相度，乃不忽遺從我所願。』即勅國內嚴淨道路，王乘寶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出城迎佛。爾時世尊近

王舍城，在遮越林於大樹下千比丘眾圍遶而坐，王遙見佛如星中月，如日初出，既如帝釋，亦似梵王處於天宮，儼若金山巍巍超絕。王心歡喜下車步進，去五威儀稽首禮佛，自稱其號作如是言：『久服尊德欽渴積時。』如來即以梵音慰問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人務無乃勞耶？』王曰：『蒙祐幸得安隱。』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臣民，咸覩迦葉於佛邊坐，心自念言：『迦葉耆舊眾仙之宗，豈應棄道作佛弟子？為是佛師？為師佛乎？』佛知其意，即以偈頌問迦葉言：

「『汝常祀山川， 歸依水火風，
 日月眾梵天， 夙夜勤精進，
 事來幾何時， 其心無懈廢，
 汝所奉神祇， 寧有致福不？』

「爾時迦葉以偈答曰：

「『自念祠祀來， 已經八十載，
 風水火梵天， 山川及日月。
 夙夜常精進， 祈心不懈廢，
 畢竟無所獲， 值佛乃得安。』

「說是偈已，王及群臣國中人民，乃知迦葉為佛弟子。佛告迦葉：『汝起，宜應現汝羅漢神通。』迦葉即時承佛教已，踊在虛空，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上出水其身不濡，或身下出火其身不灼，飛行虛空七現七隱，入地如水履水如地，穿過須彌無所罣礙。於佛前地，西沒東現，東沒西現，南沒北現，北沒南現。既變化已還於佛前，長跪叉手而白佛言：『我是弟子，佛是我師。』王及臣民重明迦葉是佛弟子。

「爾時世尊告頻婆娑羅王言：『大王！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受想行識亦是無常苦空無我。色如聚沫不可撮摩，受如水泡不得久立，行如芭蕉中無有堅，想如所夢為虛妄見，識如幻化從

顛倒起，三界不實一切無常。大王！有此國來為幾何時？』王言：『有此國來七百餘代。』『所領之王盡識以不？』答曰：『知吾父耳。』佛言：『世間須臾惟道可恃，應修來福無為空過。大王當知！如人生時，雖因父母而生其身，不由父母招其果報，善惡美醜先業所為。若造諸善，命終之後，生天人中、十方佛前，若造諸惡，命終之後，生於地獄、餓鬼、畜生，一切諸法緣合即生、緣散即滅。』

「『大王當知！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大王！無明滅故則行滅，行滅故則識滅，識滅故則名色滅，名色滅故則六處滅，六處滅故則觸滅，觸滅故則受滅，受滅故則愛滅，愛滅故則取滅，取滅故則有滅，有滅故則生滅，生滅故則老死滅，老死滅故則憂悲苦惱滅。大王！十二因緣盡坦然無跡猶如虛空，分別本無逮得法忍。』說是法時，八萬四千諸天及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無央數眾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頻婆娑羅王得法眼淨，欣然請佛願受五戒，大臣百官國內人民，皆悉歸佛亦受五戒。既受戒已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乃能棄捨轉輪王位出家為道，我於昔日輒先奉請，若得道時願前見度我，於今者宿願成滿，幸蒙佛恩得履道跡，國務殷繁比更親奉。』王及群臣遶佛三匝辭退而去。王至宮已群臣上賀：『古昔諸王悉不見佛，惟獨大王得值如來。』王益欣喜復慰群臣：『卿等夙福，今幸遇佛出興於世。』因勅後宮妃嬪嫔女及國內人民，長修齋戒盡令奉法。」

「時摩伽陀國有一長者，名迦蘭陀，見佛入國未有精舍，以好竹園奉上如來，前白佛言：『世尊大慈憐愍一切如父如母，

能棄世榮今得成佛，未有精舍，我以竹園奉上如來。』佛時呪願而為受之，恒與聖眾遊處其內。

「彼時摩伽陀國人民殷盛耽著俗樂，喧呼歌舞不捨晝夜，佛適入國化以法言，齋戒修心皆捨俗樂。佛有弟子名舍婆耆，入城分衛威儀有法行步安詳，路人見之無不欣悅。時舍利弗見此沙門，心自念言：『我學道久頗知法式，未曾見有如是之人，必有異聞威儀乃爾。試往問之所事何道？』時舍利弗即問比丘：『汝師是誰？願聞其志。』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吾師具相好， 三界為最尊，
 五陰十二緣， 不住於空有。
 我今年尚少， 學業猶未深，
 不可以言辭， 說佛諸功德。』

「說是偈已，告舍利弗：『我所事師，天上人中最尊最勝，積功累德不可稱載。從兜率天降生閻浮，初生之時，能於十方各行七步，舉手唱言：「天上天下唯我最尊唯我最勝，三界苦惱吾當度之。」釋梵四天咸來供事，佛之功德不可具述。』時舍利弗聞此語已，如從暗中覩日光明，語比丘言：『善哉善哉！吾少好學八歲從師，年甫十六靡不該綜，自謂為達；今者得值無上正覺真為我師，汝所言佛，今在何處？』比丘答言：『今在迦蘭陀竹園精舍。』時舍利弗將諸弟子至如來所，稽首禮足前問訊已，而白佛言：『我處長夜恒履愚迷，幸得值佛願開正路，得為沙門成就禁戒。』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佛為說法，漏盡意解得阿羅漢。前白佛言：『世尊！我與同學大目犍連，要得道時必相開示。今欲往彼，願承聖旨。』佛言：『宜知是時。』

「時舍利弗入王舍城訪目犍連，遙見目連與諸弟子遊行里巷。爾時目連覩舍利弗形狀變改，逆而問之：『有何異見容服

乃耳？』答曰：『學無常師惟道所在，求法積年不遇大聖，今者得值身心徧喜，故來相求願同法味。』目連答曰：『此非小事宜共籌量。』舍利弗言：『我昔所行與汝從事，汝所學者我悉知己，請無復言。』是時目連告舍利弗言：『仁者智慧本踰於我，今之所教豈相誤耶？』作是語已隨舍利弗往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違遠大聖沈沒煩惱，今得親奉願為沙門。』即捨澡瓶鹿衣杖具。佛言：『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佛為說法，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時舍利弗、目捷連，及二百五十弟子，皆得出家盡成羅漢。

「爾時輸檀王聞子得道已經六年，中心欣喜欽渴彌積，語優陀夷言：『汝今可往請佛還國問訊起居，離別已來十有二載，夙夜悲感不能自己，得一相見還如更生。』優陀夷受王教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述王意，乃覩諸天梵釋咸來歸命，而白佛言：『願為沙門。』佛言：『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得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作是思惟：『本與父王要誓，成佛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得佛道不違本誓。』即語優陀夷比丘言：『汝宜先往，顯汝神足，作十八變知吾道成，弟子尚爾沉佛威德？』優陀夷奉佛教已，飛行而往還到本國，於迦毘羅城上虛空中現十八變，王及臣民莫不驚懼。而優陀夷，說是偈言：

「『如來甚希有，	難可得值遇，
勤苦無量劫，	哀愍諸眾生。
本行菩薩道，	今得願滿足，
坐於菩提樹，	降伏大魔怨。
破壞生死因，	銷滅諸煩惱，
已得成正覺，	演說無上法。

我本奉王教，
說王愁念久，
佛顧本生地，
我時承佛命，
辭佛御神通，
變化若干種，
父王見神變，
借問為所從，
『太子本棄國，
勤苦無量劫，
王今勿驚懼，
我已度生死，
王時聞子問，
『我自十二年，
忽聞吉祥至，
我子捨國位，
我時答王言：
勤苦得成道，
三界最第一。』
為造諸時殿，
今者何所居？』
『佛得微妙法，
常在於樹下，
『我子在家時，
皆以綺飾成，
我時答王言：
龍妃獻寶床，
出國迎太子，
言辭甚可悲。
尋當見親族，
將入迦毘羅。
忽至大王所，
譬如淨蓮花。』
心生大恐懼，
未曾覩是變。
求道度眾生，
今乃得成佛。
宜應悅豫心，
為王太子使。』
淚落如雨星，
愁念無窮已，
如人死復穌。
成道名何等？』
『太子經六年，
號曰天中天，
『我子在家時，
刻雕陳續飾。
我時答王言：
所處無不安，
諸天來供養。』
坐臥敷綰縵，
柔軟而光澤。』
『天帝貢衣服，
佛心無美惡，

未嘗見喜慍。』 『我子在家時，
盛饌眾甘美， 今所膳御者，
施設何等食？』 我時答王言：
『持鉢從分衛， 福眾無增減，
呪願彼施人， 世世令安隱。』
『我子在家時， 寢臥常使安，
絃歌奏清音， 爾乃從寐起。』
我時答王言： 『禪定非明暗，
諸佛無睡眠， 帝釋常服膺，
梵王來勸助。』 『我子在家時，
澡浴以香湯， 芬馥滿室中。
今用何等香？』 我時答王言：
『八解三脫門， 澡浴除諸垢。
心寂無憂惱， 猶如淨虛空。』
『我子在家時， 雜香以塗熏，
清淨無塵穢， 郁烈而香潔。』
我時答王言： 『戒定慧解脫，
道德以為香， 十方八難處，
普熏無不至。』 『我子在家時，
四種妙寶床， 重疊敷茵褥，
臥起而安悅。』 我時答王言：
『四禪為床座， 等持心自在，
不染煩惱泥， 清淨如蓮花。』
『我子在家時， 兵衛甚嚴肅，
出入常擁護， 目不見諸惡。』
我時答王言： 『千二百羅漢，
菩薩無央數， 俱為弟子眾，

左右而恭侍。』	『我子在家時，
象馬牛羊車，	周旋往四方，
隨意而遊觀。』	我時答王言：
『五通為驂駕，	飛空無罣礙，
洞見一切心，	遊踐超生死。』
『我子在家時，	旌旗列羽衛，
人執諸兵仗，	前後為導從。』
我時答王言：	『四等為防護，
普濟眾厄難，	恩慧仁愛敬，
以此為嚴衛。』	『我子在家時，
鍾鼓導前路，	雜以眾伎樂，
觀者每盈衢。』	我時答王言：
『道樹成正覺，	度五跋陀羅，
八萬四千天，	皆已得法眼。
九十六種道，	摧伏而歸命，
鳴於不死鼓，	其音徹三千。
啟受皆明悟，	一切咸欣悅。』
『我子王何國？	提封為廣狹？
所化幾何人？	悉當歸伏不？』
『佛領三千界，	化導諸群生，
十方不可數，	靡不蒙饒益。』
『我子在家時，	聽政助吾化，
勸導以禮節，	奉順莫敢違。』
『佛悟諸法空，	捨於四顛倒，
無不歸伏者，	寂靜無為業。
佛法無愛憎，	一切皆通達，
化及諸眾生，	無不蒙饒益。

假使有一人，其人無量首，
一首無量舌，舌有無窮辯。
如此恒沙人，以恒沙劫數，
歎佛一功德，猶尚不能盡，
況我如螢燭，何能演日光？』

「時輪檀王聞此偈已歎言：『善哉！阿斯陀仙言無虛妄。』問優陀夷：『佛欲來不？』優陀夷言：『却後七日如來當至。』王聞是語歡喜踊躍，語諸大臣：『吾當迎佛，導從儀式法轉輪王。先勅所司平除道路，香水灑地懸繒幡蓋，種種嚴飾盡其所宜，我當出城四十里外奉迎如來。』優陀夷言：『本承佛教來報大王，今請向佛說王之意，欽渴積年願覩如來，并及萬姓咸希福祐。』王言：『善哉！願速見佛。』時優陀夷還至佛所，稽首佛足而白佛言：『世尊！王及國人計日度時願得見佛，我已告王却後七日世尊當至。』

「爾時如來到七日已，與諸弟子整持衣鉢，威儀詳序向迦毘羅城，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導從，梵王侍右，帝釋侍左，四王諸天前後導從，諸天龍神花香伎樂而以供散，寶幢幡蓋羅列道側，天雨香水以灑於地。如來欲行先現瑞相，十方世界三千國土六反震動，一切枯樹還生花葉，竭涸溪澗自然流泉。王見瑞已勅諸釋種大臣百官，嚴持幡蓋燒香散花，作眾伎樂而迎佛。王遙見佛處於大眾，如星中月、如日初出、如樹開花，巨身丈六端嚴熾盛，既見佛已悲喜交集，稽首作禮而白佛言：『世尊！離別多年今得相見。』大臣百官一切人民，皆稽首禮隨佛入城。

「爾時世尊足踰門闔地為大動，天雨妙花樂器自鳴，盲者得視，聾者得聽，蹙者能行，病者得愈，瘡者能言，狂者得正，偃者得伸，毒害自銷；禽獸相和其聲清亮，環珮相觸皆悉流響，

珍藏自然眾寶出現，苞匿異心皆共和合，一切眾生無姪怒癡，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畜生捨身當生人天。父王覩佛巨身丈六紫磨金色，如星中月，亦如金山，梵釋四王皆悉奉侍。見諸比丘曾為外道久修苦行形體羸劣親近侍從，猶如黑鳥在紫金山，不能顯發如來之德，便勅國內豪貴釋種顏貌端正，選五百人度為沙門侍佛左右，如金翅鳥在須彌山，如摩尼珠置水精器。佛弟難陀亦為沙門，難陀所使名優波離，前白佛言：『世尊！人身難得佛法難遇，諸尊貴者皆棄世榮，我身卑賤何所貪樂，惟佛慈悲願見救度許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在比丘中隨例而坐。難陀後至次第作禮，到優波離即止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當設禮。』爾時世尊告難陀言：『佛法如海容納百川，四流歸之皆同一味，據戒前後不在貴賤，四大合故假名為身，於中空寂本無吾我，當思聖法勿生憍慢。』爾時難陀去自貢高，執心卑下禮優波離，於是大地為之震動。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庶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為說法度無數眾。耶輸陀羅携羅睺羅年已七歲，來至佛所稽首佛足，瞻對問訊而白佛言：『久違侍奉曠廢供養，諸釋眷屬皆有疑心，太子去國十有二載，何從懷孕生羅睺羅？』佛告父王及諸群臣：『耶輸陀羅守節貞白無瑕疵也，若不信者今當取證。』爾時世尊化諸比丘皆悉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時耶輸陀羅即以指環與羅睺羅而語之言：『是汝父者以此與之。』羅睺羅持取指環直前奉佛。王及群臣咸皆歡喜，歎言：『善哉！羅睺羅真是佛子。』爾時世尊為王說法，即時得道，群臣萬姓後宮嫔女，咸奉戒法淨修梵行，是時國內安靜，萬邦來賀。」

囑累品第二十七

爾時世尊告淨居天難陀、蘇難陀等言：「菩薩始從兜率下生閻浮，乃至出家降伏魔怨轉于法輪，汝等諸天！皆悉贊助。今復請我利益世間，演說如斯大嚴經典，菩薩所行如來境界，自在神通遊戲之事。汝等若能受持讀誦為他說者，我此法印當得增廣。若菩薩乘人聞說此經，必大歡喜得未曾有，發起堅固精進之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等福德無量不可稱計。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經合掌信受，其人當獲八種功德。何等為八？一者端正好色，二者力勢強盛，三者心悟通達，四者速得辯才，五者獲諸禪定，六者智惠明了，七者出家殊勝，八者眷屬強盛。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願樂欲聞如是等經，與說法師敷置高座，轉身當得八種坐處。何等為八？一者長者坐處，二者居士坐處，三者輪王坐處，四者護世坐處，五者帝釋坐處，六者梵王坐處，七者菩薩得菩提時所坐之處，八者如來轉正法輪所坐之處。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是經稱揚讚美，是人當得八種淨語。何等為八？一者言行相應，無違諍故；二者所言伏眾，可遵承故；三者所言柔軟，不麤獷故；四者所言和美，攝眾生故；五者聲如迦陵頻伽，悅樂眾生故；六者聲如殷雷，摧伏外道故；七者得梵音聲，超過世間故；八者得佛音聲，應眾生根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寫此經流通四方，其人當有八功德藏。何等為八？一者念藏，無忘失故；二者惠藏，善能分別諸法相故；三者智藏，能了諸經義故；四者陀羅尼藏，所聞皆

能持故；五者辯藏，能發眾生歡喜心故；六者得正法藏，守護佛法故；七者菩提心藏，不斷三寶種故；八者修行藏，得無生法忍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讀誦此經受持句義不忘失者，其人當得八種圓滿：一者施圓滿，無慳悋故；二者戒圓滿，得願具足故；三者多聞圓滿，得無著智故；四者奢摩他圓滿，一切三昧現前故；五者毗鉢舍那圓滿，具足三明故；六者福德圓滿，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淨佛土故；七者妙智圓滿，隨諸眾生所有意樂得具足故；八者大悲圓滿，成熟眾生無勞倦故。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如是念：『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入此法門？』作是念已為人演說，以此善根當得八種廣大福德。何等為八？一者轉輪聖王福德，二者護世天王福德，三者帝釋福德，四者夜摩天王福德，五者兜率天王福德，六者化樂天王福德，七者他化自在天王福德，八者大梵天王乃至如來所有福德。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是人當得八種淨心。何等為八？一者得大慈心，與眾生樂故；二者得大悲心，拔眾生苦故；三者得大喜心，滅眾生憂惱故；四者得大捨心，滅眾生貪恚故；五者得四禪心，於欲界中心自在故；六者得四定心，於無色界心自在故；七者得五神通，往來佛土故；八者能斷諸漏，得首楞嚴三昧故。

「若國土城邑聚落所在之處有此經卷，當知其處離八種畏。何等為八？一者離敵國畏，二者離賊盜畏，三者離惡獸畏，四者離飢饉畏，五者離諍訟畏，六者離戰鬪畏，七者離夜叉畏，八者離一切怖畏。

「汝等當知！正使如來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無礙辯才，於一劫中日夜常說此經功德，亦不能盡。若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書寫解說，當知是人所得功德亦不可盡。」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及大迦葉長老阿難言：「我於無數百千億劫修習佛道，今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利益諸眾生故演說此經，如是等經付囑於汝，汝等受持廣宣流布。」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我以佛眼觀，	盡見諸眾生，
假使諸眾生，	皆如舍利弗。
有人於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是眾，
所獲諸功德，	不如一日夜，
供一辟支佛。	假使諸世間，
皆如辟支佛，	有人於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是眾，	所獲諸功德，
不如以淨心，	一稱南無佛。
假使諸世間，	皆如佛世尊，
有人於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諸如來，
所獲諸功德，	不如有一人，
能於日夜中，	讀誦此經典。
若人過無數，	百千萬億劫，
以種種香花，	衣服臥具等，
供養如前說，	無數聲聞眾，
一切辟支佛，	及彼諸如來，
所獲諸功德，	不如有一人，

受持此經典， 乃至四句偈，
分別為他說。 我所說諸經，
此經為最勝， 一切諸如來，
皆從此經出。 是經所住處，
即為有如來。 若有書寫持，
處處廣流布， 即能演一句，
歷劫無窮盡， 福惠自莊嚴，
盈滿如大海。 若聞是經者，
應當常修習， 功德無有量。」

佛說此經已，彌勒菩薩摩訶薩，大迦葉長老、阿難，淨居諸天、摩醯首羅，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婁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方廣大莊嚴經卷第十二

中本起經卷上（次名四部僧，出長阿含）

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轉法輪品第一

阿難曰：「吾昔從佛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德力降魔，覺慧神靜，三達無礙，度二賈客，提謂波利，授三自歸，然許五戒，為清信士已。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號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眾祐，度人如我今也。」吾從是來，修治本心，六度無極，積功累行，四等不倦，高行殊異，忍苦無量，功報無遺，大願果成。

世尊念曰：「吾本發心，誓為群生梵釋請法，甘露當開，

誰應先聞？昔吾出家，路由梵志阿蘭、迦蘭，待吾有禮，二人應先。」念已欲行，天承聖旨，空中白言：「彼二人者，亡來七日。」佛言：「苦哉！阿蘭、迦蘭，甘露當開，汝何不聞？」

佛復惟曰：「甘露當開，誰應次聞？鬱頭藍弗，次應得聞。」方起欲行，天復白言：「此人者，昨暮命終。」佛言：「彼人長衰，甘露當開，不得受聞，生死往來，何緣得息？五道輪轉，痛矣奈何！」

佛復惟曰：「甘露法鼓，聞于三千大千世界，誰應得聞？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憐、二名頽陞、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南拘利。供給麻米，執侍勞苦，功報應敘。」

時五人者，皆在波羅奈國。於時如來始起樹下，相好嚴儀，明耀於世，威神震動，見者喜悅，徑詣波羅奈國。未至中間，道逢梵志，名曰優吁。瞻覩尊妙，驚喜交集，下在道側，舉聲歎曰：「威靈感人，儀雅挺特，本事何師，乃得斯容？」

佛為優吁，而作頌曰：

「八正覺自得， 無離無所染，
愛盡破欲網， 自然無師受。
我行無師保， 志獨無伴侶，
積一行作佛， 從是通聖道。」

優吁問佛：「瞿曇如行？」

佛告梵志：「吾欲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轉無上輪，三界眾聖，未曾有轉法輪，遷人入泥洹，如我今也！」

優吁大喜曰：「善哉！善哉！如瞿曇言者，願開甘露，如應說法。」

於時如來，便詣波羅奈國古仙人處鹿園樹下，趣彼五人。五人遙見佛來，便共議曰：「我等勤苦，室家離別，登山越嶺，困苦疲極，正坐此人，供給麻米，謂其叵堪。因魔來戰，是以

委藏。今故復來，一麻一米，我等不堪，今起求食，奈何能辦？但為施坐，各莫跪起言語問訊也。得此不樂，必自去矣。」

是時世尊，為其五人，現道神足，五人身踊，不覺作禮，執侍如前。佛告五人：「共議勿起，今作禮何謂？」

五人悉對曰：「吾坐悉達，更歷勤苦，悅頭檀王，暴逆違道，皆由於卿。」

佛告五人：「汝莫卿無上正真、如來、平等覺也，無上正覺，不可以生死意待也。何得對吾面稱父字？」又告五人：「汝觀吾身，何如樹下？」

五人答佛：「爾時憔悴，今更光澤，爾時處樹，閉目端坐，日食麻米，猶謂非道；沉入人間，身口自恣，何謂為道？」

佛告五人：「世有二事，以自侵欺。何謂為二？殺生婬泆、恃豪貪欲；極身勞苦、內無道跡。無是二事，是真道人。不於九十六術，亦不捨遠，是為取中，無有兩際。何謂取中？得覺慧行，遠於眾智，六通悉覺，具八正行，是名取中，止宿泥洹。」

佛說是法，五人未解。三人分衛，二人供養，為說色苦：「一切眾禍，皆由色欲，眾好無常，人亦無住。譬如幻師，出意為化，愚者愛戀，貪而無厭，幻主觀化，無染無著。所以者何？偽非真故。」

佛為二人，而作頌曰：

「志蕩在欲行， 嗜欲增根栽，
貪色怨禍長， 離欲則無患。」

三人供養，二人分衛，為說貪苦：「好利求榮，迷愚所專，害行毀德，壹由於貪。喜怒得失，欲者無厭，斯利危脆，若雲過庭，老病死來，靡不散。譬如人夢，寤則無見，黠能捨貪，乃得大安。」

佛為三人，而作頌曰：

「貪欲意為田， 無厭心為種，
斷貪捨利求， 無復往來憂。」

於是世尊，因廣說法，不斷分部，五人便解，願為弟子。
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

佛告比丘：「行有二事，為墮邊際：一者念在色欲，無清淨志；二者猗愛著貪，不能清志行。是二事，還墮邊行，生不值佛，違遠真道。若能斷貪，精進修明，可得泥洹。何謂泥洹？先知四諦。何謂為四？一曰為苦、二曰為習、三曰為盡、四曰入道。如是比丘，次持覺慧一心思禪，受道報應，法眼以朗。解彼四諦，稍入道迹。何謂為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恩愛別苦、怨憎會苦、所求失苦，要因五陰受盛為苦。何謂為習？所愛著習，不愛亦習。何謂為盡？其所有愛，覺知有滅，不愛不念，而覺皆盡。何謂入道？八正為真。一曰正見、二曰正利、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是為苦習，以盡入道。真諦是為無生，無生者無老，無老者無病，無病者無死，無死者無痛，無痛者無上吉祥，向於泥洹。」

於時如來而作頌曰：

「至道無往返， 玄微清妙真，
不沒不復生， 是處為泥洹。
此要寂無上， 畢故不造新，
雖天有善處， 皆莫如泥洹。」

說是法已，拘憐等五人，逮得法眼。佛告拘憐：「解未？」
拘憐退席對曰：「未悟。」

世尊又告拘憐：「過去久遠時有國王，名曰惡生，將諸妓女，入山遊戲。王令官屬，住頓山下，唯從妓女，步涉山頂。王疲極臥，諸妓女輩，捨王取華，見一道人端坐樹下，諸女心

悅，皆前作禮。道人呪願，諸妹那來，命令就坐，為說經法。王覺求諸妓女，而見坐彼道人之前。王性妬害，惡心內發，便問道人：『何故誘他妓女，著此坐為？卿是何人？』道人豫知王意必興暴害，答曰：『是忍辱人。』王拔佩劍，削其兩臂而問：『何人？』答曰：『實忍辱人。』又截其耳鼻。心堅不動，猶言忍辱人。王見道人顏色不移，便前悔過。道人告王：『汝今以女色故，刀截我形，吾忍如地，必得平等正覺，當以一切大智斷汝生死。』王惟罪深，必獲重殃，叩頭于地，願見矜恕。道人告王：『吾真忍辱者，血當為乳，所截平復。』尋如所言，乳出形復。王見忍證，冀必全濟，重宣情言：『若真道成，願先度我。』道人答：『可。』王解迷止，辭退還宮。」

佛告拘憐：「爾時忍辱道人者，我身是也；惡生王者，拘憐是也。解未？拘憐！」拘憐退席白佛：「甚解！世尊！」說是法時，拘憐等五人，漏盡意解，皆得羅漢；及上諸天八萬，逮得法眼。三千世界，為大震動。是為如來始於波羅奈國以無上法輪轉未轉者，大度一切，莫不樂受。

現變（一作善來）品第二

於時波羅奈城中，有長者名阿具利，有一子，字曰蚩蚩(晉言寶稱)，時年二十四。稱生奇妙，有琉璃屐，著足而生。父母貴異，字曰寶稱。別作屋宇，寒暑易處，妓女娛樂，不捨晝夜。

寶稱中夜歎覺，見諸妓女，皆如死狀，膿血流溢，肢節斷壞，屋室眾具，皆似塚墓，驚走趣戶，戶輒自開，天地大冥，唯覩小光，趣東城門，門復自開，明照鹿園，尋光詣佛，瞻覩相好，巍巍煌煌，怖止迷解。舉聲歎曰：「久在恩愛獄，縛著

名色械，今馳趣天尊，寧得解脫不？」

佛言：「童子，善來覺矣！」斯處無憂，眾行畢竟，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逮無垢法眼，退席白佛：「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便成沙門。

明旦眾女，不見蛇虵，周樟遍求，嘯唏並泣，大家驚怪，問其狀變。答言：「不知寶稱今為所在？」長者怖悸，即遣馬騎，四出推索，父乘子車，速出而求。道過一水，水名波羅奈，渡水見子寶履脫置岸邊，即尋足迹，徑趣鹿園。佛以方便，令其父子兩不相見。長者見佛尊儀相好，喜懼交至，忘失修敬，而問佛言：「我子寶稱，足迹趣此，瞿曇寧見？」佛告長者：「若子在斯，何憂不見？」

佛為說法：「生死由癡，恩愛有離，破二十億惡，入須陀洹。」寶稱心解，便得羅漢。父子相見，恩愛微薄，長者歡喜，退坐白佛：「今日心悅。情有二喜：一者遇佛解喜、二者離愛快喜。」

於時寶稱親友四人：一名富耨、二名惟摩羅、三名憍炎鉢、四名須陀，聞寶稱已作沙門，驚喜毛豎曰：「其人德高，明遠震國，吾等咸歸。今為沙門，其道必真，乃使斯人忽棄榮利。」共出詣佛，并省寶稱，即便俱行。見佛景則乘本願行，心喜即解，頭面作禮。前白世尊：「飢渴道化，虛心日久，不以鄙陋，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為說心本，旨解清淨，聞義心了，便得羅漢。

是時波羅奈傍，縣名曰荼，有五十人，因事詣國。聞寶稱、富耨等皆作沙門，又各生念：「諸長者子輩，憍樂自恣，才藝高世，皆感道化，瞿曇必神，乃令貴族，不復顧榮。」各各發念，欲往詣佛。即便俱出，徑詣鹿園，本願應度，見佛便解，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悉成沙門。因順本旨，速

成法要，垢除縛解，皆得羅漢。

於時鹿園中間，有大眾會，飲食歌舞。時有一女，端正非凡，於會中舞，眾咸喜悅，意甚無量。女舞未竟，忽然不見，眾失所歡，惆悵屏營。乃復於彼，百步現形，大眾馳趣，女引詣佛，奄然隱焉。眾人問佛：「向者一女，並舞至此，瞿曇豈見之耶？」佛告眾人：「且自觀身，觀他何為？色欲無常，合會有離，如泡如沫，愚者戀著，殃禍由生。身為苦器，眾生皆然。」大眾心解，願為沙門。佛皆受戒，道現正諦，皆得應真。

佛勅諸比丘：「汝曹各行，廣度眾生，隨所見法，示導橋梁，普施法眼，宣暢三尊，拔愛除有，遷入泥洹。吾今獨行，詣憂為羅縣。」諸比丘受教，頭面禮足，繞佛三匝，於是別去。

化迦葉品第三

於是如來，還詣摩竭提界，至優為羅縣，暮止梵志斯奈園。明旦持鉢，詣斯奈門，佛現金光，照其堂上。梵志二女，長名難陀、次名難陀波羅，見光喜悅，尋詣佛所，禮拜請佛。如來昇堂，教授二女，歸命三尊，授五戒已。世尊告曰：「身非己有，萬物歸空。」二人心解，首戴奉行。世尊惟曰：「吾本起學，欲度眾生，欲界魔王，歸伏道化。」

近泥蘭禪河邊，有梵志，姓迦葉氏，字鬱俾羅，年百二十，名聲高遠，世人奉仰，修治火祠，晝夜不懈。好學弟子，有五百人。迦葉二弟，宗師其兄，謂為得道。各有弟子，皆居下流。迦葉自念：「吾名日高，國內注仰，術淺易窮，窮則名頹，當作良策，全國大望。」便行求龍，以術致之，為作靖室，而鞠龍曰：「若有輕突入靖室者，吐火出毒，以滅來者。」龍至節會，無不放火。遠近僉言：「大師道神。」迦葉由此，功名曰

隆。

世尊念曰：「吾昔出家，道逢[什/汧]沙，誓要道成先度脫我。吾用一切故，即便然可。今察民心，普注迦葉，卒未可迴。譬如果美樹高，無因得食，唯有伐樹根僻枝，從食果必矣！一切所忌，咸在於龍。吾先降之，迦葉來從！爾乃大道，所化無崖。如來言曰：『日照天下，其德有三：一曰光耀除冥，無不分明；二曰五色雜類，宣敘其形；三曰開發萌芽，萬物精榮。如來出世，亦有三焉：一曰一切大智，照除愚冥；二曰分部五道，言行所由；三曰權慧拯濟，利而安之。』」

眾祐念已，便行起於斯奈園，投暮往造迦葉。未至所止，便現金光，樹木土石其色若金。迦葉弟子持瓶取水，覩變心動，怪而顧望。遙見世尊，明耀天下，不識何妙，馳走白師。師徒皆出，世尊威神，明儀煌煌，迦葉情悸，蒙蒙不悟，即自惟曰：「若是日耶，吾目得逮！謂是天人，其目復眴！」後思乃解曰：「得無是白淨王子悉達者乎？吾歷數云：『白淨王子，福應聖王，不樂榮位，當得作佛。』昔聞出家，其道成乎？」如來忽到，迦葉大喜：「善來瞿曇，起居常安。」佛為迦葉而作頌曰：

「持戒終老安， 信正所止善，
智慧最安身， 眾惡不犯安。」

迦葉白佛：「唯願屈德，臨眄蔬食。」佛答迦葉：「古佛道法過中不飯，且明至心，欲託一事，庶不有愆。」迦葉答曰：「恨無備豫，敬德虛心。」佛告迦葉：「欲寄一宿，寧見容不？」迦葉白佛：「我梵志法，寢不同室，幸恕不愛。巨命如何？」佛指靖室：「此復何室？」迦葉答曰：「中有神龍，性急妬惡，有入室者，每便吐火燒害於人。」佛告迦葉：「以此借我。」迦葉答曰：「實不有愛，恐龍為害耳。」五百弟子，屏營悚息，恐師許佛。重借滿三，迦葉惟疑，意甚無違，懼必禍耳。佛告

迦葉：「三界欲火吾已滅之，龍不害我也！」迦葉答曰：「瞿曇德尊，能居隨意。」即撿威神，便入其室。五百弟子，信龍為害，莫不涕淚，可惜尊人，為龍所害。

佛坐須臾，龍從窟出，吐毒繞佛，如來化毒皆使為華。龍見其毒作華繞佛，怒盛吐火，謂能為害。熱氣歸龍，鬱悶欲死，舉頭視佛，見相知尊，涼風趣龍，尋涼詣佛，火滅毒除，歸命入鉢。於是如來，便現火光，炯然概天。迦葉弟子，直起瞻候，見佛光明，謂是龍火，舉聲悲呼：「可惜真人，竟被龍殃。」迦葉師徒，驚共奔出，五百弟子，同聲責師：「天地開闢，未見人類妙如瞿曇，可尊可貴，恨不熟觀，何緣復見？」垂淚攔眼，而作頌曰：

「容顏紫金耀， 面滿髮紺青，
 大人百福德， 神妙應相經。
 方身立丈六， 姿好八十章，
 頂光燭幽昧， 何駛忽無常。」

後來弟子，謂火害佛，悲喚哀慟：「瞿曇被害，我生何為？」踊身赴火，清涼和調，還顧白師：「瞿曇無恙！本謂龍火，定是佛光！」師徒騷擾，側息達明。

清旦如來持鉢出室，迦葉大喜曰：「大道人猶存耶！器中何等？」佛告迦葉：「所謂毒龍，已降受法。」五百弟子，僉言佛神。迦葉內伏，愀惜名稱，聊復貢高：「大道人實神。雖爾，未如我已得阿羅漢也！」

迦葉白佛：「願大道人留止，欲相供養。」明旦作飯，自行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到。」迦葉適還，佛如人屈伸臂頃，東適弗于逮數千億里，取樹果名閻逼，滿鉢而還。迦葉未到，已坐其床。迦葉問佛：「大道人從何徑來？」佛言：「卿去後，吾東到弗于逮，取此果名閻逼，香美可食。」佛飯去已，

迦葉念曰：「大道人雖神，故不如我道真。」

明日食時，復行請佛。佛言：「可去，今隨後到。」迦葉旋還。佛南行極閻浮提界取果[廿/呵]蠡勒，盛滿鉢還。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問佛：「何緣先到？」佛言：「南行取此美果，可用愈病。」佛飯去後，迦葉而念：「此大沙門實神實妙。」

明日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隨後到。」佛西適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滿鉢而還。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問佛：「復從何面來？」答曰：「西詣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汝可食之。」佛飯已去，迦葉復念：「是大沙門所作實神。」

明日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隨後到。」迦葉反顧，忽不見佛。佛已到北方鬱單曰，取自然粳米。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問佛：「復從何來？」佛答曰：「北適鬱單曰，取此粳米，卿可食之。」佛飯去後，迦葉獨念：「此大道人，神妙乃爾！」

明日食時，佛持鉢自到其家，取飯而還，食已欲澡漱口無水，天帝釋即下以手指地，自然成池。迦葉晡時，徜徉見池怪而問佛：「何緣有此？」佛告迦葉：「朝得汝食，欲漱無水，天帝指地成池給用，當名此池為指地池。」迦葉念曰：「大道人神妙，功德無量！」

後日世尊移近迦葉，坐一樹下。夜第一四天王俱下，聽佛說法，四天光影明如盛火。迦葉夜起，見佛前有四火。清旦問佛：「大道人亦事火乎？」佛言：「不也。昨夜四天王來聽說法，是其光耳。」迦葉復念：「是大沙門極神，乃至此天。雖爾，故不如我道真。」

明日第二天帝釋，夜來聽法，帝釋光明倍於四天。迦葉夜起，見佛前光，意而獨念：「佛故事火也。」平旦問佛：「得

無事火？明倍昨夜也。」佛言：「帝釋來下聽受經法，是其光耳。」

後夜，第七梵天又下聽法，梵魔光景倍於帝釋。迦葉見光，疑佛事火。晨朝問佛：「大道人必事火也。」佛告迦葉：「第七梵天昨夜聽法，是其光耳。」迦葉自念：「是大沙門，威神感動天梵下降。」

迦葉五百弟子，人事三火，凡千五百火。明旦燃之，火了不燃。怪而白師。師曰：「必是佛所為耳。」馳往白佛：「我五百弟子，今朝燃火，了不肯燃，是佛所為乎？」佛告迦葉：「欲使燃不？」問之至三，對曰：「欲使燃。」佛言：「可去，火當燃。」應聲皆燃。迦葉復念：「是大道人，至神乃爾！」

迦葉自事三火，明旦然之，又不可滅。五百弟子，及諸事者，助而滅之，了不可滅。疑佛所作，便行白佛：「我自事三火，不可得滅。」佛言：「欲使滅乎？」曰：「實欲使滅。」佛言：「火可當滅。」應聲即滅。迦葉念曰：「大道人，極神至妙，所作皆諧。」

後日迦葉五百弟子，適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憊行白師。師曰：「是大沙門所為。」即行白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斧舉不可得下。」佛言：「可去，斧當下。」即下得用。迦葉念曰：「是大沙門，神則神矣！」

後日佛還樹下，見棄弊衣，念欲浣之。天帝釋承佛聖旨，到頗那山上，取四方石一枚，六方石一枚，給用浣曬。迦葉遊觀，見池邊兩石，怪而問佛：「今此池邊兩石妙好，此從何出？」佛告迦葉：「吾欲浣濯及當曬衣，天帝送石，以給吾用。」迦葉復念：「瞿曇神德，莫不感動。」

佛後入指地池澡浴畢，當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曰迦和，絕大修好，其樹曲下就佛，佛牽出池。迦葉見樹曲下，怪

而又問佛。佛告迦葉：「吾朝入池，將欲出水，樹神垂枝，令吾牽出。」迦葉復念：「是大道人，至德多感，大樹垂下。」佛欲令迦葉必伏，便入泥蘭禪河。其水深馱，佛以神力，斷水令住，高出人頭，使底揚塵，佛行其中。迦葉見佛入水，恐其沒溺，即將弟子，乘船救佛。見水隔起，其下揚塵，見佛大喜：「大道人尚活耶！」又問：「欲上船不？」佛言：「當上。」佛念當貫船底入，令無漏迹。迦葉大驚：「是大沙門！妙化難名。」

時摩竭提國王吏民，以歲會禮，往詣迦葉，相樂七日。迦葉心念：「佛德聖明，眾人見者，必阻棄我。令其七日不現，快乎。」佛知其意，即隱七日。至八日旦，迦葉又念：「今有餘祚，供佛快耶！」應念忽至。迦葉大喜：「適念欲相供養，來何快耶？問者那行？今從何來？」佛告迦葉：「汝心念言：『佛德聖明，眾人見之，必阻棄我。令其七日不現，快乎。』是故隱耳。汝今念我，是故復來。」迦葉心念：「佛真至神，誠知人念。」

佛知迦葉心已降伏，便告迦葉：「汝非羅漢，不知真道，何為虛妄，自稱貴乎？」於是迦葉，心驚毛豎，自知無道，即稽首言：「大道人實神聖，乃知人念。寧可得從大道人神化稟受經戒，作沙門耶？」佛言：「大善！報汝弟子。卿是國師，今入法服，豈可獨知乎？」迦葉受教，顧謂弟子：「汝間與我共覩神化，吾始信解，當作沙門。汝等何趣？」五百弟子同聲對曰：「我等所知，皆大師恩也，師所尊信，願皆隨從。」即時師徒，俱共詣佛，稽首白言：「我等皆有信意，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迦葉裘褐水瓶杖屨、諸事火具，悉棄水中。

是時迦葉二弟：次曰那提迦葉，幼曰迦耶迦葉，各有二百

五十弟子，廬舍止處列居水邊。見諸梵志衣被什物及事火具，隨流漂下。二弟驚愕，恐兄及諸弟子為人所害，即從門徒，順河而上。見兄師徒皆作沙門，怪而問曰：「大兄年高，智慧明遠，國王臣民所共宗事，我意謂兄為得羅漢。反捨梵志道，學沙門法，此非小事。佛道豈尊德獨高乎？」迦葉答曰：「佛道最勝，其法無量，雖我世學，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二弟聞此，各謂弟子：「吾欲從兄，汝等何趣？」五百弟子俱發聲言：「願如大師。」皆即稽首，求作沙門。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

於時如來，與千比丘僧，詣迦耶悉大叢樹下坐，而入三昧。忽然不現，從東方來，沒於樹下，四方亦爾，踊住虛空，而不墮墜，身出水火，升降自由。諸比丘，仰頭喜悅，不覺如來還處本坐，無有覺者。比丘歡喜，前禮佛足，退席白佛：「此示現者，名曰何等？」佛告比丘：「是者名曰神足示現。又有教授示現，比丘諦聽。心意識行，因緣染著，決正分部，名曰教授示現。又有說法示現，比丘諦思。自愛色為衰，六情所愛為衰，衰不止便苦生。何謂苦生？婬、怒、癡火起，便有痛痒，老、病、死畏。是為說法示現。」佛說法三轉，時千比丘，漏盡望斷，皆得阿羅漢。佛為比丘而作頌曰：

「今者千比丘， 長老有尊德，
 改邪修正見， 無想入禪慧。」

說是法時，天龍鬼神莫不樂聞。

度瓶沙王品第四

於時世尊，欲詣羅閱祇，度於君民。即日羅閱祇王遣使者，奉命詣佛，修敬盡恭，禮畢陳言：「國主瓶沙，稽首坐前！近

承釋尊，道成號佛，天人雜類，慶賴遇時。伏惟世尊，興利康寧，願垂覆育，照臨鄙國，飢渴聖化，虛心踊逸，哀矜群庶，令得解脫。」佛勅比丘：「汝等速嚴，當就王請。」比丘受教，嚴畢翼從。

使者馳白：「世尊以顧，將千比丘僧，今頓須波羅致樹下，去城四十里。」王即案先王遺令：「若佛入國，當自出迎，迎之者，得福無量。」即便勅嚴車千乘，馬萬匹，從人七千，嚴畢升車，出宮趣城。城門自閉，車馬俱躓，王甚驚怖，懼有大災：「吾罪重矣！而有斯禍。」空中聲曰：「王宿願人，今繫在獄，誓要相連，是使門閉。」即便大赦解放囚人。門霍自開，得詣佛所。

王遙見如來相好光光，即便下車，却從解劍。佛知瓶沙性素驕豪剛強貢高，欲令速解化王從者儀式。若王瓶沙，顧視從者，似已無異，懼佛不識，頭面禮足，右繞三匝，禮畢自陳：「我是摩竭提王瓶沙身也。」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吾照卿心，何但卿形。」瓶沙大喜，即退就坐。群臣庶民，各盡其敬，中有作禮者，自名字者，直揖拜者，禮畢却住。佛命令坐，受教就席。

佛告瓶沙：「宿福為王，今復增益，使王國界人民，忠孝富樂，無憂福護，有德吉，無不利。」眾會有疑：「鬱俾迦葉，名聲先達，今與佛俱，誰應作師？」佛察眾念，便告迦葉：「其有殺生祠祀，欲望其福。寧能得不？入於山中，求道無師，能得道不？」迦葉白佛：「殺生祠祀，不得其福；天神不食，殺者得罪；學道無師，道終不成。」迦葉白佛：「我前事火，晝夜不懈，勤苦積年，好術弟子，凡有五百人，精銳燃火，不避寒暑，年耆根熟，永無髣髴，先人傳惑，以授後生，自稱是道，唐苦無報。今得佛教，洗浣心垢，已得羅漢。」佛告迦葉：「現

汝羅漢神足。」迦葉受勅，即入靜定，身升虛空，去地數丈。從腰以上火、腰以下水；更從腰以上水、腰以下火，以水雨火，衣燥不軟。住空現變，出沒七反，從身出光，五色赫奕。飛從東來，沒佛坐前，四方上下，化現亦爾。變畢叉手，長跪白佛：「弟子迦葉，蒙佛慈恩，解脫罪縛，如來特尊，三界頂受。」佛為迦葉，而作頌曰：

「若人壽百歲， 奉火修異術，
不如尊正諦， 其明照一切。
若人壽百歲， 學邪志不善，
不如生一日， 精進受正法。」

王及群臣，乃知迦葉是佛弟子。佛告瓶沙：「天下人眼，不但視色；苦、樂無常，身不得久。天下人意，多惡少善。思想萬端，趣欲快意，能棄此志，亦可得道，功齊迦葉。無以豪貴，自恣其情；無以自在，貪婬無厭；無以豪強，侵陵弱者；無以瞋怒，枉殺無過。莫隨婬心、莫隨貪心、莫隨怒心。息惡令善，信守真言。當念死劇老病苦劇，思惟所行，亦復可得迦葉神足。若眼視色，心當抑却，好醜不動。耳聽眾聲，心當制持，無所喜怒。鼻嗅香臭，心當制伏，情無所著。口貪眾味，心當秉持，想無所起。身更所著，心當制止，識無綺可。五陰外來，制者由心，六情無主，陰衰無名。迦葉功德，修之便是。人生受形，多憂苦惱：飢渴寒熱，愚計為樂；智士見苦。妻子榮利，世人迷惑，凡此眾事，無不分散，千歲萬年，皆歸磨滅。」佛為瓶沙而作頌曰：

「夫為世間將， 順正不阿枉，
矜導示禮儀， 如是為法王。
多愍善恕正，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眾附親。」

佛告瓶沙：「王作宮舍，從來幾歲？」王顧問傍臣，傍臣對曰：「造起宮舍，七八百年。」佛問諸臣：「凡更幾王？」臣即對曰：「二十餘王。」佛問瓶沙：「皆識諸王不？」瓶沙答曰：「唯識我父，不識先人。」

佛告瓶沙：「但地有常，人無常也。人自愛身者，不當殺害於命、不當誹謗有道。眾生生死皆由恩愛。父母自言：『是我所生，是我之子。』子非父母所致，皆是前世持戒完具，乃得作人。為惡行者，死墮地獄、畜生、餓鬼，自從行致，不由他生。罪福明正，王甚思之！」佛告王曰：「兒在胎中，若有盲聾，母豫知不耶？」王答佛言：「實不豫知。」佛言：「此兒宿命罪行使然，非父母過。兒在胎中，若其聖明，母不豫知。皆由履行清純，非父母力。此理明驗，王善惟之！世人得罪，其行有三：口言傷人、身行暴害、心專妬嫉。能檢此三，雖未便得泥洹，天上人中，豪貴自由。原於人本，從癡有形，從形生情，從情生識，從識生欲，從欲有父子，從父子生恩愛，從恩愛生憂悲，展轉五道無有休止。人亦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不識其根，各相字名言。是父？是子？唯得道者，乃知其原。生、死因緣，本從癡起，一切無常。大王受持！」

佛告瓶沙：「若國善人，謹順忠孝、廉貞敬讓、才博智遠、不犯王法，本非貴族，王何異待？」王答佛言：「姓名顯達，擇能授職。」佛告大王：「道法無親，唯善是輔。成持五戒，名清信士；精進直入，見諦不迴，便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各因本心，道位次敘。」佛說是時，王及國人一萬二千，諸天八萬，皆見道跡。

佛告瓶沙：「王來已久，宮遠早還，牛、馬、人從，停住勞疲，比於後日，吾當詣城。」王起禮佛，受戒而退。群臣從官，喜前受戒。當王群臣受五戒時，內外人馬，寂然無聲，諸

婆羅門，感化心伏，皆前受戒，歡喜而退。王升車已，群臣跪賀：「大王功德！值佛出世，并令臣等沐浴清化。」瓶沙歸宮，教勅宮內奉齋持戒。國內一切，信解歡喜。

忉利天帝，華散佛上，於時坐中，有豪長者，名迦蘭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園，施與尼捷。佛當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為棄捐。」長者至心，臥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應全。大鬼將軍名曰半師，承佛神旨，知其心念，即召閱叉，推逐尼捷，裸形無恥，不應止此。鬼師奉勅，撻打尼捷，拖拽器物。尼捷驚怖，馳走而言：「此何惡人？暴害乃爾！」鬼師答曰：「長者迦蘭陀，當持竹園，作佛精舍。大鬼將軍半師，見勅逐汝輩耳。」明日尼捷共詣長者，深責所以：「何故改施？令吾等類被乎委頓。」不謂長者見困如此，迦蘭陀心喜：「吾願遂矣！佛聖廣覆照我至心。」即答尼捷曰：「此諸鬼師，強暴含瞋，懼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捷懟恨，即日恚去。長者歡喜，修立精舍、僧房坐具，眾嚴都畢，行詣樹王祠處，請佛及僧。眾祐受施止頓，一時大化普濟，靡不欣樂。

舍利弗大目犍連來學品第五

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人俱，皆得應真，鬱俾羅等。彼有一卿，名曰那羅陀。故有梵志，字曰沙然。精修仙行，延納來學，好仙弟子，凡有二百五十人。門徒之中，有二人高足難齊：一名優波替，次曰拘律陀，才明深遠，研精通微。沙然得病，自知將終，告於二賢：「此諸新學，志存道行，累卿二人，必令全志。」二人敬諾，受教奉行。

是時世尊，勅比丘類陞：「汝行宣化，往必有度。所可見者，其智明遠，自捨如來，無能與論。若與相見，直說法本，

勿與酬酢，以致其嗤。」頽陞受勅，整服持鉢，禮佛而行。時優波替，從諸弟子相隨遊觀，遙見頽陞，威儀庠雅，未曾聞覩，何所法像？被服改俗，須至當問。二人俱前，相逢中路，便問頽陞：「章服反常，何所從出？豈有師宗可得聞乎？」於時頽陞，以頌答曰：

「我年既幼稚，學日又初淺，
豈能宣至真，如來廣大義。
一切諸法本，因緣空無主，
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優波替方聞法義，尋思至理而自惟曰：「吾小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古仙道術，靡書不綜，十六大國，謂吾廣博，未曾聞斯真要之義；今偶出遊，遇此寶藏，此言之妙，美於甘露。」心寤意解，便逮法眼，旋還精舍，欣悅無量。拘律陀，見彼容悅，疑得甘露。即問優波替：「得甘露那？勿違本要，惠及少少。」優波替具向拘律陀說所聞偈，一聞不解，再說乃了。尋思反覆，亦得法眼。二人議曰：「本願甘露，今得服嘗，寧可共詣大沙門所，就彼海淵，沐浴清華。」議合心同，嚴辦當發，拘律陀念曰：「吾師臨終，囑授弟子，令吾成濟；今便委棄，義所不安。」便告弟子：「彼大沙門，有甘露仙化，壞裂俗網，息心寂行。吾欲啟請，窮微反真。汝將何趣？」門徒對曰：「今得視聽，是大師恩。大人宗仰，承命踊逸，貪羨甘露，願從下風。」師徒志合，即出所止，往詣竹園。

於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二賢，從諸弟子，乘本願行，欲作沙門。勸成其功者，頽陞力也！」比丘承教，延望其眾。憂波替、拘律陀等，遙見如來相好暉光，神動情震，自惟歎曰：「幸哉余生，得奉清誨，其榮難云！」延趣坐前，頭面禮佛。禮畢嘉歡重喜無量，斯須乃進，具陳情言：「替等罪弊隨流入

淵，始於今日，反俗極源，願蒙接納，得充僧次。」即便許可，頭髮自落，皆成沙門。佛告諸比丘：「此二人者，願於古佛，待吾道成，侍衛左右。」

佛謂憂波替：「高世之號，花而不實，復汝本字，為舍利弗。拘律陀，還字大目犍連。」因本說法，逮得羅漢，佛勅侍者。古千比丘，暮當結戒，不得他行。即夜行籌數，得千二百五十人。佛結戒竟，比丘歡喜，莫不肅然，禮佛而退。

還至父國品第六

於是如來將歸舍夷，與大比丘僧一一皆得應真，神靜通微，明曉三世眾生行源——賢者舍利弗、大目犍連、鬱伽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一千二百五十人。是時迦維羅越王閱頭檀，遣梵志憂陀耶，來詣竹園，請佛還國。爾時憂陀耶，見佛相好，明暉天地，五情實喜。頭腦禮足，却住一面，心意齊整，長跪白佛：「父王遠謝悉達，聞汝道成，復度一切，我獨不蒙。本要當還，今故遣使。」佛問憂陀：「父王起居安不？」憂陀白佛：「大王無恙，唯思世尊。」佛告憂陀：「樂此道不？」憂陀對曰：「甚樂。世尊！」佛授憂陀，使作沙門，授其法戒。憂陀自念：「今為弟子，無緣復還；王須消息，因誰報命？」佛知憂陀心念，欲還行矣。「憂陀！莫親世業戀著故家。」憂陀白佛：「佛當還至舍夷國不？」佛言：「當還。」憂陀受勅，退跪白佛：「不審何日當至？」佛告憂陀：「却後七日，必至舍夷。」憂陀歡喜，禮佛而去。

於是憂陀耶，還至舍夷，詣宮求通。門監白曰：「憂陀使還在門求見。」王教推問：「吾望憂陀如渴欲飲，何故稽停方白求通？」推應坐者反覆至三，然後乃前。王見憂陀，已受法

服，而問憂陀：「卿作沙門那？」憂陀答曰：「以服佛法。」王問憂陀：「悉達在宮，與卿獨親，入出周旋，無所關白，今使來還，何得自外詣門求通耶？」憂陀答王：「佛教比丘，莫親白衣、戀於家居，道俗異故。」王問憂陀：「吾子在宮，衣服極好；今者為道，所著何衣？」憂陀指衣：「所服如此！」王即墮淚曰：「悉達在家，吾為作宮，七寶刻鏤，極世珍妙；於今屋室，何如我許？」憂陀答王：「常處樹下。諸佛世尊，道法皆爾。」王問憂陀：「吾子在宮，茵褥綰綰，錦繡細軟；今所坐具，皆有何等？」憂陀答王：「所坐用草，清素除貪。」王問憂陀：「悉達在家，吾為作厨，甘肥眾美；今所飯食，復有何物？」憂陀答曰：「至時持鉢，往福眾生，食無麤細，呪願施家。」王聞是語，即復流淚。王問憂陀：「悉達眠時，吾欲令覺，彈琴絃歌然後乃覺；今在深山，何用覺乎？」憂陀答王：「如來三昧，無有晝夜。」王問憂陀：「吾子在宮，若其澡浴，八種香汁；若今澡浴，皆有何物？」憂陀答王：「八解正水，以洗心垢。」王問憂陀：「悉達在國，栴檀蘇合，以塗子身；今者為道，為有何物？」憂陀答王：「戒、定、慧品，香熏八難。」王問憂陀：「悉達在家，吾為作床，精寶四種；於今所坐，何物用作？」憂陀答曰：「四禪為床，息心無欲。」王問憂陀：「吾子在宮，士眾衛侍；今者侍從，復有何人？」憂陀答王：「學道弟子，名比丘僧，翼從世尊，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王問憂陀：「悉達在家，若其出遊，車有四品——牛、羊、象、馬——以充騎乘；於今出處，何所駕乘？」憂陀答王：「四諦神足，參駕飛行。」王問憂陀：「吾子行觀，幢麾羽[榻-木+羽]以為光飾；今者慄幟，復有何物？」憂陀答曰：「四恩慈悲，廣飾群生。」王問憂陀：「悉達每出，椎鍾鳴鼓，觀者填路；今者遊止，有何音響？」憂陀答王：「佛始

得道，往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拘憐五人，逮得羅漢。八萬諸天皆入道迹，九十六種魔不欣伏，無上法音，聞于三千大千世界。」王問憂陀：「悉達今者欲領何國？」憂陀答王：「世尊所領，不可稱道，教授眾生，無不蒙度，等心普濟，無所適處。」王問憂陀：「吾子在國，思陳正治，助吾安民，動順禮節，莫不承風；今者獨處，思憶何等？」憂陀答王：「世尊惟空，苦樂非真，有者歸盡，神靜無為。」王聞是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汝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為讎。」憂陀白王：「正使智人，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合此人數，稱讚如來，彌盡竟劫，不宣其德；況我所說，億不及一。唯佛與佛，其德乃彰。」

王言：「善哉！佛當來不？何日能至？」憂陀白言：「七日當至。」王大歡喜，即勅群臣：「吾當迎佛。導從鹵簿，壹准聖王出入法則。平治道路、香汁灑地，城中街巷盡豎幢幡，其所修治光飾盡宜，車、馬、人從限四十里。」

其日世尊，起於竹園，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威神感動諸天侍從，始入舍夷。路由一水，名阿樓那，度水上岸。神通照察，深知調達惡心內興，必難開化。當現神足令其信伏。即升虛空去地七仞，足若蹈地，其實在空。佛告比丘：「見彼車馬五色嚴麗，正似天帝出遊觀時。」爾時眾人，見佛及僧足步其地，仰觀足跡處在空中，於上稍下，正至迎次，與人頭齊，剛強魔伏歸命和南。唯有調達獨興惡念：「子行學道，但作幻術，惑人如是。吾亦當復作術，廣化眾人。」於是父王，遙見佛來，愛敬交至——一者敬道，二者愛子——即下象車，解劍却蓋，涕淚趣佛頭首禮足，而頌讚曰：

「生時緣福德， 瑞應三十二，
樹傾敬稽首， 道成今三禮。」

於是父王以偈問佛：

「子本在吾家， 駕象名寶車；
 今者足蹈地， 是苦安可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車馬生死乘， 危嶮安可久？
 參駕五通馳， 所至無限礙。
 本著七寶衣， 珍妙甚雅好，
 剃頭被納服， 如何不羞恥？
 慚愧為衣服， 世衣增塵垢，
 法衣真人服， 息心名如來。
 本用金銀器， 眾味甚香美，
 今者行乞食， 麤惡安可咽？
 法味為道食， 飢渴今已除，
 哀世故行乞， 持鉢福眾生。
 本處別宮中， 眾宮妓侍衛，
 獨在山樹間， 如何不恐懼？
 生死恐畏除， 今已入本無，
 無憂無喜想， 所止名道場。
 本在我家時， 澡浴名香汁，
 處於山樹間， 何物洗身垢？
 道藏為浴池， 正水滿其淵，
 浴已三毒盡， 三達快無雙。」

於是父王，請佛及僧，令詣王園，永為精舍。佛受王意，便入精舍，坐尼拘類樹下，廣說教法，七日不懈。聽者歡喜，中有發大乘者、有樂辟支佛行者、有發羅漢意者、有作沙門者，各隨發心，如行所得。

城內母人，各生善念，悲泣自責：「世尊還國，男子福德，

獨得見佛；我等罪蔽，不服法味，何苦如是？」佛知母人一切心念，讚言：「善哉！乃生好心，願樂聞法，真得度苦。」佛便語王：「法興難值，道教難得，可勅國內諸母人輩樂聞法者，使出聽受。」王即宣令欲見佛者聽。城內母人，咸喜俱出，詣佛禮拜，訖而却住。於是世尊，如應說法，各各解了，逮得法眼。王及臣民，歡喜禮佛而退。

是時諸比丘白佛言：「舍夷國內，男女長幼聞佛說法，如心所念，各得其決；父王俱聽，不記所得？」佛告比丘：「父王恩愛未息，父子相待，敬心未全，是故不得。」明旦如來，唯將目連往詣王宮，上殿而坐。佛勅目連：「現汝道力。」目連受教，飛升虛空，出沒七反，身出水火，從上來下，前禮佛足，却侍於左。父王見變，心意解悅，恩愛斷滅，敬心內發，起前禮佛：「甚善，世尊！弟子功德，猶尚乃爾，如來威德，難可度量！」便發無上正真道意。

是時父王，每詣佛所，見迦葉等千人形體至陋，每心不平：「此等比丘，雖復心精，無表容貌，當勸宗室樂無為者，令作沙門，擇取端政。」即令宗族：「明日會殿，受令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當作聖王，君四天下，左右侍從，率當端政。』今諸弟子類無姿觀，今欲禮娉有道儀容足者，充備僧數，光暉世尊。」咸言大善！聽令歡喜，乞退嚴辦，七日乃行。調達便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棄世榮，出家居道，整頓服飾，極世之妙。象、馬、車乘，價直萬金，其日嚴出，觀者填路。」調達冠幘，自然墮地，衢和離身，所乘象馬，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互占曰：「餘皆得道，二人不吉。」俱詣佛所，悉作沙門，剛強降伏，莫不樂受。

中本起經卷上

中本起經卷下

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須達品第七

佛從本國，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於王舍國竹園中。長者伯勤，承佛降尊，馳詣竹園，五心禮足，逡巡恭住，整心白佛：「唯願世尊，顧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長者欣悅，接足而退。還家具膳，莊嚴幢幡，親自執事，極世之味。舍衛長者，名曰須達(晉言善溫)。與主人伯勤雖未相見，每信相聞，行同德齊，遙揖為友。須達因事來行，推親往造，伯勤親供不容得出。須達踟躕殊久，呼使而曰：「吾故遠至，以展不面，虛心在昔，馳散所懷。不謂今日見薄不偶。」迦蘭迦事訖乃出，相揖而坐：「不面在昔屈辱臨顧，傾企之情有兼來趣。明請大賓，執事自逼，是使乃心滯而不敘。」善溫問曰：「何謂大賓？為是婚姻國節會耶？」答曰：「同志！卿不聞乎？白淨王太子，入山六年，道成號佛。威相明遠，神明燭幽。方身丈六，華色紫金，明耀於世，吐法陳戒，精義入神。所從弟子，名比丘僧，居靜正身，修德履道，忽榮棄利，義曰真人，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

善溫聞稱佛聲，舉身毛豎，心喜交胸。逸豫待明，五情內騷，轉側不寐。至誠感通，中夜霍明，即便嚴出。方向城門，顧見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潔披。過往跪拜，禮畢旋顧，奄便更冥。善溫惶恐，不知所趣，雖有此變，心猶存佛，承其至心恐畏消除。空中聲曰：「善哉！須達！心至乃爾。」即問空聲：「為是何神？」便答之曰：「吾是子親摩因提也！」問曰：「卿生何許？奚為此間？」即而答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大目犍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第一天上，功德甚少，別使典

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佛者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生存不獲覩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天放大光，照於竹園。善溫尋光，遙見如來，踰於所聞，前拜却住，微心視相，而問於佛：「神尊寧安耶？」佛為須達，而作頌曰：

「無憂無喜相， 心虛清淨安，
 已能無所生， 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 已度五道淵，
 恩愛網斷壞， 永寂悅彼安。」

長者須達，聞說是時，因本功德，便發淨意，逮得法眼，歸命三尊，諮受五戒，為清信士。前白佛言：「唯願如來，臨盼舍衛，教授一時，濟度君民。」世尊又曰：「卿姓字何乎？」長者跪對曰：「鄙字須達，侍養孤老，供給衣食，國人稱我給孤獨氏。」佛而告曰：「彼有精舍，容吾眾不？」對曰：「未有。」長者須達，承佛聖旨，進前長跪，而白世尊：「余能堪任興立精舍，唯須比丘，監臨處當。」顧勅舍利弗，竝行營佐，即受教命，作禮而退。

還彼舍衛，周行求地，唯祇園好——眾果流泉，奇鳥翔集，地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請祇，了無賣意。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錢，集布滿園，爾乃出耳？」重問：「審實爾不？」祇謂：「價高，子必不及，戲言決耳！復何疑哉？」須達辭還，載輦送錢。園監不聽，走白大家：「須達送錢，不審內不？」報勅園監：「吾自戲言，遣錢勿受。」二人共諍，舉國耆老，馳往諫止。耆老斷當：「地價已決，不應得悔。國政清平，祇不違法。」即聽布錢。門裏不周，祇意喜曰：「吾還得園矣！」遣人催督。須達自往，共詣園觀，所思未周，意憤不樂。祇曰：「國賢若悔便止。」答言：「不悔。」思得伏藏，畢地直耳。祇心惟：「佛必是至尊，能使斯人，竭財不恨，

可戴可仰，神妙如茲。」便謂須達：「勿復足錢，餘地貿樹共立精舍。」須達即言：「善哉！許諾。」便興功夫，僧房、坐具、床[木*翕]、茵褥，極世之妙；加施幢幡，香汁灑地，備辦供具，兼餚重饌，燒眾名香，遙跪請佛：「唯願如來枉屈尊神。」

於是眾祐，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於舍衛國，應須達請。威神震動，國內咸喜，男女大小填路而出。給孤獨氏及王弟祇陀，前禮佛足，共上精舍。佛受呪願，故曰祇樹給孤獨園。王國有事，急召須達，赴行應會。事訖馳還，奉齋盡恭。却從步涉中路有人，奉酪一瓶，顧無所使，自提而行。前逢梵志，請令持之。共詣精舍，手自斟酌。顧命梵志，汝便斟酌。飯訖行澡，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

梵志暮還，奉齋不食。婦怪而問：「不審何恨？」答曰：「不恚，吾齋故耳。」婦重質之：「何從齋來？」梵志答曰：「給孤獨氏於園飯佛，請吾往齋，齋名八關。」其婦流淚，忿然恚曰：「君毀遺則，禍此興矣！瞿曇亂法，奚足採納？」迫蹙不已，便共俱飯。梵志壽算，終於夜半，生於鬱多羅衛國，作大澤樹神。時有婆羅門等五百人，欲詣恒水三祠神池，沐浴垢穢，希望神仙。中道乏糧，遙望彼樹，想有流泉，馳趣樹下，了無所見，窮困斯澤，飢渴委厄。樹神人現，問梵志曰：「道士那來？今若行耶？」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即舉手，眾味流溢。眾飯飽足。詣神請曰：「何等功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因舍衛給孤獨氏，持八關齋，為婦所敗，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若終齋法，福應生天。」爾時樹神，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一國，名拘藍尼，

國有長者，字瞿師羅(晉言美音)，人民敬愛，言輒順承。梵志眾等，往造求宿。美音問曰：「道士何來？今欲所之？」具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造孤獨氏攢採法齋，冀遂本志。美音喜躍，宿行所迫，旦解欲行，明旦宣令：「宗室及所親愛，誰能共行受齋揩式？」合五百人僉然應命，本願相引，感義嚴出。行詣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往造佛所過而不識。顧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給孤獨氏也。」梵志眾等喜而追曰：「吾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曰：「久承令懿，注仰虛心，聞有道訓八關齋法，故遠投託，幸蒙示導。」須達止車答曰：「吾有大師，號曰如來、眾祐，度人近在祇洹，可共俱進，造覲世尊。」聞命敬諾。恭肅盡虔，遙瞻如來，情喜內發，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緣察本心，旨說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含，便作沙門。美音宗等，逮得法眼。

諸比丘白佛：「五百梵志及諸長者，得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不遠，時世有佛，號名迦葉。為眾講法，說吾當來，今諸梵志於彼佛前，願樂欲見當來釋迦文佛。是諸長者亦同斯願。從是因緣，見吾便解。」比丘歡喜，盡受奉行。美音心念欲請世尊。佛知其念，而告之曰：「彼無精舍，汝願不遂。」美音悅解，喜前白佛：「我有別宅，願為精舍。唯哀垂救，濟度群生。」乞退還國，修備所供，頭面接足，禮畢而去。

本起該容品第八

爾時，如來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從舍衛祇洹，遊於拘藍尼國美音精廬，足蹈門闥，天地震動，珠璣樂器，不鼓自鳴，蠱毒隱伏，吉瑞和清。當爾日也，境界人民，靡不敬肅渴仰世尊。是時國王，名曰優填，強暴侵剋，開納佞言，耽荒女

樂，疑網自沈。又置大夫人二人，左右番上，二后姿容一國少雙。左夫人字照堂，為人嬌傲，唯惡是從，讒疾賢良，譖入無厭。右夫人字該容，執行仁愛，虔敬肅恭，清素約己，文不加身。王珍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懷嫉，譖之至深，王察其行，不納其言。

該容有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香。因歸問訊，路由精舍，每過修敬，減省香錢，合集寄聚，便行飯佛及比丘僧。佛為說法，書心不忘。施訖還宮，過肆取香，因此功福，本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常。詰問理窮，任實首情，每減香錢，飯佛及僧，法深義妙，非世所聞。該容聞說佛聲，悚然心歡喜自念曰：「吾心喜踊，何因得聞無量法乎？」即告度勝：「試為我說。」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宣如來尊言。」乞行詣佛，受勅而還，便遣出宮。重告之曰：「具受儀式，度勝未還，夫人侍女，側息中庭。」佛告度勝：「汝還說法，多有度者。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該容欣悅，開笥出衣，積為高座，承佛威神，如應說法。夫人該容，及諸侍女，疑解破惡，得道溝港。度勝應時，逮得總持。

照堂協恨，妬憤內發，數譖非一。王反辱曰：「汝輩妖蠱，言不及義，彼人操行，執節可貴。」照堂心忌，猶欲害之。密白王曰：「恒遣青衣，往來佛所，情蕩外交，志溢邪趣。妾實修良，忠直見忽。」數譖不已，王頗惑之。照堂心謀念曰：「伺子齋日之中必矣！」伺其齋日，因勸白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會。該容持齋，獨不應命。反覆三召，執節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縛置殿前，將欲射殺。該容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己，後射輒還。王時大懼，惶怖解焉，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至是耶？」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三尊，朝奉佛齋，過中不飡，加行八

事，飾不近身。必是世尊哀顧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不？當詣精舍，覲見表虔。」

會有敵國興兵入界，彼眾強盛，王自出征，顧命梵志，名曰吉星，權領國政。照堂喜曰：「吾父領政，殺子必矣。」王去之後，女與父謀，燒殺該容及其侍女，詐言失火，謂可掩塞。事會發露，王大恚之，斥徙吉星，捐弃於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照堂等輩，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廣闡佛法。

諸比丘退席白佛言：「王后該容，及其侍女，精進乃爾，見諦得道，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奈，有婬女五百人，延致輕薄，以自供濟。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羅，教化人民，令持五戒，舉國士女，歸心師焉。」諸女恚曰：「此人奚來，斷吾賓客。」咸共興恚，謀圖毀害。後日迦羅復入其聚，諸女同忿，皆以火爐，打撲迦羅，舉身焦爛，無所悔恨。便現神足，飛升虛空，眾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陳情曰：「女子憊慙，不識至真，群愚荒慙，毀辱神靈。自惟過豐，罪惡若山，願降神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

世尊又曰：「于彼婬女，該容等是也。罪福迫人，久無不彰。」說是法時，國內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三尊，受戒而退。佛與比丘，還到舍衛，止頓祇洹。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

爾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大愛道瞿曇彌，行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且止，瞿曇彌！無樂

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

其後不久，佛時與諸大比丘俱，從釋氏精舍入迦維羅衛國。大愛道聞佛從諸弟子來入國中，心大歡喜，即行到佛所，稽首佛足下，大愛道復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止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

佛時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補成衣已，著衣持鉢出國而去。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俱行追佛。佛行轉到那私縣，頓止河上。大愛道便前，稽首作禮却住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止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之衣，徒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污塵，身體疲勞，噓唏悲啼。

賢者阿難，見伯母大愛道如是，即問言：「瞿曇彌！何因弊衣徒跣、面垢衣塵，疲勞悲啼？」大愛道答言：「賢者阿難！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受佛法律，是以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瞿曇彌！且自寬意，待我今入向佛說是事。」

賢者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長跪白佛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其已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願佛許之！」佛言：「止止！阿難！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門也。所以者何？阿難！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為衰弱，不得大強盛也。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具熟，

而有惡露災氣，則令善穀傷敗。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興盛。」

阿難復言：「今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力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有是。阿難！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我生七日而母終亡，大愛道自育養我至于長大。今我於天下為佛，亦多有恩德於大愛道。大愛道但由我故，得來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又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不復疑苦，不復疑習，不復疑盡，不復疑道，方成其信，成其禁戒，成其多聞，成其布施，成其智慧。亦能自禁制，不殺生，不盜竊，不姪洸，不妄語，不飲酒。如是，阿難！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飲食、臥具、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

佛告阿難：「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者，可入我律戒。何謂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二者、比丘僧持大戒，半月已上，比丘尼當禮事之。三者、比丘僧、比丘尼不得相與並居同止。四者、三月止一處，自相檢押，所聞所見，當自省察。五者、比丘尼不得訟問比丘僧事，以所聞見。若比丘僧有所聞見，訟問比丘尼，比丘尼即當自省察。六者、比丘尼有庶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事。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當半月詣眾中首過自悔，以棄憍慢之態。八者、比丘尼雖有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幼稚比丘僧下坐，以謙敬為之作禮。是為八敬之法，我教女人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假令大愛道，審能持此八敬法者，聽為沙門。」

賢者阿難受佛語已熟諦，便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彌！可勿復愁，已得捨家之信、去家就戒。佛說女人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但當終身勤意學行之耳。持心當

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難便一一為伯母，說佛所教勅八敬之事。言：「能如是者，可入佛法律。」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衣莊嚴事，而人復欲利益之，安隱不怖，以好華香珍寶，結為[王*(止/少)]瑤，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耶？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愛道便受大戒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

然後異時，大愛道比丘尼與諸長老比丘尼，俱行詣賢者阿難而問言：「阿難！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禮？」阿難言：「小且待，我今入問之。」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白佛言：「大愛道比丘尼言：『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禮？』」佛言：「止止！阿難！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但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外諸異學梵志，及諸居士，皆當以衣被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淨戒高行，願行此衣上，令我長得其福。』」佛言：「阿難！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解髮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戒聞慧行，願行此髮上，令我長得其福。』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豫具衣被、飯食、臥床、病瘦醫藥，願諸沙門當自來取之。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門當如事日月、如事天神，過踰於諸外道異學者上。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佛之正法當千歲興盛。」

佛復語阿難：「以女人作沙門故，使我法五百歲而衰微。所以者何？阿難。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何等為五？女人不得作如來、至真、等正覺；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釋；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女人不得作第七天梵

天王。夫此五處者，皆丈夫得為之耳。丈夫得於天下作佛、得作轉輪聖王、得作天帝釋、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說是已，皆歡喜受行。

度波斯匿王品第十

是時如來，還舍衛國在祇樹給孤獨園，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王波斯匿心自念言：「佛是釋種，出家處山，以成無上正真、等覺。威景神妙，天龍鬼神無不宗仰。為人說法，上中下言悉善。其聞所說莫不歡喜，開福塞禍，言入泥洹。」即便嚴出，導從如常，至門下車，群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頃承釋子，端坐六年，道成號佛。為實爾不？是世所美乎？」佛語王曰：「吾真是佛，世不虛傳。」王復言曰：「瞿曇！自稱為佛，故非佛也。」佛復答王：「過去久遠，時世有佛，名曰定光。授拜吾決：『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特妙之法、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一事不足不名為佛，吾今具有。故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也。」

王迷情疑，重質言曰：「瞿曇年少，學日甚淺。所以者何？世有婆羅門，修治水火，精勤苦體，不去晝夜，九十六術，靡不經涉，年高德遠。不蘭迦葉等六子輩，名稱蓋世，猶未得佛。佛者實尊！以是推之，惟疑不信。」佛告王曰：「吾今為王說法真諦，善聽勿疑。」王曰：「善哉！」佛答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輕。何謂為四？一者、太子雖小，當為正君，此不可輕。二者、小火燒草，草盡乃止，此不可輕。三者、龍子雖小，能為風雨雷電霹靂，此不可輕。四者、道士雖小，已入道要深妙之慧，飛行教化，度脫人民，此不可輕。」

於是世尊，為王而作頌曰：

「太子福成，	當為正君，	愚人輕慢，
禍豐是生。	正由心出，	能重能輕，
宿行所得，	福自隨形。	能觀德本，
然後觀人，	道要以備，	大王思惟。
小火得草，	所燒無限，	須彌寶山，
亦從小起。	智者觀物，	無小無大，
遇龍不避，	小毒害人。	比丘破惡，
精進入禪，	道成神通，	變現度人。

「見諦淨無垢， 已度五道淵，
佛出照世間， 為眾除憂患。」

王聞正言，垢重情蔽，遺疑未悟，前禮佛足，辭退還宮。

是時國內，有婆羅門，居富多寶，老無兒子。禱祠盡力，未後生男。其年七歲，得病便亡。其父憂毒，臥不安席，不復飲食。聞佛能除憂患，即詣祇洹。佛問梵志：「有何愁憤，顏色憔悴？」婆羅門言：「我年老耄，正有一子，捨我終亡，悲憐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愛，便得憂悲。」梵志情迷，便白佛言：「恩愛之樂，有何憂悲？」佛言：「不然！」如是至三，婆羅門不解，走出祇洹，見二人樗蒲，心自念言：「此必智者，能解我疑。」便問二人：「恩愛為樂、為憂悲乎？」即答梵志：「天下之樂，無過恩愛。」梵志復言：「吾見瞿曇，向我說此。」二人答曰：「沙門瞿曇，反世惑人，慎無信焉。」

國內愚者，共嗤佛語，乃上聞於王，令王惑意，便謂夫人——夫人字末利——便告之曰：「瞿曇可笑，反論失理。何有恩愛而生憂悲耶？」夫人對曰：「佛不虛言，其實如此也！」王復謂言：「汝尊瞿曇，加是宗親，其信而已。」夫人白王：「何不自往？若遣智臣，請啟所問，驗世狂惑。」王聞其言，

即召智臣那利繩：「汝持吾聲，問訊瞿曇：『世人愚惑，妄傳尊旨，橫言恩愛而生憂悲。怪其理乖，是故遣信，下承風化。』若佛有教，汝諦受之。」

臣受王命，即詣祇洹，禮佛却住，斯須進前長跪白言：「國主波斯匿，稽首座前，問所不解，願見示導，散告真言。」於是如來，命臣就坐，而告之曰：「恩愛之本，淵流難盡，憂悲之惱，一由恩愛。」又告大臣：「吾今問卿，意解便對。譬如有人，父母終亡，妻子死盡，財沒縣官。此人憂惱，可堪勝不？」大臣對曰：「審如尊教。」又言大臣：「古昔有人居貧窮困，而其娶婦得富家女，嬾墮無計，日更貧乏。家困餉饋，欲奪更嫁。妻聞家議，便以語夫：『我家勢強，必當奪卿，當作何計？』夫聞婦言，將共入房：『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復自刺。」佛告那利繩：「恩愛相殺，何但憂悲？」

臣受佛教，禮退還宮，具宣尊旨。王意不悟，猶嗤此言。復謂末利：「瞿曇何故，正作此語？」夫人白王：「欲啟一事，願見採省。」王曰：「便說。」夫人問曰：「彼方二郡，一名迦夷，二名拘達盧。若有白王云：『彼二國，他王劫取。』王當云何？」王謂夫人：「吾之豐樂，因此二國。若有此問，情用憂憤。」夫人復言：「太子琉璃，皇女金剛，若疾若亡，王當云何？」王答夫人：「此情難堪。」夫人問王：「此為恩愛生憂悲不？賤妾醜陋，得侍幃幄，一旦病亡，王當云何？」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將不全。」夫人復言：「此為恩愛生憂悲不？」王意乃解，即便下床，遙禮祇洹，歸命三尊，懺悔謝過，盡形竟命，首戴尊教。

自愛品第十一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僧具足，而為說法。國王波斯匿，以日昃時，道過佛所，下車却蓋，拱袖直前，稽首于地，却就王位。佛問王言：「從何所來？衣弊形瘦乎！」王即離席，揮淚對曰：「國大夫人，背棄天下，侍送靈柩，安措始還。近承世尊顧臨鄙國，雖以哀悴，貪得表災，性頑愚闇，情感邪聲。今始乃解，明教至真，憂悲苦惱，皆由恩愛。每惟道訓，世所希聞。」於時世尊而告王曰：「復坐。善聽！」王言：「唯諾。」佛言：「眾生受形，無老無壯，無豪無賤，命盡之日，無不散。譬若春華，色無久鮮，結實華落，果熟離本。須彌寶山，劫盡壞爛。大海深廣，猶有枯竭。人命危脆，智者不怙，唯有修德精進履道。」

佛時作頌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以生皆有苦， 誰能致不死？
如河流駛疾， 往而沒大海，
人命亦如是， 逝者不復還。」

佛告王曰：「遮迦越羅典領四域，飛行案行，七寶導從，雖壽千年，亦死過去。諸天食福，肴膳自然，至其祿盡，亦復磨滅。比丘破惡，一心思禪，榮利不移，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猶復滅度。如來出世，權慧現身，金剛德體，明暉大千，迴匝三界，濟度群生，十力世雄，猶現泥洹。人生世間，命不久停，忽若電流，如風過庭，尊榮寶位，其若夢矣！推古驗今，無始不終。輪轉五道，見諦反真。」

佛為國王，而作頌曰：

「如河駛流， 往而不反，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雖壽千年， 亦死過去，
合會有離， 無親可恃。 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
志堅若地， 德重若山， 真人無垢，
寂然歸滅。 快哉福報， 所願皆成！
上寂大人， 自見泥洹。」

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何謂自愛？何謂自護？」佛言：「善哉問也！大王諦受。人生於世，四大合成。性愚習癡、殺盜婬欺、不信道行，此不自愛也。習善行仁，覺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戒攝心，信以篤道；守禮以謙，孝順至誠。此人處世，自愛者也。積善履德，身無枉橫，志行修明，上天衛護，無男無女，眾行歸身，兵刃不傷，虎兇無害，自護之方，唯持戒行。」

佛為波斯匿，而作頌曰：

「凡人為惡， 不能自覺， 愚癡快意，
後受熱毒。 生無善行， 死墮惡道，
往疾無間， 到無資用。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調心正體， 福應上天。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自愛如是，
快解無憂。 惡行危身， 愚謂為易，
善最安身， 愚人謂難。 信法奉戒，
慧意能行， 上天衛之， 智者樂茲。
仁愛不邪， 安止無憂， 能除恚怒，
從是脫淵。」

王聞法言，愚解望斷，前受五戒。群臣從官皆發道心，天龍鬼神歡喜樂聞。

大迦葉始來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眾說法，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嚴整具足。於是摩訶迦葉，垂髮弊衣，始來詣佛。世尊遙見歎言：「善來！迦葉！」豫分半床，命令就坐。迦葉進前，頭面作禮，退跪自陳曰：「余是如來末行弟子，顧命分坐，不敢承旨。」大眾僉念：「此老道士，有何異德，乃令世尊分坐命之？此人俊乂，唯佛明焉。」

於是如來察眾所念，欲決所疑，廣論迦葉大行齊聖。世尊又曰：「吾以四禪禪定息心，從始至終無有損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禪，因禪得定意。吾以大慈仁愛一切；迦葉體性亦慈如此。吾以大悲濟度眾生；迦葉比丘大悲如此。吾以四禪三昧而自娛樂，無有晝夜。何等為四？一者無形三昧、二者無量意三昧、三者清淨積三昧、四者不退轉三昧。迦葉比丘亦有是三昧。吾本樂六通，今已得六通；迦葉比丘亦得六通。何等為六？一者四神足念、二者悉知一切人意、三者耳徹聽、四者見眾生本、五者知眾生所趣行、六者諸漏皆盡。今已無畏，三界獨尊，吾以四定，表彰法御。何等為四？一者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四者戒定。名色皆滅，梵迹獨存，無憂憊想，生死根斷；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文陀竭。高行暉世，功勳感動。忉利天帝，欽其異德，即遣車馬，詣闕迎王。王乘天車，忽然升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娛樂盡歡，送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者，大迦葉是也！文陀竭王者，則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並坐，吾今以無上正真法御之座，報昔功德。」佛說本昔，加以聖德，顯比丘迦葉一切解脫。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法教名遠，莫不樂受。

度奈女品第十三

佛從迦維羅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過拔耆國界度人民，去至維耶離，詣奈氏樹園。城中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聞佛來化，歡喜無量，即便嚴出，與五百女人俱。佛勅比丘：「端意低頭，勿妄顧視。色欲亂人，唯道能制，抑情檢心，智者必能。今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與五百女人俱欲聽說法，汝曹各護淨行，持之勿放。」諸比丘唯諾受教。

阿凡和利詣門下車，叉手當心，低頭直前，頭面禮佛，却就女位。世尊告曰：「形不久住，色不久鮮，命如風過，少壯必衰，勿恃容姿自處污行，世間迷惑，禍起色欲，三塗勤苦，智者能閉。」女聞佛言，心解欲止，便發道意，自歸三尊。於是阿凡和利退坐白佛：「不以女賤，得服法言。願樂如來明日枉尊及比丘僧，顧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起以頭面作禮，歡喜而去。

是時城中有長者子五百同輩，聞佛來垂訓，止住奈園，即皆俱行，詣佛聽法。車馬服飾，五色輝煌，出城詣園，人從車馬，寂然如法。詣門下車，叉手直進，禮拜陳情，却坐男位。佛告族姓子：「榮位尊豪，快樂如意，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復見佛，功德增益。」諸長者子，歡喜退坐，長跪請佛：「明日屈尊，哀臨蔬食。」佛便告曰：「已先受請，佛不二諾。」諸長者子復白佛言：「不審請主姓字是誰？」佛言：「向受阿凡和利請，明日當往。」長者子白佛：「此是國民，豈得在先？」佛告族姓子：「如來慈普，不問尊卑。」諸長者子，前禮佛足，辭退還家。

過告阿凡和利語曰：「佛者至尊，用一切故，來化吾國。」

飯佛及僧，吾等應先，男尊女卑，卿當在後，慎勿供辦，故來相語。」女白長者子：「無以豪強威力加弱也！今乞四事，若見惠者，不敢在先。何謂四事？一者乞令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命保在莫亡、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滅、四者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詣餘國。」即謂女曰：「善心叵保，命亦如是，非吾能辦。」便相謂言：「此女福人，先得飯佛。」乃覺非常，甚可喜樂。

中有年少，耻甚出後，當共固之，便勅市監，罷不作市。阿凡和利遣婢市買，了無所得。還視庫藏，眾膳備具，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庫[疊*毛]布，香油灌之，以供飯具。明日至時，遣使白佛。城門復閉，使還白言：「城門不開。」知是諸長者子所作，女自念言：「法應遣使表白供辦，云何得通？」便告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勅，飛出其家，諸長者子輩，舉弓射之。奉使請佛，威神所接，箭化作華，便詣佛所。飛住虛空，白佛言：「眾嚴畢辦，唯願枉尊。」於時眾祐，法導威儀，足蹈門闥，天地震動，龍雨淹塵，天樂下從，諸音樂器自然而鳴。佛坐飯竟，行澡水畢，為說經法。五百長者子、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與比丘僧，還詣奈氏園，一切歡喜，無不樂聞。

尼捷問疑品第十四

佛從維耶離，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優婆塞俱，詣那難陀國、波和離國。是時國內奉事六師，迷於邪行。城中有豪長者，字阿夷拔提弗，奉事尼捷，精勤第一。聞佛來顧，往詣尼捷所，禮拜如常。尼捷問曰：「卿聞瞿曇來至此不？」對曰：「已聞。」尼捷語曰：「汝往難沙門瞿曇一事，當令如噎。」

拔提弗言：「何謂一事乃令不對乎？」曰：「汝難瞿曇：『吾聞沙門，呪願一切，普得飽滿；猥將大眾，來適飢國，費損人食，此大無益。』」

拔提弗受命而退，即詣佛所，瞻覩神德威相赫然，弟子法儀恂恂洋洋，敬心踊躍拱袖進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欲請一事，願蒙授解。」佛言：「恣所欲聞。」拔提弗言：「伏聞瞿曇，饒益一切，令得安隱。而將大眾，顧臨飢國，減損民食，費而無益。」佛告阿夷拔提弗言：「吾從九十一劫以來，未聞勸人為福損而無益也！吾聞尊貴富樂本起布施，未有唐捐費而不報也！人行仁義，現世稱傳，後得生天，勸善代喜，福祐隨身。」又告長者：「財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為八？一者為官所沒、二者盜賊劫奪、三者火起不覺、四者水所沒溺、五者怨家債主橫見奪取、六者田農不修、七者賈作不知便利、八者惡子博掩用度無道。如是八事，至危難保，八禍當至，非力所制。是故，如來以此因緣，勸人布施，安置福田，深堅難動，水火盜賊，不復得害，壽終生天，衣食自然。」佛告長者：「真言至要，化世愚惑，若不信者，自毀人本，墜墮三塗。若能覺識，改聞易行，遷神無為，所向分明。」

阿夷拔提弗聞佛說法，情喜內定，退坐自陳：「愚癡積惑，未識正真，所質非法，實非鄙意。尼捷所遣，奉使不遜，願佛垂恩，原恕罪咎。」佛言：「汝能自覺，此福無量。」長者歡喜復白佛言：「情闇難悟，欲問所疑。」佛言：「隨意所問，今當為汝事事分別。」長者問曰：「伏聞如來慈等普救，不審法教偏駁不等，有得道者、有不得者？抱疑日久，願尊開蒙。」佛言：「善哉問也！諦聽諦受。譬如農夫，宿有二業：一田業高燥肥沃、二田業下濕瘠薄。於春和時，等力興功，下種應節，耘除草穢。至秋獲實，斗斛懸殊。」佛告長者：「人功不偏，

所收不等者，地厚薄故也。人聞吾法，信受奉行，如意所得。喻如沃田，所收無數。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者是也！隨意入深，神通無礙，人聞道言，背而不信。喻如下田沒溺不生，今六師尼捷等是也！」

世尊又曰：「譬如有人，持器取水，一器完牢，二者穿壞。若用受水，完者恒滿，穿者漏盡。人聞道教，精進修勤，奉戒不違，嚴勅身口，喻如完器，所受無限。人聞道法，不受不信，加行謗毀，忘失人本，還入惡道，喻如穿器，無所盛貯。」佛告長者：「宿命善行，乃得見佛，雖復尊豪然不信道者，譬如狂華，落不成實。」

拔提弗心喜稱善：「真言感神，所說至誠。」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國內一切皆發道意，六師邪術一皆毀廢，天人龍鬼宣明法聲。

佛食馬麥品第十三

於時佛從波和離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還祇樹給孤獨園。是時舍衛國界中間，有郡名隨蘭然，有婆羅門名阿祇達，多智明慧，居富無比。往詣阿難祁祁家，論議事訖，問須達曰：「今此都下，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須達答曰：「子未聞乎？釋種王子，出家為道，道成號佛，身色相好，非世所見。法戒雅正，照除心垢，神通明達，知眾生原。諸天龍神，莫不奉承，每說法言，精義入神，非吾螢燭所能宣陳。」阿耆達聞佛聖德，五情內慘，即問曰：「佛今所在可得見不？」答曰：「近在祇洹，開廣真言。」

明日阿祇達往詣祇洹，入門見佛，威神光明，敬心內發，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歡喜踊躍，即便退席，請佛

及比丘僧，垂化照臨，一時三月。佛以神旨，知往古因緣，默然受請。阿耨達，得佛許可，辭退還國。於是阿耨達，還家嚴供極世珍美。

是日世尊與五百比丘僧，往詣隨蘭然。時阿耨達，天魔迷惑，耽荒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女樂、三者衣食、四者榮利、五者色欲。退入後堂，告勅門士：「不得通客，一時三月，不問尊卑，須吾有教。」如來到門，閉而不通，便止舍邊大叢樹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飢，人不好道，各各自便，隨利分衛。」舍利弗受勅，獨升忉利天上，日食自然。眾僧分衛，三日空還。時有馬師，減麥飯佛及比丘僧。阿難已得其麥，以鉢受之，心用悲疾曰：「諸天名味，國王供饌，每謂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麥，甚為麤惡。何忍持此供養佛乎？」持所得麥，造一老母：「佛者至尊，法御上聖，今欲飯佛，請母熟之，功德無量。」母答阿難：「吾今忽務，不能得為。」比居一母，聞歎佛尊，馳出求索。阿難授之，即時令熟。佛食呪願，阿難心結，佛欲解之：「餘飯施與，百味香美，非世所有。」阿難意解曰：「如來妙德，不可思議。」

是時世尊欲詣拔耆國，先使阿難往告阿耨達。阿難受教，即便往告。阿耨達見阿難來，意猶未悟，即問阿難：「如來今為所在？」阿難報曰：「世尊在此，爾來三月。前受卿請，尊無二言，一時已竟，告別當去。」阿耨達聞佛垂化，乃無供養，悲怖交至，即馳詣佛，頭面作禮，而自陳言：「愚癡罪覆，違失言信。願佛慈悲，恕原其重。」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耨達歡喜前白佛言：「願留七日，得敘供養。」佛以歲至，即便可之。時日舍利弗，從天來下，歲節已過，當詣拔耆國。阿耨達取供養餘具，遍散道中，欲令佛蹈上而過。佛告梵志：「飯具米糧，是應食噉，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為呪願，

而作頌曰：

「外道所修事， 精懃火為最。
學問日益明， 眾義通為最。
人中所歸仰， 遮迦越為最。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為最。
眾星列空中， 日月明為最。
佛出於世間， 受施為上最。」

阿耆達心悅結解，逮得法眼淨。國人大小皆發道心，前禮佛足，歡喜而退。

於時阿難承佛威神，知諸比丘心中大疑，因宜白佛：「如來神妙，三達廣照，知眾生念，因緣所趣，不審何故食麥一時？願佛開化散解眾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曰盤頭越。時世有王，字曰頻頭。王有太子，名曰維衛，出家學道，道成為佛，猶名維衛。相好威德，諸佛法一，所從比丘六萬二千人俱。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僧，嚴飾幢幡，極世之珍，城內整頓，煒煒煌煌。時有梵志，清潔德高，從諸弟子，因事入城。顧問眾人：『有何異節？光飾乃爾。』行人答曰：『頻頭王子，得道號佛，今日當來，王及臣民，供養故耳！』道士答言：『世人甚迷，捐棄甘饌，食此人為？如卿所說人者，應食馬麥。』五百弟子，同聲讚善。中有一人而諫師曰：『師言非也！若如彼言，此人德尊，應食天厨。』」

佛告諸比丘：「爾時高行梵志，則吾身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時諫師者，舍利弗是也。吾種此栽，於今始畢。」告諸比丘：「各護心口，慎無放恣，善惡隨人，久而不捨。宜修明行，可從得道。吾所償對，於此了矣！」

諸比丘，聞經歡喜，受戴奉行。

中本起經卷下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國道場樹下。

爾時，世尊得道未久，便生是念：「我今甚深之法難曉難了，難可覺知，不可思惟，休息微妙，智者所覺知，能分別義理，習之不厭，即得歡喜。設吾與人說妙法者，人不信受，亦不奉行，唐有其勞，則有所損。我今宜可默然，何須說法！」

爾時，梵天在梵天上，遙知如來所念，猶如士夫屈伸臂頃，從梵天上沒不現，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梵天白世尊曰：「此閻浮提必當壞敗，三界喪目。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應演法寶，然今復不暢演法味，唯願如來普為眾生廣說深法！又此眾生根原易度。若不聞者，永失法眼。此應為法之遺子，猶如優鉢蓮華、拘牟頭華、分陀利華，雖出於地，未出水上，亦未開敷。是時，彼華漸漸欲生，故未出水，或時此華以出水上，或時此華不為水所著。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生、老、病、死所見逼促，諸根應熟，然不聞法而便喪者，不亦苦哉！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當為說法。」

爾時，世尊知梵天心中所念，又慈愍一切眾生故，說此偈曰：

「梵天今來勸，	如來開法門；
聞者得篤信，	分別深法要。
猶在高山頂，	普觀眾生類；
我今有此法，	昇堂現法眼。」

爾時，梵天便作是念：「如來必為眾生說深妙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頭面禮足已，即還天上。

爾時，梵天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梵志女名須深，往至尊者大拘絺羅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梵志女須深白拘絺羅曰：「優蹋藍弗、羅勒迦藍，此深法中，竟不受化，各取命終，世尊記此二人曰：『一人生不用處，一人生有想無想處。此二人盡其壽命，各復命終，一人當為邊地國王，傷害人民，不可稱計；一人當為著翅惡狸，飛行走獸無得脫者；命終之後各生地獄中。』然復世尊不記彼人何時當盡苦際，何故世尊不記彼人當盡苦際？」

爾時，尊者拘絺羅語須深女人曰：「所以世尊不說者，皆由無人問此義故，是故，世尊不記彼人何時當盡苦際。」

須深女人曰：「於是如來以取涅槃，是故不得問之；若當在世者，往問其義。如今尊者拘絺羅與我說之，彼人何時當盡苦際？」

爾時，尊者拘絺羅便說此偈：

「種種果不同，	眾生趣亦然，
自覺覺人者，	我無此辯說。
禪智解脫辯，	憶本天眼通，
能盡苦原本，	我無此辯說。」

爾時，須深女人便說此偈：

「善逝有此智，	質直無瑕穢，
勇猛有所伏，	求於大乘行。」

是時，尊者拘絺羅復說此偈：

「是意甚難得， 能獲異法要；
難為能辦之， 向於奇特事。」

爾時，尊者與彼須深女人具說法要，便發喜心。時，彼女
人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時，須深女人聞尊者拘絺羅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〇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鬱鞞羅聚落尼連禪河側，於菩提樹下成佛未久。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鬱鞞羅聚落尼連禪河
側，於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即化作年
少，往住佛前，而說偈言：

「獨入一空處， 禪思靜思惟，
已捨國財寶， 於此復何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習近人，
既不習近人， 終竟何所得。」

爾時，世尊作是念：「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已得大財利， 志足安寂滅，
摧伏諸魔軍， 不著於色欲。
獨一而禪思， 服食禪妙樂，
是故不與人， 周旋相習近。」

魔復說偈言：

「瞿曇若自知， 安隱涅槃道，
獨善無為樂， 何為強化人。」

佛復說偈答言：

「非魔所制處， 來問度彼岸，
我則以正答， 令彼得涅槃。
時得不放逸， 不隨魔自在。」

魔復說偈言：

「有石似凝膏， 飛鳥欲來食，
竟不得其味， 損觜還歸空。
我今亦如彼， 徒勞歸天宮。」

魔說是已，內懷憂惑，心生變悔，低頭伏地，以指畫地。

魔有三女，一名愛欲，二名愛念，三名愛樂，來至波旬所，而說偈言：

「父今何愁惑， 士夫何足憂，
我以愛欲繩， 縛彼如調象。
牽來至父前， 令隨父自在。」

魔答女言：

「彼已離恩愛， 非欲所能招，
已出於魔境， 是故我憂愁。」

時，魔三女身放光焰，熾如雲中電，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我今歸世尊足下，給侍使令。」

爾時，世尊都不顧視。

知如來離諸愛欲，心善解脫。如是第二、第三說。

時，三魔女自相謂言：「士夫有種種隨形愛欲，今當各各變化，作百種童女色、作百種初嫁色、作百種未產色、作百種已產色、作百種中年色、作百種宿年色，作此種種形類，詣沙門瞿曇所，作是言：『今悉歸尊足下，供給使令。』」

作此議已，即作種種變化，如上所說，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歸尊足下，供給使令。」

爾時，世尊都不顧念。

「如來法離諸愛欲。」如是再三說已。

時，三魔女自相謂言：「若未離欲士夫，見我等種種妙體，心則迷亂，欲氣衝擊，胸臆破裂，熱血熏面。然今沙門瞿曇於我等所都不顧眄，如其如來離欲解脫，得善解脫想。我等今日當復各各說偈而問。」復到佛前，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愛欲天女即說偈言：

「獨一禪寂默，	捨俗錢財寶，
既捨於世利，	今復何所求？
若求聚落利，	何不習近人，
竟不習近人，	終竟何所得？」

佛說偈答言：

「已得大財利，	志足安寂滅，
摧伏諸魔軍，	不著於色欲。
是故不與人，	周旋相習近。」

愛念天女復說偈言：

「多修何妙禪，	而度五欲流？
復以何方便，	度於第六海？
云何修妙禪，	於諸深廣欲，
得度於彼岸，	不為愛所持？」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身得止息樂，	心得善解脫，
無為無所作，	正念不傾動，
了知一切法，	不起諸亂覺，
愛恚睡眠覆，	斯等皆已離。
如是多修習，	得度於五欲，
亦於第六海，	悉得度彼岸。

如是修習禪， 於諸深廣欲，
悉得度彼岸， 不為彼所持。」

時，愛樂天女復說偈言：

「已斷除恩愛， 淳厚積集欲，
多生人淨信， 得度於欲流。
開發明智慧， 超踰死魔境。」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大方便廣度， 入如來法律，
斯等皆已度， 慧者復何憂？」

時，三天女志願不滿，還詣其父魔波旬所。

時，魔波旬遙見女來，說偈弄之：

「汝等三女子， 自誇說堪能，
咸放身光焰， 如電雲中流，
至大精進所， 各現其容姿，
反為其所破， 如風飄其綿。
欲以爪破山， 齒齧破鐵丸，
欲以髮藕絲， 旋轉於大山。
和合悉解脫， 而望亂其心，
若能縛風足， 令月空中墮。
以手杼大海， 氣歔動雪山，
和合悉解脫， 亦可令傾動。
於深巨海中， 而求安足地，
如來於一切， 和合悉解脫。
正覺大海中， 求傾動亦然。」

時魔波旬弄三女已，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〇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大菩提樹下，初成佛道。

天魔波旬作是念：「此沙門瞿曇在鬱鞞羅住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佛道。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自變身，作百種淨、不淨色，詣佛所。

佛遙見波旬百種淨、不淨色，作是念：「惡魔波旬作百種淨、不淨色，欲作擾亂。」即說偈言：

「長夜生死中， 作淨不淨色，
汝何為作此， 不度苦彼岸。
若諸身口意， 不作留難者，
魔所不能教， 不隨魔自在。
如是知惡魔， 於是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一〇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

爾時，世尊獨一靜處，專心禪思，作如是念：「我今解脫苦行。善哉！我今善解脫苦行，先修正願，今已果得無上菩提。」

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住於佛前，而說偈言：

「大修苦行處， 能令得清淨，
而今反棄捨， 於此何所求？」

欲於此求淨，淨亦無由得。」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魔波旬欲作撓亂。」即說偈言：
「知諸修苦行，皆與無義俱，
終不獲其利，如弓彈有聲。
戒定聞慧道，我已悉修習，
得第一清淨，其淨無有上。」
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內懷憂惑，
即沒不現。

中阿含經晡利多品羅摩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於東園鹿子母堂。
爾時，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堂上來下，告尊者阿難：
「我今共汝至阿夷羅婆提河浴。」
尊者阿難白曰：「唯然。」
尊者阿難執持戶鑰，遍詣諸屋而彷徨，見諸比丘，便作是
說：「諸賢！可共詣梵志羅摩家。」諸比丘聞已，便共往詣梵
志羅摩家。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阿夷羅婆提河，脫衣岸上，便
入水浴，浴已還出，拭體著衣。
爾時，尊者阿難立世尊後，執扇扇佛。於是，尊者阿難叉
手向佛，白曰：「世尊！梵志羅摩家極好整頓，甚可愛樂，唯
願世尊以慈愍故，往至梵志羅摩家。」世尊為尊者阿難默然而
受。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至梵志羅摩家。
爾時，梵志羅摩家，眾多比丘集坐說法，佛住門外，待諸
比丘說法訖竟。眾多比丘尋說法訖，默然而住。世尊知己，譬
欬敲門，諸比丘聞，即往開門，世尊便入梵志羅摩家，於比丘

眾前敷座而坐，問曰：「諸比丘向說何等？以何事故集坐在此？」

時，諸比丘答曰：「世尊！向者說法，以此法事集坐在此。」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集坐當行二事：一曰說法，二曰默然。所以者何？我亦為汝說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當受教聽。」

佛言：「有二種求，一曰聖求，二曰非聖求。云何非聖求？有一實病法、求病法，實老法、死法、愁憂感法，實穢污法、求穢污法。云何實病法求病法？云何病法耶？兒子、兄弟是病法也。象馬、牛羊、奴婢、錢財、珍寶、米穀是病害法，眾生於中觸染貪著，憍傲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云何老法、死法、愁憂感法，穢污法耶？兒子、兄弟是穢污法，象馬、牛羊、奴婢、錢財、珍寶、米穀是穢法害法，眾生於中染觸貪著，憍傲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彼人欲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者，終無是處。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者，終無是處。是謂非聖求。

「云何聖求耶？有一作是念：『我自實病法，無辜求病法，我自實老法、死法，愁憂感法，穢污法，無辜求穢污法。我今寧可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法無上安隱涅槃。』彼人便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者，必有是處。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者，必有是處。

「我本未覺無上正盡覺時，亦如是念：『我自實病法，無辜求病法，我自實老法、死法，愁憂感法，穢污法，無辜求穢

汚法，我今寧可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耶？』我時年少童子，清淨青髮，盛年年二十九，爾時極多樂戲，莊飾遊行。我於爾時，父母啼哭，諸親不樂，我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護身命清淨，護口、意命清淨。我成就此戒身已，欲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故，便往阿羅羅伽羅摩所，問曰：『阿羅羅！我欲於汝法行梵行，為可爾不？』阿羅羅答我曰：『賢者！我無不可，汝欲行便行。』我復問曰：『阿羅羅！云何汝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耶？』阿羅羅答我曰：『賢者！我度一切識處，得無所有處成就遊。是故我法自知自覺自作證。』

「我復作是念：『不但阿羅羅獨有此信，我亦有此信，不但阿羅羅獨有此精進，我亦有此精進，不但阿羅羅獨有此慧，我亦有此慧。阿羅羅於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我欲證此法故，便獨住遠離、空安靖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獨住遠離、空安靖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證彼法。證彼法已，復往詣阿羅羅伽羅摩所，問曰：『阿羅羅！此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一切無量識處，得無所有處成就遊耶？』阿羅羅伽羅摩答我曰：『賢者！我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無量識處，得無所有處成就遊。』阿羅羅伽羅摩復語我曰：『賢者！是為如我此法作證，汝亦然，如汝此法作證，我亦然。賢者！汝來共領此眾。』是為阿羅羅伽羅摩師處，我與同等，最上恭敬、最上供養、最上歡喜。

「我復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我今寧可捨此法，更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我即捨此法，便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已，往

詣鬱陀羅羅摩子所，問曰：『鬱陀羅！我欲於汝法中學，為可爾不？』鬱陀羅羅摩子答我曰：『賢者！我無不可，汝欲學便學。』我復問曰：『鬱陀羅！汝羅摩子，自知自覺自作證何等法耶？』鬱陀羅羅摩子答我曰：『賢者！度一切無所有處，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賢者！我父羅摩自知自覺自作證，謂此法也。』」

「我復作是念：『不但羅摩獨有此信，我亦有此信。不但羅摩獨有此精進，我亦有此精進。不但羅摩獨有此慧，我亦有此慧。羅摩自知自覺自作證此法，我何故不得自知自覺自作證此法耶？』我欲證此法故，便獨住遠離、空安靖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我獨住遠離、空安靖處，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不久得證彼法。證彼法已，復往鬱陀羅羅摩子所，問曰：『鬱陀羅！汝父羅摩，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一切無所有處，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耶？』鬱陀羅羅摩子答我曰：『賢者！我父羅摩，是法自知自覺自作證，謂度一切無所有處，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鬱陀羅復語我曰：『如我父羅摩此法作證，汝亦然，如汝此法作證，我父亦然。賢者！汝來共領此眾。』鬱陀羅羅摩子同師處，我亦如師，最上恭敬、最上供養、最上歡喜。」

「我復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我今寧可捨此法，更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我即捨此法，便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已，往象頂山南，鬱鞞羅梵志村，名曰斯那。於彼中地至可愛樂，山林鬱茂，尼連禪河清流盈岸。我見彼已，便作是念：『此地至可愛樂，山林鬱茂，尼連禪河清流盈岸，若族姓子欲有學者，可於中學，我亦當學，我今寧可於此中學。』即便持草往詣覺

樹，到已布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要不解坐，至得漏盡，我便不解坐，至得漏盡。我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便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便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便作是念：『我當為誰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我今寧可為阿羅羅加摩先說法耶？』爾時有天，住虛空中，而語我曰：『大仙人！當知阿羅羅加摩彼命終來至今七日。』我亦自知阿羅羅加摩其命終來得今七日。我復作是念：『阿羅羅加摩！彼人長衰不聞此法，若聞此者，速知法次法。』

「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作如是念：『我當為誰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我今寧可為鬱陀羅羅摩子先說法耶？』天復住空，而語我曰：『大仙人！當知鬱陀羅羅摩子命終已來二七日也。』我亦自知鬱陀羅羅摩子命終已來二七日也。我復作是念：『鬱陀羅羅摩子！彼人長衰不聞此法，若聞法者，速知法次法。』

「我初覺無上正盡覺已，作如是念：『我當為誰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昔五比丘為我執勞，多所饒益，我苦行時，彼五比丘承事於我，我今寧可為五比丘先說法耶？』我復作是念：『昔五比丘今在何處？』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五比丘在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園中，我隨住覺樹下，攝衣持鉢，往波羅[木*奈]加尸都邑。爾時，異學優陀遙見我來，而語我曰：『賢者瞿曇！諸根清淨，形色極妙，面光照耀。賢者瞿曇！師為是誰？從誰學道？為信誰法？』我於爾時即為優陀說偈答曰：

「『我最上最勝， 不著一切法，

諸愛盡解脫， 自覺誰稱師。
無等無有勝， 自覺無上覺，
如來天人師， 普知成就力。』

「優陀問我曰：『賢者瞿曇！自稱勝耶？』我復以偈而答彼曰：

「『勝者如有， 謂得諸漏盡，
我害諸惡法， 優陀故我勝。』

「優陀復問我曰：『賢者瞿曇！欲至何處？』我時以偈而答彼曰：

「『我至波羅[木*奈]， 擊妙甘露鼓，
轉無上法輪， 世所未曾轉。』

「優陀語我曰：『賢者瞿曇！或可有是。』如是語已，即彼邪道經便還去，我自往至仙人住處鹿野園中。時，五比丘遙見我來，各相約勅而立制曰：『諸賢！當知此沙門瞿曇來，多欲多求，食妙飲食，好粳糧飯，及[麩-夫+少]酥蜜，麻油塗體，今復來至，汝等但坐，慎莫起迎，亦莫作禮，豫留一座，莫請令坐。到已語曰：「卿！欲坐者，自隨所欲。」』我時往至五比丘所。時，五比丘於我不堪極妙威德，即從坐起，有持衣鉢者，有敷床者，有取水者，欲洗足者，我作是念：『此愚癡人！何無牢固？自立制度還違本要。』我知彼已，坐五比丘所敷之座。

「時，五比丘呼我姓字，及卿於我。我語彼曰：『五比丘！我如來、無所著、正盡覺，汝等莫稱我本姓字，亦莫卿我。所以者何？我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我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語我曰：

『卿瞿曇！本如是行，如是道跡，如是苦行，尚不能得人上法差降聖知聖見，況復今日多欲多求，食妙飲食，好粳糧飯，及[麩-夫+少]酥蜜，麻油塗體耶？』我復語曰：『五比丘！汝等本時見我如是諸根清淨，光明照耀耶？』時，五比丘復答我曰：『本不見卿諸根清淨，光明照耀。卿瞿曇！今諸根清淨，形色極妙，面光照耀。』

「我於爾時即告彼曰：『五比丘！當知有二邊行，諸為道者所不當學：一曰著欲樂下賤業，凡人所行；二曰自煩自苦，非賢聖求法，無義相應。五比丘！捨此二邊，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於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覺，趣於涅槃，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意欲隨順教五比丘，教化二人，三人乞食，三人持食來，足六人食；教化三人，二人乞食，二人持食來，足六人食。我如是教，如是化彼，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得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求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得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世尊復告彼曰：『五比丘！有五欲功德可愛、可樂、可意所念，善欲相應。云何為五？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五比丘！愚癡凡夫而不多聞，不見善友，不知聖法，不御聖法，彼觸染貪著，憍傲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隨弊魔，自作弊魔，墮弊魔手，為魔網纏，魔羅所纏，不脫魔纏。五比丘！猶如野鹿，為纏所纏，當知彼隨獵師，自作獵師，墮獵師手，為獵師網纏，獵師來已，不能得脫。如是，五比丘！愚癡凡夫而不多聞，不見善友，不知聖法，不御聖法。彼於此五欲功德觸染貪著，憍傲受入，不見災患，不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隨弊魔，自作弊魔，墮

弊魔手，為魔網纏，魔纏所纏，不脫魔纏。

「『五比丘！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而知聖法，又御聖法，彼於此五欲功德，不觸、不染、不貪、不著，亦不憍傲、不受入，見災患，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不隨弊魔，不自作魔，不墮魔手，不為魔網所纏，不為魔纏所纏，便解脫魔纏。五比丘！猶如野鹿得脫於纏，當知彼不隨獵師，不自在獵師，不墮獵師手，不為獵師網所纏，獵師來已，則能得脫。如是，五比丘！多聞聖弟子見善知識而知聖法，又御聖法，彼於此五欲功德，不觸、不染、不貪、不著，亦不見憍傲、不受入，見災患，見出要，而取用之。當知彼不隨弊魔，不自在魔，不墮魔手，不為魔網所纏，不為魔纏所纏，便解脫魔纏。」

「『五比丘！若時如來出興于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斷，乃至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彼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修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如真，知此漏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於爾時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所以者何？彼自見無量惡不善法盡。是故彼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

「『五比丘！猶如無事無人民處，彼有野鹿，自在行、自在住、自在伏、自在臥。所以者何？彼野鹿不在獵師境界。是故自在行、自在住、自在伏、自在臥。如是，五比丘！比丘漏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於爾時自在行、

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所以者何？彼自見無量惡不善法盡。是故彼自在行、自在住、自在坐、自在臥。五比丘！是說無餘解脫，是說無病無上安隱涅槃，是說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羅摩經竟(四千一百二十一字)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頻鞞娑邏王迎佛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摩竭陀國，與大比丘眾俱，比丘一千悉無著、至真，本皆編髮，往詣王舍城摩竭陀邑。於是，摩竭陀王頻鞞娑邏聞世尊遊摩竭陀國，與大比丘眾俱，比丘一千悉無著、至真，本皆編髮，來此王舍城摩竭陀邑。摩竭陀王頻鞞娑邏聞已，即集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集四種軍已，與無數眾俱，長一由延，往詣佛所。於是，世尊遙見摩竭陀王頻鞞娑邏來，則便避道，往至善住尼拘類樹王下，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及比丘眾。

摩竭陀王頻鞞娑邏遙見世尊在林樹間，端正姝好，猶星中月，光耀煒曄，晃若金山，相好具足，威神巍巍，諸根寂定，無有蔽礙，成就調御，息心靜默，見已下車。若諸王剎利以水灑頂，得為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者劍，二者蓋，三者天冠，四者珠柄拂，五者嚴飾屣，一切除却，及四種軍，步進詣佛。到已作禮，三自稱名姓：「世尊！我是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如是至三。

於是，世尊告曰：「大王！如是，如是。汝是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

於是，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再三自稱名姓已，為佛作禮，却坐一面。諸摩竭陀人或禮佛足，却坐一面，或問訊佛，却坐一面，或叉手向佛，却坐一面，或遙見佛已，默然而坐。

爾時，尊者鬱毘羅迦葉亦在眾坐。尊者鬱毘羅迦葉是摩竭陀人意之所係，謂大尊師，是無著真人。於是，摩竭陀人悉作是念：「沙門瞿曇從鬱毘羅迦葉學梵行耶？為鬱毘羅迦葉從沙門瞿曇學梵行耶？」

爾時，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向尊者鬱毘羅迦葉而說頌曰：

「鬱毘見何等，	斷火來就此？
迦葉為我說，	所由不事火。
飲食種種味，	為欲故事火，
生中見如此，	是故不樂事。
迦葉意不樂，	飲食種種味，
何不樂天人？	迦葉為我說。」
「見寂靜滅盡，	無為不欲有，
更無有尊天，	是故不事火。
世尊為最勝，	世尊不邪思，
了解覺諸法，	我受最勝法。」

於是，世尊告曰：「迦葉！汝今當為現如意足，令此眾會咸得信樂。」

於是，尊者鬱毘羅迦葉即如其像作如意足，便在坐沒，從東方出，飛騰虛空，現四種威儀，一行、二住、三坐、四臥。復次，入於火定，尊者鬱毘羅迦葉入火定已，身中便出種種火焰，青、黃、赤、白中水精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如是南、西、北方，飛騰虛空，現四種威儀，一行，二住，三坐，四臥。復次，入於火定，尊者鬱毘羅迦葉

入火定已，身中便出種種火焰，青、黃、赤、白中水精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

於是，尊者鬱毘羅迦葉止如意足已，為佛作禮，白曰：「世尊！佛是我師，我是佛弟子，佛一切智，我無一切智。」

世尊告曰：「如是。迦葉！如是。迦葉！我有一切智，汝無一切智。」

爾時，尊者鬱毘羅迦葉因自己故，而說頌曰：

「昔無所知時， 為解脫事火，
雖老猶生盲， 邪不見真際。
我今見上跡， 無上龍所說，
無為盡脫苦， 見已生死盡。」

諸摩竭陀人見如此已，便作是念：「沙門瞿曇不從鬱毘羅迦葉學梵行，鬱毘羅迦葉從沙門瞿曇學梵行也。」

世尊知諸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為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訾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彼大王說之。佛已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盡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世尊即為彼說苦、習、滅、道。
「大王！色生滅，汝當知色生滅。大王！覺、想、行、識生滅，汝當知識生滅。大王！猶如大雨時，水上之泡或生或滅。大王！色生滅亦如是，汝當知色生滅。大王！覺、想、行、識生滅，汝當知識生滅。」

「大王！若族姓子知色生滅，便知不復生當來色。大王！若族姓子知覺、想、行、識生滅，便知不復生當來識。大王！若族姓子知色如真，便不著色，不計色，不染色，不住色，不

樂色是我。大王！若族姓子知覺、想、行、識如真，便不著識，不計識，不染識，不住識，不樂識是我。大王！若族姓子不著色，不計色，不染色，不住色，不樂色是我者，便不復更受當來色。大王！若族姓子不著覺、想、行、識，不計識，不染識，不住識，不樂識是我者，便不復更受當來識。大王！此族姓子無量、不可計、無限，得息寂，若捨此五陰已，則不更受陰也。」

於是，諸摩竭陀人而作是念：「若使色無常，覺、想、行、識無常者，誰活？誰受苦樂？」

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告比丘：「愚癡凡夫不有所聞，見我是我而著於我，但無我、無我所，空我、空我所。法生則生，法滅則滅，皆由因緣合會生苦，若無因緣，諸苦便滅。眾生因緣會相連續則生諸法，如來見眾生相連續生已，便作是說：『有生有死，我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此眾生成就身惡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眾生成就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乃至天上。』我知彼如是，然不語彼，此是我為能覺、能語、作教、作起、教起，謂彼彼處受善惡業報，於中或有作是念：『此不相應，此不得住，其行如法，因此生彼，若無此因便不生彼，因此有彼，若此滅者，彼便滅也。』所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無明滅，則行便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大王！於意云何？色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大王！於意云何？覺、想、行、識為有常，為無常耶？」

答曰：「無常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者，是苦，非苦耶？」

答曰：「苦、變易也。世尊！」

復問曰：「若無常、苦、變易法者，是多聞聖弟子頗受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耶？」

答曰：「不也。世尊！」

「大王。是故汝當如是學。若有色，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大王。若有覺、想、行、識，或過去、或未來、或現在，或內、或外，或麤、或細，或好、或惡，或近、或遠，彼一切非我，非我所，我非彼所，當以慧觀知如真。大王！若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彼便厭色，厭覺、想、行、識，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得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說此法時，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及八萬天、摩竭陀諸人萬二千，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曰：「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及八萬天，摩竭諸人萬

二千，及千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頻鞞娑邏王迎佛經竟(二千二百二十字)

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竹園中止。爾時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須達，居家巨富，財寶無限，好喜布施，賑濟貧乏及諸孤老，時人因行，為其立號，名給孤獨。爾時長者，生七男兒，年各長大，為其納娶，次第至六。其第七兒，端政殊異，偏心愛念，當為娶妻，欲得極妙容姿端政有相之女，為兒求之。即語諸婆羅門言：「誰有好女相貌備足，當為我兒往求索之。」諸婆羅門，便為推覓，展轉行乞，到王舍城。王舍城中，有一大臣，名曰護彌，財富無量，信敬三寶。時婆羅門，到家從乞。國法施人，要令童女，持物布施。護彌長者，時有一女，威容端正，顏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羅門。婆羅門見，心大歡喜：「我所覓者，今日見之。」即問女言：「頗有人來求索汝未？」答言：「未也。」問言：「女子！汝父在不？」其女言：「在。」婆羅門言：「語令出外，我欲見之與共談語。」時女入內，白其父言：「外有乞人，欲得相見。」父便出外。時婆羅門，問訊起居安和善吉：「舍衛國王，有一大臣，字曰須達，輔相識不？」答言：「未見，但聞其名。」報言：「知不？是人於彼舍衛國中，第一富貴，汝於此間，富貴第一。須達有兒，端正殊妙，卓略多奇，欲求君女，為可爾不？」答言：「可爾。」值有估客欲至舍衛，時婆羅門，作書因之，送與須達，具陳其事。須達歡喜，詣王求假，為兒娶婦。王即聽之。大載珍寶，趣王舍城，於其道次，賑濟貧乏，到王舍城，至護彌家，為兒

求妻。

護彌長者，歡喜迎逆，安置敷具，暮宿其舍，家內搔搔，辦具飲食。須達念言：「今此長者，大設供具，欲作何等？將請國王太子大臣、長者居士、婚姻親戚，設大會耶？」思惟所以，不能了知，而問之言：「長者今暮，躬自執勞，經理事務，施設供具，為欲請王太子大臣？」答言：「不也。」「欲營婚姻親戚會耶？」答言：「不也。」「將何所作？」答言：「請佛及比丘僧。」於時須達，聞佛僧名，忽然毛豎如有所得，心情悅豫，重問之言：「云何名佛？願解其義。」長者答言：「汝不聞乎？淨飯王子，厥名悉達，其生之日，天降瑞應三十有二，萬神侍衛，即行七步，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身黃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應王金輪典四天下。見老病死苦，不樂在家，出家修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盡結成佛。降諸魔眾十八億萬，號曰能仁，十力無畏，十八不共，光明照耀，三達遐鑒，故號佛也。」須達問言：「云何名僧？」護彌答言：「佛成道已，梵天勸請轉妙法輪，至波羅[木*奈]鹿野苑中，為拘隣五人，轉四真諦，漏盡結解，便成沙門，六通具足，四意、七覺、八道悉練，上虛空中，八萬諸天得須陀洹，無量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次度鬱卑迦葉兄弟千人，漏盡意解，如其五人。次第度舍利弗、目連徒眾五百，亦得應真。如是之等，神足自在，能為眾生，作良祐福田，故名僧也。」

須達聞說如此妙事，歡喜踊躍，感念信敬，企望至曉，當往見佛。誠報神應，見地明曉，尋明即往羅閱城門，夜三時開，初夜中夜後夜，是謂三時。中夜出門，見有天祠，即為禮拜，忽忘念佛，心自還闇，便自念言：「今夜故闇，若我往者，儻為惡鬼猛獸見害，且還入城。」待曉當往。時有親友，命終生四天，見其欲悔，便下語之：「居士！莫悔也！汝往見佛，得

利無量，正使今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往趣世尊，所得利深，過踰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白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利過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世尊所，得利弘多。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所得盈利，踰過於彼，百千萬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語，益增歡喜，敬念世尊，闇即還曉，尋路往至，到世尊所。

爾時世尊，知須達來，出外經行。是時須達，遙見世尊，猶如金山，相好威容，儼然炳著，過踰護彌所說萬倍，觀之心悅，不知禮法，直問世尊：「不審瞿曇！起居何如？」世尊即時，命令就坐。時首陀會天，遙見須達，雖覩世尊，不知禮拜供養之法，化為四人，行列而來。到世尊所，接足作禮，長跪問訊，起居輕利，右遶三匝，却住一面。是時須達，見其如是，乃為愕然，而自念言：「恭敬之法，事應如是。」即起離坐，如彼禮敬，問訊起居，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即為說法，四諦微妙，苦空無常。聞法歡喜，便染聖法，成須陀洹，譬如淨潔白疊易染為色。長跪合掌，問世尊言：「舍衛城中，如我伴輩，聞法易染，更有如我比不？」

佛告須達：「更無有二如卿之者。舍衛城中，人多信邪，難染聖教。」

須達白佛：「唯願如來！垂神降屈，臨履舍衛，使中眾生除邪就正。」

世尊告曰：「出家之法，與俗有別，住止處所，應當有異，彼無精舍，云何得去？」

須達白佛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世尊默然。須達辭往，為兒娶婦。竟辭佛還家，因白佛言：「還到本國，當立精舍，不知摸法？唯願世尊！使一弟子共往勅示。」

世尊思惟：「舍衛城內，婆羅門眾，信邪倒見，餘人往者，必不能辦；唯舍利弗，是婆羅門種，少小聰明，神足兼備，去必有益。」即便命之，共須達往。須達問言：「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是時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作一客舍，計校功作，出錢雇之，安止使人，飲食敷具，悉皆令足。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共舍利弗，按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按行周遍，無可意處。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平正，其樹鬱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時舍利弗，告須達言：「今此園中，宜起精舍，若遠作之，乞食則難，近處憤鬧，妨廢行道。」

須達歡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為如來起立精舍，太子園好，今欲買之。」太子笑言：「我無所乏，此園茂盛，當用遊戲逍遙散志。」須達慙懃乃至再三，太子貪惜。「增倍求價，謂呼價貴，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聽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白言：「為太子法，不應妄語，妄語欺詐，云何紹繼，撫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訟了。

時首陀會天，以當為佛起精舍故，恐諸大臣偏為太子，即化作一人，下為評詳。語太子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中悔。」遂斷與之。須達歡喜，便勅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與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足。」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耳。」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

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瞿曇

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眾與共掬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眾，住王舍城，我等徒眾，當住於此。」王召須達，而問之言：「今此六師云，卿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起立精舍，求共沙門弟子掬其伎術，若得勝者，得立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須達歸家，著垢膩衣，愁惱不樂。時舍利弗，明日到時，著衣持鉢，至須達家。見其不樂，即問之曰：「何故不樂？」須達答言：「所立精舍，但恐不成，是故愁耳。」舍利弗言：「有何事故，畏不成就？」答言：「今諸六師，詣王求掬，尊人得勝，聽立精舍，若其不如，遮不聽起。此六師輩，出家來久，精誠有素，所學技術，無能及者；我今不知，尊人伎藝，能與掬不？」舍利弗言：「正使此輩六師之眾，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掬何等，自恣聽之。」

須達歡喜，更著新衣，沐浴香湯，即往白王：「我已問之，六師欲掬，恣隨其意。」國王是時，告諸六師：「今聽汝等共沙門掬。」是時六師，宣語國人：「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與沙門掬。」舍衛國中，十八億人，時彼國法，擊鼓會眾，若擊銅鼓，八億人集，若打銀鼓，十四億集，若打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滿，至平博處，打擊金鼓，一切都集，六師徒眾，有三億人。是時人民，悉為國王及其六師，敷施高座。爾時須達，為舍利弗而施高座。時舍利弗，在一樹下，寂然入定，諸根寂默，遊諸禪定，通達無礙，而作是念：「此會大眾，習邪來久，憍慢自高，草芥群生，當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當以二德，即立誓言：「若我無數劫中，慈孝父母、敬尚沙門婆羅門者，我初入會，一切大眾，當為我禮。」

爾時六師，見眾已集，而舍利弗獨未來到，便白王言：「瞿曇弟子，自知無術，偽求掬能，眾會既集，怖畏不來。」王告

須達：「汝師弟子，按時已至，宜來談論。」是時須達，至舍利弗所，長跪白言：「大德！大眾已集，願來詣會。」時舍利弗，從禪定起，更整衣服，以尼師壇，著左肩上，徐庠而步，如師子王，往詣大眾。是時眾人，見其形容法服有異，及諸六師，忽然起立，如風靡草，不覺為禮。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座。六師眾中，有一弟子，名勞度差，善知幻術，於大眾前，呪作一樹，自然長大，蔭覆眾會，枝葉鬱茂，花果各異。眾人咸言：「此變乃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根，倒著於地，碎為微塵。眾人皆言：「舍利弗勝！今勞度差，便為不如。」又復呪作一池，其池四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華。眾人咸言：「是勞度差之所作也。」時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蓮花，一一花上，有七玉女，其象徐庠，往詣池邊，并含其水，池即時滅。眾人悉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山，七寶莊嚴，泉池樹木，花果茂盛。眾人咸言：「此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遙用指之，山即破壞，無有遺餘。眾會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龍，身有十頭，於虛空中，雨種種寶，雷電振地，驚動大眾。眾人咸言：「此亦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鳥王，擘裂噉之。眾人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牛，身體高大，肥壯多力，羴脚利角，爬地大吼，奔突來前。時舍利弗，化作師子王，分裂食之。眾人言曰：「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變其身，作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燃，目赤如血，四牙長利，口自出火，騰躍奔赴。時舍利弗，自化其身，作毘沙門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哀脫命。辱心已生，火即還滅。眾咸唱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

時舍利弗，身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東沒西踊，西沒東踊，北沒南踊，南沒北踊，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還合為一身，於虛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作是變已，還攝神足，坐其本座。時會大眾，見其神力，咸懷歡喜。時舍利弗，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或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六師徒眾，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技訖已，四眾便罷，各還所止。

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上。」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毘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尸棄佛時，汝為彼佛，亦於是中造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毘舍浮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拘留秦佛時，亦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蟻子亦於此中生。拘那含牟尼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迦葉佛時，汝亦為佛，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愴愍傷。

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犍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復自思惟：「上有國王，應當令知，若不啟白，儻有瞋恨。」即往白王：「我為世尊，已起精舍，唯願大王！遣使請佛。」時王聞已，即遣使者，詣王舍城，請佛及僧：「唯願世尊！臨覆舍衛。」

爾時世尊，與諸四眾，前後圍遶，放大光明震動大地，至舍衛國，所經客舍，悉於中止，道次度人，無有限量，漸漸來近舍衛城邊，一切大眾，持諸供具，迎待世尊。世尊到國，至廣博處，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按地，地皆震動，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視聾聽，啞語癡申，癰[病-丙+淺]拘癰，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法，宿緣所應，各得道迹，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因緣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各各歡喜，奉行佛語。

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菓，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樹給孤獨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

爾時阿難，及四部眾，聞佛所說，頂戴奉行。

佛說十二遊經

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

昔阿僧祇劫時，菩薩為國王，其父母早喪亡，讓國持與弟，捨國行求道。遙見一婆羅門，姓瞿曇，菩薩因從婆羅門學道。婆羅門答菩薩言：「解體所著王者衣服，編髮結莎為衣，如吾

所服，受吾瞿曇姓。」於是菩薩受，服衣被體，瞿曇姓；潔志入於深山，林藪嶮阻，坐禪念道。

婆羅門言：「卿是王者，久在尊貴，簡於勤苦。夏可飲水，食眾果蓏；冬可還城邑，街里乞食。還其樹下，禪思勿毀。」

菩薩其所乞食，還其國界，舉國王者下及庶民，無能識菩薩者，謂以為小瞿曇。菩薩於城外甘果園中，以作精舍，於中獨坐。

時，國中五百大賊，劫取官物逃走，路由菩薩廬邊，蹤跡放散，遺物在菩薩舍之左右。

明日捕賊，追尋賊者，蹤迹在菩薩舍下，因收菩薩。便將上問，謂為菩薩國中大賊，前後劫盜，罪有過死。王便勅臣下：「如此之人，法應以木貫身。」立為大標，其身血出，流下於地。

是大瞿曇於深山中，以天眼徹視見之，便以神足飛來問之：「子有何罪，其痛酷乃爾乎？瘡豈不傷毒，忍苦若斯？」菩薩答曰：「外有瘡痛，內懷慈心。不知何罪，橫見誅害？」大瞿曇言：「卿無子姓，當何繼嗣，忍痛如此？」菩薩答言：「命在須臾，何陳子孫？」

於是國王使左右，以彊弩飛箭射而殺之。

大瞿曇悲哀涕泣，下其尸，喪棺斂之。於是取土中餘血，以泥團之，各取左右持著山中。還其精舍，左面血著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曇言：「子是道士，若其至誠，天神當使血化成人。」却後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於是便姓瞿曇氏，一名舍夷仁。

賢劫來，始為寶如來釋迦，越壽五百萬歲；自下二十五王，其壽三百萬歲；文陀竭王壽百萬歲，頂生王遮迦越，左髀、右髀王皆壽十萬歲；從歡喜王諸王，皆壽八萬四千歲。

從惡念，遮迦越殺一牛祠祀，害命，失金輪，得銀輪，主三天下，壽萬歲；堅念王作鎧，壽五千歲，得銅輪，主二天下，主西南；喜殺王，壽二千五百歲，得鐵輪，主南天下。其王有太子，行五惡，殺一減壽千歲。

古人有九病：寒、熱、飢、渴、生、老、病、死。婆羅門殺生祠祀，從是生四百四病。

從師子念王，人壽轉減，壽百二十歲。從師子念王後師子意王，有八十四王，人命減，或壽八十、七十、五十、三十、二十、十歲者。於是後，有師子命車王，名白淨，是菩薩父。計菩薩身終始，并前後八萬四千遮迦越王，名瞿曇氏，純熟之姓。

菩薩在兜術天上，意欲下生，觀於天下，誰國可生？言：「唯白淨王家可生身。」於是，天上有樹名兜曇樹，菩薩退，坐他樹下思惟；其本樹無復精光。

於是，有天問言：「菩薩何緣，捨本常坐就他樹坐？」有天子知菩薩意，答天言：「卿不知耶！今者菩薩欲下生閻浮利，觀何國可生？唯白淨家可生。」

於是，諸天皆言：「今菩薩下生，當何以贈送？」各設方計，言：「唯淨明天上四百四寶，奇鏤別異，各有名類，同有寶華，以為車乘。」伊羅慢龍王以為制乘，名白象，其毛羽踰於白雪山之白。象有三十三頭，頭有七牙，一牙上有七池，池上有七憂鉢蓮華，一華上有一玉女。菩薩與八萬四千天子，乘白象寶車來下。

時，白淨王夫人中寐，見白象髣髴，寐寤惕驚，寤以告王。

菩薩父名白淨，其父兄弟四人。白淨王有二子，其大名悉達，其小子名難陀。菩薩母名摩耶，難陀母名瞿曇彌。菩薩叔父名甘露淨王，亦有二子，長子名調達，小子名阿難。菩薩中

叔名穀淨王，有二子，大子名釋摩納，小子阿那律。菩薩小叔名設淨王，有二子，大子名釋迦王，小子名釋少王。

迦惟羅閱國有八城，合有九百萬戶。

調達以四月七日生，佛以四月八日生，佛弟難陀四月九日生，阿難以四月十日生。調達身長丈五四寸，佛身長丈六尺，難陀身長丈五四寸，阿難身長丈五三寸。其貴姓舍夷長一丈四尺，其餘國皆長丈三尺。

菩薩外家去城八百里，姓瞿曇氏，作小王，主百萬戶，名一億王。菩薩婦家姓瞿曇氏，舍夷長者名水光。其婦母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邊，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室內皆明，因字之為瞿夷，晉言明女。瞿夷者，是太子第一夫人，其父名水光長者；太子第二夫人，生羅云者，名耶惟檀，其父名移施長者；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釋長者。以有三婦故，太子父王為立三時殿。殿有二萬嫪女，三殿凡有六萬嫪女，以太子當作遮迦越王故，置有六萬嫪女。

佛以二十九出家，以三十五得道，從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五日，坐樹下，為一年。二年，於鹿野園中，為阿若拘隣等說法；復為畢婆般等說法；復為迦者羅等十七人說法；復為大才長者及二才念優婆夷說法；復為正念尼捷說法；復為提和竭羅佛時四十二人說法。三年，為鬱、為迦葉兄弟三人說法，滿千比丘。四年，象頭山上為龍鬼神說法。五年，於竹園中為私呵味說法。五年去未至舍衛時，舍利弗作婆羅門，有百二十五弟子，坐一樹下。

時，目連為彌夷羅國中作承相將軍，出行見舍利弗坐樹下，便問舍利弗：「何為在此坐？」舍利弗答言：「吾欲學道。」目連言：「願以君為伴。」即遣百官、群臣還去，唯留百二十五人，二人合有二百五十人。

舍利弗入城分衛，見佛弟子馬師比丘，問之：「為何道士，衣服不與常同？」馬師比丘答言：「吾是佛弟子。」舍利弗問言：「佛云何說法？」馬師言：「諸法從因，緣滅諸苦盡滅。」於是舍利弗便得須陀洹道，歡喜便還，報目連言：「世間有神人。」目連言：「云何說法？」舍利弗具說本末，目連便復得須陀洹道。二人便相將及弟子至佛所。未至，佛已預知，便告比丘言：「今當有二賢士，一人名智慧比丘，一人名神足比丘，須臾來到。」佛為說四諦，舍利弗七日得阿羅漢，目連以十五日得阿羅漢。

六年，須達與太子祇陀共為佛作精舍，作十二佛圖寺，七十二講堂，三千六百間屋，五百樓閣。七年，拘耶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舟經》。八年，在柳山中，為屯真陀羅王弟說法。九年，穢澤中，為陀崛摩說法。十年，還摩竭國，為弗迦沙王說法。十一年，恐懼樹下，為彌勒說本起。十二年，還父王國，為釋氏精廬——去城八十里——為差摩竭說法；還國為父王及釋迦種說法，度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道。

是十四國，佛十二年於中遊化說法。波斯匿王，晉言和悅；迦惟羅越，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士國；波羅奈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

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銀、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六千四百種人，萬種音響，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草有八千種，雜藥七百四十種，雜香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七種。

海中有二千五百國，百八十國噉五穀；三百三十國噉魚、鼈、龜、鼉。

五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眾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二種香，及白琉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蓴、茈、胡椒；第五王名那頹，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琉璃。五大國城人，多黑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從是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

佛說十二遊經

佛說義足經之子父共會經

聞如是：

佛在釋國，從千弟子梵志、故道人皆老年，悉得應真六達，所求皆具。佛從教授縣國，轉到迦維羅衛城外尼拘類園中。迦維羅衛諸釋，聞佛從老年應真千比丘，轉行教授，已到是國，近在城外園中，便轉相告語：「先雞鳴悉當會。」自共議言：「諸賢者！正使太子不樂道，當作遮加越王。我曹悉當為其民耳，今棄七寶作道，自致作佛。我人今悉取長者家出一人，亦從佛求作沙門。諸釋如是，眾為復增。」便從迦維羅衛城出，欲見尊德，欲聞明法；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欲聞明法。爾時，佛取神足，定意適定，便在空中步行。爾時，諸釋見佛步行虛空中，悉歡喜生敬愛心。

爾時，悅頭檀王便以頭猗著佛足，作禮竟，便一面住。迦維羅衛民悉不平：「王為佛作禮，是何法以還禮子？」王即聞民悉不平已如是，王便言：「諸賢者！是太子生時，地大動現大光明，悉照一切生，便行七步，無所抱猗，便左右視出聲言：

『三界甚苦，何可樂者？』諸天於空中持白蓋，復散摩尼花，復鼓五百樂，復雨香水，盥浴太子。諸民！爾時我第一為太子作禮。諸賢者！太子在園閭浮樹下，晨起往坐，便得臥，樹枝葉悉在太子東作蔭；禺中至晡，樹枝葉悉復在西為太子作蔭。樹尚不違太子身，諸民！爾時我第二為太子作禮。」王爾時說偈曰：

「今為三勇猛黠， 以頭禮遍觀足。

初生時動天地， 坐樹蔭身不露。」

佛爾時攝神足，下座比丘僧前，咸坐上。諸釋及釋諸女人，皆頭面禮佛，各就座。王亦就座，即偈歎佛言：

「象馬駕金車， 乘行臺閣間，

金足蹈遍地， 足云何生胝？

神足為我車， 恣心無限度，

乘是神妙車， 世車安可久？

素被細軟衣， 既服身形好，

金露被身行， 是服有何好？

王法為我衣， 念世行教授，

是服先學造， 我已覺如來。

本樂高殿舍， 隨時造閣樓，

今獨宿樹間， 恐怖當何依？

瞿曇世無怨， 造仇姪已斷，

脫欲念無憂， 無仇當何恐？

本食恣意味， 金器食香美，

今日乃得食， 麤惡有何樂？

我先飯法味， 棄貪從苦空，

悉斷四飯本， 哀世故行丐。

浴尊以花香， 伎女樂從行，

起止山樹間， 誰當浴明者？
樂法戒為河， 淨黠悉在中，
鬪極往浴淨， 遊度不復還。」

爾時，佛為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先現布施、持戒、現天徑微說，善痛道其苦，導現達世近親三十七品，從可得安如。

佛以道意，知悅頭檀王意滿喜已性濡，無亂縛解，可為說善度法，便說苦諦習盡道諦。佛說是四諦法，王即在座開解，三毒垢除，於法中得諦眼，譬如淨繒投於染中，即受色好，王亦入法如是。

爾時王見諦疑斷，在法開解，便起座向佛，叉手白言：「已近已近、已遠已遠，今我身歸佛法及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盡形壽，悉不犯已淨。」故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僧者；釋諸女人，自歸亦如是；中有持不殺戒者、持不盜戒、持不婬戒、持不欺戒、中有遠酒不飲酒戒。

爾時悅頭檀王見法甚明，見諦無疑，在法勇猛，便起座，向佛叉手，以是義足偈歎言：

「有戒具當何見？	云說言從陰苦。
願瞿曇解說此，	問正意世雄生。
先已行棄重患，	亦不著後來願；
來現在亦不取，	亦不受尊敬空；
未來想不著愛，	久遠想亦不憂。
行遠可捨細軟，	邪見盡少無有，
已去恐無畏怖，	不可動信無疑。
無嫉心樂彼與，	行如是愛尊命，
能自守不多望，	自多得慧無嫉。
不惡醜不嫖冶、	不兩舌捨戲疑，
意悉脫無所著，	棄自見無綺妄，

安庠行能解對，亦不欲斷欲想。
不學求所樂欲，悉無有亦不憂，
無怨恚捨愛欲，不為味所可使。
不自高我無等，得對毀橫取敬，
當行觀止意念，見善惡非次望。
去所在無所止，觀向法當何著？
欲色空亦無色，從黠計不欲脫，
愛已滅乃已息，三界空無樂意。
悉解離何從得？多從海度無憂。
不願生見有子，列地行願寶增，
來不生去不到，欲何索從何得？
悉無能說到處，眾學沙門遊心，
悉令求所在處，如觸冒知如去。
亦不嫉亦無貪，雖在高尊不樂，
不樂中下不樂，從法生非法捨，
是悉空亦無有，從不得亦不求，
莫欲世邪樂人，意已止便到盡。」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與悅頭檀王及釋人民悉歡喜。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釋翅尼拘留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釋種諸豪姓者數千人眾，往詣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諸釋白世尊曰：「今日當作王，治領此國界，我等種姓便為不朽，無令轉輪聖王位於汝斷滅。若當世尊不出家者，

當於天下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千子具足，我等種姓名稱遠布，轉輪聖王出於釋姓。以是故，世尊！當作王治，無令王種斷絕。」

世尊告曰：「我今正是王身，名曰法王。所以然者，我今問汝：『云何，諸釋！言轉輪聖王七寶具足，千子勇猛？』我今於三千大千刹土中，最尊、最上，無能及者，成就七覺意寶，無數千聲聞之子以為營從。」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今用此位為？」	得已後復失。
此位最為勝，	無終無有始，
以勝無能奪，	此勝最為勝，
然佛無量行，	無跡誰跡將？

「是故，諸瞿曇！當求方便，正法王治。如是，諸釋！當作是學。」

爾時，諸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心品瞿曇彌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鞞瘦，在加鞞羅衛尼拘類樹園。

爾時，摩訶簸邏闍鉢提瞿曇彌持新金縷黃色衣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此新金縷黃色衣我自為世尊作，慈愍我故，願垂納受。」

世尊告曰：「瞿曇彌！持此衣施比丘眾，施比丘眾已，便供養我，亦供養眾。」

大生主瞿曇彌至再三白曰：「世尊！此新金縷黃色衣我自為世尊作，慈愍我故，願垂納受。」

世尊亦至再三告曰：「瞿曇彌！持此衣施比丘眾，施比丘眾已，便供養我，亦供養眾。」

爾時，尊者阿難立世尊後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此大生主瞿曇彌於世尊多所饒益，世尊母命終後乳養世尊。」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大生主瞿曇彌實於我多所饒益，我母命終後乳養於我。阿難！我亦於大生主瞿曇彌多所饒益。所以者何？大生主瞿曇彌因我故，得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不疑三尊、苦習滅道，成就信、戒、多聞、施、慧，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離酒斷酒。阿難！若有人因人故，得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不疑三尊、苦習滅道，成就信、戒、多聞、施、慧，離殺斷殺、不與取、邪淫、妄言、離酒斷酒者，此人供養於彼人至盡形壽，以飲食、衣被、床榻、湯藥及若干種諸生活具，不得報恩。

「復次，阿難！有七施眾，有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阿難！云何七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信族姓男、族姓女，佛在世時，佛為首，施佛及比丘眾，是謂第一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信族姓男、族姓女，世尊般涅槃後不久施二部眾，施比丘眾、施比丘尼眾，入比丘僧園而白眾曰：『眾中爾所比丘來，布施彼也。』入比丘尼僧房而白眾曰：『眾中爾所比丘尼來，布施彼也。』是謂第五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

「阿難！當來時有比丘，名姓種，不精進，著袈裟衣，彼不精進，不精進故施，依眾故，緣眾故，上眾故，因眾故，我說爾時施主得無量不可數不可計福，得善得樂，況復今比丘成就行事，成就除事，成就行事除事，成就質直，成就柔軟，成

就質直柔軟，成就忍，成就樂，成就忍樂，成就相應，成就經紀，成就相應經紀，成就威儀，成就行來遊，成就威儀行來遊，成就信，成就戒，成就多聞，成就施，成就慧，成就信、戒、多聞、施、慧耶？是謂第七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是謂有七施眾，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

「阿難！云何有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有信族姓男、族姓女布施如來，施緣一覺，施阿羅訶，施向阿羅訶，施阿那含，施向阿那含，施斯陀含，施向斯陀含，施須陀洹，施向須陀洹，施離欲外仙人，施精進人，施不精進人，布施畜生。阿難！布施畜生得福百倍，施不精進人得福千倍，施精進人得福百千倍，施離欲外仙人得福億百千倍，施向須陀洹無量，得須陀洹無量，向斯陀含無量，得斯陀含無量，向阿那含無量，得阿那含無量，向阿羅訶無量，得阿羅訶無量，緣一覺無量，況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耶？此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

「復次，阿難！有四種布施，三淨施。云何為四？或有布施，因施主淨，非受者；或有布施，因受者淨，非施主；或有布施，非因施主淨，亦非受者；或有布施，因施主淨，受者亦然。阿難！云何布施因施主淨，非受者耶？施主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受者不精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是謂布施因施主淨，非受者也。

「阿難！云何布施因受者淨，非施主耶？施主不精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受者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是謂布施因受者淨，非施主也。阿難！云何布施非因施主淨，亦非受

者耶？施主不精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受者亦不精進，行惡法，不見來不見果，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施果。是謂布施非因施主淨，亦非受者。阿難！云何布施因施主淨，受者亦然耶？施主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受者亦精進行妙法，見來見果，如是見、如是說，有施有施果。是謂布施因施主淨，受者亦然。」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精進施不精進，	如法得歡喜心，
信有業及果報，	此施因施主淨。
不精進施精進，	不如法非喜心，
不信業及果報，	此施因受者淨。
懈怠施不精進，	不如法非喜心，
不信業及果報，	如是施無廣報。
精進施於精進，	如法得歡喜心，
信有業及果報，	如是施有廣報。
奴婢及貧窮，	自分施歡喜，
信業信果報，	此施善人稱。
正護善身口，	舒手以法乞，
離欲施離欲，	是財施第一。」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瞿曇彌經竟(千五百二十字)

中阿含經林品瞿曇彌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鞞瘦，在迦維羅衛尼拘類樹園，與大比丘眾俱受夏坐。

爾時，瞿曇彌大愛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世尊告曰：「止！止！瞿曇彌！汝莫作是念：『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瞿曇彌！如是汝剃除頭髮，著袈裟衣，盡其形壽，淨修梵行。」

於是，瞿曇彌大愛為佛所制，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爾時，諸比丘為佛治衣，世尊不久於釋鞞瘦受夏坐竟，補治衣訖，過三月已，攝衣持鉢，當遊人間。瞿曇彌大愛聞諸比丘為佛治衣，世尊不久於釋鞞瘦受夏坐竟，補治衣訖，過三月已，攝衣持鉢，當遊人間。瞿曇彌大愛聞已，復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世尊亦再告曰：「止！止！瞿曇彌！汝莫作是念：『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瞿曇彌！如是汝剃除頭髮，著袈裟衣，盡其形壽，淨修梵行。」

於是，瞿曇彌大愛再為佛所制，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彼時，世尊於釋鞞瘦受夏坐竟，補治衣訖，過三月已，攝衣持鉢，遊行人間。瞿曇彌大愛聞世尊於釋鞞瘦受夏坐竟，補治衣訖，過三月已，攝衣持鉢，遊行人間。瞿曇彌大愛即與舍夷諸老母，俱隨逐佛後，展轉往至那摩提，住那摩提捷尼精舍。於是，瞿曇彌大愛復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世尊至三告曰：「止！止！瞿曇彌！汝莫作是念：『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瞿曇彌大愛！如是汝剃除頭髮，著袈裟衣，盡其形壽，淨修梵行。」

於是，瞿曇彌大愛三為世尊所制，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

彼時，瞿曇彌大愛塗跣污足，塵土全體，疲極悲泣，住立門外。尊者阿難見瞿曇彌大愛塗跣污足，塵土全體，疲極悲泣，住立門外，見已，問曰：「瞿曇彌！以何等故，塗跣污足，塵土全體，疲極悲泣，住立門外？」

瞿曇彌大愛答曰：「尊者阿難！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

尊者阿難語曰：「瞿曇彌！今且住此，我往詣佛，白如是事。」

瞿曇彌大愛白曰：「唯然。尊者阿難！」

於是，尊者阿難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女人可得第四沙門果耶？因此故，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耶？」

世尊告曰：「止！止！阿難！汝莫作是念：『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阿難！猶如人家多女少男者，此家為得轉興盛耶？」

尊者阿難白曰：「不也。世尊！」

「如是，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令此梵行不得久住。阿難！猶如稻田及麥田中，有穢生者必壞彼田。如是，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令此梵行不得久住。」

尊者阿難復白曰：「世尊！瞿曇彌大愛為世尊多所饒益。所以者何？世尊母亡後，瞿曇彌大愛鞠養世尊。」

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瞿曇彌大愛多饒益我，謂母亡後，鞠養於我。阿難！我亦多饒益於瞿曇彌大愛。所以者何？阿難！瞿曇彌大愛因我故，得歸佛、歸法、歸比丘

僧，不疑三尊及苦、習、滅、道，成就於信，奉持禁戒，修學博聞，成就布施而得智慧，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離酒、斷酒。阿難！若使有人因人故，得歸佛、歸法、歸比丘僧，不疑三尊及苦、習、滅、道，成就於信，奉持禁戒，修學博聞，成就布施而得智慧，離殺、斷殺，離不與取、斷不與取，離邪淫、斷邪淫，離妄言、斷妄言，離酒、斷酒，阿難！設使此人為供養彼人衣被、飲食、臥具、湯藥、諸生活具，至盡形壽，不得報恩。

「阿難！我今為女人施設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阿難！猶如魚師及魚師弟子，深水作塢，為守護水，不令流出。如是，阿難！我今為女人說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云何為八？阿難！比丘尼當從比丘求受具足。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一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半月半月往從比丘受教。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二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若住止處設無比丘者，比丘尼便不得受夏坐。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三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受夏坐訖，於兩部眾中，當請三事，求見、聞、疑。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四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若比丘不聽比丘尼問者，比丘尼則不得問比丘經、律、阿毘曇，若聽問者，比丘尼得問經、律、阿毘曇。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五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不得說比丘所犯，比丘得說比丘尼所犯。

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六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當於兩部眾中，十五日行不慢。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七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比丘尼受具足雖至百歲，故當向始受具足比丘極下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叉手問訊。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第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阿難！我為女人施設此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阿難！若瞿曇彌大愛奉持此八尊師法者，是此正法、律中，出家學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

於是，尊者阿難聞佛所說，善受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往詣瞿曇彌大愛所，語曰：「瞿曇彌！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瞿曇彌大愛！世尊為女人施設此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云何為八？瞿曇彌！比丘尼當從比丘求受具足。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一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比丘尼半月半月往從比丘受教，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二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若住止處無比丘者，比丘尼不得受夏坐。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三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比丘尼受夏坐訖，於兩部眾中當請三事，求見、聞、疑。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四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若比丘不聽比丘尼問者，比丘尼不得問比丘經、

律、阿毘曇，若聽問者，比丘尼得問經、律、阿毘曇。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五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比丘尼不得說比丘所犯，比丘得說比丘尼所犯。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六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比丘尼若犯僧伽婆尸沙，當於兩部眾中，十五日行不慢。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七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比丘尼受具足雖至百歲，故當向始受具足比丘極下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叉手問訊。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第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

「瞿曇彌！世尊為女人施設此八尊師法，謂女人不當犯，女人奉持、盡其形壽。瞿曇彌！世尊如是說：『若瞿曇彌大愛奉持此八尊師法者，是此正法、律中，出家學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

於是，瞿曇彌大愛白曰：「尊者阿難！聽我說喻，智者聞喻則解其義。尊者阿難！猶刹利女，梵志、居士、工師女，端正姝好，極淨沐浴以香塗身，著明淨衣，種種瓔珞嚴飾其容。或復有人為念彼女，求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以青蓮華鬚、或瞻蔔華鬚、或修摩那華鬚、或婆師華鬚、或阿提牟多華鬚，持與彼女。彼女歡喜，兩手受之，以嚴其頭。如是，尊者阿難！世尊為女人施設此八尊師法，我盡形壽頂受奉持。」

爾時，瞿曇彌大愛於正法、律中，出家學道，得受具足，作比丘尼。彼時瞿曇彌大愛於後轉成大比丘尼眾，與諸長老上尊比丘尼為王者所識，久修梵行，共俱往詣尊者阿難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白曰：「尊者阿難！當知此諸比丘尼長老上

尊為王者所識，久修梵行；彼諸比丘年少新學，晚後出家，入此正法、律甫爾不久。願令此諸比丘為諸比丘尼隨其大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叉手問訊。」

於是，尊者阿難語曰：「瞿曇彌！今且住此，我往詣佛，白如是事。」

瞿曇彌大愛白曰：「唯然。尊者阿難！」

於是，尊者阿難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今日瞿曇彌大愛與諸比丘尼長老上尊為王者所識，久修梵行，俱來詣我所，稽首我足，却住一面，叉手語我曰：『尊者阿難！此諸比丘尼長老上尊為王者所識，久修梵行；彼諸比丘年少新學，晚後出家，入此正法、律甫爾不久。願令此諸比丘為諸比丘尼隨其大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叉手問訊。』」

世尊告曰：「止！止！阿難！守護此言，慎莫說是。阿難！若使汝知如我知者，不應說一句，況復如是說？阿難！若使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諸梵志、居士當以衣布地而作是說：『精進沙門可於上行，精進沙門難行而行，令我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諸梵志、居士當以頭髮布施而作是說：『精進沙門可於上行，精進沙門難行而行，令我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

「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諸梵志、居士若見沙門、當以手奉種種飲食，住道邊待而作是說：『諸尊！受是食是，可持是去，隨意所用，令我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諸信梵志見精進沙門，敬心扶抱，將入於內，持種種財物與精進沙門而作是說：『諸尊！

受是可持是去，隨意所用，令我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

「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此日月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於精進沙門威神之德猶不相及，況復死瘦異學耶？阿難！若女人不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正法當住千年，今失五百歲，餘有五百年。阿難！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終無是處。當知男子得行五事，若男子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必有是處。」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瞿曇彌經竟(三千三百五十六字)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釋翅瘦迦毘羅越尼拘留園中，與大比丘五百人俱。

爾時，大愛道瞿曇彌便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願世尊長化愚冥，恒護生命。」

世尊告曰：「瞿曇彌！不應向如來作是言：『如來延壽無窮，恒護其命。』」

是時，大愛道瞿曇彌即說此偈：

「云何禮最勝， 世間無與等，
能斷一切疑， 由是說此語？」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瞿曇彌曰：

「精進意難缺， 恒有勇猛心；

平等視聲聞， 此則禮如來。」

是時，大愛道白世尊曰：「自今以後當禮世尊，如來今勅禮一切眾生，意無增減。天上、人中及阿須倫，如來為最上。」

是時，世尊可大愛道所說。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廣識多知，所謂大愛道是。」

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